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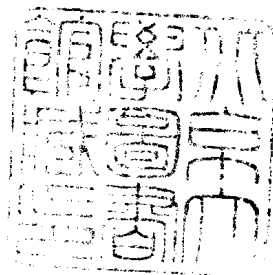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冊目次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一)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
一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一)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性為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論。又曰。昔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

朝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有紀者。子纂述是志。蓋併圖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

緝閱我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十餘種。積於胷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為鑑者。編年次之。叅互攷訂。正其舛疑。又久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紹荀李。汗顏班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

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備矣。繼自

永樂。下迨

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就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乃為後之秉史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

于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為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真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能自已於懷。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為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終序

從信錄引

蓋聞翠嫫綠圖。昭成帝之錄。參漏四牒。開顯王之符。遐哉尚矣。然義琴虞瑟。治化僅紀于一身。禹扇湯羅。全盛不踰乎百載。未有鴻猷景爍。累洽重熙。若我皇明之隆盛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羶。肇造區夏。乾坤幾混而再闢。日月已晦而重光。秉道握機。

衡古定制。使天下久治而不可亂。蓋得統正而備法隆。於皇哉邁越千古矣。嗣是

列聖承休。駿瑋益懋。明良喜起。陽和起黍。谷之春。溥博昌明。下屋徹覆。益之照。伏讀

寶錄寶訓諸書。以迄名賢碩士載紀。

聖子聖孫之令緒。亦既彰彰可考已。愚生

獨有感千萬曆之盛。而覺擬議之難庸也。夫瀾安而知源靜。葉定而識根寧。繇今日之治效。而想

神廟之所以潛維默運于中者。穆乎深矣。遠矣。當時在

廷諸臣。兢兢于典禮之大。咸以

郊廟

朝講銓補爲請。不知至誠之格。原無取于

琮璧之陳。王乃在中。露禱所以致澍雨之應也。

天子之孝。亦不在干色養之節。

兩宮升遐。推恩所以廣

遺詔之旨也。陋傳餐衡石之規。即

翠華希御。然而

宸衷潛注。念照徹于百職幽微。厭釋經章

句之末。即

經席踈臨。然而

家法克遵。日玩繹乎

累朝實錄。以故

大本建倫序之元。藩封式

祖宗之制。定大紛。決大疑。讞大獄。息議論

之雲霓。靖西夏。平播州。援朝鮮。掃四郊

之多壘。在揆地者。蒙

恩異數。而休容以伸。居言責者。切直罔諱。

而雷霆不怒。豈與夫任相太專者。反以

權重而致疑。求言若渴者。或至無忌而

兆禍哉。益我

神宗顯皇帝。睿資英敏。而養之以淵靜。議

斷超軼。而出之以寬仁。學問深宏。而居

之以凝定。邁古之大德。震世之偉畧。固

難得而罄書矣。故

天眷用休。年所多歷。享盛治者四十有八

年。大德聖人與大福聖人而兼受。

少年天子與

太平天子而交稱於都盛矣。以績

列祖正中之治。以鞏百世悠裕之休。愚生

幸逢

盛際。身沐

皇仁。無以發揚大政。聊以得于見聞之確

者。手爲集錄。而敬銘之曰。從信云者。夫

亦附于庶民之徵云爾。

秀水經生沈國元敬書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興。憲章吾學。大政續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競勝。于是取通

紀。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叅覈之詳。編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無以慰海內士民。觀揚切念。今廣爲搜討。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酌領。然必詳註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黃閣總揆。凡政令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錄中必詳。其餘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

而條隸之。不復。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訐奏而穢毒相攻。徇私而毀譽交舛。褻瀆

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祲變異。備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言。盲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誥。字字綉綸。何敢妄贊一辭。

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讀。曉然揭其意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卽得。亦助讀書之一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全取節錄。或擬題。或稽引。展書確有準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 至 戊辰十三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 至 辛未景泰二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二十卷

壬申景泰三年 至 天順二年止

第二十一卷

己卯天順三年 至 丙戌成化二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丁亥成化三年 至 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 至 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 至 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 至 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 至 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 至 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 至 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 至 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 至 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至 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 至 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 至 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二十二年止

第三十八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丙午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皇明從信錄目錄終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

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

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

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陳太后夢一朱衣神。餽藥如

九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

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

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燦如焚。家人

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

一僧。詢故。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

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為僧。太后不欲。至正

四年甲申。上年十七時。值早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

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

僧乏食。散遣徒眾。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

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

遇羣兒呼迎。聖駕。此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

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世傳廣天
正興顯山
建輯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眾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

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

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

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筮得吉。遂

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為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貌

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

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也。

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讎定遠。與子興為勿頸交。有

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還潁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

子興無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為女擇配以。帝詔達有

智略。宜配之子。與張氏曰。今天下亂。若舉大軍。正當收

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

之。即高后也。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為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具僕與交。懼酒酣。踞上。備陳天

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

之。後以女入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徵。其兆至如我太祖神資。天

授規。模構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祖。其識已肇于

齊梁之季。誌公淵。樂時作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

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

東鄰家道闊。隨虎遇明興。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

百年後。李昇。示國人。以雞犬解西成之說。南北為曹濟

一馬全
女英靈

二郭應力
不相上下

屯軍之應然第二句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聖人

諸即朱窮其姓也西屬維來雜者壁雞之上為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戊申大即以年辛辛亦梁又明年

庚戌是時大也司商直目前而北抵于位也兼夜

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為安德得仁也東鄰指

張士誠闕者誠也誠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

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為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與顯然

建國大號也其為太祖之誠信然而豈區區偏安七

國之主是云哉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太祖十其

地為孝陵改塔于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也又于鍾

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似識意者太祖其誌公之

再世下江南一大事因緣殺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曾法興陷安陸知

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祖速捍禦城陷

私執使降罵不輟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宋古總管李

麟戰死

三月元屢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為台州路遠魯花亦

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其守大

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滄江遣義士王

大用往喻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

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復不能制國家

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徒
帝熈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
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
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
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
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
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
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
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
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
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
平賊眾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蕪饒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搏霄引兵擊
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
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

以三千破
日萬方之
本將

其人

遠時用
約年位

義

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為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

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驥，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

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

下流，火之。星率兵力戰，眾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

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河西人，樹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處來奔，子與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

德崖等為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於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

春 上在郭元帥劄館，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知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盛矣

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為關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

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

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

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守臣宋伯顏

不花趙宜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

萬戶。國珍為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

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其所營為，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略，特元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盜，乃為下策。乃招之不能，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既優之以厚祿，而不能解其兵，則亦

何旬而自既類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藐驕縱之心四
方觀者聞之亦莫不稱兵也況此事在壬辰癸
巳間猶未起也元謂之首鼠以天下之全力不
一海隅寇耶觀則基之言不用則如國珍之必不
觀國珍之不可制則知元非天也聖祖招諭之初
數言此誠布公豈非天也聖祖招諭之初其揣逆
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
國之元無矣乃反覆觀望狐
胡不自決卒至國滅身虜惟我
兵六年歷敗官至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
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臣順使彼無天其富貴不
半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
之此路是誠其怨而使之再叛也元朝
處正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之下

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侯哲篤守高郵出李齊
守甌杜湖會數賊呼榮乘間入掠城中侯哲篤等圍之倉
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運趣城門開不得
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
撫齋詔諭之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細詔行者趣李齊往至
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達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
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斃碎其膝而副之時論
大廷三魁若李黼奉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車徐達等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張驪牌寨 上與費
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

一打

聚眾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
大亨初起義兵為元攻凌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
餘眾屯橫湖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眾降
○定遠人馮國用率儀峻整器量恢復豁鼻國勝美貌長
勇毅多智兄弟拉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
不寐因亂里人推為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 上略
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
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盤虎
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降
孽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
德仁義以
此人

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
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
字宗興○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為長者禮之與
語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
畫餽餉甚見親信 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
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業贖及謀事者多毀左
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
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遂
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鷺少言笑勇略
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復為千戶至是率所部伏

聚眾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
大亨初起義兵為元攻凌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
餘眾屯橫湖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眾降
○定遠人馮國用率儀峻整器量恢復豁鼻國勝美貌長
勇毅多智兄弟拉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
不寐因亂里人推為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 上略
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
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盤虎
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降
孽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
德仁義以
此人

聖

聖

人

謂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

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

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酋降其眾○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

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衛上橫衝其

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

趙德勝來謂狀貌魁偉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

州縣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歸上

喜其才勇即命為帳前先鋒○九子朱文正及姊于李文

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上失焉文

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携文忠走亂軍

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上喜甚文忠時年

太和克

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

不受此匪

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

之傷太

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上見而憐之

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

容整肅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

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

數與鏖戰濟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濟罵賊而死

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濟尸斂瘞健歸請帥府

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

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濟

行者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胡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激君之賊智

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冊達其才矣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換碟兒法換

龍主三國

碟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之吹元獨

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取其最下

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

是胡與本

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米而日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取其最下

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

之吹元獨

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綵帶

是胡與本

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管小鼓筆簦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曬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議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

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大破之士誠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上謂王曰

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

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上將兵往亦令禱神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

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暮攻壘垂陷復

大風一生

去明且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給之乃斂兵入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淵側今再成伴走誘之渡淵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調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鷲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傾洩及二子來邀上即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

大風智保

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謂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

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諧之

其謀預洩

大驚色定

取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諧之

八臣之
以覽在
止

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衛之至是喉蹇因不花等刻
 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
 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
 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
 夏陞秦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濶察兒加大尉雪雪
 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
 乃勿開問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
 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濶
 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
 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
 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
 有兩瓜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
 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
 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
 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
 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加心舞臺

本願定計
取和勝

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
 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
 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中曰古石工執藝事以諫惟作爲奇巧以惑上
 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
 當時都人爲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
 鼓鉦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濬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
 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
 子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吹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
 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
 必已進速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
 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
 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
 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
 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與聞再
 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謀於
 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 上令合濬三門兵於南門使
 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與諭之多失辭衆
 欲殺使者 上謂子與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後漢

視天下仰
如一身一
家民舍此
安歸乎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宣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叛。命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據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既總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舍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上與張天祐等議分窺和陽城。計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卻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使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眾。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血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

天子統
之基

後漢
殷宗夢說
關平學主
皆千古獨
醒處

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圍德崖為子興所執。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為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眾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為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某為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上為左副元帥。上口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眾。每出戰必挺身破敵。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為羣雄劉毅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因隊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

於此取
舍

天之所與
無往不勝
其助

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按是去歲馮輔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吳復僅成二人為趙和入餘皆漢產也皆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跡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彘世傑和州合山人華高等各率眾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杆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上駐師和州豪傑鄧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

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眾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兵應之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隔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游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苦澗會大雨連旬木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上遂定渡江之計

精練兵

仁王首取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泰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和將吳昇帥眾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通朱仇隆等為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

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預議○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

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職表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崇率眾歸附景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瑛先則以眾數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瑛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瑛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瑛先許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瑛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為書招之明日眾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瑛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瑛先初意其眾未必從故陽為招離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山口汝等攻集慶毋力戰瑛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瑛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瑛先既歸收其餘眾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為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繼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

進脫有不虞反為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之殘矣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耶瑛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瑛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郭元帥皆戰死。楚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楚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楚先。乘後擊之。仆地。攢刺死楚先。○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楚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為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皆破之。時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既戰則出奇兵。檣之。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後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為揚州。唐為昇州。宋為江寧府。元為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眾。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為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敵兵於將山直抵城下。諸

軍拔柵就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竝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為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冠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成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

道其慶路

上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始盡。茂才復收合潰散。暨寨於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為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寬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

大抵發兵

聖人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遂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寇宜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眾。

六月。命劉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瓜皆無家。

七月初。江南始亂。遂識帖木適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遂識帖木適遁入富陽。平章左

答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州。遂識帖木適乃還。
○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為左右司。即中候。原善。楊原。吳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為都司。王壽為照磨。樂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

置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麻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京。邵愈。陳兆先。張彪。王王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愈等為之。置

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為

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為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偽。以達必大為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

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任元為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

下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

得之。還報。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

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為

聖明。從信錄。卷一。三十四。
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眾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

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稱

名號。遣將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綱司。牙魯與弟士德

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為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眾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

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使諂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為勦敵○初常州
奔牛壩人陳保二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巾軍湯和等兵
下鎮江狗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
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太祖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
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
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
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圍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
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
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
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

誠起於負販竊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
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
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上復遣兵三
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
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
伎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
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川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
與九六戰餘既交均川鐵騎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
伏馬蹙為先鋒刀闖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
頃九六即士德泉勢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破

徐達計擒
張士德

擒士誠氣沮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
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
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
乃奉書請積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
斤以為犒軍之資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
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
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
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
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丁酉元至正二十七年末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
東畧回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
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遣使求援察罕
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
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崔等敗走○毛貴陷膠州復陷萊
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
搏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
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濟南告急搏霄乃提兵赴濟南大交

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博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請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博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眾未幾復命博霄守河淵之長廬博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博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奔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博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

峇失瑩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車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立永興元帥府以耿炳文為都元帥統兵守之

三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太祖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竝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

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

招繼皆下

亮祖處州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上喜其勇悍賜金帛仍舊官守河復數與賊戰我軍多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破獲博霄以上口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之使從征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畧太湖人馬跡山衝賊水寨其將王貴紐澤率眾降○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

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銅陵縣尹羅符泰來降○丙申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

權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每寇至輒破走之

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控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慶咽喉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則宜欲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涉大江上全焦二邑僅為我守之誠畏秋路絕

精兵固守之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

張士誠降

拒戰我師擊敗之。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縊。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八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元。雖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安吉皆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樊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策

應合兵攻破其城，斬天完偽將洪元帥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按友諒汚場通家子常為縣吏不察會徐詩輝倪文俊兵起竟然往從之初為文俊後簿書錄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其罪自謂平章

太祖命

冬十一月，上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初，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入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舍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字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傅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食盡，復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眾無所托，命懸下世，祖孫常正大位，為表輩。」

卷

快

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眾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出降。得其眾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

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舊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開築而守之。元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眾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人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副將胡辛、董旺、李昇等。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復舊金 卷一

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人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副將胡辛、董旺、李昇等。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從信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戌元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

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

卷二

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門不可為乃引刃自剄墮清池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宏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疆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服即注周易率諸生講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感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疾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苟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關於五經皆有傳註為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為篆籀亦工初闕既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

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為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守安慶率四面攻之太祖與掛髮不一其阿也其時友諒帶大號據全楚太祖提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以攻堅城不惟頗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逼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變而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器何如也是以觀四方是淵矣而勃興之朝已莫能禦豈非天哉臨川朱彥昌指友諒而云爾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早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命廖永安、愈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樂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獸沙擒樂瑞。

按：世傑初諸大將死，忠干事者桑世傑也。首後進討，永義侯，置字太廟。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賽因不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蘄州、鄂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係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任，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終

自從信錄 卷二

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係分兵阻扼，自勒兵屯開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卽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子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懷慶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與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李福、蔣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營降。士誠以楊完者死，益無所懼，遂遣兵掠杭州。嘉興、紹興皆為所有。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眾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

遺棄

體陞摧，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羣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一月壬子，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宗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上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參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寧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既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

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沅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上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如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上軍兵之地。種種靈異。

納州誌。太祖自梨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辰山。伏兵之兩。在俄頃。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哉。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二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上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陣。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月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謝。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此奇蹟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眾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繆龍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其門當其兩。而以十餘騎。踰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

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溺甚眾。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問道殲其援兵於無錫。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接敗走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尋城破。的斤戰死。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家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

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

莫若姑示順從，籍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

郡來附。且以其次于關為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

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

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于為哉。

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上命誅于市

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

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

復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

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

守其徯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徯其

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

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通，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

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勅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

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張士誠遣嘯囉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

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

窺嚴州。○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上親征浙

東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馬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馬國用之與劉軍也。我太祖開其導，從有方勳合

以常遇春為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

守金華。馬兒本姓徐，上養以為子。

按我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

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

六月，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上以無為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

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

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

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遣封河間郡王，其子通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陳

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

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

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眾，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

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

以爲謀王，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叅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鬪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

州兵弱，易取。大海卽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嶺、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切。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皇明從信錄 卷二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爲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羈管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爲，乃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念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予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卽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

按基在高安時。有進賢。鄧世。皆其弟。文術。見基。明。人。力。以。其。資。養。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瑛。

子受經以溢。瑛。並為管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

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迎之。文遜戰死。友諒不得

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

雲士馬俱德。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

主必滅汝。斬汝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

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尚不速降。賊怒射

灰之。妻邵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邵氏抱兒泣

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

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邵氏即

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邵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虜之。軍

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舟渡江。

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

附之。入蘆渚中。渚有進賢。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

半開。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

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真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

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載奇蹟。與五倫書。功。臣。錄。潘。漢。文。集。並。純。至。今。讀。之。猶。令人。噴。噴。與

歎。太祖。後。悼。雲。死。事。遂。封。東。丘。郡。侯。時。瑗。亦。被。執。焉。賊。不。屈。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可。歲。時

祭。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

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

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口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

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上深然其策。○時友諒遣人約

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

于彼已
分數故
用如神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閩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閩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閩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則呼老康為號閩者急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教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甯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叫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閩者之謬即命第五王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茸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上口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趨舟備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鬻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噉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躡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櫓守禦

按張德勝之死也上庸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于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困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皇明從信錄 卷二

出偏師設若嗣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衛先經險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為元帥周隆為副元帥守之

七月 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眾○遣千戶王時齋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察罕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

慶為兵上流願攻取今失之伯何所進

處次第計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隘襄河洛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探之○方國珍既獻温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 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 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已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收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是國之謀時並舉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其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直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江西。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擣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大元建國
山東之民
不能安枕
幸不注望
幸不以繁
其國乎

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孫頭等悉力拒守。

八月。上親征陳友諒。先是。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搆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今九江府。友諒僞都。傾其巢穴。上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

三田從信錄

卷二

十

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善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眾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請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益其意。亦欲立功。

此讀此書
必心實
勿益毫端
以不待辭
心畢而歸
之心始

當時。番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張長。張梁。欽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為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康。○偽漢餘千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兄。袁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偽漢叅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蕭總管五千餘眾。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文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師。○會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渡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諸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尚克明因請往九江見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張上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偽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 元正二十二年 龍鳳八年

正月。胡廷瑞既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餘千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眾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孤寡。獨放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非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

非吾族類
其心必異
原宜防之

權貴以優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為江西行省
中書參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
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
文忠聞即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
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
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緡雲時二郡賊
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
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
侯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

三

卷二

三

途聞發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紉等遂會同邵
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
軍進圍處城平之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自桐廬來降大海
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張等謀亂以大海
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
兵之柄在王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服願私
恩乎眾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以二十七
日同舉兵是日滿英等入分省署設諸人海至八詠樓
下觀擊大海出將上馬英等答其願英英抽出鐵鑪若
擊矮子狀固中大海腦作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
示同僉安慶院判張斌臨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
執郎中王體愷正色曰百職居副署同守此土義當死
寧從賊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李斌懷
遺患遂殺愷及其子貞棟史章誠亦死之與吏李斌懷
省即健城走嚴州告變於李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

爲國之心
生死不二
忠之至也

檢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
千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英等復來降
世明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
殺于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
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
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
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
遣左右通行鄧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
裕之賀仁德聞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
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
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頭死分首部事孫
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贖炎降炎不屈賀仁德
以多雁斗酒醜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
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
突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
王道同爲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
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瑄
等率兵屯緡雲榮及裕等攻處州燒其東井門軍士
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緡雲耕者縛之檻送伏

三

三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
處諸全軍馬諸監 ○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
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
兼密通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

議曰兵貴虛聲張榜於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為叅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豫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

廣漢口聞發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給請察罕行營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賈太微垣太中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懼惟一察罕聞難遠

近莫不驚悼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計聞至燕元恤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擴廓既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陳稜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賢既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安豐人曹良臣率眾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為眾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上謂其持兵負困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為江淮行省參

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眾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二月 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餉。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通鑑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眾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盧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盧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皇明從信錄 卷二 三八

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偽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為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偽將金指揮搽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昭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殉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弩中其腰脅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鸞攻下嚴肅一號今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看書而臨機應變料敵如神勳與右名將合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後

子明一兵勢而虛情了了被賊執而大節不獲其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拾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拾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棚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邊水湧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

史 1-39

建康明日巳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上不憚親執旗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颻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兄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而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與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我自破公江州、遂蹂新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即南昌十一郡、奄為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眾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棚江南北、旂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日死突出、統江下流、欲由禁江逃回、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頰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水陸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珥奔武昌、復立理為帝、○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

者雖多，惟友諒勢疆大，稱巨敵，既敗。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難定矣。

高俸曰：元末羣雄競起，與我太祖並驅中原，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勦敵為腹心，肘腋者，惟友諒為可慮。友諒之勇悍，雖或不及項羽，而標迅狡猾，出沒無常。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蹙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漢安渡，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口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敗於先後之機。我太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警敵。攻戰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戡定之材也。顯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謬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虞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武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氣小而志驕，性情而多忌，按一太平遂稱大難。至於受命之禮，於草莽行之，而安慶南

卷二

三

此非發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勝其視我。太祖之於普，猶然也。太祖之所以得普，乃普之戰而後勝。普可分屯，雖然也。太祖之所以得普，乃普之戰而後勝。普友諒既祖，諸將勸之西，處武昌，竟不從。而五師皆奉。以東吳之乘，處為慮耳。但英雄駕馭之術，不設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豈足以測聖心。十謀守與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援金陵，則天所以成漢漢之功也。天之所與，固非人方所能禦戰。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聖之紀實

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

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金陵。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辭。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卷二

三

寺，釋其狂肆，日饒蔬，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饑之，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如故。上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為圖，願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搔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既起，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顛於江中。久之，與衆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勸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收國號曰吳。第士信稱丞相，卽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

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 上親征陳瑄，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狐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上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皇明從信錄卷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 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

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 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論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

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王

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搔 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

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 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而中一矢鏃出腦後腦下

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偽漢陳同僉馳捷善禦馳入中 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

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陸○偽將岳州潑張率兵來援至 夜葵山我師敗之擒潑張及偽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

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銜壁肉袒率張定邊降 上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

今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 飢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瑄為參知政 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鑊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 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矣 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 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 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 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蹶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 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 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 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為各衛皆揮使司○以劉基為左 史令○時偽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 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遣徐達常遇春攻左肅弼部將吳復先登控敵擒其驍 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奔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史令○時偽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 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奔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德報之功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
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
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
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
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
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
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爾罪失勒令自陳
老疾避位去脇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印士信自爲丞相又脇普花帖木兒爲請王爵普花帖
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
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
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
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瑛等
以城降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傳友德取
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
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

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
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
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
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
據贛州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
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
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與
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
贛州圍之未下 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
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
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賊之日殺傷固
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
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
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
爛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
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上
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
傳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奔城走永州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宋龍鳳十一年

婚則物極
既則聖德
由成德德
聖教為無
窮矣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頓州平其所統
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
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過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
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
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
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叛民鄧仲廉
斬之。擢薛顯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眾二十萬圍
皇明從信錄 卷三

諸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
險立營。德濟遣人問道。請文忠曰。眾寡不敵。姑避。以俟大
軍。文忠曰。以眾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
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死中求
生。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
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
仰天嘆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
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
迎戰。文忠恪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眾乘之。敵大潰。亂自
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

何事

萬級。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
韓謙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舉之數
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
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椿被讒。遣使奉書
欲來歸。事洩。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
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
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終歲不出門理
政事。豈有不著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
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語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
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上欲先取兩淮。乃親

皇明從信錄 卷三

六

擢而厚練

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
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
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
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
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
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
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
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
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如此直道
師傳平人
所難

討陳亮

吾自幼極艱難。今汝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干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叅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蹙被執。為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

程著

程著

封緝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天功

加國學

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葉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殺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以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偽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恣肆剽掠。元帥王固寶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黎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為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

威著

程著

延通鑑

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冠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犬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駝沙泝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

宋三

九

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為之捍蔽也

功臣本傳曰我聖祖取天下躡蹤羣雄而顛倒之首偽漢次偽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聖祖妙識其幾欲翦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警敵孤城血戰於魏魏萬寇之疆者數年吳人一跡不敢西向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康偽漢

公論

本禁林

產

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建按善守滅吳耿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控扼疆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為尤烈尚論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禁種林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獻賦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宋三

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偽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偽僉院命中以歸

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為衛士賊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

有善正勳
始見古風

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四州。上嘉其知命，誠

微，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隘，

以進覽之。見匏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

州，自郭子興起均用棄守，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

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為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困而無家也。可乎？上即命韓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取安豐，抗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塢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破。元將忻都、竹昌

及左君弼皆走，追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真來援，我師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

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上嘉之，命為江淮行省參政，仍

不言

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

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書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奔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元以陳有定敗胡琛，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至漳州，守臣羅良乃以書責

其背逆之罪，有定大怒，益兵圍其城。良死守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照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太祖以淮東

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

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一國政形
數如石列

暴殄奪後。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驍銳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秦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眾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養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逆梟者必覆

宋三

宋三

十四

其巢去鼠者必盡。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盛販與張天驕。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殉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驕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攻天壁。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遣

員外方彞請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遽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彞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歡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首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徇。由是内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

皇明從信錄

卷三

十五

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因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着物糜碎，敵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請揮茅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平章死

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剟，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口前代宮室

得從治亂之源

皇明從信錄

卷三

十六

多書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斲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勅協律郎於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為平章政事。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定樂制

卷三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大干涇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柄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變於近郊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責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臣建曰使索罕不死天下將分南北使曠能聽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帥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焉

南北此書所以為擴廓論者甚忠而惜乎其蔽而莫悟也嗚呼豈非天欲我皇明成混一大業耶

友德守徐州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剌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上二百餘人馬五百餘匹擢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論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勉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喘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請軍中請事 上勞以手

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佐成周伐

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奉策舉殿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

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

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患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

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

宜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

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

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

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帝上創業

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

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

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

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

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

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

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

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

人

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

有差○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桃花瑯

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

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

卒年三十八 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皆下淚

按俞通海後追封國公改封國公配享 太廟復塑像祭于功臣廟通海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

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

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

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

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以朱升為侍講學士並

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

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

錢帛鹽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為之懼其煩擾於

民也既而大雨郡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

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其味得乎民

不顯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

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

人

臣勸 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啓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遽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我太祖平張陳，一江南而猶謙謙若此人，之有度。相去何遠。嗚呼！漢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瞭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夾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溢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勢益窮蹙。○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請士誠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時時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窠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于弟

皇明從信錄 卷三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畫謀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

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今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傲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

則信錄 卷三

主事

之追至城下遂築壘迫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榭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木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祭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能傷達督將士破葺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民可謂
忠誠矣
徐平曰
言進二忠
三誠誠何

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葺門途中易以尸屏昇至舟中凡復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愈高禮內使陳

卷三

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百戰無備其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潘永天祐皆漢軍士誠所為通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得以腹心于是屢遣茂善潘永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數得士誠天祐虛實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上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千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雄既平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勸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五十一

督等馮勝鞠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 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如蘇平定安輯乃爾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東填通道迨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率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楊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太廟成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五十二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兵衛灃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幾遇數騎戰即輕身赴

授不經出之五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眾心密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三十一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摠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三法從事吾昔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對戰有二

人犯令即斬以殉眾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關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而不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三十一

亂兄至于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其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庶人民未知反為我讐學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雖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勿言者我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口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羣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瓚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貪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于信等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戰死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奔城遁至東阿叅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已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疇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偕廖永忠吳玠等
自明州即寧波府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
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上出視園丘。世子
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手
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
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
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
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
加之以橫欲。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情。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三十一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信。此用公
之。以成王我。聖祖之訓太子。應合則公之。以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癸丑李善長率文
武羣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
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
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
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
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
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
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第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
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 終

三十一

皇明從信錄卷四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
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

迎尊 四代祖考妣皆為 帝后

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霽杳霧散露獨露中星又岳川獻瑞木木中折有文曰天下平質白而文玄雷在文處木埋隨晝順成似與周顛仙言相照合蓋天門陰運其順祥不可枚舉

立妃 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 上率師

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

皇明從信錄 卷四

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上規畫勳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

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

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

集入人心人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

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

為 皇后 上謂侍臣曰管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蕪亭

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其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

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

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

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獻郭氏

慰悅其意及欲危朕 后輒為寬縱卒免于患殆尤難於

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

之貧賤邪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

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按我朝 高皇后之德無異姪妯娌其以忘貧賤相

揚以夫婦君臣相保難易致微尤深得納牖之體

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中

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

皇明從信錄 卷四

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

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

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用人不師古設官不以任

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

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

軍國重事皆令啓開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

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

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

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

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

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鄒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廣容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于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願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昭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闕大祀曰圓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為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羣臣于奉天殿○上居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己况人有才德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

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券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使臣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誥諭命曰勅命之寶以誥勅命曰廣運之寶以黃運勅諭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應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中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牛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以稽直守者右牛合辨而符馬凡銅牌之號一曰男以稽直辛凡牙牌之號五曰勅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解之

皇明從信錄 卷四

四

號三日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饗魚銅牌之號二日嚴以肅直衛日善以潔祀壇此符驗之號五日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都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支達里麻夜

潛詣營納款詰且總管程也先不花亦率眾出降廷瑞整兵入城號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

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

友定疑其有二心殺其將蕭以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之友定勢窮退于省堂啣藥飲之參政文殊海

皇明從信錄卷四 太祖
才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太祖以賜胡深子禎禱其肉以祭父

史臣曰陳友定方罔珍雖託名元臣其寔元賊益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以糾眾耳非所謂乘隙

之士也安之二人亦相持皆有其勢據數郡外無遠圖我太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燕雀耳故命將其伐而

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豈力以肆討不庭則其彼滿標俾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于為門戶哉

漢高帝滅秦感項平定中原而謂之楚漢漢兵與不能論嶺海以發一矢至文帝遣使始復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聖祖之南征北伐豈秦虜功大

海冰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柴萁灘賊眾千

等縣

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

政未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

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

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無固守之志若先遣

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皇明從信錄卷四 太祖

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

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

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

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

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

節取

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

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

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

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

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南昌路，斬

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

其郎中張仲毅出降。○定賦役法。

法以田一項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典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詔湯和還明縣

造海船漕運非征軍餉。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

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

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

兵無節制，則將不存。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

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

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策，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

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

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

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

圖關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

不拘古
便為通
二便為通
一便為通

何取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

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

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

師者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

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

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討，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

且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壘桑梓

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

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

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

方。

朝思莫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

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

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

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

其母子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

納款降。命為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

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

夜遁。奔象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

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廖永忠等率

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

聖明從信錄 卷四

之才德
倍國於
定何難
制一方
天命有
心願心
其所謂
其之士
得如
不願將
不願將
不願將

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
源務副使嶺海騷動弃官歸鄉里率眾保障至正乙未邑
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儕仲玉以
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
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為害成慙
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
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
號於眾曰四境毋如奴縛至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
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王者視
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于密不能及
也競歸之遂併有德惠三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
分省左丞或陳符瑞鸞為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
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今在潮州并籍所部郡縣戶
口兵馬錢糧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
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
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
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
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
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
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

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請京
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
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
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
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
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歿不悔斯
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
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
勝食盡力窮斷藥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
守胡海等踰城入于賢復率眾巷戰眾潰執于賢及元帥
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環引兵進攻靖江今在○命御史大
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行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
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
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
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首取福山寨元右
丞潘莽兒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又
克仙人寨獲守寨牛叅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
其眾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
率眾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

騎橫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走
詹同等奔陝州其眾悉降遂營于河南城井門其行省平
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
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
李思齊營思齊奔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
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張二人所據○時河南諸郡皆下
獨裕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
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
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
安為江西參政○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上

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
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沐幾擢都督
○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
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木業農父皆長者世承忠厚
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
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
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
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論
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

一厥之廉
一明洞然

一宗之初
一見

一皇之心
一皇之

毋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
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
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
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
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蕪州進竹簞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蕪州所進竹簞固為用物但未有命
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
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定天子祭祀冕服上謂陶安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上

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紅袍餘不用
五月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
守潼關先是馮勝旣拔潼關請於達口潼關三秦門戶最
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
遂以命與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
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政梧州元
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
木兒張瑄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
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
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以

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為漳

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

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平人君修德

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

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

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

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

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

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

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則上天生

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

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

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

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

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

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

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

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

按我朝開國名臣第一大勳其言精辭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作君無以越此

六月立刻期百戶所選疾行卒二百名隸之以通捷報

楊璟等克靖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

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

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貢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

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

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朱

真執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

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

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執不可為乃率所部

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

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偽副樞

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于是葉

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遣使賑恤中原

老稚孤貧者○時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

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土

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

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

歿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

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至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弃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謀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擄。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為號。褻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為真人印。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五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土馬。規取河。北。自中濠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弃城走彰德。進克獲嘉。降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顧時浚。闡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擇。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

五

朵兒只進巴等迎敵。大敗之。擒知院哈刺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為營。眾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王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王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徵欽。噀壁求活。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勒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回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填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濟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王。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殺。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五

按元至嘗以國祚開。術士對云。千秋萬歲。不慮。惟日月並行。乃河憂。至是大明兵至。而亡。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按我太祖雖因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有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稠雜不可重勞與築也罷之又言遷于長安者以漕運艱難而止蓋察御史胡瑗以開廷都關中不便又言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瑗以開廷都論林林總總人地輒對曰胡瑗自稱北平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宮室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又營鳳陽為中都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至我文廟因封點王得天下後定都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放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滕殺為吏部尚書樊曾璞為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任為禮部尚書世家寶為侍郎

皇明從信錄

卷四

十一

即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禎為刑部尚書盛京輔為侍郎張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侍郎○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督察內外有犯悉真于法復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上同京善長懇之基求退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全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

得令賢則
民有德則
無邪正業
實所以為
民也

漢教

取山西

取東冀

謙光

有四海豈吝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太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上賜一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歿上哀悼親制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皇用從信錄 卷四 十一

曰御史聽道略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耶命黜之按開國文臣陶安一人劉基正廣洋二人俱封伯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劉基正廣洋二人俱封伯元將王左丞攻潼關守將郭興指揮于光奮擊大敗之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將軍達達孫興祖命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州常遇春傳友德等略保定中山今定河間俱下之○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繼年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識雖賴一時輔佐匡正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

士懷其居歎。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歎。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弃。○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取真定。○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

皇明從信錄

卷四

十九

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澤州。破磨盤寨。獲僞參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木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畧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取七塚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城。山欽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莽張。獲之。悉定金

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嘗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塵。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毋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按湖運錄。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片紙投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清。皇明從信錄。卷四。十九。

後黑雲漸薄。回與背雲接者。此賊歸也。即出校擊其後。擊之。可盡擒也。案初莫肯信。至夜半。請所拍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遠。竟拔城擒賊。而遠建。按聖祖所謂。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此其一微也。抑基昔見異雲。而知天子氣。此未見雲。而預定兵符。其淵微神妙。知天合天矣。

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負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以魏觀侍太子說書。命諸臣分番夜直。上時臨幸。商確古

恩美李
則無功
之禍故
聖祖
能先見

日矣

今評論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燕賜。○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聽是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主

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奸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扼吭搥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

河東地
武而
祖報之
河東地
河東地
千餘武
亦
不能自
隱耶

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郤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眾可亂。眾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入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跳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帥餘眾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惇。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禮不屈。完節東歸。上嘉之。擢為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

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亂其禮已廢。至是。上命舉行。

一日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
○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論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凌侮。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保其富貴。遂至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安百官。享勞外。更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燧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為安南國王。○定三師朝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助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于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奠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已酉。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顥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奔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真奔城走。追擒之。傅友德。顧時等。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系世襲。配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以極于海。悉皆勦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愚。羣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斯民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蕪。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其洪武二年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與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為。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賞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嘗定賞。為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

將軍征進。其環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親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藉以賑民。故天下完權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市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解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商開內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贖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出。給引。請場行支。鹽如目。而贖額。外來帶貨。賣之。課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契。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造。引。者。斬。而。後。權。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利。鹽。解。集。之。令。其。實。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發。賣。人。權。充。優。免。釋。免。釋。免。差。徒。其。犯。笞。杖。斷。決。徒。其。刑。

罪狀一百，仍煎鹽諸法今詳其兩浙淮河西歲遺御史行都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鹽以行鹽無鹽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鹽司乃廣東兼之，惟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經詹同爲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命祀馬祖諸神祭壇于後湖。

按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祖天驕星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祖，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災害于馬者。

二月 上耕藉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盤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

以中元，冬以冬至。○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

編修雷煥，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王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益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湖廣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其民。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首來款附，亦宜錄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讓爲同知，王毅爲副使。○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

古人中求

陵二年復更爲皇陵，立衛守之。○詔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澤之西。○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
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與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弃官歸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交元爵祿三十餘年，昔之不忠也，毋表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聞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說辭，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若臣

不勝

不屬之

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

以此律文
文亦實用

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禪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採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

建明從信錄 卷四

汪克寬等至。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醜弱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既而進濂翰林學士禕拜待制

可作先史
片亦實用
死史論

保全多少
唯命其三
者之齊

按布衣王雲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聲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至是與修元史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爲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轉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氣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

建明從信錄 卷四

始舒開誠
相示非欺
而使之下

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
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
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不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彊尚云可
也倘中原相從之眾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
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
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
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寶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
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
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
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

至用從信錄

卷四

三

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
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
北界河隍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
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勿
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統
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第張
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
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
食祿于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

李思齊降

禮部俱是
第八月

令入學○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
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眾羣臣皆賀上曰
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昇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
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昔帝舜
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
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於
海門之上幫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
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緡帛白金
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

至用從信錄

卷四

三

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
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黨相援乃分將抄其出入之路以
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
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
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為司牧者亦
曾念之乎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六月上嘗謂
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
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
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

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元也。速復。復通州。先是來侵。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至是復至。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副。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全師還京。○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開。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柩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酒醬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為張良臣聲援。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富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審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即王保保之子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等為羽翼。姚暉等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為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九泥。噉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懼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偽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

前賢未受
事而即
失其任
喪其地
而不知
何如去
此

皆決於毋彭氏及其偽丞相戴壽環至巴蜀論以禍福昇
欲奉國入覲卒於羣議不決環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
小順逆利害之勢并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
眾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
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關外之
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
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眾曰諾遂由代出鴈門關九月
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革
擲帖木越次白樺驛又擒野房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
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五

文忠至遼今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間行達
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眾來攻文忠令鮮
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
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
降其眾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
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
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
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元史成李善長等
奉表進 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按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
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

曆大不可

禮有在一
時為權宜
而在居世
可以為經
久者此類
是也

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古違則凶歲壬寅 上師下
禮章節愈因薦中召至明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沛不
易肆主民自此蘇息不中對曰未也且此地當流血
蓋舍焚燬殆盡鈔狂亦為反豈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
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舉兵伐
之召問中對曰五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其賊必在南康 上因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
進中日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澤湖常遇春與敵
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日亥時當
日出如期果出連戰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眾
五萬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日當在七月丙
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
解去其地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猶分寡與
與人言嘗戴鍬冠人因號曰鍬冠道人云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
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
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之文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五

乃詔有司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
值風雨則于此望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虎都
蠻來朝貢○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
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
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
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襲其位
十月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顯諭以持危
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
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
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儀之

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租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以方克勤為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眾。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遣使致書元主。書畧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皇明從信錄 卷四 三十一

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若其圖之。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為刑部尚書。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為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即當體之。○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顧瑄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雕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此陛下尊賢

身雖受此
千聖百王
俱在範圍
之內

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

不至為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

羣臣皆頓首謝。○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

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挫其鋒，保保少却。運明溫收兵入

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來

援，至馬關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張將軍

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

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

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遣官諭祭光，尋命

配享功臣廟。○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惻悼，親製文遣人

祭之。

按溢有文，武才，蓋官所至有成。鍾天性孝友，撫世醜德。

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而後已。凡

有評論，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

至是母喪，悲感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感疾而卒。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

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

猶是矣。漢無外戚，開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

滅朕親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

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狎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

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

作。開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

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

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

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書，使

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

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青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

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基

曰：憲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

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跋扈乎。上曰：汪廣洋何

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為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皇明從信錄卷之五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王姓陳惟揚人未詳其詳宋李謙籍軍伍從張世傑... 從祥與帝駐南海至元已加奉世係張敗士卒多溺死... 地雖夢一白玉謂口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 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恍惚聞櫓聲有衣紫衣者... 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起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 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 中說知統領王遂議之舟板下日取能裝從板隙投之食... 屏數日忽風扇然舟元將大恐求至統領知工術遂自... 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拈算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 飲食六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淮揚居野胎津里鎮王... 無子生二女長適李氏次即 皇太后 順以季氏長子... 為後

十九歲卒 王之王之平生不可知即此神天之驗則其德之... 深厚可想矣是宜慶鐘 聖女誕育 皇上以應大明... 聖臨降降休哉

識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 係李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 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 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 月壇從之 遣使往安南... 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羣錄其碑... 滿圖籍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羣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

東僑崖等處 上曰前代僑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 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 豈宜以有罪人居耶 命制四方平定中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答右... 丞相哈海等 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荆麟... 等十八人 上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 人毋子之恩乎 令羣臣有親老者許 養 追封故元帥

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 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 州慈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為煩勞今年糧稅... 亦與俱免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選... 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抹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 酌行之 諸郡富民人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 給遮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 者有恒心我 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稅戶人才亦釋... 而官之也若富而不仁者則別有所處矣後之為政... 者右富左貧因富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惟... 於富者則摧折之恐 非先王安富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覃厚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帥兵討之

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

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

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進兵賊眾敗走乘勝追至其

塞山勢險峻三面陡絕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縵通一人

官軍不能上覃崖乃遣人詐降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

屋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守計來請軍餉上

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璟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

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輿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

院馬廣等六百人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

殿上曰先土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

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廢

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

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土爵分茅胙土以各其國朕今

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

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

日封第二子棟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

王第五子檀爲周王第六子慎爲楚王第七子棹爲齊王

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任

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以危素

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

素無州金器人字大升與同邑黃暉字殿少少同素元

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暉爲侍制後達下燕

京下令元臣戚翰告身素與暉均死於素走所居報恩

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地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

死是亡國史也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

士一日上御東閣制室靜坐素至殿聲索索故廉內

部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

祥耳素惶懼頓首泣決背上一日素元朝老臣何不

赴和州看守余副廟去遂有是議上初用素雖以文

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旣作官責

今守副廟以愧之素至和諭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素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

顯官元兵敗于英車騎走關中入南山大畧謂臣之事

祇送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

祇終身不取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日夜大哭不止

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上知其志不可奪遂之出

至明卷作錄
卷王
四

憲危素之失策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

場論一道詔諸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

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

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

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

都也○禁蒙古色目人更移姓氏○遣使賫書與元主曰

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

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

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
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
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收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
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十大舉六師深入沙
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
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
待以不死再令齋書請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
舜欽以其王陳日桂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苑之
榭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
其副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
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桂靈位于
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元德
尊四大王冠武州桂與指揮鄭亨迨至龍尾莊獲共三
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
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
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
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
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
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
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獲

大公至正

宜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
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策
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
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堡之勞故不
忍加誅思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
今務威克厥變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追封
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劉基嘗言下上曰臨淮雖命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敵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
保保走沙漠不知所終孫興祖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
星月查有錄

卷五

六

祝真次白海之子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汀朶兒
只八剌等拒戰敗之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請
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子本月廿八
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
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王金寶玉冊大圭玉鎮
圭玉罕王祭元太子愛猷識聖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
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
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朔庭遂空
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死於
馬河事聞迨封樂安郡伯
五月徐達遣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慶元○徐達等定西

泗水縣志

凡解習至
今不能盡
其詳耶

聖職應歸
征先通而
用無不統
今時官民
俱困而卒
無故于空
之何象

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為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畧陽。擒元平章蔡琳。送入河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祚以城降。留龍與旺鎮守。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

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其父母及妻給祿養之無俸失所

今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立為義塚。敢有狃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勝槐歲抄云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開焚屍之氣。步曰古有掩骼埋胔之念。推恩及于枯骨。近世

征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忍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此我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著令嚴官闈內外出入之禁。○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孤矢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從禮部議如漢尚赤

戶部奏蘇州連進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速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濱城墮諸

神名號

如本則以本名稱其神城隍則稱其府其縣城隍之神以前代加封號為非也

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款。上素服。屣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賬于日。頃刻

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楹進農家之食。雜以

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

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

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墜。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

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

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

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

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

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

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

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

榜示。凡北方捷至。管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開基雖延攬英傑不歸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于戈未定而余國李輔之廷建祠肖像惟恐或

後北方捷至。任元者不許。謂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為萬世人臣立極。美觀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

建文之朝。送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誓矣。
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侈大之詞。責

李用從信錄 卷五 九

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答。致君於聖。何乃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

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

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剌第宅于龍山。封為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

李用從信錄 卷五 十

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廬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為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寡欽軍入城遣使問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興旺發巨礮撞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即令傳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巖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吉凶軍賞嘉及冠服車

皇明從信錄

宋王

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為編修○以劉基為弘文館學士○以翰林奉陶凱為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

按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致持權乃制為一統山河花押示條更以親從建翰林編修陳極質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青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為翰林傅制除令御史劉炳誣

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綱獄解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

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上聞訃震悼追封新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領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朶鳥思藏等部來歸者甚眾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瓜哇國西洋鎮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賜民教民榜

凡江南諸大家悉徵赴闕廷親講論之自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皆窮極於千百言又恐其遺忘刻而為書以奉本分賜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樂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但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不許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禁勿稱皇太子著為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上親為文述其功遣人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崖復遁去○改司天監為欽天監○遣使致書元太子

愛猷識理達刺口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今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况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大封功臣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

三月在春錄

卷五

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冊拜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

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

國公食祿五千石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

國公馮勝宋國公御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

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

德慶侯傅友德賴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祜靖海侯唐勝宗延

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

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

錄斬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

榮陽侯曹良臣宣寧侯曹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

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

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注

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

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

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

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鄧國公俞通海魏國公丁

德典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按錄卷之制其形如瓦而刻諸文皆備免罪減死保錄之數字以金一時功臣錄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

錄李善長一家以表其所以為國首云。朕聞古帝王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成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自起事以來，提三尺劍，率眾數十萬，雖肝膽未定，期而善長來歸，朕心始安。從渡大江，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服。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獨守閩轉運，糧儲無缺。器仗未嘗缺乏，况刑罰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讟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而人人未盡知之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此之于爾，爾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使爾子孫世承。朕本疎惡，皆遵爾代。爾王少與，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嗚呼！慎始如終，以仁義忠孝訓其嗣人，必圖後嗣。與爾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初，朕欲封善長，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九一者，吳越忠肅王修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弟為七等，刻而為二。一頒功臣，一藏內府，有政則合之以取信。

封汪與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七十一

然弗與。浩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與祖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薛顯封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論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

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肝胎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為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上大宴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七十二

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肝胎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為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上大宴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圍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則朕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闕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七

祭

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開居無事。身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贖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重建中都宮殿。○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僞夏明昇尚據巴蜀。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

皇明從信錄

卷五

十八

建士有
百供復以
聖才加給
不換聖
則如此

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瓌廖永忠周德興曹良

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友德為征虜前

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

成都上密諭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更

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墮腹心

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

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蕪之地水厚雪深吾

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加給

蔭朔寧夏等處將士○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親

加副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親策試進士炎伯宗

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

今天下已定政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

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若

為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論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

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氏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

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五津縣祭漢光武洛

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鄆州祭周世宗濠州祭宋太祖太

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一

須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光平者三內黃縣祭

商中宗滑縣祭商高辛在湖廣者二鄂縣祭商農

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

西者十五中縣祭黃帝成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

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武帝漢武帝長安縣

祭漢宣帝二原縣祭唐高祖太宗高宗唐宣宗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取蜀之龍伏監進奪單屋溫湯關

○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

閏二月命禮部議定內官品秩

命大將軍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

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命御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以刑部郎中劉維謙為尚書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單屋茅岡寨○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

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

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

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

四月傳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

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為

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

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鍊索橫斷關口開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鍊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景遣指揮章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其出白鹽山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

皇明在作金

卷三

三

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傳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數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眾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

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上聞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教溺死者甚眾○以方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

克勤為濟南知府初至官榜于通衢論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詰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轉賢士為師選補弟子其草廟堂開射圃日再觀禁禁為正句讀較社禮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闕三載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徇民便尤慎于庶獄月錄日省時永嘉族朱亮朝前師教百艘北征河泗舟膠亮祖師即捷五下夫凌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勞民流疇于天夜大百數尺舟竟去五月詔勸興禮休○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眾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鍊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脇之刑秦
夷之誅而困圍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慈罪當則
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
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
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鍊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
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
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
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
出壘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皇明從信錄 卷五

攻水寨將士皆以鍊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
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
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
進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
三橫斷其橫江鍊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
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
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
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
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
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

此城亦大
了丁

將臣和表
故成功

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
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
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永
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
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
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城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
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京
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
中矢却走自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命湯和遣人報
皇明從信錄 卷五

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
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
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
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
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
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
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
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銜秉
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上謂唐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尚書唐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賧詞或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被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誼諛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五

今謙字唐敬杭州人精音律善琴工書元末黃冠隱吳山飄然塵外因初召為太常協律郎詔謙曰吾指汝一室謙常受仙術有友不能自存求濟謙曰吾指汝一所性焉慎勿多取過分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引併逮謙索少水飲渴連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連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極于極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不

天地之大

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教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所冀今朕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疑或然觀劉伯溫嘗為啓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疑或然觀劉仙奕國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漢澤長詩雙槐歲劫皇明題要諸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更位言關乃追封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瑩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暉擒彥瑩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哈出營遼東之眾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州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財賦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哈出據金山據邊為患乞益兵為備及遣黃儔以書諭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為保固疆圍之計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五

可與取長

明英江陰

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

細錄所請
二事
中多
微錄如此
則處其情

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三
朕開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進
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為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
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
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為法宗○初保寧有韓氏女
年十七避亂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
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之
歸成都人稱為韓真女○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答
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
載日月照臨阿荅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倍萬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一

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
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感
其意及答班瓜十農陛辭命中等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
安南仰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操兵既失事上
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仰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
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
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
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論福建行省占城海
船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朱廉坐考祭禮違
濫謫知安遠縣

引軍直陳
古大臣也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
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
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菘
國故民倪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
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
我當國掃除俗幣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按殺運直至永
樂時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該沙三佛齊國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十一

王哈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
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
擒僧家奴盡俘其士眾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
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眾悉北奔又遣指
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
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
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 上
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
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同歸德侯陳理住高麗飄然入于海矣連道云洪武五年正月徙理昇于高麗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

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

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

皇明從信錄 卷五 三九

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寔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寔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傳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

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未仕進者各賂遺權要

邀置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賊吏之誅天下遂治從捕獲而張清等餘慶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

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

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獲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

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醉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承賴不然將

無後憂乎

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旱平糶之後陝西民饑震中

尤甚鄉民多聚為盜震莫能禁嚴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振蕩之念與郡境之民

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眾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 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從信錄卷五

皇明從信錄卷六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子 洪武五年

正月元遣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竊據雲南、特達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成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顯、上給賜鈔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其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領時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天舟

每程以自
練則不耗
其心而事
繁之集矣

阮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爾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營于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眾、文忠據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眾、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踏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傾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里明從信錄 卷六

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據拾主司。

二月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為、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饑肥其、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廢職。○戶部言四川

庭已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
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今有司
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法宜
其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定期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
偽僞。○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神溪
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
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
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誅

皇明從信錄

卷六

三

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
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

其甚
之應可以
對其人

于今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被泰和學正。日中原亂。
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去。會。上即位。屢召。至。輒
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命。關。甚。奇。其
人。許。從。謂。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未。廉。銘。其。墓。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工政之先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
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殿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不以養
六而今
為情民之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輦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
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一。已改為養濟院。○詔有司舉

田亦大失
望

行。飲酒禮。○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地
于方丘。

六月旬。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艸木之祥。生
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
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命禮部議官女織之制。○作鉄
榜中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懸于宮中。○定宦
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
遇虜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四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
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
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
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
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
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况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皇明後信錄

卷六

五

大有是非
公而后定
得將者何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壽長後漢書印備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秘之不宜我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尚使其為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寧不為誣捏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嚴勒成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為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益起汝穎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懼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

德于古
帝

運

救民一時借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其遭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八刺歸二生宜啓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膏艸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皇明後信錄

卷六

六

快舉

今日天
言無矣

十二月內使奏增餉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饌明日陞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

克恭、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簡元正成子進士。

黜丞相汪廣洋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僕，每食與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為太子正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字入侍大木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可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怒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悔。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檣快船，命將領之以

劉祖深知
性彥良至
于聖何
書之而用
之

以正心
至真帝王
之要道

更集

小人為
色之雄
聖訓詳
述之所見
中矣

此是類
之以真
淨宜鋪
以厚

聖錄成

舉集錄
之今居下
我聖祖
與以賢才
高性命者

備後警。○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忘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

為害甚于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二月，改羣牧監為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參政。上以寬厚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奇酷，一以寬厚為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俸給，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

皇明從信錄 卷六

○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馬門，傅友德爲前鋒，虜絕塞，遁追獲，故平章孛羅帖木兒。○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追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

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
僻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
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
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
刑部尚書吳雲怵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爲
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子璉獄上皆不聽
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
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分擒僞副樞失刺罕等
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戰於亥刺河敗其衆斬
首六百級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大僕寺丞梁楚
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
城東其至灘相去八百里王田膏澤舟楫通行宜命重將
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
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
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
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
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
鎮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曰
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
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以
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
禮儀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寧爲御史大夫○
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
之蹟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土番各族
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十
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朵
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宜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
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共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
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湯
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
所定禮儀進皆從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
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
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
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

是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正殿五間以為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遣使責勅諭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

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眾孰任其咎昔

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

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

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

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

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

其功以副朕懷

卷六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 臣曰愛人者常體

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

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

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

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詔禁四六文

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

愈賀甫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

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

寔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

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

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

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寔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詔諭臣

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

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為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為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惟書牒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賜表之類一切革去至今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温以恒

言注釋羣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注害之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

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

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

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

類要

天順目錄云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蒙故帝每排朱文公集註嘗呼為宋家迂闊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我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知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謂曰攻是攻城之攻已也此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之而欲指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聖大明律

歸大和鐘成。十月涼州虜為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迨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部落甚眾，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太和在君臣之謂

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景在館校對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

皇明從信錄 卷六

七

步筮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等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景。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以愛其命
明廷妙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曰：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為中國抗哉？不聽。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故命子遠來，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一下，征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足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十四

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款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微糧雲南，且欲連兵拒我，朕脫胡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確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克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非後展其志，君子惜之。
時崇尚釋老，徒眾日盛，上惡其惑世蠱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為尼，著為令。

甲寅 洪武七年

孫在金山

正月春闈江樓成。上親爲之記。○上謂都督僉事王簡

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

猝欲用之。豈能濟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

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

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

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

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親王

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日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

瑞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儀。上曰使諸王能親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十五

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田產

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

政。陞薛 上諭以恩威兼濟之道。仁等頓首受命。○蘭州

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

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二首

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罪固當死。然爲凡

第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

明倫

聖祖因

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以呂應爲吏部

尚書。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置鍊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

宰贖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

供三贖。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

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

矣。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明從信錄 卷六 十五

生于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

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至朱子

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及改。以爲未定

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于於書且然矣。况周禮

要之。不當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越于

矣。

○大明日曆 詹 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

者爲皇明寶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徽之新安人。爲元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

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因見 上。授同子

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 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

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有春秋
八風兩防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却之。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孕朵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眾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蒼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順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

皇明從信錄 卷六

物象于天
聖人情之
至清世可
行

備考諸書以報于是。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斥之。○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命宦者成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

此等事在
前代多以
為繼述遺
德 聖祖
斷然行之
而不疑者
真以天命
在彼直以
精誠與天
下為應乎
豈僅行在
固有禮而
已哉

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臘諭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審。○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鑿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益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今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既醜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鑿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皇明從信錄 卷六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為定王。

按安定與瓜沙亦麻赤等處古墩地而沙州為要其州有土門東倚三危且坐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平是土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為已業。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德動天禎祥屢見。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收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真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若存養，使不失所。

莊誦此詔，即大禹飢溺出己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時子之幸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有困窮，思鮮鮮寒，未

聖明從信錄 卷六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乘鑑鏡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襲者髮烏氣壯，當羣雄擾攘之秋，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鏖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秒，塵戰于猛士鋒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僞，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曩章。上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

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上以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於養生

治國之道，特親注之。○靖海侯吳禎奉旨往浙東收籍方

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扶私逞怨，戩別平民富室，

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厥罪，不可誣良民

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

安。士弘濬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使刑部侍郎李治通事梁于名琉球市馬。

乙卯 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

成書。○命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

根。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

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餓

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

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

播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

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

國初和縣 許上封事

洪武政記

今日生齒 繁盛固難 不可勝數 即存恤已 不能周况 朕漢年

不能盡也。爾等為我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治通訓

明馬政

二月以外表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御製資治通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日民用，士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及均駟，及武帝時，眾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

馬政令
廢漢舊矣
安得盡心
之官修乘
此賦耶
之治嘆

國初重太
學如此

千及張萬福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即罪之。○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其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今此法不
行

詔造大明寶鈔，時廣開錢局，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復盜鑄。上以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成，上以江左舊韻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申戒有司給由起京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家樂茂奕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略，而成此光大奇偉之功，觀其職友諒於鄧錫素，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增兩廣而縛胡丹，降上谷，固之，關斬將，奉填于談笑之間，收聲定價，宜而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親朕意，止封為侯，而終復獲諡，以與豈與所以皆功在木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憾。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

此將知惟
補之何而
與之者惟
列青田與
不伯宗下

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

奏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間。當密為我奏其

略。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

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

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

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

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為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

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

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

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害。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中

都。次滁洲。遣官祭滁陽王廟。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

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值償之。成。又宜

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

以馬。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由首灌。莽彌望。莫肯下山。

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私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

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寇。季夏祀

中霽。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

按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戴誠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初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華麗

游觀之事。以勞民廢財。

十月。上命皇太子諸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

善宋濂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

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至池河。得。上所

賜。謂濂曰。臨濠古蹟。唯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

九十里間。崗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

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真亦

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

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命

長興侯耿炳文濟西安府涇陽縣洪渠堰高陵等五縣大獲灌漑之利。

十一月其露降于園丘青松之上時上詣齋宮省視壇塲親視其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其如飴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祝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因著其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於鳳陽工役屯種

皇日從信錄 卷六

三五

將下各處人民種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無許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此等人品古今有幾聖祖不遺之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

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擊

敗之遁去
特納哈出來寇云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遂稍斂聲城以禦之納哈出視將乃判吾自燒

戰勇率數百騎挑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太沮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不敢經蓋州乃由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通歸業旺覺之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虜駝寨十餘里沿河壘木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甲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待之命老弱挑旗登兩山間論以聞砲即堅城南砲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不雨下虜駝寨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陣中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果與河新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嶺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勞遠東將都督僉事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為國子監祭酒

丙辰 洪武九年

皇日從信錄 卷六

三五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一十一人祔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額

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逋臣伯顏帖木兒入寇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聖不自聖
千古同符

不...
不...
不...

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第
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統緒但
賈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

胡子祺為延平知府

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勝之地
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亮管都之然其地
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米管都之然其地
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管下之周漢晉遷之然嵩山
諸山并有穀函終南之固源湖伊洛非有涇渭漸離之
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建都者莫此若
也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于祺克舉憲典
多平冤獄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旅谷中出而碎之
吹知彭州元祐兵荒野多暴骨成爲聚塚州有沿江
諸塚自秦時歷代皆用鐵不修築秦夏木旋旋復衝
次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在
延平多善政論年以疾卒于官

延平多善政論年以疾卒于官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
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愛者擊磬以獄者撻鞀禹聖人
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遜較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
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無缺失可言者 上曰朕日
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
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召岐寧衛經歷熊禹還京師禹
行次中途西戎朵兒只班劫殺之
門臨川人陳友諒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禹為中書
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如祀禮樂官制法律
及陽外夷言詔冊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為
晉王傅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沒請改岐寧知西戎組
詐密疏論其難降且叛之狀召
還祇密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

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

恢辨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

恢辨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易言損下益上謂損損上益下謂益非達于此者鮮
不以損為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刻四民之中
以重歛為哉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召其子璉為中書舍人孫慎為

儀禮司序班濂艱於步選良馬賜之 上親作歌召羣臣

咸和贈以示寵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而如

緒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

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奉無為每事奉制制嚴矣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
則甚有不足然方今能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
從久矣持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聖語如此
蓋不以所短掩所長也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尅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

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

素等皆應詔上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按吳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
蓋其拜官從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

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言三事尤切直

按居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
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即為

明若見于
木前伯臣
之謂十

書以上其器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大急也。用刑大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答松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繁。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罷職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撻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所學。謂銜用之。如泥沙。夫國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墜結。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正。胡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鳥所放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佚有事。則為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月定言案。卷六。三十一。

也書奏。上怒其疎闊。我骨肉。連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奏附馬都尉李祺。父子孤恩失禮。欠失問候朝參。上宥之。

祺。字韓公。長子也。前皇長女臨安公主。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

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

省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將征雲南。命穎川侯傅友

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開梁。於是金筑普

定。中岬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罹莊管死奸吏。上賜璽

添續續續
開之虞

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取不能取。爾若君能取臣以禮。臣能取吏以法。則治。君不能取臣。臣無以取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絕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按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侯城人。弱冠。補府。濂洛關。閩。遺書。至正間。會入學。屋。言。國家利害。無所不備。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僅我。明。歷。任。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狂。真。以。不。職。被。答。証。奏。克。勤。用。苦。洽。蓋。草。下。御。史。楊。通。廉。當。通。乃。真。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卒。滿。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玄

皇帝廟居中。懿宗居東第一廟。熙宗居西第一廟。

淳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尤

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朝

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遊阻烏思藏

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

副將軍。總兵往討之。○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

平古森

諫不解
諫此義
不聽故
使而不
又從而
若何如
邪

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上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承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皇明從信錄卷六

皇明從信錄

卷六

三

皇明從信錄卷之七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著為令

國初盡罷臣之道嚴廉吏之誅蓋此而不悖者道後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措借利取俸于官犯者既多不

皇明從信錄 卷七

可勝誅旋

致廢矣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輪租外悉免役著為令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

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 上曰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

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

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

此觀之則是右旋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

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

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

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皇明從信錄 卷七

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

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

御史復擢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

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圓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暘天多變異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逆致父母異處安得為孝乃探古明堂遺制即圓丘之舊墟為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祭每歲正月擇日行禮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

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衡荆

斬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皇極精于天文皆由觀驗而得非熟故聞

以人合天以明乎幽一理貫數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澹巴國入貢賜以金幣

按治巴在西南海中景秀北廣泉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石城瓦屋王乘與百跨馬廐有威儀國人勤

生種藝織纈袍布男文威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稱樂土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籍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

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為通政使○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自是日侍 上遊恩禮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固不祇肅後世列為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為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唐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為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 上冕服乘輅

皇明從信錄 卷七

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 上臨幸召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此亭卿為朕記之傳示永久○改作大內宮殿成

其制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為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養衣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闢壯矣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

其人如
六人

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卒。

自河州班師。至壽春。食以疾卒。計開上京。勸進封寧。河王謚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視葬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念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存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宣德。宜城徽嚴。德極南昌。昌義。賜。卹之。民首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明從信錄。卷一。五。

事。僕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真風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真大罵。口莫。高麗王我主必滅兩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耶。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上曰。義真當危難。秉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于與生甫。數月。即。強。祿。中。封。爲。西。梁。侯。以。報。真。功。

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熉生。

十二月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奉安置鳳陽。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瘵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議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給朝叅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費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仁祖淳皇帝。皇明從信錄。卷一。六。

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議減鹽價。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莫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下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桂良彥爲等。

王右傳。○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

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林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

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上徵時同里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 皇考妣即今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念劉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

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刺祖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楊台海溢○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

未嘗通中國

按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木繁茂沃土宜穀饒菓其俗上下親仰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曬椰爲酒產片脂諸香花錫物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一樹樹名曰佛樹樹上結有刺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來朝貢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祀國公○以梅殷思祖爲駙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柏爲湘王胡顯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王女後改封肅植爲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王女後改封肅植爲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王女後改封肅植爲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王女後改封肅植爲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

巴未洪武十二年

皇明從信錄 卷七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燿 上心甚

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

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蒼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

皇祇之歆格

論曰我太祖勤民育物教共神明博考經文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于周經我則郊焉而備仁祖太公遺于漢祀我則廟焉而祀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禱嘗之義蓋對古今通幽明殿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等備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鳳韶諸君子

皆能循則夷形。取表萃漢。飾之品式。以授嗣。其類。損之。益之。未盡。後古。聖王之舊。而矯。誣。妖。誕。奇。異。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噴。制。而。典。防。之。亦。可。謂。仰。贊。聖。獻。一。洗。汗。浴。矣。豈。非。滑。夏。之。禍。烈。于。九。鼎。裴。常。之。功。艱。于。二。正。時。與。勢。實。然。必。欲。各。三。禮。于。四。岳。侯。兩。生。于。百。年。亦。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風韶為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

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于所學。俾功。名。立。于。兩。間。斯。誠。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彌。補。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龍天寶
不飛
臣或
間一時
道言以
太子之

得以仰
明王
一舉責以
詳誠復
解

斷制

久來此
不後
為聖
聖祖
見而
之難
定之
操之

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為也。○編春秋本末成。先是。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先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遣封海國公。上親臨奠葬。塑像祀。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僻居海隅。其。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減。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北平久不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

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

侯，謝成永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

朝興宣德侯。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

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命都督指揮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

討蜀寇彭晉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即古倭國。海國，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十一

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

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

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壹，即邪

摩。倭漢源魏，昔宋隋皆朝貢。倭王倭倭，倭王倭倭，倭

名更為日本，其俗男子黠頭，鬚髮黑而身身，婦人被髮

屈紮，皆跪足，開用履，其喜盜，性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

金銀琥珀水晶磁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

絹花布蠟蠟細漆器扇屏象牙刀劍鎧甲馬交布燕人落得

重男女，錦綺絲綿織針。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

郡縣及淮安三年，寇冠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

萊州府同知趙秩，賜重書諭其王良，懷王禮，扶其物。遣

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上又遣僧

（按大有
一治成概
口不拾則
不美其不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齎諭之曰：

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

月起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

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

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上御華蓋殿，與侍臣

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

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

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

欲必至滅身。

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十一

（按）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

若違安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

仕宦，會則京爵爵同，財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

不須恭禮。庶民以官禮謂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以儒士吳沉為翰林院待制。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

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

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

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

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

對曰：誠如聖論。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

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真

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

治之要

十二月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水南不可飲李文忠奏請鑿渠引龍首渠水入城鑿繞民舍始得其飲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謂禮部曰為國得寶

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歷庶績

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

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

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

飲鳩死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經舉進士累官至江西行省都事

陳宗諒伯顏子中家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

星明從信錄 宋七

省中出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帥授福建行

省中出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帥授福建行

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于已為江西東路總督送京師

有甲之者于中答曰吾身且不存奚顧妻子哉誓不

復仕嘗懷鳩自隨曰有強盜者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

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木專使招之子中慨然曰吾今死

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鳩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番禺知縣奏言廣東

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

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

公著手

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顧

問其真因責廣洋欺給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勅之

廣洋得賜書懼

甚遂自縊死

訪求下筮人

庚申 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胡惟庸雲奇謀已定詭言所居井湧醴泉選上往觀

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

出前走衛驛遣執馬御言狀氣方執手馳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擣極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拆傷尚指

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觀察則見彼第內兵

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就

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李紱等皆伏誅上召

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

致祭仍給酒

掃戶六人

星明從信錄 宋七

按惟庸自揚意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

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上惟庸忌之達有

昔劉基亦言庸不可用知而根之會其病以毒藥中之

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善長從子相結擅權安

管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兗州府政使來益密屬令掌

取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

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于有馬馳驟

于市奔入輓轎中傷死惟庸殺輓轎者上怒命償其

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徐節乃上變告時

商庸請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革臣更

誣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徐節本為惟庸謀

主兇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朕初起

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功成

本通何買
行歸公

實明實好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

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

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

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忍況濂致仕在

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

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關人姜希顏學于吳萊博極羣書各滿天下
文傳四夷而于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
園集龍門子無相
隱語等書傳于世

皇明從信錄 卷十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

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頡頏

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

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

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

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吳自昔稱殷富心未張士誠據以為李與王師相抗者
十餘年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室
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
其數為定稅故蘇賊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
也至是乃
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

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

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瞻宋曹彬元福壽兀五廟○故元

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眾和林為邊患上命沐英總

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

皇明從信錄 卷二

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

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

縛獲其全部以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

論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袁海為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

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

利益興宗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

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

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

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為準兼支錢鈔以

清鹽法之本計

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為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為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于朝失職肆好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城之不易首誅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一七

故天亦不各生其之殷

奸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天下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請省以轉以安先是有趙

臣恭錄

其事天之

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爾為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別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時胡惟庸事敗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權倖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震奉天殿詔停齊潭二王府工時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青州豫章侯胡美董建潭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太祖者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一八

置諫院官唐鐸為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没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質至是善長等屢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復京官家○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伴醉脫鞞露金闕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闕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眾乃服

何等光明可行至此古人所罕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

聖明從信錄

品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
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敦為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為夏官
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
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
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
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賊蠹政以干邦憲
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
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
若乃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聖明從信錄

卷一

十一

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為國子學助教

聖明從信錄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列族楊
璟薛顛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是年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貢

遣還

按瓜哇即古蘭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
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忽諸國國王官碑
廣墻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家藤花
席踞跌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
冠曾裝紫綵綉腰束錦綺佩短刀靴足踏象或乘牛民
男蓬頭女推結上夫下脫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
朴罪不開輕重藤繫刀割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
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徐頭赤脚坐卧
無袴榻飲食無匙筯咬蛇蟻虫蝎與犬同寢食不為禮
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婿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

被髮跣足菜炭絲帳戴被金珠銀犀角象牙琥珀青藍
綉二舞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琥珀青藍
綉白鹿白猿猴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五
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瓜哇要而殺
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王承樂聞
復通
中國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
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
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眾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
面克高州高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

聖明從信錄

卷一

十一

衆而還 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
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
正為難辨 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
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操
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枉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
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
乃為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
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
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

一版為聚
一主之言

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備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編賦役黃冊。

謂黃冊
手公至灼
之法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數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無一里之事。城中曰坊。通城曰廛。鄉曰里。十一年一遷。坊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冊。餘寡孤獨。不在役者。別冊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冊後。名曰冊。而冊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一造。一次遂為定制。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

待變矣

二月以鄭浞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浞全華清江人。鄭統人世。世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者。皆幸其為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齊氏交通惟庸者。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浞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獨請吏請行。仲兄謙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浞先兄老吾性。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參議。賜冠帶。與身。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莊謂大誦。謂五府京師羽翼之郡。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征稅。至是。又捐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之。民者。思至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願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緣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

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嬰鏹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勇。

勛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

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

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虞時而文也秦為家郡漢為兩越所據武帝
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宋梁時始土妻曲承美
者魏之已而并于劉隗未幾晉內大亂眾推梁南丁都
為州却于魏魏立宋魏平魏表地連內附黎担纂丁
氏李公蓋又纂黎氏魏日魏又纂李氏宋以連表故置
不問相繼皆封為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未遣
將破其國而日雙窟居海島弱不能及始附元封其
子北昂為安南國王北昂死子日恒自立元發兵破之
日恒卒子日燁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
日燁卒弟日耀立日耀卒子日繼嗣五年陳叔明遣人
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朝貢却之五年陳叔明遣人
叔明者魏兄也專國政至是時遣使來貢上惡其強
保認責之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
龍山其北道過其委善也由臨安經自河蓮花灘
至其東都司曰五日其地各務詭匿不知禮義鎮守
門不解耕種雜習剪髮好各事水手尼不冠惟交受人
個俸好雜職行人進奉其山川伴緝勾漏海言東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三三

工為大產全珠珊瑚琥珀香蘇合油山於羊角片
又見白產程程佛佛白羅翡翠珊瑚琥珀子墨盤波羅
鳥木蘇木境內有越王
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
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險段山為固
肆侮鄰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
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蠱測自以為大無
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
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
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

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毒郡
縣 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 上帝好生凡
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
歲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
畏威蓋恃崇山之阻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
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
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
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借仇成等
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 上勅賜慰勞賜田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三三

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
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潁川侯傅
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
軍率師三十萬徃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
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
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
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
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
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
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

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官惟東官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沅等曰東官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

聖明從信錄 卷上 三十一

十一月 上召吏兵二部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關武畧被甲胄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禦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

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迎降○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衛處溫三麻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

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上震悼輒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傳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聖明從信錄 卷上 三十二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鉄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繼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

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

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定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定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鍾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有芒部土酋率眾來援定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彈墜馬死蠻眾遂潰斬首三千餘級是卜率餘眾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三

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是年封皇子權為寧王國于大寧

壬戌 洪武十五年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

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編類華夷譯語成

命天下朝觀官各舉所知一人○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

布政司事張統為左叅政○沐英等率兵掠徵江臨安沅

九奏成
皇明從信錄

四年
沐英

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崗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開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遙明我軍踴躍歡呼賊眾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步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諭雲南諸夷詔曰曩者元政不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三八

綱蒙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通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眾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齋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恭祝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十五年而捐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降未布 愛民如此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

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詔勅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友

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三五

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

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

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

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

已督布政覆實雲南陳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

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

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

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人以給之 上

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

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推鞠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禁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刑之禁凡罪囚送法司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庸暴其於治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諭傅友德曰諸

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介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

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眾斬

皇明從信錄

卷七

三五

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

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

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

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

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

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

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願為國子監祭

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鈇家

為貞節之門

聖人之
事無加焉

聖人
而高者不
止利之所
在即身亦
所不顧也

聖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請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顥等以次講畢。上諭顥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為講說。反復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皇明從信錄 卷二

三

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經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鐵冶。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貲，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問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

聖

又能見於
禮之大

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為試，刑部尚書濟陽人元季嘗為茶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副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主是始徵入竟故超擢之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徐遜滅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嘉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皇明從信錄 卷二

三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漸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真定孝姑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軍家，以行劉氏事始，齊氏甚謹，始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始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解明，割股和湯以進，始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餘蔬，劉氏葬于墓，凡五年，不能歸事園。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錢，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舊役。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

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鈔
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

關防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部籍
二扁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用印完畢外號
底簿發諸處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
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并號
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號字號編寫如前將開去事件奉
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寫如前將開去事件奉
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所收具本在案備仍具清
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此較送為定制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御澀之衣余潤雖微不忍易每製衣
余餘帛緜為巾海織工治絲有差類遺棄者亦俾織而

皇明從信錄 卷二

儀之以賜諸王祀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委桑之不
易富為天地所賦也 后分未育了常育 上兄于文
正始于李文忠及太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
生恩無替焉按地境以下有恩彼能願有子者侍之加
厚太子諸王強受之甚篤勉令務學諳切想至諸王有
以衣服器血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口 上位也乃子孫之福臣
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臣
亦亦長久 上從之 失事多從寬文正鎮江所流既無
度 上諫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
雖驥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定康多有戰
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
親任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與民沈沈三家
富敵國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 吳興民沈沈三家
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 教之甚切廷得不死
阻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大學選 后問大學諸生
有稱學美者無所仰給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
為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

死生有命雖痛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
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
也 上曰草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 后
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后
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
至仁文德順天 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

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
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衆
謀有上官楊其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
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
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
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社
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
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
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援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
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滅之斬首六萬
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
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
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擇名僧輔
諸王 文皇帝時為燕王 廣孝自請于 文皇帝曰廣
若能用 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 既而文皇帝
求廣孝于 太祖許之 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
也 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

德其姓名竟不蓄髮妻卒

封祭國公益恭靖配享太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甚文皇帝宴時天寒

幸應聲曰國亂民愁玉不出頭誰是主

期疾風暴雨文皇帝謂廣孝曰出師大風而此兵家之

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

風雨哉惡行毋後其後果驗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

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

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

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

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

人一錢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

斥城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襲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

隘日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箛嶺諸如此類凡

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者儒崇德

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

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

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

其志固不在彼而不在此者

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

焉恂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嚴閣詞林記廖道南曰與月滿山茹芝冥鴻家落上下

千載數人而已思誠勅賜恂論被寵雁眉皓首安車蒲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

子趙肅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論德○置殿閣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

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

洸為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領劉何說死新序于天下學

授○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沉德業文學之美命書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

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

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

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禮苟非禁

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

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

成式榜示中外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

曰此莊士嘗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

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各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

漢刑章本

卷七

三

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爲監察都御史。
○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夷狄所以畏遠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皇明從信錄卷八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評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為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故簡用公
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欲得成望重臣鎮壓之令曹國
公領監事助糾編誦性嚴垂推恩義身言垂教錘磔不
遺餘力寢食學館不復家室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
刺詞褒之適病遣中使諭解京天命之性發冲尼之誠
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
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奇適有患工至命繪
其像於首上喜已念性也召其子歸侍養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益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觀唐太宗帝絕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垂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誦諛並進有乖求賢中見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夫且政令不行于天下夫且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

王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

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

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之

賜名曰精誠錄○傳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州破佛光砦

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

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 上以

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

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屠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

可深人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赦之人之至情也故但

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

毋重傷人命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上與侍臣論歷

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

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

下者咸稱漢高帝 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

雜霸不純 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

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

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是又豈漢

蓋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奕世積德以有天下。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誠如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固有立政。用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恐於賊下。人君者。其願適已意。任其所為。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大

皇明從信錄 卷八

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啓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定武職妻妾封贈例。○定文官封贈廢叙例十一條。○遣御史錄因于諸省。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

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九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山寇平之。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

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人貢咨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頒郊飲禮圖式。○高麗遣使張伯。崔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清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按朝服。則封箕子。因也。秦遠東外。後漢初。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焉。每歲朝。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建。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高麗。東。居平壤。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從。為。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粗。豆。官。無。閑。戚。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以。稅。釀。酒。法。無。苛。條。刑。不。濫。毒。山。川。五。都。神。嵩。北。海。鵬。絲。江。為。大。產。金。銀。鐵。山。品。鹽。細。布。白。磁。紙。蠶。絲。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狗。魚。昆。布。杭。黍。榛。松。人。冬。之。屬。國。朝。洪。武。二。年。開。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論。責。之。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按興與滌陽王同名故止各與其父郭山甫識大祖于微時命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亭妃幸慈廟嘗攝六宮事山甫追封榮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十一月命太常丞張來儀為滌陽王廟碑于典女亦為皇妃生蜀王及

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

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比民興學校子弟來張詠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宜與李合為二祠漢循良益令卓茂河南丞縣有廟祀黃霸封州祠之宜並而祀之以昭隆典吳人陸遜及子抗從子凱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用以為國於江昔祠址尚存宜令有司并祠致祭四州隆川土神亦休侯李龍遷臣唐秋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論為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隆王復唐社稷嘗論為彭澤令彭澤皇明從信錄 卷八

十二月

初令儒學歲貢生員○降大學士吳宗伯為檢討

宗伯金谿人開科狀元性勁直嘗指斥胡惟庸累經遷謫大節不回初業文識者賞之曰此兒玉光劍氣移不能掩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元保禮教不明加以

兵革之禍

倫性慈然

聖祖崇獎

孝節其亦

化民之首

務欲

除疾夫婦

行孝于父

母一板而

共遇不幸

不幸焉君

子悲之

方定科式

從中應舉

之令奉行

交相為用

也

全要以人

下應天象

首而可驗

皇明從信錄

卷八

心慎乃事法

天道行之如貫

索星之中虛然

庶不負朕肇

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

○頒行科舉成式

二年一大比

自是遂為

定制○詔舉秀才

人才其法令有司

按元末兵亂讓與潘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

流血護抱安大呼曰殺我孫吾父安殺安殺讓將

辱潘潘給曰夫死曰殺我孫吾父安殺安殺讓將

作之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冠驚歎

而去安得不死至是存可以開詔旌其門時又有張宗

魯者蜀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

扶掖以行歲飢賣乳以養母日給不足妻採野果以繼

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乃求其前母吳

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於墓禮部以聞

日宗魯以警行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二月更定都察院官詹徽為左都御史○定吏員資格○

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劾言貫索七

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

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是處貴官名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

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

皇明從信錄 卷八

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

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二年一大比自是遂為

定制○詔舉秀才人才其法令有司會同境內耆宿訪求

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

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上與東宮臨幸其第

觀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止痛悼輟朝親製文遣

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塑像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功臣廟位皆第二

曹國公
聖祖神宗
也云爲種
禮相符屬
本

分列了然

按文忠器量沉闊。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勁敵。膽益壯。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振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飾行。釋兵家居。愉愉若儒生。嘗命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四月 上謂詠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

邪言務諛諛。諛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諛言。則

聽日聰。而諛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

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

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

加罪。惟讒佞而諛者。決不可容也。仲英德等凱旋至京。

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

聖明從信錄 卷八

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

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

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具

復金朝輿。先卒。亦授世襲侯。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

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官品職。諭遼東守臣

絕高麗。

五月 鄒俊爲大理卿。

六月 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

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

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

二者補遺
之權蓋焉
操者也

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
天門。論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
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若刑
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
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
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音。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爲虛文也。○禮
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

七月 河南大水。命賑恤之。○盱眙人獻天書。伏誅。○建朝

聖明從信錄 卷八

天宮。設道錄司于內。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

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

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

棟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

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

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

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祚。上善其言。

八月 吏部尚書余煥定考績法。○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

僉都御史。林芝爲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 起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

古語不廣
則此輩亦
何敢進一
字

司副斷事高翼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獻為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初為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隱于家國初以泰元之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焉
先生而不可上駕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
當命書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為太常卿為禮部侍郎最
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
被褥十人并其出入前後賜資無筭奉臣以過被謫者
率為教解上亮其誠未嘗為忤命其子充衛亦辭
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賻賜葬

十月册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
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秀才宋知等十七人為監察

御史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九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
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
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
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
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衍開磨勘司令王道
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
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
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
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權統為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
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

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

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

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

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

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製觀星盤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為曲阜世職知縣○上

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

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

不行管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

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皇明從信錄

卷八

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

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

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為翰林學士○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命

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

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

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

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皇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上重之。歷為按察使時。福建多潘獄吏。黃綠為奸。屋仲至治。賦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與學勤士。恤軍民。性儉薄。俸給有餘。悉施貧者。

松州衛控制西番。其軍士糧餉。悉令有近州縣運給。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

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

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上愴悼。

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自徒步。大將軍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

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為萬

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迷殞其命。天何奪吾

皇明從信錄 卷八

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歎歎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

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若

其勛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

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

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死受命而出。及成功

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

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大

廟。望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

四人皆。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福。左都

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孝。文皇后。次。安王妃。

便是大將 軍便

次代王妃

傳信錄云。武寧夜侍飲。強之醉。既命內侍送至為吳王

時。所宿宿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宮內也。此

起。越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

愈信愛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納之。曰。且

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令其女適父。堅求送

女。侍中。柳武。等。固拒。更遣數十金。助資。故以謝。負約。厚

德。類。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塗練。子寧。次之。既

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

翰林修撰。○大學士宋納。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費

夷奉貢。惟沙漠未遠。聲容若雷。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

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

皇明從信錄 卷八

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

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故宜選其智勇

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

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

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

之策也。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

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意

歸。悉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為

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

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

匪山谷退則欲復出剽剝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夷其

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按開國功臣皆有祭贈卹恩典德典無載者蓋後世也餘倣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之賜

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

臣用從信錄卷八

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

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時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眾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

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鞠得實

以煥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俞事潘進方修

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朱

善進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

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

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怒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

旁當連之吏為民而履法也

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物我之累矣

六月定天下官負三年一朝賞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著

為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

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

仍遣使往勞以酒○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

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

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

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

死長沙竇廣困賢欲相之以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

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此其於用

皇明從信錄卷八

入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上

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于人情察于是

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為苛察上苛

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虧詔令歲秋糧盡行蠲

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者宿連

名赴京申訴災由以馮優恤罪有司極刑○上謂學士劉

三吾曰天下人民之眾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

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

初署督

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

八月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九月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澆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皇明從行錄 卷八

心解文

欲人無貪得手。朕思足食在於禁木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廢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間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未幾。以疾予告。卒于家。

善。豐城人。字簡萬。隱居著述。以理學為己任。洪武初。為鄉學教授。薦為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為待詔。歷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

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為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

纂

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都。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術。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闕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勛齊名。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謝詩云。其因花雨曉。香十挽袈裟。近御床。閣下。彩雲生。雉尾。聖恩。紅粉。勸龍。金。玉。盤。合。來。味。城。玉。上。見。詩。大。怒。曰。天。下。誰。能。與。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宗勛。台。州。人。博。通。古。今。皇。明。從。信。錄。卷。八

纂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時詔嚴革有司之為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禁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禁城役。日用錢根十緡。季用又病。病被楚。謂其于。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且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請。明。懼。不。敢。離。左。右。復。成。二。弟。共。守。不。少。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請。成。雲。南。府。三。人。被。殺。刑。者。四。人。照。謀。于。父。僚。友。詞。殺。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罪。不。訴。昔。死。萬。一。吾。父。由。誰。復。鬼。誰。殺。死。萬。無。德。遂。謀。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四。人。皆。拜。謝。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照。感。疾。卒。季。用。傷。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休。撰。作。孝。子。傳。以。傳。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時詔嚴革有司之為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禁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禁城役。日用錢根十緡。季用又病。病被楚。謂其于。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且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請。明。懼。不。敢。離。左。右。復。成。二。弟。共。守。不。少。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請。成。雲。南。府。三。人。被。殺。刑。者。四。人。照。謀。于。父。僚。友。詞。殺。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罪。不。訴。昔。死。萬。一。吾。父。由。誰。復。鬼。誰。殺。死。萬。無。德。遂。謀。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四。人。皆。拜。謝。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照。感。疾。卒。季。用。傷。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休。撰。作。孝。子。傳。以。傳。

存心錄

寬政

次教訓

上文此公
即表禮序
引治之宜

是以從民
之便為美

水至柔而
狎則漸焉

存心錄成。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省躬錄成。編集異之應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

輸作者。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

作者。依律釋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廢民之利。以

狗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齋勸勞之。

十二月封王禩為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頤諡曰恭愍。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正月命賴國公傅友德、長興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

等處蠻夷。○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

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盡害民。爾行文書。盡行起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一

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雲南布政司張統言：舊

例商人納米十金。商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救准米者聽

商旅輻湊。儲畜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少軍餉。弗給

請仍其舊。從之。○上謂侍臣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

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

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

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

二月置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

可。不可儉者賞。然賞不可濫。○上諭戶部曰：善理財

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一亦民之
也。王
視之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輸

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河南大水。命贖民

鬻子。

五月。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

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

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

矣。其召還用之。○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晁輝。縣丞齊梅

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常州府官范好古。奏言

行人王良至郡。賄貨不謹。命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

良至京。罪之。○處州麗水縣賣卜人。怨望大姓陳公望等

五十七人。詣闕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足事。謂

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

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

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辨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

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致敬。事長所

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

以人與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義者詔天下行養老

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

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匹。絮一斤。若

此並所由
之政上舉
天下無不
逐之老夫

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典縣官平禮。免雜沓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教。薦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為令。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

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樂以老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上覽宋史。見太宗收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

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皇明從信錄 卷八

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

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

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

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

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

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太

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

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

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六安侯王志卒。追封

許國公。

三

按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封祿九百石。七年。增千六百石。子威嗣。二十三年。罪謫安南衛。子域嗣。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

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

十月。頒志戒錄。書凡百有餘事。皆採輯唐漢為臣悖逆者

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誦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南盧氏縣王簿

皇明從信錄 卷八

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

為天下之都。會洛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

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

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帥。師宜選廉能之士。授

之。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

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神鬼享。

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

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之。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上以天下臣民塗元

之汚俗。徃徃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做成周大誥之制。以

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上親為之序

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覺連坐者眾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官杖徒流罪名每戒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無視為戒見大誥未條後來官府斷獄遂有大誥戒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係以為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承訛踵謬如此

丁卯 洪武二十年

皇朝從信錄 卷八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豫暢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右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母天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為蒼生也○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絛下絛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鋼閉已久請復採之 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開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

地無窮之
後言

聖覽

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詔修闕里孔子廟
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虐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 上讀洪範太息以為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為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為訓釋○置兩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開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王名及田之四至編葉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皇朝從信錄 卷八

聖祖其明 無微不燭 故一時任 事之人亦 不敢欺以 此合即有 一二弊者 今初未嘗 不察竟天 量而歸年 區區巧弊 舉起竟應

按宋李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慙慙議行經界圖初魚鱗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井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而以考其
律成可矣

地無立錐。君子已為之長太息矣。至是復謂詭奇之弊。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貧者稅多而復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感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干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為辭。我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公理御款
則得其常
不多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物。○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謂得其至
則刑平矣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于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王。歲祿五萬石。○真臘國貢象及香。

按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真臘。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慶元中。破占臘。立其國人為占臘王。占臘遂為屬國。又有參半真臘。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真臘。聚眾入眾。地亦廣。其俗尚侈。華陳向為上。右手為潔。縣鎮風習。大類占臘。王二日一祀。始發。燈不熄。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皆出。真臘。武六年。來真。至是。正。錄。列。保。昆。那。甘。若。者。道。真。臘。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

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錢券。子孫世襲。真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參政。山西。浙江。湖廣。和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子。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元正。月。命。征。虜。已。盡。惟。納。哈。出。尚。據。衆。金山。數。據。邊。于。是。以。正。月。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左。右。副。將。軍。額。爾。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參。將。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淵。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舉。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既。行。嘉。江。侯。陳。鑑。所。部。與。大。將。軍。吳。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踏。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概。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日。榆。林。深。處。一。

皇明從傳錄 卷八

曰養鷲莊、一日龍安一禿河、惱重富盛畜牧蕃息、虜王
 勸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乃利吾因
 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賜酒、而實視其勢
 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
 平、數百騎自詣玉、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
 出因酌酒、請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復對以授玉
 亦持酒不飲、平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流而飲、其下
 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遂就馬、茂援
 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納哈
 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江北、聞納哈出被
 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前哨將、往諭之、于是
 其眾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勝所部二十餘萬人
 羊馬、駝、驢、輜重、五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子、不降、勝復
 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
 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
 虜眾、遂敗、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五

安道廣
 西龍州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
 暨東宮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壺、南
 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
 于鷄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為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
 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
 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
 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五
 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殺、輒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
 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
 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者教之、○罷馮勝、歸鳳陽、○永
 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薛鈞、為翰
 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
 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
 東川、普定等處蠻寇、○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
 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
 立勲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韶州府知府王世安

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晉府長史

桂彥良卒

漢高不事詩書，任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藝論道而一時儒彦寂寥無聞。一于陵不辭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好文之主，而溺于詞賦，至于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集未之聞焉。我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航海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惟懼朝夕，咨訪不倦，而往非成，諸將親臨，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大經神略，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偶冠屣，焉有所能仿效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略足備裁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致于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

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

皇明從信錄一

卷八

三十一

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肅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經故嘗命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頴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即甸之摩準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審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

棄奸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

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

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陞浙江道御史凌

漢為右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

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廉得其

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箕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馮異薛彭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德裕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錫也魯肅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七人

皇明從信錄一

卷八

三十一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

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眷命隨西平侯沐英戌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

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

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管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

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

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

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賊象近則前行之

愛民者
知其過可

鏡前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鏡聲不絕。象以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且賊悉眾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審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今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無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墜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透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眾復前。英責戰益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九

急。三軍大呼而鏖。賊眾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蟬以死。巨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警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謾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

四
中
字
正

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徧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為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真能保境安民。時達變歸命。真主光被寵榮。策勳盟府。大井。時奉母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高皇帝。雖十年未聞有徵。加焉。此九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真者。可以為賢矣。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九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王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白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眾。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何以復命。王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王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王以溺為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眾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眾遂降。虜王脫古思帖

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夾丞相失烈門等數十
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
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
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犬馬竄伏深艸間禽
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
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
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
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
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十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秦遂
班師。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十一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既而國人逐日惠宗太子愛猷
識理達臘立十一年順帝自歸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木兒立九年值益上非從也走王脫古思帖
下所執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今所稱小王
子即元裔也正統之中也先近日吉案
掩卷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強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都督張銓從征平東川蠻有功封
永寧侯。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尋封其子璵為西涼侯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軍隨雲南達兵至常德
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
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
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無禮
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
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至中國時有恩惠
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
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
厚遺資遣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襲爵改封
潘陽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
清歸德太康開墾荒蕪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
以備農具。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十二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
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至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
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覬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
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
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
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
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
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
和之○御製論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
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
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

念軍士毋以加言。七日，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日，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為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院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迤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為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眾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為寨，傅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眾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審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

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明誠錄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誠錄。上以將臣於古昔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鉅鹿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關王、彥章等所為善惡為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

致亂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為保守勅頒之使，知鑒戒。」○勅

五軍都督府申論天下衛所屯種勅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樹勛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孫恪為金寧侯。

皇明從信錄

卷八

三

仍鑄是。過下券。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上降手勅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授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富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籍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

沈湮忌縉才誣其狎侮胥禁。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遼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誅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按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錫。銖置朋奸。罔上。簡法為奸。之餘。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誠信有間。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無存無及之數。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人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建。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徒。者宜出。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向。無神天德。月德之類。皇明從信錄卷八

最甚不經。但中世極之時。不用建除之器。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蓋端問。無而心學。無素與。師取。寤真偽。莫明。神仙微。誕設。莫信。申明。於善之。徒為。虛設。蓋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命官守官官之命。公卿子弟之輩。者以代掃除之役。故有司。舉子。教民。兵。習射于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州縣。廉人。材。歷。華。委。推。理。負。職。者。冠。裳。與。馬。赫。奕。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罪。疏。弱。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謔。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按。解。縉。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縉。言。切。直。如。此。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思。猶。父。子。真。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以卓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罷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難。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皇明從信錄卷八

皇明從信錄卷之九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元訂

已巳 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為左

宗正周王為右宗人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齎勅賜温州府平

陽縣知縣張礎粉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

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

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

職實稱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

皇明從信錄 卷九

爾其領之○魏敏卓敬等凡八十一人為給事中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頴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

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中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

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孫昇駐襄陽

普安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

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荊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

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

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

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鈺

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

威駐長寧夷陵 論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

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

虺蚊毒之毒隨處而有入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

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

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肅聚豈不重勞

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

夷發使至爾等一如所論○上以天下無事閑諸將老欲

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

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 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

陽鈔二千錠與草先坐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

錠彩段三十表裏安富厥家英通源各賜春行差

臣史曰我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

矣崇其爵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

儀仗之守墳戶之錫焉官其子世其爵焉其子世其

皆官之焉并予尚公上則女為王妃焉爵未也其還鄉

也安富厥家之命焉焉有造弟之鄉食焉有草先生

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且厚

者厥後功臣多不克終

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為詹事

前俱以廷臣兼東宮輔導至是 上謂吏部臣曰朕親歷

代賢明之君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

屬未設眾務無所統領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

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錄鳳陽縣人重厚慎密大詰稱其始友及臣
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絕不稱惡於其德量可見

詔以元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

元良哈山戎也歷代為渾莫奚為奚契丹時大軍征敗
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為外藩詔以其地置
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
遼河曰泰寧曰黃泥窪輸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
其首為指揮等官各統
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狼洞黃平蠻作亂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

隸貴州都指揮使司

六月周定王去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師○虜也速迭兒弑其

皇明律條錄 卷九

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史定大明律○徵趙撝謙為瓊州教授

撝謙餘杭人雅通古學欲探造化之原嘗與修正韻徵
為是官作瓊臺布學館六書本義音義文字通攷造化
經緯圖說補前聖所遺書以與斯文
為已任發條自茲擢職載名臣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詔諭故元兀納失里大

王○上謂侍臣曰與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

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

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汚泥其色不變君

子雜于眾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

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

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
何難去哉○上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有北方俗

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

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

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

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繫以一言

乎○上諭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

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

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撫德州同知陳夔為

六僕寺少卿

皇明律條錄 卷九

夔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編詩之十也事當成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之擢是職仍賜金銀

十二月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
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為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
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授及我明與徵天下名儒修
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為三局
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
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

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泰謙詩書演義周禮考
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舉宋元史節要及石

門集

雲南西平侯沐英入朝 上以諸夷帽服命即回鎮○南

安侯俞通源卒

源隸蘇州人建國公通海弟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
閩楚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加二千石後以黨事發于

從祖誅
不得嗣

高麗國相李仁人，囚禍而立其子昌為王遣使姜伯淮來

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

魯王卒，上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

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宗

討平之○贛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游為征南將軍帥師

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罕洞擒獲蠻首

夏三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五

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

金銀鈔幣歸老家是年海卒○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

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暮年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

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以

失節難淪定制詔從之○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

陳質言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

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

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還歸進學縉對

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

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

律苟軍士缺伍不遞失一力士耳若契成一賢才以資任
用其繫豈不重乎○定馬政

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
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上念其勞逸不均命江北民
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
匹為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
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
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蓄其飛熊廣武英武三
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

嶽為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

為圖以進使頒之列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

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國子祭酒宋訥卒

皇明從信錄 卷九

六

文遠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費者給自公始又

進行人致祭于家為治城

空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

涼國公藍玉討西番敗其眾于大渡河○龍州知縣陳敬

為吏部侍郎

三月燕王師至進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

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

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

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馳廬帳于迤

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

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積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
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
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
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
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
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
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
京師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其銀印金鍊
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
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使為副都御史忽哥赤為

皇明從信錄 卷九

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義衣鈔錠有差

我聖祖于北虜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隘
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
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勁擊不與焉當時
民厭兵革亦其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為言然不知
我聖祖每一命將出師奉命以不殺為成以不降為
為言豈樂勤兵乎遠者哉其神謀遠慮蓋知國家之後
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
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我之世仇不可不嚴備備禦
則我聖祖履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成祖繼之
亦嘗三 稔虜庭蓋其心即 聖祖之心其所以仲威
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于萬世之久而幸之二百年
間四夷雖有侵陵未為大患而已已之變也先敢于犯
順致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 聖祖之深慮而過計也
至是為大驗矣其與漢高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
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并肅
而大寧與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藩籬甚固
而備禦北虜者為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並遠之道迂
輿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

斷至于今日則蘇州之防甚急不宣大之徽大漢交矣
戾乎制虜之矣矣能與獨禦日異月殊難益賊竊發于
戩土便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于
是哉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除
百官其年奔喪之制

善以遇祖父時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計至是吏部言祖
父母伯叔兄弟皆其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
連喪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
論官於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
不許奔喪俱違

施南忠建二宜撫司變叛涼國公主討定之○置平壩衛
指揮使司

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
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為
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曾有星
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
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按韓國之獄當時奉民皆不敢辨惟解縉部郎中王
國用論奏善長冤狀辭極劄以事竟不行王書曰竊見
太師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勳臣
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心臣之
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
國不執尚末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按之事理
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矣
萬全之富貴哉豈肯從權律薦一之富貴哉雖至病在亦

奉使
之至此

此其
之至此

先有
命而
命而

不為矣善長於性廣則姪之親耳于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助臣第一而已矣夫太師固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巳矣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俸求取天下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蓬蒿世絕官汚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過頹耄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安有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于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洋仇急變天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洋仇急變天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米脫禍國全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失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冷不幸已失刑而臣惡創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任克其舉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恐陛下無恨其球殿莫陛下萬一感悟其就鼎鑊無恨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下凡二十人
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黃傑已故侯
顧瑄陳瑄華雲龍王志揚環朱亮祖梅思順陸聚金朝
顯陳方亮耿忠於琥

詔求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玄洪武初人武當山修煉魁偉美髯寒暑一神或處窮寂或游市井浩浩自如俯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深遠若木道徒德忠孝每事無不先知之所談半開靈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陸冬以雪中斃解如常時既人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雲諸名處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山結草庵于展旗臺此洪武庚午弟三丰不知所在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見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起掘人

雙槐歲抄云嶺枝玉樹屬山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下枯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截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樞此詩三丰避光祿揚州瓊花以自况也永樂初復累遣使致書求之書函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往物色之不可得學演逸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為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為也

六月定東宮司經局官制○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鄧亨安撫司散毛散狗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藍王遣鳳翔侯張龍等討平之○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印復賜缺冊曰曩者朕與英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羣者為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為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成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

皇明從信錄 卷九

先是公侯伯各賜卒百十二人為從者曰奴軍至是年老賜歸設百戶一員領其軍以護衛之給以印冊俾自耕食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京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廣山皆定鶴慶東川武定肅陽統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缺冊軍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所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召涼國公玉還京尋詔還鄉賜資甚厚仍命工部具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予還鄉各賜金銀

幣有差。○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監察御史。院御史。掌其事。若無事。則藏其印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明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願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定使節之制。其式如漢節。長三尺。旌牛尾三重。

九月以福建右叅政王純為浙江左布政使。

按統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叅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甸。慰司。贈遺金。其固如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發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之。而悉以輸雲南。布政司庫。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葉封。誠。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為。閩。門。使。

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積。件。胡。惟。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叅。政。又。為。惟。庸。室。沈。立。木。所。害。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朝。廷。問。之。命。璉。子。璉。襲。封。贈。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傳。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按野記云。高皇帝聖學超然。以尚書為義和。惟天監。鷹下民二節。蔡沈注。誤常問。學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蔡祿與機。仍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步。覽。焉。可。偷。信。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刻。示。天。下。學。者。其。書。曰。凡。前。元。科。舉。舊。書。皆。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輿象。甚為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既。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陰。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之。陰。陰。下。民。之。陰。陰。而。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以。教。民。明。五。刑。而。刑。罰。使。強。不。能。凌。弱。眾。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閒。自。若。湊。民。勤。民。之。政。事。不。相。與。又。豈。天。君。師。之。意。哉。

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視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瘞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

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誅不聽。則易位。皆刪去。

木東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裝。裝。起。着。衣。午。門。朝。身。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樂。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宴。畢。進。諸。儒。論。之。曰。昨日。好。詩。然。易。嘗。嫌。汝。何。不用。愛。完。宰。等。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為翰林侍讀。○置景

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為禮部試左侍郎鞏昌教授李本立
為翰林院編修○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
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上憐
其志從之○是年潭王梓暴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
武卒

按赫以歲督海運功封者後追論藍黨因除武
以從下西番攻封侯至是九十子典襲姑撫

相人袁珙入燕

世和縣人字廷玉少游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
輒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

皇明從信錄

卷九

殿下龍顏風姿天高地厚大明體中神界內龜真太平
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論四十餘年燕王曰
是時燕王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論四十餘年燕王曰
靖難後召珙為太常寺丞子忠徽府出金錢幣厚賞
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上聞
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
之爵子孫相仍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繁賜以爵則
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
王為代王漢王為肅王魯王為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
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為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
陽門外鍾山之陽

所用
省長
天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故

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紮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

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

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領雅山等處次泚兒河獲人口馬

皇明從信錄

卷九

匹甚多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領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

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

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遠黃金曰鎮公之為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

制勝敵敵如神鎮公之為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

將軍威震朔南胡虜畏其軍威或降王破國或斬

甚烈足以冠策府而銘萬曆蓋天卷一聖祖高年之

與運故生此名臣摧陷靡清佐成混一不拔之業如此

夫豈偶然而已哉建按我朝論開國功臣必以六王

為稱首然以傳顯公之勳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臨之

上與開平岐陽比肩承李何卒累黨禍慶封無聞今六

王之後咸復其封而無

人為諫公訟者惜哉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

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

此即正
之得力

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鏡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循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護寨速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遵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廢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襖衫，川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緣，阜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傳信錄云：上有天下，欲察民情，情偽最為微行，一日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謂上則高髮皆齊矣。」上去，唯日朝罷，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

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一建，按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見于禮樂，制政之大，雖土庶中，服之，微亦莫不創制，宜民若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
按友信以貢至京師，遇 上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夢靈輿出萬里，長空跨玉橋。」上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下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召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授是職。」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面王系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皇明從信錄 卷九

朵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翰林院侍讀陳迪為山東布政司參政，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定文武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按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為上，所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芽、及龍井等號，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閣門使。○嘉興府通判龐安，私齎鹽徒送京師，而以

贖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債贖入官且責取罪狀安

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奇意豈可以一時之

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

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于天下也 上是之詔論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

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

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布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

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

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

弊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

詳可從行欽 上曰

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

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克國班超輩惟恐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

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

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令

丹初縣進士授新化令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谒吏卒

不敢欺賂民言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

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

牘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罪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流

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

等詣關乞命再任 上命吏部詳復為縣令仍命禮部

遣之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

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

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

志欲定都洛陽為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

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

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礮一道至貴

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勅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

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龍

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

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

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

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

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

為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

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

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

克銅鑼蠻。○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
桑東柿栗胡桃之類。○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
為田圃。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
乎德慙而退。○靖江王守謙卒。

按守謙南月王孫文正子也。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有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其後文正之靖江而陰賊除
狎比小人肆為淫虐。上知其狀。召還京師。成論
之守謙復得還。守謙作詩謝。上復容貸使居恩陽。力
田冀如休。守謙雖以罪當削。七年以其久歷恩陽。復
其爵鎮雲南。谷政如故。軍民悉谷。猶不置罪。仍召還
安置鳳陽。益復舊態。強取牧馬暴掠一鄉。乃召至京。答
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長子贊儀為世子。恭慎好學。能
書。

二月命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泗洞及赤沙。上黃洪州

皇明從信錄 卷九
逃洞。○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諡。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洪武之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天者皆崇公
侯之爵。而傳之。其于宗室諸子。王尚存。即晉泰二
王。猶命之曰荒。曰愍。不以于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
文臣弗諡也。武臣即都督。弗諡。侯伯弗諡也。至建文而
侍制王禕得諡。文節矣。文臣之有諡。自禕始也。其諡小
臣者。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諡
者。惟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辭。則公也。文臣
之有諡。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于國。值
于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諡。廣然
宣矣。代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不輕。故文臣之有諡
。愿也。則取弗掩也。文宗之以前。而外。則死節也。公。庶幾
。有諡也。自仁宗之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諡。與乳媪
。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蓋淫矣。當
世宗之季。又得二字。焉。夏文愍。持秉則同。列者中。諡及

身以罪死。易世而復。率復所得者。中下端也。繼而嚴氏
持乘。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有而後得。
即得之不勝。不上諡。及身以罪。荒削。亦諡也。夫諡者。人
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諡之。而
奈何為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累。庶
未故事。過大臣以諡。請有命者。則翰林之司。家者。為諡
而定。二。二。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問臣復。表
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勳臣。親公必諡。侯伯
之。軍府。加保。傳必諡。諡。謙。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
迨庶僚。有德行。政術。亦有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
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勳臣。若傅友德。徐輝
。祖之。類。文臣。若章濂。唐鐸。胡儼。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
。馬永。王效之類。諡。臣。若楊瑄。黃榮。王恩。楊爵之類。儒林
。若吳與。解。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
。楊慎。李攀龍之類。進之。以諡。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馬勝
。庚。忠。賦。文。臣。屬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
。之。以。諡。諡。而。不。諡。諡。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諡。
。之。外。而。勿。使。大。作。而。議。其。後。者。也。

皇明從信錄 卷九
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

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薨。諡曰懿文。○京國公藍玉征

罕東。○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命通淵班師回京。上進封越雋侯。○陞陝西寧夏

衛副千戶何忠為指揮。僉事先是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
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請闕自陳。上問曰。爾非萬
。有。朕。孫。乎。忠。對。曰。是。也。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為

萬戶克淦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為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上哭之慟輒視朝親製文遣祭封黔寧王謚紹靖

時英守雲南開皇太子薨諸法不謹遂致失聲飲食為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聖象功臣廟仍祀享太廟
賜三代之上爵英為人寬洪深謀遠慮功高謀深而處遠臨事果斷賞罰明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賜悉以給貧民
也滿軍條條惠賜如也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際唐爭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

殿侍講單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為常

七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不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

○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問民間疾苦肯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對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詳也乃歷指古人身在

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齊威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教

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臻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為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

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為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寘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闕子監上喜禮遇獨優賜闕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海東自福建梅花所開港順颶利船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管遣兵虜其男女五千入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闕分為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北王加死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盈虛

皇明從信錄 卷九
為海朔以草木為冬夏人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既遣人學于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表章
若作篇什布華風焉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時刑部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乃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列于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于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模
宏壯命注事高有常董其役
靖寧侯葉升坐交通胡惟庸事覓伏誅○頒醒貪簡要錄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

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為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朱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皇明從信錄 卷九

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弑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極心上疏切諫

其畧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詞皆以為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干和所得之玉琬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可以守位曰仁

臣之心

是知仁乃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趨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而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幸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木存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為收買使兵革故動軍民困苦屢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眾賦徵過厚倉廩雖實而民窘者眾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顯富兵則顯強城池則顯高深宮室則顯壯麗土地則顯廣人民則顯繁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城否一繫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各軍屯屯左令水畢連年未臻大珍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聲稍息

皇明從信錄 卷九

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各其讀書之慮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章如胡翰孫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願未視文藝極以明玉遂為己任進修所請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宋程復出實則病絕根亦處之泰然洪武十五年以與沉落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親定高下註迷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

劉爲子孫光輔足矣孝孺歸柱門著述若將終身至是
後微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公非
用孝孺時乃除是職陳建曰孝孺在洪武建文間卓
然爲一世儒宗洪武末太祖大漸進令必先召孝孺
孝孺曰知臣莫若君若我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
矣語曰知臣莫若君若我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命改爲朝鮮○疏鑿

溧陽銀堡東填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于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于河至
德胎堤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
萬九千七百八人崇
山矣李新督其工

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

木兒禮送京師伏誅送于印部州築城置越雋衛鎮守之

○命儒臣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惟醫學陰

陽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常任亨泰杜

澤楚棟唐鐸楊靖皆兼東官師傳等官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夫

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脚僧詣闕

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温涼藥二

斤一曰温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醪

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

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

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申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
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心在從
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帥師征越
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讓無
卒服如布之士少富貴家無餘資人皆賢之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各廣上言五事一曰瀋陽廣寧

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

于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

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

民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

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

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

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

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晉王統山

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殺涼國

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克捷

素狠愎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奮民田民訴

之御史玉執御史捶而逐之此征還私載無算比度喜

峯開關吏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會有計

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宴宴止停傲

總兵在外專制刑罰至遠詔出師道征西韓意望進

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

爲太師乎及奏事上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爲逆謀

皇明從信錄 卷九

皇明從信錄 卷九

言發
之謂也
物元和
隨可曉

錦衣衛指揮蔣猷上告捕訊 上集羣臣廷訊 王強難
轉展攀捺不肖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王吐實無徒殊違
人三大呼曰徽罪惡遂并殺徽時鶴慶侯張翼首定
侯棟桓 舳 盧 侯朱壽吉 安侯陸 仲 京 南 侯 庚 趙 肅 靖 寧
侯葉真 翰 林 典 翰 孫 寶 等 數 百
千 家 皆 坐 逆 黨 凡 數 數 萬 人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
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
做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
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
布中外。○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尋為尚書。上自即

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
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
差。明從信錄 卷九

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
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逾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各
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
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三月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
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
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
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論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
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
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
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
祖。崇山侯李新。素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
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為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絕克篤。里人王氏。幼
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起關。既至今。自推
舉。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

聖明從信錄 卷九
浦江鄭氏。自其祖。授子孫。勿異。幾至濟傳十世矣。食
指。至于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成布。文。可
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
執。親。喪。家。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雨。馬。一。出。則。一。為。之
不。食。其。家。儀。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
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冬。推。擇。為。長。長。以。事。入。觀。士
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案。與。之
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其。宗。長。鄭。廉。與
從。弟。混。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
也。人。誣。之。耳。擢。混。福建。布。政。司。參。議。上。問。濂。治。家。所
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
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徙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名。梅余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欲象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

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領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罪降爵重者奪爵為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獲送京師伏誅。○封皇子穗為谷王。以劉璟為谷府長史提督調燕代。蕭遼慶寧六府事。○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皇用從信錄 卷九 三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虐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 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勅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為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

道。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

不許。毋得私棚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

○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飢。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

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月都督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眾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為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

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

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陞行人司馬正七品左右司輔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

品凡設官四十員、

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本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勅奉使外夷論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飢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

○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更定蕃國朝貢儀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

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

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

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鄉置享堂

樹碑先墓官爲給費○却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童

按安童永州祁陽縣人父玄戊定邊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請闕自陳

其身上儲復

六月 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

朝而有愛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

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

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孰不

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

而親罪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

事無不濟矣。

七月 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

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

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

厚各賜以綺繒衣被。

八月遣監生人才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國子諸

生習讀春秋○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時海內太平上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江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按四方實旅其樓有鶴鳴醉仙樓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故有是詔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胸肉食之不愈

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

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

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

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

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

至于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水

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

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水或至凍

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

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

水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寰宇通志書成按此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

皇明從存錄 卷九

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厠微備

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

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

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

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堪之典如漢高祖刑白

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致改其法至國

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

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

萃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

孫世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

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月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

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結作之未

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論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者民劉木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

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賫物往勞

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陞辭請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

以次而入不許攬越○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顏國公傅友德暴卒○

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安南國王陳叔明卒葬于安生山謚曰藝

按叔明明王季子也號恭定孝友恭儉博學明敏裕王立拜為左相裕王天而無嗣延議立明王已故庶長子

恭肅子志各為王叔明為太師志各所出不正宗族輕廢之既嗣位居喪不戚舉動多愆遠賢罷邪大失人心

心子情

皇明從存錄 卷九

時宗人作亂捕斬枉濫并欲盡去陳氏之望太師行遁
 何晏留之宗族官債相繼尋至勸太師還國以靖君側
 嘆其死而受賜某得罪于主服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
 豈敢有他謝君幸勿相迫眾皆喧譁通請就道遂近歡
 聲震天將至都老將既平而教恭肅于出手書罪已辭
 位已而據出迎謝恭肅于伏地請罪太師仆地相持謝
 厲聲曰天命罰罪人安得多言相王豈可以昭昭之
 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扶去使有司備禮奉太師即王
 位廢恭肅于為昏德公王入城謁廟涕泣告曰今日之
 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辭免有乘忠孝麻覆在
 懷願自黜辱榮以少酌素志乃下令勿用王車蓋衣服
 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於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
 身之喪發世無改乃革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爪賢良宗
 族男女之孤幼者盡收鞠養宮中視同已出訪其不
 能婚嫁葬送者助之末流支派咸被恩憐成里若春
 和因人感化俗習漸有古風以已子不才難堪重使
 弟右相恭宣嗣位同聽政是為睿王睿王征伐不復于
 聖嗣無道叔明涕泣而廢之以睿王小子膠入嗣位觀

聖明從信錄

卷九

五

其一心惟在社稷得人存而不與
 大公無我亦不問海外之賢君矣

皇明從信錄卷十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為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共出入援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閒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蕃回以疾夢謚曰愍王子尚炳嗣王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蕃諸指揮使令固強固○諭遼東曰滄海之東遼為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成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

爾指揮雲卿等忠義于天苦周士卒以寡敵眾遂蓋諸將

深謀扼險渠魁已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濱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連歲

戍此朕甚念之○諭西涼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

南制戎羌為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

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

懷多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

介之以為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

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

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問存○停造遼王官室勅武定侯

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

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

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剽近者

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

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

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

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

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時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

東之糧軍士飢困倘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

誘遁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勳國公常茂結為摺姻誘合諸酋謀為不道朝廷諭宗壽捕茂延緩慢命故與師討罪

貴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觀賜以安車入殿庭安齊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

賜緡鈔預為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願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沉毅勇前功而善謀不妄發言人聞國論一語不世行師授任奉命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吾神火機在吾識敵遠計

尼古為家畜陳美百餘畝年皆資遣歸賜多惠鄉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于五人內立坊以旌其德

南卒隨信世子親太原護衛鎮撫使早卒理督府同知征五開卒女妃魯王鴻于成初優給承樂元年卒于文翰文瑜子傑皆病廢不得嗣傑子倫倫子紹宗弘治

中得為南錦衣指揮使鎮封靈壁侯嘉靖十四年卒子佑賢嗣王孫胤勳居丹徒景泰元年巡撫周忱薦其才授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綽趙榮使瓦剌還阻捐揮餘事充參將延授虜寇邊遇害胤勳才志敏捷知兵善談論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

○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

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

皇明從信錄 卷一

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並門官內

使等官品職○免五府糧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

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為屬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

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

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獨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上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滌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五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嘗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與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滌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交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一

眼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攻。必選將練兵。時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聖祖慎重兵刑之謨焉。治內承外之畧焉。見胎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殊焉。嗚呼。懿哉。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王。君。祿。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郡。玄孫。授鎮國將軍。食祿八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郡。玄孫。授鎮國將軍。食祿八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郡。玄孫。授鎮國將軍。食祿八郡。

國中尉百石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百石 六世孫以下

世授奉國中尉百石 皇女曰公主 親王女曰郡

主 郡王女曰縣主 郡王孫女曰郡君 曾孫女曰縣君 玄孫女曰鄉君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歉常賦不

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

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千百年當

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繁一城祿請不給仕宦

永絕農商莫通于是得王不知南面之倫支子更起齊

民之慕司農宗伯技禪英困而無所措手適有諸戚

祿者有限官勝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

親親之命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為海內大省十有五

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河廣陝西江西而已蜀

僅有一王不足果自南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

足以開朱邸其他若陶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

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用不給

者分徙而居之官為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

則地民少而所徙皆困窮人不能悉土奉國中尉而

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過屬籍不于冠帶不

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第不取種菜不林

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六十始于木服優之諸

儀賓自錫園以上以品為官服而亡奉歲祿以下如

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大跡不

問親下不議上此在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

與也勢日窮則變變則通則久此又不可含置弗觀

悉也是議大足扶而當事者每牽回干因循積葉困頓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冬十月冊馬氏為 皇太孫妃 光祿寺卿馬泉女也 楊

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首黃

世鈇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

江

南

嚴

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

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擬二十字為一世以其字為命各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

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

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

簡靜迪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

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

警惕 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 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為吏部尚書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

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

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

業朕恐未然何遠言至治 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

選才開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鄒幹為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林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

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口珍權戶

部員外郎珍受官難祿上器重之如丘顯揚行之屬

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聖主用人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為吏部尚書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

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

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

業朕恐未然何遠言至治 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

選才開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鄒幹為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林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

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口珍權戶

部員外郎珍受官難祿上器重之如丘顯揚行之屬

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聖主用人

道也。

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朝鮮王李

旦即李成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彬桂蠻平之命濟常州武進縣

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

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忒城遇哈刺兀復

與戰敗之送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

吏部以次擢用

皇明從信錄

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遺之

使分給布種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先是行人司

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

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

事干名教甚為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

上從其言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

麗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慶賀謝恩表箋成

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改六部屬部為清吏司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

別故易其名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

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

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

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

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晦皇曾孫文燦生太孫

皇明從信錄

免收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

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

信為侍讀編修戴冕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

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

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郾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

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

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粮差蠻夷十二月攻破瀾

水尅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

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懾服

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

皇明從信錄 卷一

軍馬提調屯田○頒為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儀禮司為鴻臚寺○諭川陝守邊衛所申嚴私茶出境之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自信蹈為考試官取泰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二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冕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

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樞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

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為藍黨餘皆胡黨戴冕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并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為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皇明從信錄 卷一

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為指揮僉事孚為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

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詞林記云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泰晉二王于何地作旨降為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廢又考文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厥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泰晉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聖祖繼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胡運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

擾藩閩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爾將河橋巡檢司史某被插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蒙其福

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移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

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勅楚王湘王

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一應關支勘合銀作局

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定諸王見東宮

禮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

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村

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眾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

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殯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叛遂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

春為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績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乃公場下機公私通索交至竟不能

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梁統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與之時。朕潛艸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眾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收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鏗卒。

戊寅 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南河南民耕。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為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薨。謚曰恭。○齊恭為兵部尚書。

按泰深木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恭預焉。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恭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國籍。恭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勅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領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兀塞。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

按賈哈刺。摩北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土木。瓦寨。其地峻險。官軍不得進。至是凱用計執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罷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太祖崩。大孫即位。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遂簡王。請莊王慶。請王。皆奔喪。至。元禮。大孫道。太祖諡。哭。問勞。元禮。前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為贊。詠。賜元禮。或曰。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

丙寅 文皇患疾 韓公懋治 又不念請元禮至 謂所用藥口是也 又問 文皇嗜何物 曰生片元禮曰得之矣 投一劑夜暴下 視之皆細蝗也 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 病已復發 卒 太祖怒 遣治王國諸臣 元禮侍曰 臣嘗奉命 煮王王飲 臣藥數矣 對王病毒在膏肓 即復作 不可治 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 諸臣尚書嚴震道病 上令元禮好治之 否且命償一劑 而愈有紀 嗜燒酒 腹痛治之愈 曰十年必復 發發不可治 後十年竟病腹痛 死 王實者 吳中高士 願受元禮方書 元禮索實拜師 事我 我與方書 實不肯 一日請元禮 值他出 有書八册 案上 實神去 元禮歸 驚笑 自失 實不娶 臨終 以書授于 盛啓東 韓叔賜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 遺詔曰 朕受皇天之命 膺大任 於世定禍亂 而偃兵安生民 於市野謹撫馭 以膺天命 三十有一年 憂危積心 日勤不怠 專志有益 於民 奈何起自寒微 無古人之博智 好善惡惡 不及多矣 今年七十有

一筋力衰微 朝夕危懼 慮恐不終 今得萬物自然之理 其奚哀念之有 皇太孫允 效仁明孝友 天下歸心 宜登大位 以勤民政 中外文武 臣僚同心 輔佐 以福吾民 莫祭之儀 一如漢文帝 勿異布告天下 使知朕意 孝陵山川 因其故無改 諸王臨國中 無得至京 王國所在 文武吏士 聽朝廷節制 惟護衛官 軍聽王 諸不在令中者 推此令從事

皇明王 臨曰 帝性神武 明達睿智 有大度 始渡江時 羣雄多淫 酒肆 散自驕 為誇 帝獨克已 下人 旁求俊傑 華以賓禮 聽受其善 晝夜忘倦 勤於論議 西鼓即與未明 而朝日 易始 罷稍聞 即與諸儒 講論 經史 聽政 至昏 乃還 官隆 寒暑 未嘗少變 體或不 亦強 不替 凡有陳論 無問卑賤 皆令 引見 四夷 有小警 終夕 不安 寢思 彈慮 之宜 節于 自奉 非 變 羣 臣 不特 設 虛 假 功 業 益崇 愈 尚 儉 朴 謹 于 禮 度 對 羣 臣 必 正 衣 冠 漢 吳 之 威 將

拜大將以慰其勞 其調論 羣臣 徵引 古道 出言 成文 動協 典詰 自為 詔勅 頃刻 即成 思如 宿構 用兵 料敵 機變 如 神 成 算 所 投 無 不 克 捷 諸 將 奉 命 成 功 不 吝 官 賞 天 地 嚴 于 禮 祀 乘 主 藥 二 敬 畏 若 神 降 臨 誠 心 愛 民 尤 矜 貧 弱 語 及 孫 稽 艱 難 每 為 涕 泣 凡 大 姓 兼 并 官 僚 貪 濫 亦 惡 疾 之 犯 者 必 置 諸 法 崇 尚 教 化 稅 綱 禮 樂 制 度 事 物 防 範 靡 不 備 具 煥 然 可 述 春 秋 已 高 彌 勤 為 治 節 儉 用 陶 瓦 鳴 呼 其 謂 聖 神 之 極 矣

謝 鐸 曰 我 朝 度 越 歷 代 五 事 一 攘 克 夷 狄 以 收 復 諸 夏 二 崇 基 南 服 而 統 一 天 下 三 威 加 勝 國 而 鋒 刃 不 交 四 躬 自 創 業 而 臨 馭 最 久 五 申 明 祖 訓 而 家 法 最 嚴 鄭 曉 曰 帝 本 天 縱 之 資 降 迹 田 里 見 元 政 凌 夷 蒙 傑 並 起 恣 為 殘 虐 天 下 大 亂 憫 焉 傷 之 不 得 已 起 義 兵 即 徐 法 令 明 約 束 粉 以 寧 輯 為 事 所 至 安 堵 十 餘 年 間 盜 賊 寇 寇 平 一 天 下 雖 曰 大 命 人 歸 亦 神 武 不 殺 之 所 致 也 即 位 之 初 制 作 禮 樂 修 明 典 章 與 摩 廢 隆 定 郊 祀 建 學 校 崇 儒 術 育 賢 才 罷 黜 異 端 表 章 經 籍 謹 宮 壺 之 政 嚴 官 寺 之 防 杜 威 里 之 誦 正 神 鬼 之 號 嚴 祭 祀 之 典

皇明神信錄

聖 祖 神 宗 推 曆 數 審 法 度 論 兵 戎 斥 後 廢 絕 逆 幸 却 異 味 辭 辭 瑞 推 撫 四 夷 恩 威 浹 洽 洽 味 爽 臨 朝 日 晏 忘 食 虛 心 清 問 從 善 如 流 神 謀 睿 斷 照 見 萬 里 上 初 不 識 書 每 退 朝 暇 延 接 儒 士 講 論 經 典 又 取 古 帝 王 嘉 言 善 行 書 之 殿 廡 出 入 省 視 凡 詔 諭 命 令 揮 筆 立 就 或 命 侍 臣 立 榻 下 操 觚 授 詞 混 泥 于 言 皆 淳 雅 高 簡 洞 達 物 情 咸 諭 有 成 書 足 法 萬 世 至 于 罷 獻 任 禮 亡 國 尊 高 年 與 孝 弟 勸 農 桑 蠶 通 貢 旌 廉 能 斥 貪 黜 推 奸 佞 佑 善 良 寬 仁 愛 人 專 務 德 化 三 十 餘 年 吏 靖 民 安 海 內 殷 富 功 德 文 章 巍 然 煥 然 迺 古 遠 矣 廣 州 志 黃 太 史 佐 曰 國 初 馭 下 多 從 重 典 潘 臬 守 令 稍 有 賦 罪 懷 印 未 煖 即 逮 之 去 非 遠 戾 剛 門 議 其 有 異 政 者 不 決 刑 已 位 朱 紫 矣 以 故 居 職 端 端 惟 恐 不 能 奉 法 恤 民 以 希 榮 祿 由 中 途 外 百 職 廢 舉 龍 飛 紀 略 載 云 帝 嚴 丁 吏 治 凡 有 貪 酷 縣 令 許 里 老 解 赴 京 師 剝 皮 問 罪 每 年 各 州 縣 選 有 德 行 里 老 二 人 赴 京 陳 說 政 務 或 庶 民 受 害 許 赴 御 前 陳 訴 官 職 至 十 六 兩 以 上 者 梟 首 示 衆 仍 剝 皮 貫 草 以 為 將 來 之 戒 于 兩 州 縣 衛 所 之 左 特 立 一 廟 以 祀 土 地 為 剝 皮 之 場 若

日皮場廟十公座備符一制皮貫
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延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
惡無微而不誅有為老人怕做人材詐為疾愚不識字
以冀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人為御
史慮事累及詐以它尸作已名而陳陳相埋而潛遁去
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以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疎涉獵儒書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
典歸老太舍與福壽寺嘗記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
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驚
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南過犯輕則充軍
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虧天下士大夫
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
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
好事來至頭來全無一毫辜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
天下士大夫狐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
之說固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 朝廷則確論
也省之能
無愧乎

論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願之間豪傑影附民皇
克攻取 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眾以與百姓請
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靖浙江三征而開海幸從西
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燕趙朔
漠掃清關隴底定南臺北郭東夷西寇海外之邦莫不
望風奉朔拜伏關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
托正位之後夜收關治綱舉目張文物一新百餘廟以
及諸神之配禮文咸秩有赫其德則祀事嚴矣 御極
之初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小定矣求建諸子列封
功臣則大分昭矣其戎之衆自京師迤邐郡府悉皆設衛
有事則 詔大帥佩將印凱旋則上章綬歸士卒而軍
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中禁之嚴實
効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惠鮮小民惟恐夫
所乘點之徒刑不少貸而冠服有別育材有訓則民志
定矣官中不敢稍外政外戚亦循理畏法不敢恃寵以
病民闕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勵
忠節正禮儀之失去海岳之封過仰受成算而已詹同
之序大明曆日有日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

子之

晉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
有統其善言 聖治而揚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被髮哭踊哀動
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做金縢遺制前朝後殿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
御者即以香湯洒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罷于西直
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
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太祖
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眾 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
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嚙壺溺罷之屬靡不手提
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無不起蓋終夕未
嘗交睫也 太孫素豐腴至是衰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
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
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喞喞然有
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証稱 太孫奉 太祖靈輿后父呂
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
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
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論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願之間豪傑影附民皇
克攻取 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眾以與百姓請
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靖浙江三征而開海幸從西
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燕趙朔
漠掃清關隴底定南臺北郭東夷西寇海外之邦莫不
望風奉朔拜伏關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
托正位之後夜收關治綱舉目張文物一新百餘廟以
及諸神之配禮文咸秩有赫其德則祀事嚴矣 御極
之初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小定矣求建諸子列封
功臣則大分昭矣其戎之衆自京師迤邐郡府悉皆設衛
有事則 詔大帥佩將印凱旋則上章綬歸士卒而軍
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中禁之嚴實
効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惠鮮小民惟恐夫
所乘點之徒刑不少貸而冠服有別育材有訓則民志
定矣官中不敢稍外政外戚亦循理畏法不敢恃寵以
病民闕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勵
忠節正禮儀之失去海岳之封過仰受成算而已詹同
之序大明曆日有日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

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帝諱允枚。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已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帝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册立為皇太子。太孫生而慈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于方懿文之病。痛楚號呼。時太孫年一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闕。楚聲即惶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周市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呼侍醫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如禮。不樂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其統

三則從信錄 卷十

差滿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加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映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奉。祭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除情須自致。三第皆幼。躬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守禮。諱懇有加。太祖每開輒甚。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讓。本一身。太孫遂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太孫亦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嘗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帝聽政。每震怒。輒誅夷。狼籍。一日。退朝。怒積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平矣。汝能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于叔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候服一條。其情而戲之。太孫未之信也。拘都里婢僕。及原孫。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症。痛醫誤認為寒。藥中替按。附

子。至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太祖嘗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歸。而止。明朕無憂矣。一日。遇者獲強盜七人。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解其盜首。一曰。真盜。之果孫主人之。偶出庄上。而側客皆盜。是夜正謀劫。尚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歎曰。火獄者。不可不讀。烟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歎曰。火獄者。不可不讀。書故。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附錄。或曰。太孫頂願。頗偏。太祖撫之日。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與之侍側。太祖命求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釣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搗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雙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木得團圓。影落江河。皆非吉兆也。

是日葬孝陵。授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朱驚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際矣。父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棄之日。而弗克躬臨。且葬其誰能忍之。不勝忿念。生心。固然。易足怪乎。當是時。海宇未波。室構方晏。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父喪。以爲利。起干戈于若塊之間。何虞之謹也。明示以猜。而欲人之無猜。得乎。齊黃短謀。已見崖累。加以方正學之迂。日其烈。而化而。不親人。臣大義。無罪不贖。耳。犬以也。特其烈。而化而。不親人。臣大義。無罪不贖。耳。犬以也。又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兄不齊。喪其何以令勅。符勅。端重。猜疑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文皇先來。亦可止也。其不奉詔。亦非可止也。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為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眾議。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衽。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啟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皇太后太常卿門金川時遣人送太后至逝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火起依徐王先燬居焉亡何遷居太子陵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詳朝野編

朱登曰。世取民代有權局。紹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是失局也。建文上志切養民而所為多戾。四

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更官。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目新。雖以干戈。佳物。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博曰。果不謂。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樂此紛紛乎。是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殘于多。復于元。重以中官出使。道路騁驛。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瑄。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如太祖欲用義。起陞兵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進太學。選入禁。監。授戶部主事。有劾。除。中。為。思。欲。昭。之。太祖。奔。到。邸。中。于。市。建。文。即。命。逾。月。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深。水。人。受。顯。命。輔。皇。太。孫。

明從信錄 卷上

時著王皆尊。權重。兵。專。制。泰。欲。制。之。意。露。詔。中。諸。王。不。當。謂。此。省。前。書。陳。問。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人。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任。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備。有。護。兵。纔。足。自。衛。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素。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于。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僱。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受。簡。良。賞。是。冬。移。居。都。察。亦。重。徵。父。老。走。京。乞。留。屢。疏。終。不。許。勉。游。都。即。葬。耶。微。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徵。人。各。為。太。守。山。復。姓。陳。除。其。第。彥。困。成。稱。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

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太祖見之曰此壯士也當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其同郡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也其本亦尤難如子房之高祖能用其才者也實誼之于文流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祭其可行而不察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實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見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淫淫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復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如夏封建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惠此君子之世也

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為國子監博士按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為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權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為河南參議留備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誣誤免官與教漢南至滇關心訓

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楚賢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願老堂三字及孫几玉賜各一倫上表稱謝紳先翰林待制律之子也律使雲南為元寧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毅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復亦歿紳笑哭憂患中徐理生業而徐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元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致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里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時寒義居吏部與時浮沉紳以書責之

廢周王橈為庶人人有告王與燕相代岷四府通謀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

隆即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閣官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為護衛

宋鷲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叛微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深建王父寵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辭不可過也歸周王已事帝不能就就低慎于法叛謀未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逼一王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離離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夫抵齊黃計蹀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法言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悞可謂盡天意耶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為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按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所謂朝天女戶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

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道衍長洲姚廣孝也初視廢為相城妙智卷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昔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憶憶年來戰血乾烟花猶

自中湖殘五州山通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
朝通鐵鏡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
青眼倦看其黨宗其見其孫瞻高吟笑之曰此劉蕡子
語耶斯道斯道汝海南朝矣武而宗勳舉道行往燕住
爾能上平廣孝孝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禁出太平錢
五啓王自祝連櫛之暇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
此日和尚勿謬說道行乘然而退也日實告之道衍進
言觀合因薦相謝表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
遇其相之曰寧馨神和尚乃爾耶言三影影白形如
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則矣丁召道衍至燕使人與飲
千酒肆 玉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一見則趨拜
王前其為他日太平天子 王大喜館供于道衍僧
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
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
猶或謀爾汝 王前王弗之責
也瑣雜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第裝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師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 五年不
歸首言令師首孝養他日出仕庶諳忠君先是 上聞
吳尤善因吉祭酒考次優列賜歸省士林相矜以為太
學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 ○茹常免張統為

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
政諫雲南 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張統富平人
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
令條格祠祀公廩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其民
爭從遠適莫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重
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
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與
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平天下十
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爲吏部尚
書滇人如失艾期時朝廷更化務求隱逸才尤異

安統試統識鑒精明振抑授官量
才授任士大夫有學冠之譽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入世
慕之至是廷臣以各儒薦授教授時年三十六未任
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
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 ○命何福爲征虜將軍
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 ○長星西隕有

聲如雷 ○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英感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
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
幸四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克征南將軍師

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
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
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
差 ○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謫前監察御史解

縉爲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權

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

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

位以來
一惟切

又欲使
送于無
心之尤
版下日

遂謫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職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昂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關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也。帝領之。乃擢用昂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純為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十二月辛丑朔。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為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

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為副都御

史。
按有年。廬陵人。從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為御史。學行著聞。蘇官養母。并旨請通州。讀書不憚。得儀經十八篇。下州故案上之。詔藏秘閣。上起有年。從中韓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謫雲南。召入。力言諸藩當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遽誅。計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為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皇朝通志

卷一

三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卷十一

已卯建文元年

舊為洪武三十一年 永樂初革舊曆中後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 上御

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已卯出舍皇邸尚

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脫烏登 大祀殿秉圭奠瓚

與俯拜跪如禮味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

郊祀頌 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

智詣闕思○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異志翰林侍

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

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甸

長官司吏日程本立等纂修官

按廖昇襄陽人洪武中以學行知名與方孝孺于紳輩

友善有史才明達預氣善著諸難事多據實開非其獲龍

澤遂與家人樹款自經死胡下昭字仲常一名子詔大

足人性介富經術自蜀人翰林檢討累進刑部左侍

郎四年死難臨刑有兩問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

鄉之句父復初城郭各年八十餘并子五人皆滿成正

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其弟胡子義以存髮起陸余

事聞兄死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自全于

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子數日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

二子當免于難荒棄去莫知所終葉惠仲臨海人與兄

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以知縣充史官充考試陞

經秀才歷泰周晉長史諱馬龍它郎甸從一僕起官

軍騎入百夷論逆者歸命奏討入京留修實錄陞翰林

學士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使

尋末至聞變恍惚終夕所著有異隱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

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為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

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獻左僉都

御史景倩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劉燕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于忠微執

酒相之宴與白曰弟忠而方五大身短氣淺張昂而方

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倩身矮聲雄耿獻額

骨相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獻長與侯長于當率

兵攻永平革命曰獻死景倩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

七年進士性慧調儻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私書約一有

遺一其約其人遠孤之國師備說曰某私爾耳爾之

子珍祕大甚故相戲耳又備起來時淨化一女為妖所

憑情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倩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

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練諸人盡死而倩獨委蛇侍

朝人疾之一日早朝倩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

座甚急 文皇因疑倩又見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

詰之日我忍不死為此不成天也毒焉不已挾其齒

血御衣 文皇大怒命劓其肉肉盡罵已足後精

與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拊歎埋齒贖民鬻子減田租

皇考既諡懿文帝帝諡允效又皇子生復命文全識者
口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收建文年號
王聞之謂胡乃重復至是使臣民遍呼年
與諱同無乃不辭乎小子且見其欺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王為公王

儀賓耿璿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

鎮守甘肅

按璿亦長與侯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譽父北征璿
勸直揭非平疾被之已聞戰數敗快快抱病對公王泣
上遜去璿益稱疾杜門不出竟坐罪
死公王仍降為郡王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衛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為霍丘學訓導
人見 帝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
用從信錄 卷十一

皇喜權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遣吏是
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
挫折之不為動靖難師入京是修即遺書別友人解帶
揚土奇等且付後車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贊繫
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 文皇繼統陳洪言是
修不順天命請加追錄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
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廉澹其學自經史下至醫卜釋
不充為文敏贖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
網常誌範通言家訓笏筭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
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
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胡亥者覽初胡廣
幼攻解籍揚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它
日士奇為是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就傳而翁聞者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
久長之術六卿卑子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為一品國

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
使知事土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
更定

特選

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辭
歸養親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以
言事論學州訓導上詔言事多未用陞武選丞修學政
課農桑有治績賜璽書靖難後坐坐事罷歸杜門不出
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薦亨老學堪
師表守自造朝辭甚懇 帝曰供生九十尚傳經八十
為教官何不可尚書郭璉曰老者安之朝廷
豈少此一入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有二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
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

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
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
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

非父子耶 上默然

鳳韶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劾藩王入覲失君
臣禮請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
憤詞襟上曰予牛虛陵忠節之邦素負剛硬之強請書
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縉衣即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合
易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 公望曰我死勿
易衣遂自縊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 卓敬字惟恭瑞
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髮必為
名卿惜我血不華也嘗讀書夜歸失道得一鬼伴馮之
歸比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
事中時諸王多僭擬乘間言之 上曰爾言是朕慮
不及此因以為宗人經歷建文時密奏事獲 文皇解
位責敬不奉迎乘輿駭厲聲不遜 文皇特憐重之繁

之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數日變起家謂
無經畫敵死有餘罪經日如生神色凜然文皇帝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服其識也不獨以節後
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語之日忠貞敬立朝抗愾矣安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
究達所著詩文五十卷率峭拔磊落

草松番衛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 上齊戒往監獻拜跪禮如廟御

燹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樓璉為翰

林侍書

璉字士選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監田知縣擢
廣東道監察御史論成雲南至是召入 文皇帝命孝孺
草詔不可改命璉強受之請而懇問妻子問曰得無
傷先生耶璉愧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乘一
衣

勅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璠左僉都

御史

按璠山東諸縣人官僉都
御史清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
也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借往 文皇曰往哉

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彼將先備

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

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

祖殿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

父子得聚其後增難兵起高煦宣力為多 上悔不用輝

祖之言○博士黃彥清閑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
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
良久遇旬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
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
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
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
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
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
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

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為已過愈見盛德

遣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
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為心腹辭連昱及

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為民
璉降為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朱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
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練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

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
耿獻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昂謝貴則密伺動定約期俱發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鑑衣指揮使有功已死難于謙成死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探使巡行天下問民間

疾苦賞廉平吏黜貪暴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

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為之備

按昭山西人後掌平燕布政事請難兵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

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

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昭難兵前上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

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詳其入朝彼既欲申大

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遠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

若若沉吟不勝恐禍至無日退無據難求為月使布

皇明從信錄卷一

當陞大呼曰有奏讀在可覆也檢有之曰火燒原早從

北平行部主事後生呂震証死昌隆大和

四月湘王栢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兼殘虐殺

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

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栢為庶

人○幽代王桂岷王棟于其國並廢為庶人

翰林修撰

按德委奉化人與萬黃同查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徵數

言歌曹諸將失律懷二心暗難後縛至不屈死王叔英

資治八策皆援古證今可凡行事請難兵逼江干叔英

奉詔乘兵至廣德聞變會齊泰亦奔至相抱痛哭期後

舉已而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誓絕命詞裕中自溢于

玄妙觀之銀木樹有屬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倫之句

其素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懸干

後世墓在福山麓嘉靖中編修御史益謫判廣德祠祀

叔英妻金素獄死女二同赴井死有貞烈祠叔英所著

學集

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

能效職諒開平王甥壯勇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

皇因託疾佯狂走卧久之被讓遂稱病大暑圍爐握頭曰

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逢辰告昂貴曰殿

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

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

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成之

先是文皇稱疾不出每間偕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

遣逮官屬又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

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女所能執也不如轉

禍為福信因請見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

有專當以告臣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

密勅在此當就執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

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文皇不憚道衍

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陣

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曷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

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文皇急呼護衛

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禽貴曷。餘無能為

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

令內官召貴曷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文

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曷不深虞。果入。為

壯士縛。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

曰水出不堪。取力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梓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

皆斬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

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

聽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

按余達辰。字彥章。宣城人。兵起之日。泣諫以死。彭二兒謝貴殺急。跨馬大呼。集兵得千人。將入攻。會府中健卒

殺二。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

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瑛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

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

權布政司吏友直為本司右叅議。戍卒金忠為燕府紀善。

按金忠與相士袁洪同縣。忠當戍薊州。不樂行。洪見曰此尚書骨法。當大貴。登舟仰順境矣。忠精于卜。至燕。擊

召入以起義命。忠卜之。大吉。遂署。善侍帷幄。用其謀策。後為兵部尚書。

燕王誓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

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

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

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

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

恭黃子澄。

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安。不幸

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畜禍心。恣讒奢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擄梓柏

荆根。五弟不教。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愈過未聞。不執。執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十一。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

心尚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奸臣既

危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藩楚刺。燕備極苦。毒迫直。臣謀不軌。遂分。未。謝貴。張

芳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于街衢。銜。鼓。宣。于遠。遇圍守。臣府。周。嚴。密。小。大。察。察。如。臨。湯。火。已。而。護。衛

人。執。貴。曷。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辨。誦。無。詆。猶。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

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警。代。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

明。奮。雷。霆。之。震。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恤。愚。憊。惟。陛。下。念。之

親。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已。暗。結。深。怨。恐。陛。下。未。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已。暗。結。深。怨。恐。陛。下。未。除。之。伏

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

江北蝗有司請督捕。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

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宥。司其救疑。猷捐通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居庸破。瑛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方戰。疾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瑛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瑛守居庸。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瑛。方部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瑛軍敗走。遂拔居庸。于是瑛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很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府所殺。宜為報仇。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先鋒。衆遂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忘衆列陣未成。王麾帥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厠。搜獲之。并禽俞瑛。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匹。餘

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

按懷來之戰。奉先登多斬獲。中流矢。衰血。力戰。奮平陷陣。死。陳質守大同。有威名。歷都督。同知。嘗發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大。同。革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葵、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劉真。陳亨。卜萬。朱繼。四人統之。真性異。不。斷。而亨有二心。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用反間計。詐書。貶萬。盛稱萬。致亨召所獲。卒放歸。投萬。置書木中。厚賞之。而及故。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

賞心。懷不平。比至寧。發。員亨。送執萬。萬極辨。不能白。竟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審忠為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

六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太黃。千澗。許。畫。帝惟召學士。韓詩。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筆。翰。而已。○耿炳文。陳人。君。用。之。子。守。遼。東。稱。老。將。善。戰。北。征。南。至。真。定。竟。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上。意。勅。之。基。卒。國

除。○李。素。武。涉。人。以。父。英。國。公。故。尚。高。麗。第。七。女。大。名。心。王。素。負。才。勇。非。從。與。燕。將。丘。福。義。互。勝。負。封。濠。城。侯。給。參。已。而。敗。于。泮。沱。河。中。樂。被。擒。文。皇。命。城。送。北。平。道。卒。子。莊。嗣。永。樂。中。除。○吳。傑。監。國。威。襄。公。子。援。真。定。失。律。謫。南。寧。衛。指揮。○吳。高。嗣。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女。承。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永。樂。召。守。大。同。被。趙。輝

兵。女。承。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永。樂。召。守。大。同。被。趙。輝

張玉譚淵四子浦浦戰敗降附鎮守山東元年從江以
陳瑛劾怨望削爵暴卒○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
福征百夷有功已而兵潰滄州被執遣至北平仍其官
暴卒○齊忠后死難○平安滄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
兵安力舉數百斤善戰靈壁之敗被執以為北平都司
進都督僉事七年文皇忽
問安乃尚無恙安懸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誠北征諸將士曰咎蕭繹舉
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

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何如燕之負殺叔父名

朱鸞曰是與亡一大機也內兵心思文皇膽張此
而彼堅又何侯接戰視勝負哉河戰後文皇直抵京
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教之也真宋襄
之仁義也讀史至此啞然失笑當時在廷諸臣不出一
言相難何如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赦程

濟出獄擢為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征

按濟朝邑人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功濟一夜在祭碑
人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推之遂止曰為我錄
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免斷處得免上出
亡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僧入為上薙髮從
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上至南京莫知
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刑部名節濟奸術數辨曰願
為忠臣濟曰願為智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

布政司為燕所據故也○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

士謚文節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謚自
禕始以其子紳為之請也

徵雲南兵○已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千丁靖難兵入雄縣

降鄭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幸西靖難兵逼真定耿炳

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審忠都督顧成指

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

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楊松率銳鋒九千

進據雄縣約忠為殿壬子中秋夕文皇度松等夜飲不

進據雄縣約忠為殿壬子中秋夕文皇度松等夜飲不

忠來援松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

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并失鄭州文皇曰炳文在真定

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其

部將張保降燕言狀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被縛脫還

又言雄鄭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併力

以禦炳文全無主見遠用保言移營壬戌文皇遣將攻破其東南

炳文出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審忠及都督顧成河

托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

無算遺馬甲鎗重亦無算○吳傑率師來援真定失律兵

潰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文稱

老將善戰至是敗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

老將善戰至是敗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

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宋忠敗遠通震怒谷王乃偕妃妾遁歸劉璟隨谷王
來京獻計十六策上命贊畫李景隆軍中璟初嘗至臨
口可獲處璟不致不讓不可讓處璟不致讓也己贊景
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按牛渡廣濟河被水肯至走
良御製趾散行三十里遇其子預翼上馬還家委疾二
不起遂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速

不得一介之下詔獄欲髮自經死法官希有緣生其家
博經史究極韜畧握奇諸書洪武中召見上喜曰真
伯溫兒以為閣門使曰欲汝日夕左右會封谷王諸大
臣忌璟推璟忠勇才畧授長史并勅提調肅遠慶寧燕
趙六三府事嘉靖中學憲萬湖首其像祀亭文成祠○
石梁平定州人為寧府長史其兵起擢獨計倫禦已見
發使左遷長洲知縣縣管府長史會上徵晉兵鍾力主
察赴後文皇械繫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
所白書贊曰忠孝

召遼王植徙荆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巡邊
與寧王相得甚歡其兵起齊泰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
憂求解勝若不知詔削者寧王喜靖難兵遂趨大寧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不報

青界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太祖之遺體
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驅殺彼雖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也臣每念至此未
嘗不流涕也此皆聖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
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王被廢
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戢則禍必烈是
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
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汗將
不效謀士不効力使中原無幸赤子困于道路追于
轉輸命不聊生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觀之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諱之而不斷跡
者積之而不堅疎者理也陛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為不
齊王之囚封相王之墓遠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
俾其不命世元持善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
恩如是天下
不勝幸甚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獻揚文師遼兵圍永平○景隆
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替軍務時景隆乘傳至
德州收集炳文餘眾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鉉
飛芻輓粟水陸並進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營
梁暨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饒伎刻自用苟克任事以數
十萬眾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
敢至今須往接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
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
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誘之至
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
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援

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援

承平吳高退保山海關復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
寬叛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飯襲貞降燕吳高
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
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知還
師徐圖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
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援城之日撫安家屬
則松亭之眾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
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
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之貞悔
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

降燕
按宋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圍方戰多
斬殺既而不支死之上聞之加郵典文王檄中所謂
峻還萬取
者即鑑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燕王駢師于城外遂
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所請甚切寧王為之
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弁
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
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成卒皆從大寧城為之一空靖難兵
自此愈盛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
後大寧奔與塚顏諸虜其行都司隸于保定而京師東北

遂失一藩籬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
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
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為戰非受命
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
拒守甚力世子嚴蕭部署選勇士夜絕城砍營南軍擾亂
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
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
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
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

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
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
寧歸附之眾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
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隨指者甚
眾燕王謀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眾吾不勞
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
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
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
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

燕諸軍始聞景隆走妻奔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燕諸將稱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輦而
殿下不從廢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
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
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書曰臣叨奉宗藩見惡於世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
三月未蒙垂察累發大兵討賊不已禍開朝廷論臣有
不跳之事入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南
顧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謂臣此好
降王教練軍士過數不拘此好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
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謂臣此好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
兵從王於所部軍糧選內用開奏直謂御前願降諸檄

此好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親屬德宗本洪武中
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處給衣糧備房此好
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衛上食于府中
日夕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此好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
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備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置其嚴
訓兵衛衛凡王府守禦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衛
也其七謂臣宮室修飾此好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
因元之舊非臣借越此好臣枉臣八也其九謂臣第
子高顯過涿州擄晉驛官此好臣枉臣九也其十謂臣
為臣不軌之迹竟置已其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好臣
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
於屬最親好臣若得許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
欲其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獨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
也遂令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香相帳王府已去獨臣
未去臣去則諸王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
削其護衛衛諸人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
臣愚誠恐宗社大計斷然不
惑去此好惡臣某頓首頓首

十二月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

宗叛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燕王知其銳意後舉曰我
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
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荆關攻廣昌○河北指揮使張
倫等結盟報國

按張倫負氣節善觀古忠義襄感薊州馬宣曾濟等起
兵攻北平不克死發憤因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為兵部尚

書

按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起居在伯尚之子初從竹
莊先生游命賦水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噴春
雷蔭蔭長器之廷對言今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
舉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則切無忌諱高帝

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內觀力行喪禮已復補翰林至
御史大夫景隆召還子寧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
責國奸臣備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周
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革命日子寧被縛至
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誅姻戚坐成
邊者百五十一人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
西學憲李夢陽為金川書
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世

加景隆太子太師

景隆敗子登曲為隱謀上不盡聞且云將圖
大出故有是命兼賜照書金幣珍寵招英等

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置聖訓其中以前父丹
書之旨夏書宮室聲色之戒命方孝孺製銘○選募謀勇
士以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為所鎮撫

按本中牟人精通法術王無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
 濤洋一軍無跡王駭問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
 帝持三十斤鐵棒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
 亦云屢矣取炳文表字喪士二十萬于燕地日喪師加刑
 無數臣下若此焉望收功乎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
 監軍表馳直趨則可免生民于塗炭不能用本孤軍獨
 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
 平挫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日本有才畧不得究用
 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葬之○周拱元沅州人熟諳
 兵書善占候信手唇沅蠻皆從征引步兵防餉有功不
 知所

獲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魏願使燕拔忠膽陳禮義曉
 諭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 燕國大王不報

按魏建州人孝廉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
 七年進差尋授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上疏懇荒田神
 末技慎選舉惟名各各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
 稱旨謫貴州關索嶺許臣代役上即位初知州王欽
 應詔辟魏上書內一故云今日藩封過後親王多驕逸
 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文恐傷親
 親之誼事屬難處詎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于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妄心真裁制諸
 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冕錯削奪之策行王父擬推
 恩之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河間下詔發帑
 驛遠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勸懲合親王皆
 大廟明治其罪而廢處之焉有不除服者哉惟 皇上
 覽察焉 上奇之不能用命宗隆軍已使燕景隆兵
 敗自投南歸後京城被圍死於城下時有言不危者仕
 建文死義第宜成海南子孺兒在軍頂兒監候職
 次家屬男婦十三名或曰不危仰高巍字非是
 以錢芹為行軍署斷事茅大芳為副都御史葉砥為翰林
 院編修

貧亦可
 免死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督府椽從中
 山王出沙漠解職閉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公善虛懷請
 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土事善為戶
 部司務事從大將軍浴議軍事多所斷畫入奏道病卒
 猶條兵事上執政事與縣之黃山○大芳大興人博學
 能詩文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大興人博學
 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府長
 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那資甚寵大芳感激頗其堂曰
 希董方孝孺稱大芳志意偉然不允不語深有所得于
 正誼明道之旨在都院嘗道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清
 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敢
 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蕭不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我
 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月八日死之三並論
 死二孫死獄中○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進士
 除定襄縣丞坐累謫京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砥游元
 年求賢砥以史才召修國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
 書數條難事多微詞被逮藉其家惟
 罷齊泰黃子澄仍留京師以 文皇再上書請
 誅兩人始罷兵也

朱魯曰罷齊黃足彈靖難耶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
 二人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其心焉可也如漢景帝
 斬錯東市亦可也各逐而實留之謂國體何度 文皇
 有心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不逐亦來又安取罷二
 人以示朝廷怯乎此兩人實難亂非能賢
 也陽逐陰留旋還幾見如此而國不亡者
 庚辰建文二年 奮為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
 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逼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等知貢舉
 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達
 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彛同考試官御史
 王度俞吉士監試

汝黃觀貴池人... 皇來索齊黃... 且皆諸郡勤王... 急擄二女并... 至李陽河開... 令舟人急鉤... 冤之對干... 忠歸善人... 度密陳便宜... 詔均江浙賦... 不均民不可... 以懲一時頑...

各處起科... 湖廣左叅議... 景隆遣燕書... 燕王自居庸... 書北平請息... 三月策試禮... 賢等進士及... 采楊泮授編... 皆知名名士... 且日胡豈可...

科給事言江... 左輔楊鼎... 我未知所... 國士風能... 才不足定... 晚矣幸儒... 泣以死自... 書召致... 難後奸... 鐵已放... 希直千... 求鐵屍... 文深早... 慮乃教... 諫封... 諸武弁... 朱鷺... 是時左... 修詒... 學恬武... 者無慮... 都督... 不其... 人主... 四月朔李...

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
京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瞿能通淵勝聚力戰
久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按是月辛丑燕王率眾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
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郭英胡濙等自真
定發營保定期會于白溝河燕王進至固安謂允福
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眾郭英老邁退縮
乎安復而自川胡濙驕縱不法英深懼而無斷數于首
匪法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眾耳然眾不嘩也人眾
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
不相應徒多無益也况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
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眾非不多兵甲非
不利遂之即敗至今竟視覩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
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糧
餉雖富適足為吾之資耳爾等但林馬驍兵聽吾指揮
舉之如拾地芥又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守戒是日燕
軍渡王馬河駐營于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王坐矣床待旦已未燕兵渡白溝平安伏精兵萬騎逆
擊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寒安曉勇善戰互
有勝負燕慶却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瞭安收兵還營
時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應營自滿河藏
大器一粟蜂蟻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後與燕兵大
戰燕王從三騎殿後逃失道下馬伏地視
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急卒渡河而北
庚申燕王率眾渡河胡觀三百放箭燕後軍房寬狼
狽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
狽于合 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
諸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燕賊斬首萬餘級遂
後應起日敵網出治後矣急馳明池之戰甚力左右日
彼眾吾寡奈何宜退能王軍可以弁力景隆等四噪益
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眾燕王三易馬三被刺
持劍奮擊劍又缺折胡觀等皆能幾及之燕王急上
跳登高處伴鹿觀若胡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
照王速率眾馳入陣陣動會旋風忽起折我大將

于隆

軍大乳崩声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而通淵勝聚等皆
死 燕王因命乘風縱火掃諸營諸河首于堤郭英等
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弁器械幅高薄諸將殺
死者二十餘萬人燕王又追至月橋橋下十餘里入景
隆軍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中 上遣中官賜書谷
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沉諸江夏四月復賜之
至是復書為燕軍所奪景隆素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
數譏者以為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茶
命帥師來戰獨得全軍以還 上
陳連日景隆與一趙括 文皇方幸其來而于澄乃中
敵人之所率烏在其為謀國雖然于澄之訣天將以成
我 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造雖智者失
其謀勇者失其力而况于澄景隆之流乎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人德州轉掠濟陽孺學教諭王
省死之

義育

燕兵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歸生明倫堂伐鼓集諸生
日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
王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女靜適即墨周簿開靖難兵入濟
陽父必成前領遣人求父還骸骨得之以歸葬者于
順州襄州亦抗節死賊中者字于敬吉水人其後有漳
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者及名人章命日詔至思賢堅卧
不起迎召其後伍世厚陳應宗林珏劉君默曾廷瑞日
賢請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設誓君位哭拜如禮遂
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
嘉靖中學副郭鏡立祠祀之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觀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
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
禦却之
景隆南奔魏鉉隨之以臨邑感一時城屋室風奔潰方
對酌臨午抗慨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
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亡上京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丁
城 燕王率眾進濟南已郭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攻入
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年作周公輔成王論答鉉請罷兵

辛巳 燕王命其下... 城將破鉉書... 不意鉉壯夫突擊... 鉉王甚憤計無所出... 按盛庸以靖難兵起... 濟南之功封侯... 年累敗歸附... 戶王欲御史陳... 城中故為答論... 之固辭其友... 子以軍旅發身... 上得遺歸年... 九十七而卒

八百媳婦國入貢... 濟南圍急子... 文皇濟南城下... 文皇執詞得濟... 皇明何有... 厚命下獄... 專釋之

八月靖難兵圍濟南... 欽庸等乘勢復德州... 謹身殿為正心殿... 九月阜門成遂改題諸門... 祖訓序曰... 法一字不可改... 宗亦乎... 悉取而紛更... 以致

徵洪武功勳...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 徐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傑... 犄角之勢... 募定乃... 行抵滄州... 百餘人... 降卒三千... 清遠衛卒... 義言息兵... 後文皇出... 賞濟南功... 政使尋陞... 借哭向... 委墮冠之... 平燕將軍... 軍務鉉督... 十一月... 王自循河... 名焚我軍... 其營東昌... 都指揮唐... 具列火器... 退而衝其... 益銳大戰...

時平安吳傑... 犄角之勢... 募定乃... 行抵滄州... 百餘人... 降卒三千... 清遠衛卒... 義言息兵... 後文皇出... 賞濟南功... 政使尋陞... 借哭向... 委墮冠之... 平燕將軍... 軍務鉉督... 十一月... 王自循河... 名焚我軍... 其營東昌... 都指揮唐... 具列火器... 退而衝其... 益銳大戰...

時平安吳傑... 犄角之勢... 募定乃... 行抵滄州... 百餘人... 降卒三千... 清遠衛卒... 義言息兵... 後文皇出... 賞濟南功... 政使尋陞... 借哭向... 委墮冠之... 平燕將軍... 軍務鉉督... 十一月... 王自循河... 名焚我軍... 其營東昌... 都指揮唐... 具列火器... 退而衝其... 益銳大戰...

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奮
 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趨兵追之擊殺無
 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其平
 震動先是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盛備
 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
 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特 帝 禁也 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
 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旣退駐館陶而
 甯遂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
 然燕大喪氣矣○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
 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上林翰林方孝孺等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爲一書以
 效治亂昭鑒戒孝孺首薦愚士名之深以字行山陰人
 負奇好學性孝其父肅爲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宗有文
 名愚士得游公卿間求廉容之肅滿死愚士奉喪歸葬
 求父遺文雖荒蕪辭殘壁累纂不遺爲文蔚瞻長于詩
 達世故曉達卒君子惜之○鄒瑾永豐人洪武末薦
 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紳稱其志篤才敏
 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

皇明從信錄卷十二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辛巳建文三年 舊為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駐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起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進工部尚書冠帶賞誠太祖呼為嚴老實而不名出使龍州修桂林靈渠論兩廣鹽法嘗監軍安南得王帶一金戒指二不欲距夷情也以獻上同事御史經論之太祖怒御史而震直田宅世復其家北兵起督餉齊魯間兵敗後執後復為工部使安南嘗勸建文上選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上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繼于驛亭中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王等涕零如雨自視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張王河南祥符人初為元龍等所誣武初歸附東昌之戰燕王以數千騎隨王而後歸附東昌王亦擊而出王不知王所在燕王入城王亦入城王亦被創而死王哭之極師旋諸將皆待語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親親之際失一良輔吾至今寢不貼席食不下咽憤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待臣曰張王才德當與論靖難功當與一惜其早殺道封榮國公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鷓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

制乃戒勵將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眾言定州

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于收

效况彼軍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

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

出迎戰先來者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

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

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

吾破之○歷城侯駐兵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以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少卿

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敦行太祖征交涼至鄱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來飛騰作靈物問得闕立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繼事上以直諫知各選左補闕進今職數預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予傳道論死傳處或遺女郭奴錄教坊樓墨汚面二十一年釋歸無恙鄉人競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年五十六辛尚處于鄉人私謚曰貞姑嘉靖初邵鏡祠祀闕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歿之

時庸兵營于夾河燕來掠其陣陣旁火車火銃強弩較盾固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即率萬騎薄庸陣終不可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搗中堅庸始揮諸軍莊得等力戰斬燕將譚淵董真保等燕小卻文皇更以勁騎掩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

得疑將楚智被殺不相死之張皂旗者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先登屢有俘敵至死猶執皂旗不仕此軍異之是夕戰酣追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為肉穿營而去將士相顧進疑不發

一矢以... 上有... 無使... 負微... 叔父之名也... 交呈... 互勝負... 少息... 復起... 相持... 忽東... 北風... 大起... 塵埃... 漲天... 沙... 擊面... 軍中... 昏暗... 不辨... 咫尺... 兵人... 呼乘... 風聲... 擊... 大敗... 踴躍... 死者... 無算... 文皇... 追奔... 至... 津... 河... 奮力... 走得... 險... 遂... 還... 保... 德州... 當是... 時... 審... 待... 東... 昌... 之... 捷... 謂... 必... 破... 燕... 擒... 金... 鈕... 冠... 錦... 繡... 衣... 袍... 曰... 破... 北... 平... 張... 遂... 箭... 飲... 至... 是... 盡... 為... 燕... 兵... 所... 獲... 矣...

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軍家橋甲中與靖難兵大戰擒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績

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戰于藁城以績

何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此出真定開庸敗乃還燕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身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安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糧抱嬰兒伴作將出師掩之遂出軍海沱河王聞之大喜夜趨兵

皇明從傳錄

卷之

三

真其王

源河諸將以時日不利王曰向小忌者說大謀還遣騎兵過河上流步卒縮重從下流渡與衝軍遇行藁城餘等列方陣西南王曰方陣四面受敵乃以軍摩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此復自以驍騎衝河說出陣後餘安發火器大弩射復自以驍騎衝河說出陣及玉持安于陣間轉機高數丈登樓見內軍勝大喜慶軍力戰無不一當十王望見安樓車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隨而走餘大風聲屋板木聲軍亂追奔抵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卻指揮鄧誠陳勝洪被執安隸入保真定南兵降于燕者悉得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矣王遣人送所建旗

置非天我

同北平論世子善藏之使後世毋忘

覆着越茶

按白溝夾河定城凡三大戰皆得風助先敗後勝嗚呼漢高以大風而覆圍離水我成祖以大風而覆勝成

功彼欲以力爭天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謫齊恭黃子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詔大理少

野國時虎

皇選之心

法以安文

解其諸兵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之實天推

卿薛崑報之

昔稱臣燕王其謹奏為息兵養民事太子澄誣臣大惡致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歸府庫之財以中臣臣澄忠懇號天高不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全傷悼念此元元赤赤皆皇考所息養而好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燕血成川恭骸蔽野嗚呼究彼實何罪比聞太子澄皆已盡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召還而今眾境倭迫有如無已是好臣之身雖出而好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等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之至誠脈脈可矣而況人乎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懸大名暑雨為冷不戰自罷若諸軍將入山海關欠承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擄北平彼顧果欲歸援我以大軍驅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援之彼奏適至且且與報書往返論月彼心歸而眾議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諸將報燕

皇明從傳錄

卷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刑部論數十言刻印萬紙授諸令散燕軍中歸至燕軍王問米意崇日朝廷言較下且釋甲春即歸師一伏地 王令崇歸海還

陳建曰方黃此策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殊夫以文而彼敵如神明見萬里豈為區區成術所眩自弛其備此舉非其人難矣不兄恃也朕柄文真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眾于此矣然皆以背非其人一敗塗地眾果足恃乎方黃不知整此乃以為抄捷之會始未之思矣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倫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此荷聖明允臣所奏論以饒兵息民而歸歸者十人臣將士守臣躬東不放赴陣而餘等必欲求榮不

臣父之計敢一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
為奸臣所沮輒復此懇無任頓首伏命上覽書歎曰
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何必用兵為
也召孝孺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
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捷書當不遠
耳幸無恙耳言上
然之遂下武勝欽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按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二年間燕國人
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謂岳鄂王墓誓曰苟
愧武毅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眾謂印于
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
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
子欲隊置池旁自投池死良歟妻罪即削薪下戶付遺
囑家人公妾抱幼子往匿某舍事家或曰記之汴商遂
舉火圍室自焚死事聞文皇帝曰死本良分朝廷印信
毀不得從其家下遂言人陳錄私識良事職
為流涕正德中察使梁材學使劉瑞祠祀之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李西燕遣將李遠等南掠濟寧道王申上濟寧以無備
故遠燒城至沛益甚前後燬舟萬頭原報無數濟寧盡
撤去京師大震軍旅仰給徐沛到州皆無有矣言之者
矣壬午都督袁宇率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走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妖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北兵日擾城下燕

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毀屋以炊王遣
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
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王悅清言緩其攻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

江干平村敗績

智勇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櫻其排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
人如靖難師告急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江據
請且曰臣方思之高瞻請與江先行江曰殿下如何兩
處顧得從圍走不定為敵笑耳俄而江臣策成矣王
喜呼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擊燕號二次砲
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則臣死
矣臣若入城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入帶十
砲俟三次砲响之後為敵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謂大
軍繼至安軍必駭散已而
果如其策安敗走還真定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高煦及三都王不睦于世子內臣黃儼附之孝孺言于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問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
王非而我餉道通事乃可開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
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押安俱致玉所三都王儼
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
善太孫語未竟書至高煦速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

等約湖進攻北平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限僧
道出入五里

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

定總兵遣都指揮章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巳燕兵圍
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真定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

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王泚兵出英
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俱被執房昭

事者可憐
無忍于本
矣于于本
難生死之
雖然帶更
難若若走
道亦而拜
之

縣顏伯瓌及至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歿之
伯瓌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知浦北兵所
過皆稱附瓌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兵駐沙河
轉攻浦伯瓌令弟瓌次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于瓌
弗克盡矣北兵入城瓌迎降瓌帶升堂南拜瓌哭曰
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
刺死先悉葬之南關外珥走告兄之友安壘為傳其事
唐子清得民愛黃謙果敢能戡下兵入被執俱不屈而
死正統中御史彭勛為瓌起墳并立祠又有獻縣令向
村者慈谿人遷慈谿之學篤行能養洪武中應訪材知
獻時兵荒後村闕荆榛發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獻
當兵禍村以忠義鼓漢士民力不足供取
後以死民哀而葬之墓塔間祀村鄉賢

二月內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更定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一

尚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為先
鋒追躡之王辰燕王至渦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
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
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恕字本忠仙居人善詩書畫性廉介蕭然斗室日與學
徒講論風高一時宰波知府禮聘為昌因訓導陞蕭縣
民受教之燕破蕭之後焉
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焉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餘里
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昇戰斬王真
燕王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燕王見失兩將兵兩

與世之三
天加德

鄒力自督戰安操長鎗追及之忽馬蹶不前燕將王
躍馬入陣援去

先是王曹安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乘白
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駕安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脫
問其姓名曰羊城陸
神也至是一一符袋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時
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
會安軍聲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
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號
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
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彙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一

朱十三

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王然之下今日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王大怒曰任
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王已不解甲數
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

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退宋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
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於黃方機
朱能匹也何往而不敗哉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
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
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

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時平安營于靈壁會
 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
 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
 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
 出師就糧于淮河與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
 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壑俱滿營遂破安
 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王縱性善等南
 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吐蕃寇陷保寧所
 其家于邊華撤還彭與民為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
 累至今官北征時推與民為安人以兵略命督察諸將
 既被執遣歸與民德憤裂冠棄去表忠錄稱後述在
 王資建匪劉伯完精占候又精回回曆法故置軍中
 執釋去
 莫知所終

兵十萬至濟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帥之
 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
 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敗
 績遂克盱眙縣

時肅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位
 福朱能等以小舟潛流出廬後肅軍駁走盡棄其戰艦
 南岸遂攻下盱眙縣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
 難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
 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 王會
 諸將圍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一

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 王曰不然鳳陽樓
 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
 池粟饒兵眾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
 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斂
 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
 嚴也
 徐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靖難兵
 自儀真趨京師奇兵間道從德勝出鳳陽渡河安謀和
 逾年舉遣使復任數載諸戚里奉安庇細民奪庄田
 文皇怒曰朕昔尚為困况若爾乎遂安論戍雲南○王
 彬充之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為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
 治揚州北兵至崇剛兵濬濠晝夜不解彬一倚任之
 會梅揮王禮有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貴之執禮及其黨

繁欲形外禦內防七日甲不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
飛書城上有韓王齊史來降者官三品遺券宗廟路干
斤力士毋誘力士出逃彬解甲浴血中為千戶徐政所
縛昇至城上投燕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
縣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曰天命也可違乎遂與政以
城降本故不善剛剛亦不屈死爾揚州世指揮也正德
中祀節名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
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

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
民無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
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

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璣率師勤王

姚善字允一安陸人有志行學識超邁多慷慨氣上諫
善上書武中彈劾歷官所至有能績及知蘇州因俗
正張崇令宜蘇以大治尤好造請啟警訪治通如工
韓奕徐貞木錢其背高隱亡不折節下馬當留心國
密結四部訓練民兵同効左已奉詔督蘇松嘉常鎮之
兵水及戰會變文皇素于澄甚急于澄避善所約共
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國興復善獻字上義
當與城存亡于澄遂去善為序下許千戶縉年四十
日若一郡守敢與兵抗我善屬怒不遂死之時年四十
三子簡論成實幼子祥兒配蘇州保兒習匹局正德中
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蘇州有姓二公祠祠善子
澄也或議當去子澄配常熱鐵城亦有見○王璣字容
之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洪武末以實能薦授懷
府深潭一見魚肉兼便怒絕去武人故常取恨密
太守燕兵逼淮上璣多方料理遣大船欲取海道植
州載北兵備卒期璣建至京文皇問造船何為璣
不少遜對以實籍還田里終焉○衛輝知府孫鎮合肥

明皇不
少遜對以實籍還田里終焉○衛輝知府孫鎮合肥

人中洪武中制科于午抗節不
滿成山海後起上餘亦不就

遺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時其兵已入儀真孝孺曰事
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

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太后命命慶
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 燕王笑曰直殺我耳行將與

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讓縣丞衛使燕還以
為衛鎮撫軍前差遣

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才氣磊落有口辨衛使官年義縣
請儒書達吏事膽知過人兄王詩熱思之不聽後問及

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 命日 ○徽州知府陳彥回糾
眾勤王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死之○前永清

明從信錄 卷十二

與史周縉糾眾勤王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便養改知縣勤
王兵至江上為燕游兵執至本縣彥方樵後景月經旬
如生面無繩集安老翁翁莽騰治清白堂之後○周縉字

伯紳武昌人廉謹而能糾義旅勤王戎器器具聞發歷
民間后械至京請與州
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
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歿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顯引胡騎至大喜
遂起披甲仗劍臨陣背日勉之太子多疾于是顯殊死

戰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上方遣都督
會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

遂為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 文皇命誅之其俗餘
植遺官護葬

白石山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便養改知縣勤
王兵至江上為燕游兵執至本縣彥方樵後景月經旬
如生面無繩集安老翁翁莽騰治清白堂之後○周縉字
伯紳武昌人廉謹而能糾義旅勤王戎器器具聞發歷
民間后械至京請與州
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燕得陳瓊降遂渡江在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王奮力先登大敵庸敗走○鎮江守將重俊叛降燕○庚
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瑄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
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性依地稱臣遂天命推戴得還甚恐上復令同
諸王在上會率臣勸多言不得奸臣信必不巳諸王歸
潮湘來滿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并後安置○甲子
遣人齎檄書四出趨援兵為燕騎所獲○乙丑靖難兵門
于金川上書皇太后○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
師入城門卒其誦慟哭去之京師大譁

文皇幸兵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
望見無開城門文皇遂入京與谷王對工侍建德而
飛初有道士歌于堂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
為余川門卒風有志俄漢謂序大章復山人年十七
往時城門一勳耳既卒門人私益安節先生又有燕山
衛李錦編無獨人勇冠好義壬午李海妻送法已而後
購在錄調曲靖難并行火忽仰天哭曰福雖一介賤卒
義不為逆竟不食死婦范范登其姑守節以死里人
之

帝手詔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
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
會報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富陞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

見永豐人勁直有才既延殿謀降者明日諸臣多避附
而皆追罪免錄其族時同邑鄭朴以御史歸
省聞冕死憤不能食虎卒稱永豐變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
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譁言不如遜去上
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或曰上方急時一官捧太祖遺篋至曰囊受命嬰
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膝及兒編程濟曰數也可徐
何立召至錄僧溥洽為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
甚傳言上崩而實遜去濟從亡文皇即位後心嘗
疑之咨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幽於心嘗
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編訪張儀備跡上所臣又遣
文選去先入覲未幾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
統庚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手僧大懼白
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跌坐自稱原姓名曰胡濙給事名
鄉土耳以開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濙大驚陸寺
拜謁無虛日有以惡象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當
時吳亮在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
便殿食于殿遺片肉于地汝殺之豈速忘乎亮伏地
哭不能再視既復命夜宿死別室于吳迎入大內號稱
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既神帝嘗賦詩曰牽蒼西
情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又有一
州金竺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使天命蒼
翠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龍歸海浩雲深紫微有象
翠華頓其二日聞罷榜嚴禁城今夜月宮宮微有象
來新嶺千層月廿二日聞罷榜嚴禁城今夜月宮宮微有象
帝新換衣龍袍百官跪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前
既而日幸免于難竟驗云

隱忠

名得

安王極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瑄等奉迎乘輿勸進

是日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瑄等奉迎乘輿勸進
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儒古杜淵等侍郎李漢大禮少
卿薛鳳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解縉胡瑄李貴編修
吳濬禮部侍郎陳濟兵部侍郎方廣禮部員外郎宋
致胡漢史部郎中陳濟兵部郎中方廣禮部員外郎宋
禮國子助教王達鄒輯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
胡儼後多至大位
或列諸洛臣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御
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遊行

教英日培難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令耶四十餘人
繞城引去遂名以聞 文皇置不問已而軍衛警之衆
衆相繼以獻惟死者輒歸附復其官兵部新舊醫可見
然鳥來雲集亦已多矣 遺事所載雪澤和尚補編及
河西儲其
此類與

西前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微止之其
里隱居於此景賢和尚非常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
山見山崩於地遂避水清觀蓮華森蔚和尚微寺馬
賢者有力承為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暇夕論易
竟封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恨不能安和
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謂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
好讀楚辭時時買一掛袖之卷小麻透裨中流則滿
一葉飄投一葉于水投已轉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
莫之知景賢益憐發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
注酒一壺疾客客至輒飲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
落兒和歌歌竟應馬而麻和尚願而秀髮指茶白頭
落筆成文不其工然意氣渾渾然能感諸人成曰和尚
為建文時御使死之日其徒問和尚死宜奈何許人和
尚張目曰於閣閣姓名不答不語若于閣○雲門僧在
會稽之雲門寺有河內賦賦姓姓之成知其避流也
終不得其姓名○河內賦賦姓姓之成知其避流也
萬未遠其名姓○河內賦賦姓姓之成知其避流也
祿之雖極寒必以香衣覆之焉益破破不肖脫夏

本新布故舊必費其上人問不答錢稍有餘走市中
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飽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
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亦莊浪者欲性飲
且死呼主人謝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非風起即火
我無埋我骨曾來從其言○補編近無姓名往來妻
問業補編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復來有從學
補編者教之不素謝但令負簞篋或後學者至即遣先
學亦如是教年人呼為老補編篋篋亦不擇受當食
買酒飯白粥飽常宿蕭寺中忽藥州市中逢馮翁者
二人相顧愕然且相持痛哭已相持入山巖中坐語
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
○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
語至臨瀛湖上人競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
登樵樵愕然曰舊 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樵哭擗樵樵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弃去二百九十有一人○翰林修
撰王良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衛

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燕王勝收左班官員曰
好臣 盧迪 齊大 陳迪 陳安 方孝 瑞 黃 韓 郭 任
董 曹 歐 詔 王 慶 高 凡 二 十 五 人 右 前 勝 王 鈇 黃 魁 戴 德
翔 魏 亮 宋 徵 巨 敬 凡 二 十 五 人 右 前 勝 王 鈇 黃 魁 戴 德
叔 英 周 是 修 盧 振 顏 伯 璋 張 昂 卓 敬 錢 謝 吳 龔 太 茅 大
方 陳 凌 回 鄭 恕 宋 忠 姚 善 胡 子 照 周 睿 崇 惠 仲 高 不 危 廖
輝 祖 凡 二 十 六 人 右 續 榜 仍 以 方 孝 瑞 為 首 二 榜 共 五 十
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
自是擒獲得官甚眾乘機擗劫者紛紛雖禁之弗其
而鄭賜王鈇尹昌隆自愬復并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
黃福為奸福曰臣誠死罪但自為奸則非亦有之餘俱狗

簡必矣。○太子登赴召未至奔。

大奔廣德千近奔蘇州日死

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後圖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燕王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

宮人指后尸應焉。王遽出尸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

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遭戮略盡惟

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袁杖哭關

下。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已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植齊王

梅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革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未改元也。○遷興宗孝康皇帝至

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燧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

子衛王允燾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熾為敷惠

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燧允燾為庶人允熾改隨

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

謚忠愍。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

追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國朝。○下魏國公徐輝

祖于獄。

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不答一語始持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伏招輝祖熱然惟誓誓矣

開國功勞元孫免死。上大怒然以元顯國勢欲誅

中止非復久之竟從寬典止勅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召淮南總兵駙馬都尉梅殷還京。詳前。○齊太被執至族

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九族外親之親以大

為首高壩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與州屯衛

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貴子

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

等六十五人皆死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

族誅右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

先是純廣孝孺。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

活之以動天下好學者。文皇領之既軍命蔡來及不

赴通之哀從號關下。文皇諭曰我法周公願成王耳

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于固在。文皇曰願長君日

不立成王之弟許首繫獄捕族黨觀下獄楊之已欲

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

日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汝不顧九族乎

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益厲。文皇震怒遂降詔市

計。謀國州猶忠臣發憤流血淚交流以此殉君矣知

又何求焉乎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

鄭氏先經死。宗族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林氏

等妻族鄭原古等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居貞

原質等門人鄭公質林嘉猷。廖鏞等並方許。族史

十數被及萬人矣。孝孺和而自盡。其子師友克

上 其魯師事孝 論之孝 謂曰 汝請書 幾年尚不
識 不是字 既孝 死 廖 兩子 拾其遺 散 葬 聚寶山 遂收
廖 死之 劉政 字 仲理 長洲人 元年 方 考 諸 試 士 命 題
托 孤 寄 命 得 政 卷 喜 曰 此 烏 中 孤 鳳 登 書 二 百 十 四 八
政 第 一 孝 孺 死 政 慟 哭 不 食 死 大 理 寺 丞 劉 瑞 王 高
並 南 昌 人 陳 明 執 法 有 聲 並 坐 繼 孝 孺 息 樹 陰 刺 鼻 死

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
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
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有前御
史尹昌隆以為北平按察司知事以其魯上書切諫至是

子○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計藩封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
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
臣愚以為過也夫今日儲材粟以備軍實果何為者然
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未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

神速苟持久寧耐彼勢已就有坐困耳上聞而惡之
故燕○初詳議諸藩悉不及燕惟燕王智
勇超絕○且欲強地宜從封兩呂以絕禍萌燕王智
是故欲○上謂道翁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從
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手交○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
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哉

陳建曰二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 建文一不能用獨
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
陳建曰請難數年之手戰以及奸黨族親之誅建文宙
一大禍變也雖由人事實亦天運劉誠意錄所謂殺運
猶未除者
于此徵矣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
不宥○罷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為翰林學士○擢前燕

府長史金忠為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
行誼才識之士○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
備顧問

籍英傑敢言 上素聞其名遂見信用 准入見 上與
語大奇之 召見 命二人侍左右 時 上以初歷極
便殿 就寢 賜坐榻前 談論 及夜 則 召對 至夜分 或
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荆襄罷塘安陸兵備○命工部尚書
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

以為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 上即位首召
用之瑛請追戮建文黃觀諸臣 上不許
八月歷城侯盛庸席安戰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

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
南○吏部尚書張統基卒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
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
久何關利害亦欲收易且陵上木乾何忍紛紛為統懼自

縊○以爰義夏原吉為吏戶部尚書宋禮禮部右侍郎
原吉自福建召回 上欲大用或沮之 上曰原吉
父皇太祖月也彼忠干 太祖故忠干建文義豈不出
于朕哉諸月遂擢戶部尚書○張統罷夏義代之時盡
收建文諸例復洪武故義從容言于 上曰鑿成憲者
豈無囚革反亂政者自有輕權問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義忠實從其言或遂謂其不忘建文 上不聽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駕磔殺之 詳前 ○始開內閣于東
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為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直文

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為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直文

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

焉尋復以胡靖為侍講楊榮為修撰楊士奇為編修金幼

孜胡儼為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且百官

奏事退內閣大臣造宸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

下數十刻始退七人江百五福新各一籍吉水塘盧慶士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上既登極璟臥

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親戚饒

之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

也蓋順天心毋自蹈刑劉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

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主

下獄自經死按當時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魏徵而劉仲璋乃薄之

而不為耶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承順則富貴刻期拂逆

則誅夷立至而一時之臣往往死如劉富貴若

况我國初人心風俗自尚頑民後僅再見之矣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洪國公歲祿二千五百

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城侯鄭亨武安

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食歲祿一千

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歲祿

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

安平侯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葵

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子信安伯譚忠子新寧伯千石

以上並世襲房寬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

富昌伯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

知李景隆茹瑄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

伯陳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寧

永春侯不附權貴以權誣陷故封世襲餘將士論功高下

陞賞有差

王世貞曰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

位因其年為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

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洪國等二公城陽侯等十三侯與

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國公歲祿封永春一

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

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

侯至是靖難始定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

皆為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

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

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為忠國公封太

平一侯與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帝世僅一大封而其餘破軍殺將賊亂偏工之特封者

不與焉嗚呼靖難諸將既從濬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

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于太山之固此其積

誠巨然英王實不遇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

衛宋穎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掃安南固自傳亦何

能超穎川之下流爾且久復久之今高皇帝之盟自

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儻如

綏之虞淮許之密國級數十以至積封自伯而王侯者

今期以貂綿爛也以此况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

于宗而後執政始知愛守名爵不肯輕讓而不能無

千軍者不費大倉水溢全錢得之于股掌寧遠之摧東

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進敵固皆暇然其精與它敵疾

等而籍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

與

而不下

上則不

正之率

此以為

前數者

平心尚

誠儻之

韓蘇以

新文其

駭為子

者又自

故

以相

之即今

筆若以

學

之即今

筆若以

學

之即今

筆若以

學

之即今

筆若以

學

之即今

筆若以

學

之即今

筆若以

學

之即今

詔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穗十長沙○黃福為工部尚書○移東勝左衛于承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按此實錄所記洪武初以東勝與和開平大寧為邊至永寧初以天寧東勝等四縣中遷移諸衛所于內地至宣德中復并開平與和之東勝大寧各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寧宣府等四衛為邊矣

十月勅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為監修都總裁官尚書茹瑄為副監修侍講解縉為副總裁○寧

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為左善世○命解縉等繕閣建文時羣臣章疏時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

多干犯者乃命縉等繕閣閣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

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而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逃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

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

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册妃徐氏為 皇后○陞解縉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

侍講○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翟僉為戶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以守城功也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至剛為禮部尚書○詔求隱逸以江

西伯士軒伯昂為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戒諭靖難功臣

卷十二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三

東莞臣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 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支米四分支鈔七品八品八分支米二分鈔每新鈔三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

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京又下折市折兩折並折
既而唐衣服折鈔或本事例日錄曰前正統以後則有
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或六品雜職無
不皆然者矣國初鈔法通行猶可處支鈔一貫僅值錢
二文也嗚呼俸祿薄
於今也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

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而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咨訪利弊與羊之宜以聞○命三法司會官覆審獄囚以清冤滯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為北京行部以郭資雜僉並為行部尚書平安行都督僉事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詔諭韃靼尼力赤可汗曰元運既衰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興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朵兒悅德等賞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蕩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使邊城烽堠無聞彼此熙熙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初諭虜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不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皇子高煦率兵備開平 武安度郭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初谷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列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預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按我 成祖及汲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
感人之道至矣抑以預許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衣
為言姓
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襲又不奏聞 上以敷赦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革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衛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經衛輝城抵直沽入

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軍士唐順請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詳議候民力稍楚行之○改寧王府于南昌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界兀良哈

按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為大寧路國初割歸義建州諸道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猷于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朵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為瓦剌薩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界三衛東前奉新舊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界三衛東起廣寧前屯居福餘由錦長慶運河至白雲山為大寧鎮鎮至開原為福餘由錦長慶運河至白雲山為大寧鎮鎮至開原為福餘由錦長慶運河至白雲山為大寧鎮

定命婦朝 中宮之期洪武中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朝望朝 中宮至是免之命遇節來朝○徒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命修比干墓及祠

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 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謹魏徵

對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同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莅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致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

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密之嚴者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其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

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至浙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州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溼寒滙流漲溢傷害禾稼

拉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池其壅遏以入于海上從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陸浦口上達大書浦以達湖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姪惡論

東漢文會
金元通文
計以意
得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
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
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楮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
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縱暴殺人
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極所為不法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
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復國而
猶不悛若此其視蜀獻王鴉鶯迥別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子孫世襲二人
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羣臣以為請 上曰朕非忘之侯

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至是始封○續封功臣李彬

等為侯伯 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洪國公丘

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為豐城侯故涇國

公陳亨子陳懋為寧陽伯金鄉侯王真子王通為武義伯

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卿伯陳志遂安伯俱食

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誅

先是季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遠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

免于上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

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特命諫之○

定軍民諸司相見之禮凡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以

平禮相見通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
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須申本衛不許遷移文
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開讀詔書乃布政司職事差
人於府開讀則附近本府衛所官一同行禮其邊海衛所
從布政司抄騰差人開讀而都司不得復差人下衛所開
讀糾劾軍士筵宴餽送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號謚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

后○勅府州縣覈除荒田租稅之數○論天下諸司事干

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舉啓請若

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

罪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高皇

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

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類庶便

考索常觀韻府等書采摭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

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

為一書毋厭浩繁○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

淺灘跌坡運糧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

準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運東

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命內臣齊善提督廣東市舶

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特擢為吏科給事中○鎮

守雲南西平度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刁道谷侵威遠

地虜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

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

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刁道谷果悔

懼乃還所擄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

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

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近耳惟飢荒當加

優恤何即地迫邊鄙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 上初

命庸鎮守淮安旋移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洪

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

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璠尚懿文長女

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奢命籍其家

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按建文時將北向拒戰如耿盛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

雖已歸附一時獲宥而後來俱不得其死噫諸人之死

視錢鈺輩之為能自靖而無愧乎

日本入貢○賜貴州鎮遠度顧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

武帝窮兵黷武以示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

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

姓安阜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

散生民近臣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

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禁

投匿名文書○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

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

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識敬之心皆當治 上

曰臣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

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語之俾更其詳具進

十一月 上欲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

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言令各言所治

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

孜孜

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
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
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
左右之屬可也

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高猶默
默沈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論之○下江西
左參政孫皓廣東副使鄒祐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
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浩等考滿

至京不遵此制故令法司拿問○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
濟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
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
通時暄暖齊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狂寒 上召福等謂
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
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閏十一月封蔡倉為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山東
男子獻陣圖 上斥去之

十二月解縉等奏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以建文
內火皆燬故也○上謂襄義陳政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
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

不賢當遠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
必者滿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
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

定新舊武職比試蔭襲例令
考案新條之重如此今只備述
重打新故
亦以體面
為假借其
于科甲不
善則責備
所免入境
掃除常例
亦可嘆矣

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
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俱比試承襲
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選天下富戶實北京○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勅
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
皇皇急于鐵湯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
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剴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
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母媚嫉賢毋徇私
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致我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
吉自蘇松還言雖由改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
計于是命復行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試
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
縣耆老陪祀著為令
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熾為甌寧王奉

懿文太子祝○廷試賜曾榮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園子監命侍讀學士

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歲為常○日本入屢寇濱海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交帶刀鎗並以寇論日本魏送居任不受而還上喜厚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鑄海船交通引寇命有司嚴防出入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卷十三御名高熾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修撰李廣為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馬餘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為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危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為不可復召詔解縉繕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

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

昌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其六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聖妻居止多在文華寶鑑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 皇太子至是書成 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汝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誅經傳格言

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十二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違令干進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為賢君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史料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部與聞鈐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伺之既去乃言夫人

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偽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取之得其道耳

五月 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上將詣孝陵錦衣衛請具法駕 上以 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武王已而改封肅王辛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肅州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莊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交古浪三十戶所自陝西蘭州漢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 文皇初

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曰土魯番曰西寧曰肅州曰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 分其來居苦峪城

勅速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先是 上欲廣屯田于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于朝鮮至是其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耐絹一匹布四匹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

善以人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

蘇湖

相傳廣孝初為僧其妙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如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其婦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貢還兵往見其婦把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其婦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婦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婦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見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百官

表賀不許○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

設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

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不付之天 至今流傳 八月老嫗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蒼父子弒

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伐情辭哀懇 上憐而納之

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政陪臣裴伯音亦來告急

自比于申包胥乞師興滅繼絕 上憫其忠命給衣食○

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論縉等曰人君

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

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

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

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肆逞各屯先受控可于四五屯

內擇一屯有水者四圍濠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有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按近日近邊地洛也聚皆當邊此聖謀則唐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望清野之策也

周王攻於鈞州獲驃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兔白象靈犀之屬甚眾並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文舉儲貳

卷十三

十五

為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合議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戎言此常人得此又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

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眾人用君有君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

嘗聞守海史兵見有外國於夫風波至便指志應沒其心實佳無所不能
番船飄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卿有善人猶能援人于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

無可為辨今太子處此其能與無外之
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學之去○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

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

卷十三

十六

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御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闔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

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

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

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耐以爵賞矣今有

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設天

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

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

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上曰數年兵革交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忘奈何復

以此重累吾民不聽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

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

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

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

在高書下故於賜費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

賚縉等皆與尚書同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

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論曰囚皆久于獄而

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豈或不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備等更以朕言從容審

之果尚有寃即來白○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

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

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劾陳天平見之

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者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我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

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

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賁勅往諭俾具篡奪陳

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錮曹國公李景隆

上初有景隆死惟沒其田庄今社門省德田奸人造妖

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 上時

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

朕來若它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于獄谷王

德赤因而獲罪景隆最其姓谷王為 高皇帝之弟十

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

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

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

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慈境皆來歸附自開

原迄北因其部族建置女兒干都司一為衛者三百八十

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站為地面者各七

戶直曰 文廟以女直種類款分置建州毛憐海西

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統其軍俾不相仇讎以共

中國外禦北虜以
英攻夷之上策也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
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數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西北京等布政
司及推官處屬等府民開田土耕種力開墾有司毋得
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近
尚書胡世寧亦查稱太祖皇帝聖旨盡令北直隸各
屯原挑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官軍民全儘力開墾永
不起科比事觀之我祖宗惟務厚下足民不務刑民
富國深得王道
藏書于民之意

巡按山西御史張壽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
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
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

邊遠新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科斷仍留
原衛戍守從之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
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繕等選修撰
曹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
王直余鼎章故王訓榮廣致王道憲直陳敬宗沈升洪順
章朴余學夔羅汝歲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
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
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

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

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

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

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驅從人款其禁○寧夏總兵何

福蓋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

降勅獎諭之○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

從之

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舊制諸番以馬易茶不許夾帶私物

但有司運禁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立關互市所以資國

用來遠人也其聽之○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

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

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

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

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

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雜者爾等宜悉

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

違設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詔命婦朝賀止于三品以

上餘悉免著為令

五月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過失日多思

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銀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
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
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
重之意

七月賜靴担前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
三涼州仍賜勅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甘肅近
邊最遠人諭以朝廷威德其商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
兒灰率部眾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 上大書命把都等
為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及為後軍都督
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任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
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為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
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仍給與允誠等牛
羊牴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
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
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
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
按此即龍驤所謂降胡義渠蓋以
邊郡良騎兩軍相為表裏之術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
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

臣愚以為黎性頑狠山水峻惡瘴毒最甚臣訪得宜倫
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人從化者多請仍詔
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往招諭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
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
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
黎民順服從之○海內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福建浙江
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
掌部事
朔州慈感寺潮音橋下水清微有蚌嘗浮水面吐珠每
風雨即有蛟龍來覆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黑衣
白裏搗一美女來見新曰久處于此歲致有李吾
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奴即攝伏不敢動公至吳淞江有金
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報公因曰是慈
咸蚌珠之仇也歸于海神之神遠巡畏公因曰是慈
漢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
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能馬 上悅甚楊文貞請錄
付史館 上恐
丘濟撰夏忠靖公傳時水建文廢池之後靖難之師方
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賜養功臣賞給士卒大封
親藩增置武衛濬設百司而又把集天下生熟黎人
于館閣編戶大興未幾通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後
股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戶部公晝夜焦勞經
營無已

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其父玉靖

難功大輔多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為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嘉其柔遠安邊

之功也子號高安成公主瑛高成寧公主○忠誠伯兵部

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

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敵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

朴偶註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

善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禮部

進冕服國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

古定制等書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

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頒所司永為儀式

殺謝馬部尉梅殷詳見前注

是歲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

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北京刑部尚書誰僉言事得罪上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

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

誅○降禮部尚書李至剛儀制郎中以刑部尚書鄭賜代

之權真定知府呂震為刑書

丙戌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中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

元末可憂也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遣使齎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又先是對馬岐臺等島

海寇劫掠居民勅道又捕之道又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

殲其黨類上嘉其忠勤故有是命仍賜道又白金千兩

織金彩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

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東兒反等率眾來朝授以官

仍賜各姓名以滿東兒反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

阿兒速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

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勅及衣服鈔幣有差俸居涼州

莊浪寧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

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

毋以將捕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

卿等計議自今凡有事當高畧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奏

曲○詔建孝陵碑代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

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上以太祖親製嘉禾詩勒石

裝演成軸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

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為考試官取

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脫脫襲封忠順王。

按元帝王勿納失里哈主密在元始木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虎力赤毒死無嗣其子脫脫幼傳入中國至是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國

卷十三

二十五

天平還國篡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篡姓名為胡一元子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懇其實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國上未知詐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岳謫廣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温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康饒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百拜舞踴躍中遣騎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属于路中以為實然遂遲進度監留雜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

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

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眾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

橋道不得前天平與眾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

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

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

用○勅鎮守雲南西平度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

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

今與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王于成都

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為會計

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卷十三

二十六

以其有弟順之心也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刺罕賈勅諭鬼力赤部下何魯台

賜以織金文綺二端○齊王禕之國上諭曰毋忘忠

難轉至國漸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為詛訊輒用

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苑園築塔垣截

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珣曾名深等上變告禕匿入

滅口上賜書索珣及諭禕改過是時周王禕上書悔罪

上以禕書示禕禕來朝面謝廷臣劾禕罪請論如法禕厲

聲曰奸臣喋喋無乃致建文時殺我當盡此輩上

聞之益怒留禕京師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達羅斤

齊府諸僚盡出玉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教授葉

垣等不正殺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固圍窺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柰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博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奔爵為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回回結思牙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

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

景賢賈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刺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

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

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附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刺商撥的那浪臣馬撒西臘罔怕並為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費誥印劄符往賜之

世二宣慰三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
豈非以其荒遐之極後終不能通也與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度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眾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

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度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軍陽伯陳旭為

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

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游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

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

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日縣入朱能等由廣

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今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

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任乃諭胡廣等朕守藩

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

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

說最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

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

使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

何福吳高等相擇收地計議以聞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

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

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
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
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
肅苑馬寺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披壘關入
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
站至昌江橋市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
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泚
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邊隘增築
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

卷十三

二十九

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柵盡取國中船艦列于
柵內諸江海口每下柵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
時列衆陣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駐市江口造船圍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
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
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
習耳計聞 上震悼報朝五日柩還 上親為文祭之極
其悲愴迨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
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
制勝靡有遺策為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流涕○朱

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
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
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樓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軍士
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
至近日僅應海運道級機于邊海而浙江寧紹諸郡
諒蘇松一帶咸被荼毒至于城郭劫掠倉庫結諸所
官軍脫性莫三敢擅使海運道行海運道有備香不至
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卷卷復海運為此也

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龜茲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
百里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
軍都督俞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泚江北

卷十三

三十

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
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澗
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勢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
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
舉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
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昇
攻具過重濠至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瑒等皆登
以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競响城下將士
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能發皆走散我軍遂入
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瑒復當前輔督遊擊將軍朱

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統翼而前象皆
股栗又皆統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眾官軍長驅而進殺
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拿圓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
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沅江
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
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 皇考皇妣車駕幸齋
壇七日而畢○既寧王允熙暴卒即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亥 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

卷十三

三十一

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願洩于外漢王高煦恐縉言於 上
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
復改文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
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善賴山
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九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
軍民子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單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高師哈土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

美事

文皇在昔
即即開此
僧之及及
即往道中
官係顯也
之五載乃
至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
慶雲天花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
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番僧多善幻術此所謂慶雲天
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幻也與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
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

卷十三

三十一

四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李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
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
富良江賊悉眾拒戰每舟聯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
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都督柳
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過
黃江直抵閩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禕父子僅以數小舟
遁去偽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
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
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命胡廣製碑文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曠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

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

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

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

廣也它日所資其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

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

僚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

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

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夷已盡其可繼承又謂安南

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為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

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吏

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

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令開設都布按三司統率郡縣撫

輯兵民奏上羣臣亦以為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

後處置

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

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

遁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眾大喜曰天贊王師

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

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

口舟前哨復與賊遇賊因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

子澄于海口山中復于永蓋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

黎蒼偽太子黎芮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柱等餘眾

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

十二萬

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

為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為左布政司

餘皆選人以充置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

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共十七

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

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

等前往山西按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此

間進詐傳詔旨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即遣御史

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宜重

法若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鞠治之雖闕皇親亦不恕○

勅張輔沐晟劉備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黑麟卒

麟陝西高陵人性嚴刻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為御

史時以非罪廢陳州一糧長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

乃元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

后疾劇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位
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
生民未大休息惟正不以小過而棄不能報上恩矣
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以學宗室親之以恩棄不能報
之無子孫言外家以學宗室親之以恩棄不能報上恩矣
願無遜言外家以學宗室親之以恩棄不能報上恩矣
則恩自愛勿以妾故傷聖心遺令太子自定之日
祭務從簡省母妃臣民后崩上哭之極羣臣奏曰
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
中其念唯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后曰
王達女也博通武藝每覽古人言行之洪武九年正月
王地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
既三年蘇食如常上靖難太子守國事多稟命
承上正大統言后正位中宮愈益婦人見賜冠履
且諭之曰妾之事上恩甚重道豈止衣履食心有德行之
以馬古之公侯夫人及其大夫士之妻助其夫之德也

有形于詩教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
朋友之言有發有達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且
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為念每承承顧問多見聽命
今皇上所共團理道者今御翰林之臣數輩諸命
婦可不有以異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則
君臣同享富貴澤被于民矣女則國家安則
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存心內典復取道釋迦言善行
類編之各勸善書辛將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
皆后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交趾左叅政

八月勅營建北京官節量人力俾無恣愆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賫露布檻送黎季犛黎

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

郎方賓請露布至殿主纂國僭號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

聲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
及子蒼及其偽將相胡柱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茂等命
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
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祭之○初設屯田僉事

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藻幾考索之便縉等受
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

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篔及縉總
兵事以學士王景玉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

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
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十人凡四歷寒暑 至

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
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

布而廢○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
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

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石門之外處之分為八館
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大夷曰高昌曰

緬甸○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令內閣
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續建文

十二月戶部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按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筆將以饒廷臣
通者獲其單日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
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蒙皆作詩文贈
之故有此饒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充今蒙名雖具
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單回付
中官令燬之○以 太祖高皇帝戒飾功臣鏡榜及勅旨
頒賜武臣○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
畢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
程因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迎保見賜名欽

聖旨所及
深矣

今襲魏國公遜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宮○撤馬兒罕同
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 永樂六年

正月掌文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斂
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
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所言良合
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二月定巡狩禮

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花為瑞 上賜勅責之既
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

潯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為瑞者已責其
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者可惡仍降璽書切責
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剃髮冒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
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
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園東西
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
百七十有二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
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
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俞
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進封建平伯並
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崇胡超陞指揮使
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 上問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
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
陞元功餘皆班費有差

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此也請無問名言
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費此 祖宗朝賞功良法也至正

統帥王其麓川之捷封爵... 衛官至二千餘人者... 正德中遂踰十萬矣... 法大其元繼至... 韃靼太師阿魯台... 至是迎立蒙古之族... 刺三商馬哈木等... 馬哈木為順寧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 通政馬麟對曰...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恒賜皆本于人事... 修省更須擇賢守... 於上麟言生識... 八月戶部言... 田工新開墾所... 已及期當舉行... 能堪仍從輕例... 定

統帥王其麓川之捷封爵... 衛官至二千餘人者... 正德中遂踰十萬矣... 法大其元繼至... 韃靼太師阿魯台... 至是迎立蒙古之族... 刺三商馬哈木等... 馬哈木為順寧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 通政馬麟對曰...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恒賜皆本于人事... 修省更須擇賢守... 於上麟言生識... 八月戶部言... 田工新開墾所... 已及期當舉行... 能堪仍從輕例... 定

統帥王其麓川之捷封爵... 衛官至二千餘人者... 正德中遂踰十萬矣... 法大其元繼至... 韃靼太師阿魯台... 至是迎立蒙古之族... 刺三商馬哈木等... 馬哈木為順寧王...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 通政馬麟對曰... 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恒賜皆本于人事... 修省更須擇賢守... 於上麟言生識... 八月戶部言... 田工新開墾所... 已及期當舉行... 能堪仍從輕例... 定

州鎮官郭應... 功奏請益兵... 運命裁發雲南... 貴州四川兵數... 萬往征之

仍命兵部尚書... 劉俱往督軍事... 于闐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 其地及家屬陪臣來朝... 送還國○滿刺加入貢... 加國王其前未嘗通中國

丘海曰三代盛時... 不盡東海北不盡... 是時諸番入貢者... 恩國古里班卒國... 拉大明會典及一... 國阿麻利國忽魯... 齊八可意國坎巴... 商國日落國凡三... 於國皆西洋國也

十月 上將巡幸北京... 民尤重巡省朕君... 府為北京今海內... 以明年二月巡幸... 王止離王城一程... 處毋得出境道途... 一切供給飲食之... 費皆已有備不煩于

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侍講楊榮

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京不許

十一月命丘福塞義金志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偁都督俞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昱等皆死

卷十三

四十一

之子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皇明從信錄卷十四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

己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正德中國
丁遠以捐
臣氏沈氏
門航大海
滿利加由
河再務前
心可再建
七若曰封
又文則彼
在首下又

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寮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古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

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謀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

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直棄須常誠飭之不使有過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 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詳建文。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痞氣

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

成之恩豈敢忘也。卷十四都御史廣謙給事中杜欽奉命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庫賑貸 皇太子遣人賜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汝輩何如人也即發庫賑之勿緩

四月給事中郭驥等使北虜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樞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

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按 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缺開 上親簡除 統中王操用權 至宣德末二楊亂政 其本而後始令吏部 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理監陰主 其柄用人之得大體

不使有
使吏為
小人起
妙之辭

監製之
卷五十六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高書趙楸以江西明地理人東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

輯聖賢格言切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為書四

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刊

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勦合 上以邊

寇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勦合

六月勦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

雅失里為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為瓦

剌所敗餘數騎奔窟騰胸河欲收潰敗之眾入寇此虜負

朕恩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以待

○命洪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為征虜大將

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福等隨 上密授

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眾於鹹子瀾太平海口等處斬

首數千瀾死無算生擒賊黨偽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丘福

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

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

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

大兵至惶懼欲北逃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

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

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

墜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為御道率眾直薄虜營與戰相

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

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進必不

利吾等陸辭時 聖諭諄切我以此失之甚矣其母為

虜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

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

虜眾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總戰死遠及福等

並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遠侯時虜尚脫脫

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上

嘉其有素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齎諭

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遲遲日久或致生

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

當○遣書論 皇太子曰比遣洪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冥頑馴復違棄朕言拒弗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去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緣

表十四

五

途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夏原吉等議開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城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 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使王地唐之高昌 ○西域哈烈國入貢 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 贊善王汝玉每於 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

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為也 ○皇太子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于為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莊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莊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表十四 上御奉天門 行叩頭禮侍班安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石順門殿百官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復交趾職首簡定干美良并復其為將相陳希葛阮晏等繼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又安詔舉通書史命吏部試之時松沈夢益亦在舉中吏部試撫四夷栢納卷獨遲眾請斥之高書取卷閱其首聯三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遠曰是何可斥也遂得

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夢堂弱冠與同里莊公理契厚能詩善草書

庚寅 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

二月初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

是日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以親征胡廣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鑿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

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

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

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

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咨于蒞菟之

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

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玄馬峯之石銘曰離日月

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懋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
斗次潤溲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
拒戰 上虜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雅高
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

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

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

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

六師用殲醜虜山清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

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

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復全濟 上在軍中每曰暮

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

開平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

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己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禱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

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天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

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

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

禮而行毋貽物議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歿○長沙妖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 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

生長深宮未知稼穡艱難因巡行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俾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為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訪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

江西南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

十一月 上諭塞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心行學識達治體

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刑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滿吏部悉罷之繼令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

辛卯 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

捕獲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 上許以為交趾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中懷反復不受命被兵劫掠官軍不能制 上以輔為交人所憚故仍命總師往征之○勅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監取入及出見使者又悔慢不恭 上命械其長史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自今勤學問庶幾塞道○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

令馬吉你為指揮餘為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為大患今既來朝從所啟授

一言量給賜養項小費以再惠惠亦不得不然○詔赦交趾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鑿山東丁夫開濟會通河

按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山東糧有二運海運用米清漲理度由蘇州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漕運多阻又自嘉慶中開引汶濟五屬御河即今衛河此運詳三十有一以計其利因名會通河會通河初開年狹水淺不能容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開運之利也故於元之十四年開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在至洪武二運每歲不通北京立徑法自海運者悉由之自是下河運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海由海入河至京是謂海陸陸青起財源舟不可勝數官民皆受之至是濟寧州用

七月張輔至文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郭崇異等子九
真州月常江尋復敗蔡蓋兵於福安斬之○滿刺加國王
拜里達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
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種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
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
有民何憂不足爾聞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
聽民流移說會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
不固湯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
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歲民持建文時士人也與古
所進楚王書稿與眾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歲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命百司凡建
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卽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朕今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
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道
答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官兵千
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眾捕之使其
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

遠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為忠義

王尋卒封字羅帖木兒為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

瑋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從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

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

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為皇太孫○張輔率舟師追捕陳

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

進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阿升哥齋勅諭福餘朵顏秦寧三

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為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秦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復竟叛去及

朕卽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為厚矣比者爾等為本雅失里所脅

掠我邊卒又遣苦烈兒等結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

罪莫可容今特遣指揮本答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

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

蹇義奏在外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

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入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
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
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反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擢用妄舉者連坐 上
命所司速行之○虜商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
吐蕃諸部屬共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
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
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 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禁山三
日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
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禁山 上聞之曰此
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懼
也○命從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定陶等
處蠲其役三年○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
戒數易益收守之置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
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
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二月會試天下舉
人命楊士奇全幼改為考試官取林誌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
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
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
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
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
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
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
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選民
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統者送京師俾充備從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自
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
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
計臣看得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
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亦可
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
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池水以入
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
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命工部候缺成後為之○選
年隸官教民畜馬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其
可降定州者更卷赴順天府教民令悉飲飼之宜若孳息不

及教者無預

二語要預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于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分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埝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竹編成大圍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蘭芳為工部右侍郎

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人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上即位擢吉

兩難

次史無所容其奸尤以愛民為心處事曲當民史又喜自本值約事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既于前未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尋坐事論為

瓦刺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蒼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

新

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為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

不神明

于家拜

不死矣

知死于既也又一巨首述出未及家而日暮恐孤行焉人往取之無有也新于新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之書然蓋歸時樓之者竊賊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書明往還乃自欲出顯官恐懼服謝竟以罪去諸郡疾苦明往還乃自欲出顯官恐懼服謝竟以罪去諸郡

復降○洸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困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耳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即儀習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當獨請

罷宴徽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弛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閒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洸州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黃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按洪武中設貴州思南府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而誅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善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駒虞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

術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后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后孫講義

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

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

與楊士奇言先負是朕從之智可用

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慈由教官累遷今職通事務別
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輪
事十侍從校經

即推為禮科給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

帛仍居漠北○達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

諸國

卷十四

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字羅三前叛○以野蠶絲

衾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

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瑋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手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數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聖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洗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太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

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

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

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威山

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后從行 上謂侍臣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

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

不可偏廢營中稍間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

有益

卷十四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后侍語及創業守

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

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

朕常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

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

歷多自然心曾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

勉之

六月駕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等帥

眾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

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遠頭日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鹽百匹羊百章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

其絕塞而述則弗窮述法孤而武不窮矣
阿魯台有疾遣使來朝雖未如其誠而實養其及
部下真所謂指以惠以弭重患也
聖慮已遠已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文運轉漕
制以蘇州并山東兗州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運于德州運抵通州入
上令淮安瓜州
補拾脚價并擬添蘆席耗等費免與軍運而各
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花一年四次名為文運

遣還尚書寒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沈馬楊溥尚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寒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

薄等遂相繼下獄○楠萬利國獻麒麟

承平中皆本述麒麟者三
繼獻者蘇林國阿丹國

十一月晉王濟禧有罪降為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上諭胡廣楊榮全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

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

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開

館東華門外未幾成之上親為之序
乙未 永樂十三年
卷十四
二十四

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徒其家于邊

按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為人勝易無城府善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矣徒邊東洪熙初始令致回天頃目錄文皇欲征交趾謂自古羈縻之使通正朝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怒謂縉問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泊起親觀文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若留于仁宗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士奇輩遠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績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時鴻臚寺無卿寺丞張斌任事特守城功最狼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

卷致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請伏法士論壯之○罷海運糧

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郵曉曰忠處居臣父子兄弟之間卒能調護精嫌以終其身此其人豈易及哉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連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便引舟凌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鑿渠亘四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

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倉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林木便人行○嚴妾告奸之禁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宰者宰妻安氏發之詔寢宰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絳幣八表裏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

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

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試江西吉水人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劫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達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

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擬七月率眾至幹
難河北侯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
益虜多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
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定北京計
丁養馬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
為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
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
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

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謂

即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

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

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

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文

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文趾前後凡十年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
乃命工部作西宮為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

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

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種草

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羣

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

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

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此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

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

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

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

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

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

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己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達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以豐城侯李彬鎮守文趾○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為我朝王羲之命陞為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榮為翰林院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

十二月故吳王允燿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丁酉 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人
按王 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詭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穗逃歸京師建文君即位之加厚賜養靖難師渡江穗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如厚賜養無甚改封于長沙復陰養死士造野船其德侍都督張興密言于長沙復陰養死士造野船其德侍都督張母元而王嚴書戒之穗不聽會蜀王子 榮寧王悅錫得

罪于父逆謀所獲龍服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遂具其事言德侍寵縱有無君之心誠臣亡叛造作弓弩舟楫器械皆兵法戰門之事私度備千入盡夜所稱高祖與指撥諸官十八子當有天下傳謀張人又令巧匠製燈于上元節獻于朝就俾指內府架構便伺動靜又遣將士習音樂戲于朝就俾指內府以圖間隙上得奏數日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為庶人德後闖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高煦所為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瑄紀善周吳等不能匡正皆出文趾為吏高煦捕不獲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以不韋籍兵馬押緝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披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腫及備用乘與器物上顧聞知遣南京以問塞義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問不行今知朝廷將伐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善處置使有定所內全父子之恩

以始正世王利 上然然後數日 上復得高煦私遣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之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京詰之縱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懇為赦解乃免 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今制兩獲衛處之山東乘安州益去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待讀兼贊善梁潛輔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
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日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

脫歡襲封順寧王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

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

皆日本人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

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

靄細縷流動爛微雲霄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際具諸象

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春舒彌滿殿閣御雲內

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

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眾目共睹於是禮部率

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蘭芳卒

戊戌 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

以書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為瑞且請朕德所

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

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

明生民無業此國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

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

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說夫好

直言則德日廣好說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

寄屏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即理瞭然

而懷不能遠矣○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

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按利初從李瑄反充偽金吾將軍後棄身歸降以為巡

檢然中懷反側至是潛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

討賊之擒斬數百人利敗去

謂當時只合文趾既平仍命英國公鎮守之為得恭如

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沐英守之英反仍命沐

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夫車服而雲南為吾中國有也

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它將所能鎮壓也

今交人所畏服孰有踰于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

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後作文於人

所畏惟英國視之游因英如也彼英國大鎮于茲焉除

威服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或移而文南長焉

吾中國藩服與雲南並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

州郡士民復輪異域不特與雲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為

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騏初名馬劉江鄒珍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嘗

著道錄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

善述曰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丰采清雅真有益於

日新但今卿年邁輔余為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

面諛順頰者比比有之卿母憚勞弼成余業惟藥治之日

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

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作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函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字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耐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頤○初令民運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贊訓十五卷計十五冊 ○殺替善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譏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誦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潛于 上曰初上上所誦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連陳千戶殺之以潛冤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

以○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建曰廣居官純厚周慎自處泊然性之骨鯁一味連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廷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對群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依種為翰林身思寵無一日緘介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種為人可憐天一生兩科元天

環毀錄記 文廟道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人細語否解于死而難既而解使人規胡動靜見胡命益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禋行其志○雙槐歲抄記同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文皇曰縉少同業任同官縉業已生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訂男女子積亮既而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女竊入室以刀裁耳家而覺而死舉哀成禮欲改適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為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蒙宥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亦愧其若女耶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

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就好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 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勅臣某者語譯侍衛擬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

仁明也住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見公姓正初同識之切矣

種兩股皆有日矣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還奏朝廷通西卷進一像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為中國王者師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珠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眾僧各坐高几辨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治治如注水琮訥于應對眾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諱字何義胡僧應稱暹珠乃大聲訓解鳩丈歲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辨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為作室鷄鳴山以為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卷十四

三十七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塔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塔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脚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異集續頌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烏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彭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

三十一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御雲圍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主梵刹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九月列仙傳成 上親製序文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苦

進此言恐辱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眾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

後改怙終者不赦○頒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 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為善陰陽之

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

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 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系

以詩各次為十卷 上親為之序既成編頌之○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

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

列宗社土墟元世祖時成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

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社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

覆轍以墜玉諸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贓賈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并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之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支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東。

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聞往來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眾從之，據益都、鄒石、柘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眾以紅白旗為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許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賈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振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

憤恚益帥莒州，即墨萬眾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青奮力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捧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參政、馬振、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姦功忌能，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為縣令，廉能平恕，吏民畏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謫成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論交趾叛寇，素易廣遠奏稱，宜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將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明寇龍卯，素易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既有步

庚午午。陸見。上出德三等告詞示之。二階第。頭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選。因。癸丑。命尚書。襄。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王。申。周。王。遠。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崇。柱。河南。置。留。備。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管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按北京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五王邸。通為屋四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九月成。

辛丑 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皇

皇太后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

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

稷神主。監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

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

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興

維新。弘敷寬恤之仁。川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祭。廣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

計較。鄧卒置之。

二月虜會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

人。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襄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

侍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

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陟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

上四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羅通俱為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許直。詆陋大臣。李慶等惡之。陽薦暹

等才堪牧民。遂皆陞為知州。而處之遠方。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詔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七月。段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

時以養兒未獲。盡建山東北京。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級。解。州。為。解。州。人。出。始。安。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

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

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

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固劾都院大

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詔都御史王彰等

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

何衆皆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

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

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

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

傳古今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

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

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

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

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

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搆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

其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奉命 上召賓

奏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

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

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

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

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

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足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

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檢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

心術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它此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檢邪

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

壬寅 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

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三人隆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景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

運者泰寧侯陳倫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

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玘等三十五人

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諶遂安伯陳瑛副

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

輔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決意親征。戒警
將士。誦日啓行。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
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
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
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
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車駕渡偏
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
收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
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車馬從作錄

卷十五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
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
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
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
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
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
城伯豫亨。新寧伯潭思。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
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
兵之任。張信托信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
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

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
能耳。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臨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
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爲殷
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
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
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
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
各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論曰。兵

法明能作錄

卷十五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
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
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
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
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
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
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
詐謀也。虜慮大軍還搆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
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車
駕次通州。次玉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喋者。言阿魯

台閣 車駕親征大懼盡弃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濶深海
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孽畜遂命班
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
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眾
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眾潰走
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
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
禮卒

禮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河功最著辛之曰宋
禮卒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河功最著辛之曰宋
禮卒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河功最著辛之曰宋

皇朝從信錄 卷十五
下尚書呂震寒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永衛獄以鴻臚寺
序班言震之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
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
獄已而皆釋之

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王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王椿薨謚曰獻
王性敦厚孝友循理執法循好學讀書不懈嘗更接紫
士大夫請論或至夜分不為憚色遊殿之博在宗室中
為最賢朝廷待之
視諸王特厚云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執事總旗王瑜告變賢

等伏誅

先是 上以疾多不親朝中外事悉咨 皇太子處分
檢邪之徒不便而中亦黃靈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為
之地日讒 皇太子之短于 上上意高疑以在誘外人由
毀譽之書傳播于外謂 上注意高疑以在誘外人由
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
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
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
屯衛老軍高正等晝夜潛謀

定正密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易氏奈何為
滅戶計泣諫不從瑜遂詣關告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
得御右順門親鞠之召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
上覽所傳檄遺詔震怒 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
高疑曰爾為之耶 皇太子為之營 高疑必不預
謀此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及其家陛
瑜遂東衛千戶尋掘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
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
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
侯陳懋等為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椰梅靈芝其表云今
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市
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椰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
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
之

胡忠安號補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為獻何
也其親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可能以中哉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
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
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
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千率衆來降時前
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
鬼山口遇也先土千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
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
名全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
都指揮餘為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

卷十五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鈔券金印玉帶金百兩
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四匹牛百頭羊五
百頭米百石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
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卜等銀鈔織金衣
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
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
願為先鋒自効 上曰卿言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
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

告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有是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祭侍講余鼎為考試
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閱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
勇王金忠為前鋒

五月濟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

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

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次長樂鎮楊榮金

其明從作錄 卷十五

十四

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

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

必助順矣○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

亮等聚眾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進勦楊

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

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

獲且堅其為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

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

不服調軍剿之未遲○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車
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幼孜論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
意茲寇平榮切孜言承天意勅使論虜赦其不臣之罪班
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
部落來歸

六月車駕次蒼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墊艸虜隻影
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
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帷殿諭楊榮金切孜曰東宮
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慕
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切孜對曰東宮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也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
已丑次蒼崖戌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遣命
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

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切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
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
悉以入內帳召匠人銷錫製為柩柩成權斂而銅之殺匠

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
測

八月楊榮等奉大行仙訃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
太孫赴開平迎梓宮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

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

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

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

之即取授大孫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

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謂

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大行臨御

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

太孫至雕鴉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

日壬子梓宮至京師

高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年虜庭當時不無若其芳

貴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版

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敵中

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凡帝見漢高帝之

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

時南定交趾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

時亦有可乘之隙馬哈木預築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

傾之故吾師得以僅瓦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

也先士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素深河之捷大

抵夷仗仇殺中圖之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

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首中惟俺答最強其為造患最劇

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首

亦所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憲輩

使往偵之豈無

得其要領者

鄭曉曰上文武全才寬嚴兼濟規模大條理精密

知人善任兼調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事問賊

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才不疑權各稱任使相繼

陸族庶保全功臣收交南歷臣削藩王兵柄海分條
 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徒都北平是始係
 翼子久大之基也詔封陳寧承祀
 文方黃諸人寬吉開釋猶盛德事矣
 王世貞曰成祖自走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
 嘗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後四征北虜三南交舟車之
 地無間大小遠邇悉奉琛幣若樹荆棘滿刺加忽魯謀
 斯等處新受朝命為王者殆三十國東逾遼水幾與女
 直野人尤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治幾三百
 處直西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其諸置官府蓋三之
 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撫安撫司及軍衛刑縣增蓋數
 百○自古討西南夷未有能得其王者獨是時下安南
 得偏大虞上皇黎李萊即元為虞國王黎蒼時下安南
 上皇簡定偽越王陳李擴錫滿山國王亞烈苦納兒蘇
 門峇刺前王弟蘇幹刺○古西南夷國王未有來朝者
 獨其時存泥國王麻和苦加那乃來朝關下卒于京子
 廷旺受封關下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又蘇祿國惠
 王巴都葛哈刺西王麻哈刺麻丁刺王以都葛
 巴刺上古麻刺明國王幹刺義亦敦奔俱來朝受封爵
 ○自古封止中國山川而獨其時封日本山曰壽安鎮
 國山各立御碑凡北討及回鑾所至如靈顯翠秀等山
 神應等十二泉立馬等五峯諸壑谷坡岡岡嶺川區磽
 成之類皆賜以嘉名勒石垂永久各國貢物白金銀月
 象香茶珊瑚琥珀頂戴頂戴諸器血外鳥則有孔雀火
 雞紅白鸚鵡倒挂駝鳥獸則有麒麟白虎白象紅猴黑
 熊黑猿白鹿福祿馬哈刺六足龜白獺而中國亦自兩
 進騎虞人則有金衣銀衣又黑小厥香則各色龍腦奇
 南蓋合油布則有亮羅縐紅撒哈刺八者藍靛木黑燕
 蔓番沙紅綾節智社花頭乍蓮花織人
 象之類珍珠琥珀石奇怪之物充物天府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
 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
 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
 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
 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問等于獄三人

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聰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又數絕糧不
 能繼又上命正測日與死為鄰愈屬志讀書不輟同
 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
 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
 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
 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
 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母喪葬則
 朕亦不當在此遂留黃輔令遺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
 驛舟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
 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
 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
 榮為太常寺卿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
 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
 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
 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學士○減賦北直隸山
 東粟四十萬斤楊士奇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
 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

言恩詔甫下而借薪傳言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縉初被疎遇文皇帝嘗手書大臣十人奏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善縉具實對曰義大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儵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謙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體直而背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駱倫之心奏上以上示京宮曰至剛朕已洞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大事性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

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出縉示楊士奇曰今人幸謂縉任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家屬官其子改淮府長史王榮為吏科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為翰林院修撰二人侍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改其職不欲其去近侍耳○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為祠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諫佞之人宜寬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上遣書荅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慘悽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

封鎮不同叔受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為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紀諱為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為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為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且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

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殞，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寒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二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次日賜寒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圓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論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十月，冊妃張氏為皇后，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為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為皇太子，封次子瞻堦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墀為襄王，瞻埒為衛王，瞻梁為淮王，瞻瑞為滕王，瞻珩為梁王，瞻埏為衛王，越梁梁衛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著

詞林之類

詞林記曰：我太祖初建國，愛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祜詹同管其後。竟廢。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八館則執筆以從。書勤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建議，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朱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聖神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曆寶訓皆勤。測述其書跡，猶有可尊者。禮宗舊制所當復也。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

福治交趾，徇民所好，祛民所惡，勞勩調飭，躬勤不倦。每或郡邑吏日新造之，邪宜修撫字，政令條畫，親為究心。交人愛戴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躬造視之。拔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中為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五

三

文皇

思者。深照其妾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疑奏福有異志。文皇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建日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賊鎮殊依。故交趾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茲益肆觚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煨煉。先

之通刑
全德罪
及父子
日保在
明世
本則
公久輕
美矣可
大

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為
酷吏而無愧。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詔舉德性
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
遠。諸人才。并嚴蔽賢。濫舉。連坐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
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
賜緣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
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
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上謂
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
具詳從有錄。朱十一

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
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
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
軍者。亦宥為民。

按初治奸黨。齊太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有還鄉黃
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聞宥。乃復姓
不絕。方疎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
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
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
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

異是

賑卹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燾奏。許常山左右
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
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根賜。請以左
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羣牧千戶所。○
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
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
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做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
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改大理寺卿楊時
習為交趾按察司使。復虞謙大理寺卿。初謙降。楊士奇乘
聖明從有錄。朱十一

聞言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臣鄉人。亦語臣
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慚懼不安。且謙歷事三朝。頗得大臣
體。今所犯小過耳。上曰。吾固悔之。因問時習何如人。對
曰。雖起于吏。然明律法。公正廉潔。上曰。吾有以處之。會
吏部言交趾缺。應使。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無過
失。其復大理卿。時習改授交趾司憲。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
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
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酌報。今賜卿彩幣
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諡

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
 加蹇義為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綬。愆
 糾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
 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
 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
 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
 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
 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
 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
 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
 皇明聖作象 卷十五
 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
 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
 時，仲成嘗以事件言，遷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
 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
 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詔
 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黜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
 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
 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
 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

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
 美。朕深感卿特齋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
 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
 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入寇雲州，祿督
 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
 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
 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
 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
 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優之，既失其時，
 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一二。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
 皇明聖作象 卷十五
 其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先是，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
 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
 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
 戶不開。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間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督其賢否。若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
 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強。活効備

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序
朕得間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
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常奉使
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為大臣存國體恤
民窺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為給事中先是詔
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
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景為
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景 皇后之兄也○
皇明後信錄 卷十五 三十一
加太子少傅太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
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
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
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
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
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准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
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

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諛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
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
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
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
為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
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
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
一俸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
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天遠在塞
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
皇明後信錄 卷十五 三十一
豈為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
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
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敵不可重困之
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
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蹇義
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
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願士奇曰
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
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

批出午刻。上御恩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

汝言。即遣人觀李慶章。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

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

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負百度。而太

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愈細掃地矣。上曰。爾就據

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

矣。上曰。繼今。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章不識大體。

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文廟密差。使發
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子。骨肉深
唐君臣未見
其有此也。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五

建弘文閣。先是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

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

開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

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

楊溥掌閣事。進佐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

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

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寒義

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梓。實。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

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事。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

曆。祥異賦。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

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

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刻賜。上諭

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誥

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

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鮮有餘費。自今歸省。皆賜

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品。餘有差。於是大學

士金。切。攷。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大。祀。天。地

神祇奉。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

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

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五

韓王冲。城。襄。陵。王。冲。焮。樂。平。王。冲。焮。各。獻。詩。頌。上。嘉。歎

賜物。獎諭。○哈密遣人進疏黃。上謂從前不開哈密產

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疏黃。製造火器。不

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

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其

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

征交趾。陷賊不屈。而卒。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

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諡

節愍。復。冀。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

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

何賴。

二月園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為廣義伯。

按忠父允誠，本鞏縣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眾歸順，帝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効勞于國，克忠後從征，勇冠力戰，而沒，追封恭順公。諡莊愍。弟忠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沒于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全日，唐之樊楚，何力無以過云。

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濬，餘杭人。左贊善徐善述，天台人。兼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致祭，復贈贊善王汝玉，蘇州人。為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一五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徐州人，以薦舉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藥天求以自代，母卒，哀毀逾墓。三年朝夕哭奠，不食，酒肉有忌。其行，縣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者之人可任。轉奉送超陞是職。又有王謙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慮墓有湧泉之異，由園子學錄，擬為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

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起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為戒矣。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

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舉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真加贈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太祖成祖二廟為然。至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議。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頌輔應時而出，為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國咸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鼐、李賢、王翱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珝諸人在。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韓文、梁儲、蔣冕諸人在。諸名事業灼灼在人耳目，固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進之，俎豆廟廷之列，上以侈一代明良之逢，下以感一世之豪傑，士固無有待于方來云。

皇明從信錄

卷一五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

都督府。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

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按誹謗之刑，都御史陳瑛掌院時為其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駕禍良善者，即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呈名於此，身家破滅。誠宜治世所宜有也。仁廟除之，快哉。

諭刑部尚書金鉉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官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官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願楊士奇等曰：此事須

卷之七

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燾之固彰德。○改禮部左侍郎胡
漢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為監察
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

岷王榘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
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

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
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
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

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譏構至此乎
榘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

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
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
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

根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
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
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罔用不足必持不決

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
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
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

下主事與民寸寸計較耶
建曰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正從善
轉圜較遇不吝規模弘遠事率可為後法求之前代其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
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
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

倖挂各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
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
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雅議

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
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
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果科

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共定議各布政司各數以聞
建曰欲行科舉之法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為無益須救

得時弊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鈎棘為救弊者未為
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於
唐楊綰愚於治安要議備之
命皇太子往南京講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
時南京屢奏地震擊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

此不
不

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
 蹇義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於星象。監國
 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
 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
 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
 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
 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論曰。監國二十
 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
 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淚。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五
 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
 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
 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
 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盡心。適中為難。卿以善翊君。以
 義狗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
 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
 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
 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
 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難。體
 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
 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同而詞小異。○有進言太
 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
 已而曰。今朝無關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喟然。惟士奇以
 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
 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
 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
 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
 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
 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五
 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
 三人有慙色。
 五月。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
 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
 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
 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擇。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
 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
 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

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恭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囿，宣府則叅政劉瓌，遼東則叅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改為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

皇明從傳錄 卷十五

三十一

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帝惡惻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申之以詞，請重之以錢，愈糾謀圖書之，錫有言必聽，必嘉，必齊，兼請之，使言變夏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為時勉一申救也。時兩揚得君，稱能言而何當此亦黜，那後來林長懋陳祥之囚，諸臣亦救無評救者其咎將安歸哉。

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鄭曉曰：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謙讓之言，未嘗與辨。益恭約願謹，久自子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或正色訓誡，或在東宮，清心寡欲，被服寬博，宛若儒生，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凡遇水

願在位及一年及二年及三年及四年及五年及六年及七年及八年及九年及十年

此期五

皇明從傳錄 卷十五
 六月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為皇太后。○冊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

是。高居露。那。飢。被。即。遣。賑。貸。罷。科。市。已。通。青。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工。廷。臣。才。行。高。下。懸。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盡。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足。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陞。降。每。歲。曰。民。力。罷。矣。慎。毋。貪。功。功。懋。德。寧。過。於。厚。厚。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不。賞。實。功。懋。德。寧。過。於。厚。厚。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歲。法。司。曰。賊。吏。務。屬。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論。所。用。人。必。求。實。尤。授。官。必。責。實。効。樂。問。直。言。多。見。察。茶。間。有。啼。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下。筆。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深。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塵。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氣。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刊。真。德。秀。大。學。御。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年。天。下。傾。嚮。嗣。位。之。後。弘。施。沛。澤。號。稱。仁。廟。不。亦。宜。乎。

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為兵科給

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沈

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

為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為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

懋出為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

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

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為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

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辨激切 上怒筆之至死長懋被

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

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中為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夏原吉為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

溥為總裁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率番漢兵剿捕安定曲先

諸寇英擣其巢穴虜安定王俘掠人畜萬計邊境悉平超

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十一月鎮胡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關平宣大○平江伯

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為可汗○漢王高煦陳

泰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勅榮

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

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

終不聽命養成倡傲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

而未厭其誑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

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五

卷之十五終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齋勅命瓦剌賢義王子惺烈忽襲王爵○遣使

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

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

田以奉采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

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

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

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

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先

是濙為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疏疑

之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 上知其忠

誠召陞是職○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

都督馬瑛充叅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

陳洽奏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

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

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

為不祥若不為中國患而我與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

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兵切記不可後

因黎氏弑其國王毒害國人 文皇帝不得已有甲伐之

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滅繼

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

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

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

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

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

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

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

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 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

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

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

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

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

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
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
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
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
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
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釋義勇衛軍閭
羣兒等死罪

羣兒妻毛素淫李宜以告羣兒羣兒妻毛欲殺之毛于
是誣羣兒與宜等九人強劫殺陳貴家財御史悉論
斬貴被劫之日宜等各存事他適實不為盜擊登聞鼓
詎免上曰千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當有盜驗命
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勅在案驗上命釋羣兒毛氏
死論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
盜不可

長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蓋
委之日先禁他罪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實
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
宜減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
貸

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

閣參預機務
陳建曰宣廟柄用陳山張瑛翁仁廟柄用楊士奇
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
一內閣後亦
無稱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璉廣東東莞人以鄉貢為桂林教授遷助教永樂初知
禮有治本權知滁州均能假時征徵禁奸賊甚民用力大

文皇延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
同會試選進士行頒平胡頌樂歌鼓吹提四川按察使
會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後嗣于璉翁考與
馮三賢稱云

沈慶為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
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為孝有道孔子
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
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
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
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農夫又曰朕入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
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
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
如注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太祖開創太
宗中興固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
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上從之遂著為令○
上謂夏原吉曰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
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河南新安縣山土瘠
薄民多困乏知縣陶鑿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

其專擅。○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潘陽廣寧義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王山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上可其奏仍令以職職之毋恣意砍伐

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命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七宗崩謀益失招集亡命以謀備指揮王斌為都督樂安知州朱矩為兵部尚書穆德遠近以輔臣憂夏奸邪亂政為中外海懼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

上親征上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

得以前時自效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固輔請

守居庸毋令北入胡剽法司盡弛軍旅刑徒從征戍長

命伯劉瑞忻城伯張泰建平伯高濂守京師已命廣

城伯李賢侍郎郭瑄郭敦李昶軍軍衛王瞻坡襄王

雲尚雲黃淮黃福李友直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

保原吉太子少傅禁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

程而進矣西駕過揚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

彼最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

期滿知

走南京高煦外多誘能內實性驕驕事欲展轉不能

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漸立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

即遣將來得以其言厚利誘師幸成事今聞朕行已

志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成實獲樂安歸正人益知朕

虛實言賊初約斬取濟南山東布衣二司官皆宜防

禁不得發及聞大軍至不敢出東布衣二司官皆宜防

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願起家奈

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據齊魯日此

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投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

安論衆上仍書諭高煦曰朕欲汝出本之貫高淮南

受謀始干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矣倘謀者朕與王

聖明從信錄

卷十六

功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之

上章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

從者不問遂親王斌等下行錦衣獄於未令錄本鎮撫

樂安敗樂安為武定九月乙酉班師命申官領樂高

父子赴北京錦衣衛城禁王斌朱恒盧堅典仗侯海長

史錢異殺校錢常百戶非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

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覽刑繼誅

六百四十餘人其放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

不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手勅諭趙王時高煦既擒 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皇明從信錄 卷十

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

別而

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歿之

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賁勅黎利之罪命為精化知府利不從聚眾寇掠勢益張大通帥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視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裹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己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通懼師赴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為給事中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陳建曰頃綴錄記黃文簡好誌毀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又考三朝聖諭記淮嘗毀胡廣楊士奇二人于 文廟然則文簡好等毀同列事固有之耶密怪洪熙初繩愆糾謬圖書之賜與語辭二語之隨獨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反爾之罪為二楊諸公所短故耶以此觀當時內閣諸臣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云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歿之

忠州州人承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胆畧使懷泰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賊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其本酒醉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大怒罵地大罵奪杯而中賊酋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曰上深悼惜之勅遣兵門賜諡曰忠節忠臨難從容賦詩

日萬里孤城久困時屢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井闕定無期英克不逐西風散

遣御史清理軍伍時軍政大壞奸軍匿籍反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其賄民多受枉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分行郡縣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十月復檀凱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民詣闕乞留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躄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即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

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蠲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

之囚復其官○張本為兵部尚書○是年陳祚于謙為監察御史初祚由庶吉士陞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封西番大寶大乘闍教闍化贊善五王

丁未宣德二年

正月申明屯田法

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

于

淡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祗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澐曰清和恭靖

按揚文敏家集記受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厚寬弘曰含弘貞靖曰端方貞靖曰清和恭靖餘未考

皇明從信錄卷十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會試天下舉人取趙昂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駱虞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為支運○命定遠侯柳升帥

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泰贊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

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王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俞

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徭僮數叛擾邊故命雲鎮之

益以此
非其
何矣也

無此
死矣
世之
者

陳建曰按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類
尚誅殺山襄毅繼之則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畧用兵如
神而廉正罕比其敬土官一以威信刻期征調無敢違
者帥府鄭諫雙直敢言公謂之日世謂為將不計貪利
廣西素尚貨利我將何如鄭日公初到知一新潔白袍
沾赤點墨終不污論也公又日人云士夷饋送苟不納
彼朝廷反畏登于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逾十年廉
操始終不渝固不由鄭而鄭亦尚云○又按傳信錄
太祖開國初用葉泰王與宗直應後有天下以其老成
不貪除泰為儀鑾司副使陞福建參政除與宗全華知
縣李善長評日典宗由是隸出身難以救民太祖日
與宗跟我數年勤而不食又能處事雖儲與吏不及干
牧民何有後深遷蘇州知府河南布政憲謂此鄭諫事
觀之固初雖賤隸中猶有如此之賢近日儒紳士夫或反不逮何與

四月廢晉王濟熿為庶人安置鳳陽

按晉恭王桐卒世子濟熿嗣王濟熿于美圭封晉世子
濟熿之弟濟熿恨其失愛其父并憾濟熿不為解困

皇明從信錄 卷十

族慶成諸王日訴濟熿之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
熿罪竟奪濟熿王爵廢美圭為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
誣承奉左叟佐濟熿為逆遂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
恣欲于獄中令馳驛召濟熿父子時濟熿囚空室已十
年而府中亦言左叟已死次微至一府大驚微至空室
解濟熿釋綑相抱大慟濟熿亦是怨望出悖語濟熿父
于見文皇行在所濟熿病瘵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
熿遂封美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美圭故有田在
連伯灘隸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
美圭父子困窮多病詩日谷令在原况弟急難海月吟
咏感念無已細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論美圭日朕已
諭帝王讓汝用兄弟叔任本同一氣廷中叔益恭久當
憐汝濟熿得雲蓋廣致奴至府中進哭謝事仁宗崩
又不服喪宣宗即位濟熿始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况
詎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
謗其所遣諸高煦人又走京師高煦又使劉信與奏濟
熿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

發毒款其母濟熿始覆上以勃符召濟熿至示以諸
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道符二王與謀于未信今晉府
人屢上變告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已辭讓微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
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屏之鳳陽

貢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利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朝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
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日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
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
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
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

皇明從信錄 卷十

按楊東里集先是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
史請南直隸蘇常諸郡者銳意得軍伍功民多受誣常
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數詆詈之宗璉忿
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預宗璉以死于枉者十
七八時蘇之任郡者希合御史意峻刑枉民動以干誣
怨澤載道常之人于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視
之建以蘇常二郡推之天下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
以民性而差清軍御史清軍差而民益益枉則曷若勿
勿清之為愈乎則曷若併其差于巡按而使官戒一員
民咸一善乎然此猶就弊論弊非究本之論究本之論
具見于治安要義具見
于此紀弘治之二集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
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
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
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詭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

不示弱以誘我况勦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鬪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鑪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恐加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革爵○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補江西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江府為人悍利撫士民家咸愛之時寇勢熾甚郡縣多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數月寇攻益力城破兵民皆鬪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日吾奉命守郡郡亡與士義不可汗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從先子輔死上聞贈子輔泰政賜祭復其家

皇明從作錄 卷十六

朱十六

三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請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皇明從作錄 卷十六

朱十六

四

陳建曰交趾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為說意固美矣然其時交趾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文皇之為郡縣也蓋欲變蠻為華今乃棄華人為彼蠻詎臣僚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其撥之當時似宜勸黃王通歸師境上勿節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英國三定交南

則所望而震焉者便之相視觀變可復取則取之不可
為仁而義者乎茲斯時利所欲得者止于境土所不
知由此過懲往教遂一切靡然知改而不按指國成
無不恤不旋踵利遂篡自立二楊亦未加之何憂夏
確中一時矣

十一月 皇子生 赦天下 孫貴妃所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 賜號靜慈仙詠 退居別宮

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 先是皇子既生 胡氏稱疾請開貴

妃 遂正位中宮 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賢 仍命居清寧

宮 進膳如常儀 每燕會必命居 孫后之右焉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宣宗

此與宋仁宗廢郭后 郭后追悔事 頗同後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 尋改南京 薛瑄為監察御史

黃福持正 不以阿諛 觀日臣性不貪 命題其曰臣不

無益之事 上意不樂 居教日勸 瑄福年老 不願以政

轉任南京 戶部 瑄聞之 實謙之也 向使寒夏 諸公皆如

此持正 其勢未必盡 謙之則君德可隆 天下可治矣

從范驥二先生 驥年十二 作詩賦 聖司奇之 補長

其其所作詩賦 聖司奇之 補長 聖司奇之 補長

日某至 糾紛之地 無相識之理 今人遂欲一試 面

上御文華殿 儒臣進講 孟子 上曰 伯夷太公皆處海濱

而歸文王 及武王 代紂 太公佐之 伯夷扣馬而諫 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 大公以救民為心 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
上曰 太公之心在當時 伯夷之心在萬世 無非為天下生
民計也 侯泰事 詔繫于都察院獄 以泰秘漢府反
狀復受人賂故也

戊申 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 遣使立故忠義王免

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為忠義王 俾嗣忠順王綏

撫部屬 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 凡文武吏士得還

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 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 通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宣宗

至京 羣臣交劾 通及梁瑛等 下吏鞠 王通失律 喪師棄地

山壽曲 護叛賊 馬驥 激變藩方 皆論死 繫詔獄 籍其家 梁

瑛等坐罪有差 御製帝訓 及官箴 二書成

二月冊 皇長子 御名 祁鑑 為 皇太子 封后 父 孫忠

為會昌伯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 宜河南 還言 山西民飢 流徙至南陽

諸郡 不下十餘萬 只有司軍 儉各遣人捕逐 民死亡者多

上諭 戶部尚書 夏原吉 曰 民饑 流移 豈其得已 仁人君子

所宜 矜念 昔富弼 知南川 飲食 居處 醫藥 皆為 區畫 山林

湖泊 之利 聽民 取之 不禁 所活 至五十餘萬人 今乃 驅逐

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共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上田俾衆子
耕種爲自給之計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

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宜遣人往勸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以
罪免爲庶人○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

繼敗故作酒諭○琦汝敬還利表陳曷卒乞守國侯命○
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
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

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
孰得而知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

瓦作私第故也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
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

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常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
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東強縣凡二百餘戶

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稟強

上許之併飭戒有司

八月壬午帝第二子生是爲郕王○上以是時秋高馬
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

馬以俟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
宴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際平侯張信尚

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
師渡潞河駐驛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者朝見

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
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

豐稔無他虞喜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溫飽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而自棄也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
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

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
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軍騎可行若

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批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
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御杖斂甲韜戈馳

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
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

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
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

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舉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于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陳建曰：宜廟英武亞于成祖，故平內難，交外夷，皆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祖時嘗田獵講武，從威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遠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敬放之，遂致家慶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宣德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上率鉄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敵功多也。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先是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

所願，借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賊貪方實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勅令考察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賊貪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迹。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有之發，輻成遼東，而令觀隨往。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諸臣餘燕樂，歌妓滿前，以奢相尚。自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賊穢狼藉。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上以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

備顧問謀議職名俸祿悉如舊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扶宜府即漢上谷也西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宋四驛曰涼亭泥河塞峯黃匡接大寧市北口道關平與和萬全間管曰滅此殘寇惟守開平則與和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感圍益三百里云

乙酉 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願慄然吏有遭撻者搢搨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

皇明從信錄

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

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遺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

歸耕實為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承樂以

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

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詆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

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未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

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諱

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

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

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 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

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

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為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

何以行事立命殊清于市

陳建曰祿薄而薪芻無資固非體臣之道歸皂而使給薪芻亦非正大之體後來錄此遂有榮薪皂隸之設

體便畫亦可行焉

兵部尚書張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

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凡

遣人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

皇明從信錄

一驗從之

四月書諭寧王

時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米

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

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服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

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

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都王于孫自鎮守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通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

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過之

于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

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

犯分不知有若矣若奉臣與靖江府將軍前行若臣

之禮是天下紛紛多若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

大器及不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重夫稱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為禮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破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照懼悔不及今叔祖觀有不遜斧鉞乞為赦免之說何究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論蓋狂此為客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舉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辜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

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鶴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志改為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五月初設鈔關○諭工部申飭府州縣及時濬築陂池堤堰其為強豪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其實聞已而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八月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監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上亦察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

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

山雖侍 陛下久然寡學多愆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

日有于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數日併

瑛俱罷內閣之任○戊子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

器用翌日大學士士奇上表謝恩降勅賜詩褒答

按是年幸闕者三闕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得舉大闕臣退食于外 上命于庭中騰地置庖始得會食中堂

帝閱武近郊

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疋 上諭之曰馬畜

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

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益農民

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

舊典以示勸懲民存貧難者宜寬恤之

陳建曰牧馬之政漢唐皆徵之十監死至宋與我朝始放之于民宋保馬勸于王安石我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寺卿楊砥奏行其為法徒爾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此弊極當變之時丘文莊詳之大學衍義補愚于治安要議尤究言之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七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

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實訓六卷 少保戶部尚

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按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節愛
為先到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與大役供餉給而民
不騷騷也細無矯節不務悅人入無譏不謫謂吉
君子長者呂震嘗言 上前短吉亦好震為子冰官上
才總清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吉言此不足展理
大忱得陞侍郎也撫嘗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微欲
逃吉曰汗可流何懼為吏壞所賣石硯匣不敢見吉召
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遺之在部吏林精微
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汙吏懼即肉袒以俟吉曰汝何
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咎不謹被汙 上命易之一
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
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道所批者慶終大
辟泰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修祖而筆不忍下也
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
吉曰君子不以貧真情行其敬慎如此吉嘗監修三朝
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人尸視之當是時夏齊名塞
簡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吁
俞可不期于濟國二十年民
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為

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寺官竊減外夷供給 土論

刑部侍郎施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 祖宗以來飲食

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率

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
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
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眾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
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銜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得度莊劉實○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

壽山謁 長陵 獻陵戊申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還

京師道中下馬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

推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也 不勝勞况常事此乎命賜

耕夫人各鈔六十錠一路如之遂錄其語至京以示寒義

楊士奇楊榮曰卿亦當體念不忘也錄語云庚戌春暮謁

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

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晚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

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逸

乎曰冬然後躬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

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

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

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

不動辛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

以勸民
恒事子

以勸民

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聞
室夫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
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
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不願易業也。
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知買之勤
乎。抑尚他有所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于縣。竊
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
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
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晡而入。民休戚不一。問
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
事明在信錄。卷十七。

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
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之而遂。記其語。○改江南
民運為兌運。○頒寬恤之令。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論
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
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
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騷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
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
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
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
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

此數條
之與諸
亦無分
古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祖額皆
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
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言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
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
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
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早涉。悉由
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
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
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
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
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
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用早頒行。○上于文
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
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
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
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
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
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下。皆稟。上言。又有
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
厩馬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即鬻于市。朕知之審矣。渠致請復水樂以
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
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李
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增置嘉興府秀水
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
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朝鮮國王李禎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論王國
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計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
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
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
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糶。每處穀
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
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

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見
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麥
綿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
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監道人運送。陝西委參政
陳瑛。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

事從之。○置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罷刑部尚書趙鼎。侍郎余士吉。

辦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殊
之。其後復出劫人。又有蘇州安港。巡檢同圖富。民過送
之用。詐作強盜。被送刑部。私賂獄官。獄卒。盜死之。御史
劾辦等。急縱所。致令該司官吏。皆已。逮問。辦等。焉得無
罪。上矧而大怒。既而念辦等。歷事先朝。今
又皆老。姑罷其職。令都御史熊。兼部事。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
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
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
等言于錄。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

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官
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
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
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
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
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薛應岳曰。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于西北諸處。積荒之
地。不但可以屯田。藉糧。運。而。亦。可。植。也。山東
通濟。泗。沂。諸水。河南。登。汝。泰。運。息。諸。渠。亦。可。植。也。山東
通濟。泗。沂。諸水。河南。登。汝。泰。運。息。諸。渠。亦。可。植。也。山東
西門。野。鄭。國。之。後。而。築。金。道。旁。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
國之賦。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身。得。而。不。竭。哉。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

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秋卒祿焉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裒創赴闕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迨封新國公諡忠武

按水東日記獨石參將黃瑄言少嘗事武安侯鄭克陽武侯薛綬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助勤早菴軍中肅然不宅髮科擢尋以病還朝修武沈清繼之則貪濁之風作矣考亨鎮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嗣正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守事也建按武安陽武不獨可為智勇名將雖謂之賢將亦何忝哉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妖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史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謙浙江錢塘人相與帝七歲能前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教時宰相也登承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貌英偉音如洪鐘遇事敢為不避權貴嘗從征高郵罪人既得上帝謙數其不軌辭職義正矣口而放犬猶言自是愛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送議敘命大臣經理上親署諭各起校之時年三十二各官事

設懸撫

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

舉忱往

忱江西吉水人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故弊皆為之盡心訪問善振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左侍郎

車錢塘人舉于鄉授武選主事遷員外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入閣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魏密一壘車疑其誣察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吾不知故大竟不受歲餘復人為職方郎中能理繁劇時傳言刑藩當有變詔釋治丁內艱奉情治事至是恩陞侍郎

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府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其才授廣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歲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授以重責假便宜從事馳騁之任鍾初視事陽為木訥肯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利有弊盡舉理之通判趙悅時與鍾亦不按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茶并呼禮生于餘廳以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于是諸吏皆驚禮畢上堂上呼更老言吾聞郡人多武鍾能誣善人吾有影響之說雖不能如聞羅老于自為判別今以屬若等遂以善人惡人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府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絕殺之吾則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作惡諸大輩言某日某事若某作如此故應竊斯若不然多爾類果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爾類

按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燒公廨希
正稅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人百餘
人訴下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剔蠹恤民
政簡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通邑所患又侍郎許廉過曹
者老過道代訴廉移文吏部具以聞上
日希正君子也遣還任希正仲淹之後

封昭皇后弟張昇為安伯○山雲討平慶遠蠻
辛亥 宣德六年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賜
燕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幃樂壽康

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令北直隸地方比
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
不起科

不起科 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
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
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致權勢豪強爭占之極王
牛漢籍今此方平原沃野千里編望皆不起科下此可
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德也一德謂以堯舜二代之
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固有成法楊東里謂人得
君行政如此其事且久謀國不私經遠之猷而
苟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
祚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請
武當山佃戶十年宣德始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
西馳疏劾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大畧言帝王之學
在於明理明理在信古讀書知要陛下備有聖賢精微
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于聖賢精微之
道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
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
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于瞻朝

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歌使知孰為忠賢
之可親孰為邪佞之可惡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
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于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
者自見于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具
中舍譴諷差官按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下錦
衣衛獄禁
劉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
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弁遂致因循 上曰
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
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上御文華殿少簿楊榮進
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析
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眾四語行
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
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
人倖位妨賢病國卒以厲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
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為軍官據占小民日
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 上命車及御史
一人往理之

六月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官求用 上以其違禁付
刑部治罪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

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

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

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急

臣迫令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

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

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

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

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

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

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寒義

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

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初名也先仕于元太宗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

一年以其部屬來降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宜德三年尾從更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

民池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十月書諭伊王時李驥知河南府伊王屢有非理之求驥

不從府中官故虐害百姓驥又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

年冬至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初唱班已就列王以為

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

有在四更者驥蒙恩守土遭王摧辱遂以情奏上謂都

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

更行禮此必王府護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故戒戢之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孜簡易沈嘿不伐善驚名病革士奇采問之故推言受

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彼何言或謂孜

身居未染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會榮卒贈禮待謚襄敏

榮中丞兼甲申進士廷對成祖親地貫道經史識達

天人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權魁天下昭飛文明尚

書海青歌上稱豪宏特示樂大典為國誌賦天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為首

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者舉堪任方面郡守

官者有犯并罰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法以人
齊原相
而米可
也

陳建曰：揚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今有
京三品，以上保舉，注字文達，天順日錄則言保舉之
弊，不若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保舉之
弊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不泝。二弊
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逐行用官，推其能之
法，錄令百官推讓，委薦一官，缺吏部擇所缺最多者，素
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遂授焉。推授由吏部
而所以推授者，吏部不虛焉。如此，庶幾乎其可也。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荷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
臣。
荷蘭操曰：蘭生幽谷，芳馨噴其芳。賢人在野，其道則
光。嗟蘭之茂，與家草為伍。於于賢人，女其予。韓招隱
詩：口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
孟，昔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
絕邪離俗，豈非遠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
木同腐。予聞 廟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皇
才借未布列，在位道行。身尊自世之貴，遠彼山林。皇
遐思德而不來，然我思德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遠其

身而待于道，卷阿之詩，梧桐
風，展爾其翮，然予將爾翼。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陝西西安諸府州
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
縣六盤山，鑿壑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
孫路，黃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
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為便宜。如舊開通之，乃命布政
司給官錢，造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西南北各
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忽
為不急之務，倉廩廢壞，穀罰掩焉。已有御史朱鑑以為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備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巡按
御史巡察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親製翰林院

錄

其辭曰：廷有司言，日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兼命
所由，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代，有與哲博。文明
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
必慎乃守，敬沃之言，惟表與仁，克終之道。爾孟以陳，詞
尚與實，浮薄是戒，謙謙所屬。出於外心，存大公，因彼
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
休欽哉。
無款。

七月 上燕間，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畫，感圖，因

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

王業之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皇曰：從官錄。朱十七

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得十便殿之壁

朝夕在日，有所做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

嘗歷田野，採桑有蚕，絲製帛，累寸而後成。足亦甚勞苦，因

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為詞章，昔西

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當詔儒臣，以農人織女，耕蠶勤

勞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為圖，闕于官掖，布于

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蘇

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

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

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

此
可知

諸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
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關其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
晉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肖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
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
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命有司致祭康澤廟

按廟在高郵城西北湖中神姓耿名過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死而為神屢見靈感祭封至靈應侯廟額曰
康澤廟之者舟行無及溺之患早獲有甘澍之應陳瑄
請今有同春秋祭祀 上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
宜從
其請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
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

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

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摠藩憲之政

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
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佚樂與馬騁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
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口非汝

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
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日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

知無不言
口無不盡
不與有焉

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蘇州府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

太湖曰滂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

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

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

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

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疏濬則一

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南番

白葛達因入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各天堂默德那國即

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修祖陵奉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 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

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

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陳建曰士臣以陳善格君臣因事民為職不以阿諛
悅為恭也文貞前議奏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勸
上

遂何能以寸管
太平聖德之詩何如
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能于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

太平聖德之詩何如
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能于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

其能以見
方知善惡
必者

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小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習直隸河間

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學生馬騾駒一萬七千

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隸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

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

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辛賜祭葬以

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

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

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定音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鼐與太

和與史前已政繁處之船如公職益進學不倦久之以

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再河

各象數龜卦積山 上刑釋為第一授翰林修撰為人

明敏疏通楊士奇受重之薦

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

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于西苑也 酒宸翰製詩送

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甲折仙村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

至望近侍九重天咫尺 永樂聖人臨御初端躬翰首

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舉彥股承大

真君萬友和曲共理資賢良傾心倚情任舊老而贈引

疾先還

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後相見霜鬢蕭蕭秋滿而足時朝
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紫月未盡意
心又欲東南歸太液清余酒碧藻揚柳芙蓉妝映好
鷺鷥鳴繞白翎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庭身江湖雁
歌鹿鳴高青不及中河謝公舊游跡采芝劉冬可長年
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
諸石作李文亭覆之

七月置武曠騰驤四衛

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

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此

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口褒崇忠

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

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皇朝從作錄 卷十七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上王直 進

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

○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止一

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

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

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冬詔令臨御以

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視試之板其尤者御建等二十八

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鼎鍾復趙恢

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水樂甲申之

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崑崇文閣乃在城北門登

宋其之七
身公其
主也

有明志

可見之
在區區

高一聯望輩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于載聖賢書其下何
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竹登俊儒願此閣下人
勉哉情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
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
黃純徐惟超訓導斐升七人 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
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
奏定濟農倉之法

被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
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領家產需
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廢忱至問民
疾苦深以為憂思所以濟之王于秩諸部度稅會朝
廷命下計以官鈔平糶且勸借儲蓄以待賑忱乃與蘇
州知府况運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

通明從信錄

卷十七

三

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
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飢民凡三百餘萬
口蓋發糶不足以贖忱乃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
糧官輸者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通者
粟底也欲盡舉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
發運焉細民得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既善所納減三
之一又二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
贖月俸計其耗費每册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
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求此給之既免勞
民且存糶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糶無遺次鍾等皆曰
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
儲積之歲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於常二郡
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備
贖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葺岸濬河道有乏食者
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劑兼井之憂農民無失所
者而取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其以問 朝廷皆從
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毋濫插藉之際于中下
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山二石一齊給之秋
成抵斗還官凡其餘約皆悅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

國科考之
八何如耳

五功保種
五益天集

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
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飽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 謚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
瑄合肥人以指揮陞都督命事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
江北以通濟對伯亦崇初董北京海漕百萬運倉尹兒
濟城天津衛藉兵萬人戍守築淮揚捍海堤八百里系
罷海運漕會通河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
真瓜洲壩鑿徐州呂梁洪築力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
通倉以便轉輸置倉卒導舟設井樹以便行者總理周
密善在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借此永利公歿
祠清江浦然漕
渠券往往存之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
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
守淮安先是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七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補給脚
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
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
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
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
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為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贈湯陰伯益忠襄
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眷三朝屢登八座衣
食僅充幾不能葬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哈喇噶等部皆應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交趾黎利死二子開弱奸臣黎問黎察構黨仇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上勅廣西總兵山雲戒備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廷始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

內外曾不一傳而洵生閭閻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木荒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滯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建曰 宣廟御極十載巡遊閱武者四焉實善肅人心振揚威武勸勵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疆所以不寧也近日邊防死弛之餘聖子神孫能繼祖武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爲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屢巡遊關非然耶曰 宣廟之巡遊也爲邊防武宗之巡遊也爲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浞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考經述解性理文集諸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夜行編等書座下遺兩神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其母存志倫色年不用浮屠巫覡諸惡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遺墓六墓家文好善信佛及開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編一書與父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遊人由之除其言甚精在霍州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

民武進人以進士起家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大吏放平以故卒于官貧不能喪吳文恪爲經紀始成珍成化間樂文莊請褒民不果

燕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請之。
先考技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謂蒲州學正霍學。
弟于上草願。留之。蒲岸弟子。亦上草爭之。霍州先上。得
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靡不巷哭。重于亦悲。立其德化
處人。

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與康。齋。與。彌。之。右。揚。方。張。理。
學。錄。乃。藏。康。齋。而。遊。月。川。豈。獨。其。為。校。官。耶。正。德。中。大。
司。馬。彭。辛。巷。漢。稱。曹。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
祀。孔。子。朝。庭。官。致。書。河。南。李。公。擴。曰。我。朝。一。代。文。明。
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齊。廣。朱。公。至于。道。
學。之。傳。則。跡。自。施。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
斯。于。

鑄宣德通寶錢

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旣卒

旣。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宣。鎮。杭。
嘉。諸。處。所。至。思。政。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臣。南。院。右。
都。御。史。會。同。左。右。都。御。史。掌。行。在。都。察。院。際。際。
改。奏。節。節。于。弟。之。徵。喪。廉。潔。之。行。君。子。所。法。也。

皇明從信錄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
治效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
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
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
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
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
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
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
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
康傑等送之。還并齋勸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
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
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
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
表裏。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
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
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
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
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

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
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
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擾者。皆令執奏。先是
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闕。防奸人
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
關防巡察。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一年
一代。至今因之。

乙卯 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
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

榮與英國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陳建曰：菽園雜記宣廟崩天時，張太后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恩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毅然不搖，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

鄭曉曰：帝天資英賜，遠近大度，致令聖宗思賢求士，臨朝蒞政，動容成法，物極其仁。惠萃羣臣，每奏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開江南農民困弊，屢諭察。咸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慎于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異，若令會舉期，在牧民責，親公卿，察玩息法，司覆上刑，各垂寬宥，獨懲吏，刑給成，違不。少假借法，行責近，政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謗誅，疎斥言者，重則廢懲，用防謗，過失密加詳察。

皇明在存錄 卷一百一十五
宣統後覺悟，其遇加隆，嘗謂待臣曰：君臣一體，貴在乎協。上推心置腹，人非為用者，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駁難，惡在其為一體也。以故體敬大臣，元兩家，奉未。官易人，當是時，奉賢效冊，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憂，不害其為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義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變。然性乏骨鯁，遇事無所匡拂，故王紳譏其與時浮沉。李賢議其依違承應之不暇，切中其為人矣。方之前代，蓋唐之蘇模稜，宋之三古宰相之流云。

恭上太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為皇太后。○封 皇弟

祁鈺為郡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伏以人心

實國家至
三楊在
柄何不慮

可憐
可憐
可憐

恭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爵林知州林長林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祚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殞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隄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隄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隄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侍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侍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不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楊士奇等上言：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

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遑放言，然此至重。伏望山

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上與 太皇太

○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南京

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

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

忠直如前書責福宜令叅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

無闕從之南京叅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初修 宣宗皇帝實錄○擢兵部郎中徐瑜為兵部

右侍郎巡撫甘肅

放前帝州江陰人出身吏部為人謙遜有容正縣時三

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及者其人神貌無可觀

具酒食令妻勸解而出避之妻有憂色瑜統而志欲

夜其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幸為朕免在鄉

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督曹觀馬意在睡不為

意後主事沒睡為舉發送之歸後手兵部尚書

陳建曰詩云肅肅免冒橡之丁下此趙武夫公侯下城

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且免之野人而其才猶

可為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象與周匹休

焉松江守進賢黃子威作 郡直政譽與蘇州况鍾齊名

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餘為 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

者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 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有

吏之徒而皆平白濯簾香 為忠子為各臣也成化而

後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 為舉人無九卿之望雖

歲貢絕部曹之階而況吏員 乎部曰教化行雖小人可

使為君后教化廢雖中才或 墜為小人愚于是重有感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開武于將臺

振山西大州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進命掌司禮

監寵信之于是詔振偕諸大臣 開武將臺集京管及諸

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 以隆慶右衛指揮金事

祀廣為第一連起陞都指揮金 廣為人守嘗備儲後

帝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往閱聞遂大見

親臨後累官都督總制將軍鎮守宣府

皇明從信錄卷十七

皇明從信錄卷十八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英宗睿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鶴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懷上下情

天順日錄曰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比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無

經是而學

意外之禍後來果驗蓋智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

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

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

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

伯權眾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

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微賞軍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眾請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失律亦召還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為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并三表裏○召應天府尹鄭瑄為兵部左侍郎

四之謂也

坐湖廣宜黃人初為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休易一紅禍奇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瑄泣見其父不可得父為教職居閑秋開聘典文書者謀于察友往請于父父大怒曰此子無如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得此瑄請于人又以書罵之瑄迎書跪讀泣受教繼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傳足音錄之以風世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

智武昌咸寧人初為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

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陞德水丞豐賊自子良作亂乘機大掠官兵倉而制之從賊

嚴季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困

飢而欲誘勝者不可令盡死倡義相俸為粥賑之奏上

上得報次其首惡三十餘人賜從者皆宥免時有告瑄

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木可知苟

無實速自來眾悉詣官自告者論之曰果若人言下諸

吏勒訊爾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

民當貸爾粟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

計至是召陞右都

代願佐掌院事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

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

生補除教職往在任擇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為縱科舉取

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選精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

非是

楊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眾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眾從其言識者題之○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榜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皇明從前錄

卷十一

三

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等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

微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墜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令僧錄

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

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處兵巡邊遇虜安與

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還縮安用汝握重兵為且汝特畏

皇

疾耳死三尺法孰若然敵貴等變色以芻糧不繼為解亨信即上章劾之上乃命王驥巡飭邊務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

辭因顧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

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

命宣王振至 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上跪為之請諸

大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

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 上初即位幼冲有

詔凡 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

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

以揭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

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

嘗考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 張太后內

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

以部屬進次經筵 后之進賢遠好卓絕千古矣

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

邊塞科
八又明

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
守兵俱少烽墩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
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
海而先退者誰歟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狗于果
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軍謹斥塚
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已禿字羅入
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
知有備引去遣知院何魯等納款於朝驥以其州軍軍冗
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木衛更番代上於是
兵得休息民咸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

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九
載滿在吏部上為原宗詰佐送請老去家居十餘年
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懼以故竟持之去○楊士
奇薦御史彭最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
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濫懲貪
吳美舊與富如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
之道中并殺其姪吳克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反
坐李宗人誣又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
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以賄初無子後兄
子已而妻有子與兄子貴三之一托已子貴元兄子言
妾子非許子也遂去盡亦其貴公人召縣中父老及許

宗

宗人詢之皆曰妾于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越陞僉都
御史召入臺穆自初舉動異常兄稍長改苦食淡力學
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安得萊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
不行問遺誰絕義色正詞清心寡慾蒞政臨民外嚴內
恕夫疑慮變才氣惟敏歷官中外
三十餘年家無餘資不能飲

京師旱
時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
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舉呼噪不知所起未幾有監
國即位之事權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
策城隍者即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議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驥復詣甘肅總督
諸軍以備之平江伯陳豫子陳儀言于上請于寧夏甘
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
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上然之○召温州府

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為監察
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
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
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尋入覲
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
是職

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意而治郡聲名定卓
冠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君賢相持鼓舞明作之權
雖中才者亦自奮勵而善刻深者變為仁厚刀筆者變
為循良也至所以懲貪阻墨者則又必下獄必滿成或
充胥吏不但解印綬歸田里而已朝廷勸阻如此是
所以諸臣上焉者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者亦
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之甚也近日此義民如其懲一
切什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

者無所勸懲惡者無所懲後來之
流不如 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時有言方
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
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
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
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違多得其人
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晉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
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
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謫語專欲墮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
其議

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請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
且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
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月官公朝受恩
私室之譏累奉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楊驥倫而無私尤
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十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倒置
矣此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
舉之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劄
劄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思車曰吾雖愛
身以誤國也澹泊自處守 正益堅每有功賞雖勅下必

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
肩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上宥之車反
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
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赴敵者安以待之
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
品祿

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幾朝廷處置頗為得宜
藩自戮安敵而後軍令肅賊則靡而後賊玩愒正后能
之詐冒而後功罪核付王驥以便宜而後闕外專賞柴
車之忠誠而後人臣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荒此西師
所以終奏膚功而後虜卒於破滅有由然矣嗚呼此三
楊之所以為可稱而後之謀國安邊者所當取法也
戊午 正統三年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
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
阿台朵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願
一戰居無何虜人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
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
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孤口北抵赤
林鉄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
與鎮守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
山舉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
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後進兵至

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千騎遠竄尋死

夏淮揚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

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

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

場聽令窳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

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貸鹽積聚民得食恒安生上

下賴之○御史曾泉以事降汜水縣典史自宣德六年到

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積女工尤恤貧

窶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棉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

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贖貨財用以

納通稅辦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

橫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泉沒

三年民思慕如一日

雙槐歲杪謂泉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善

榮戰服舊絲章藐視民事若不干涉泉之罪人哉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

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

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其人苦於瘴癘

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况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

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

南北更成
不備水土
不習亦通
遠不能行
難軍任之
缺知在此

撥戍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瑄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

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

茸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

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

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

俸並支柴車陞兵部尚書仍管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

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

呂伯並祿一千石

王直曰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嘗宿勁兵任良將又

輒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

為利回不為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撫之效不立迨天

子赫怒更命將帥而上崇諸公居夜獨議振類綱去弊

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

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斷絕而天威震動於萬里

外矣建按一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驕心遂

生以中國之富強為無敵以四夷之蠢弱為易與遂南

啓麓川之爭北挑兀剌之衆卒至己巳之變神器幾播

傳日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易日危者安其位者也

者也斷固存天下之至鑒也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已未 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蘭從善

為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旒祭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新作京城九門成○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三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數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騎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陞蘇州府知府况鍾

廉正三品仍知府事

按鍾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請關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表卒于郡民競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清際之操一時鮮見莫比

錄在蘇也盡心民事剔蠹除奸輕徭薄賦設濟農舍清收糧弊防運夫凌盜則置網運籌防非禮需索則置館夫簿綜理周家簡約易行後之為郡者所宜法焉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押不仲者雖三尺童皆得往伯父之郡民自融淨訟尤折節下士色縣恒謙和未始有急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皆尸祝之焉
東莞令盧乘安蒞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賢今日貧民詩滿堂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勝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立文莊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有虞之典籍年為滿中有善政者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若無奔奔道途之勞居者無送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至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年寇大擄人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

所當錄

燕東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付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諸晟晟見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發伴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國家大事
往往為一
八之私意
而敗良可
惜哉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類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胡世寧嘗奏議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欲廣而無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放開種今如此則有利無害人樂于興種矣民間米穀既多則價賤發銀可糶則邊儲易足矣建按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漕中韓重華之營田代耕者上之勸民廣種以待糶召商開中以代輸者次也轉輸千里終歲散數脫巾待哺策斯下矣然近日諸邊每止行下策謂之何

七月 上命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十月廢遼王貴始為庶人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開墾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遼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備以備荒陂塘開墾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稽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八

十四

三編 卷一

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開墾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遼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備以備荒陂塘開墾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稽

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

此。

十二月從封荆憲王于蘄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

忠宣○今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投總督各布按

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糶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令天下有司秋

成時修築圩呀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

以憑黜陟○召守備南京袁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天順日錄記袁城伯李隆字安凝重器宇宏遠字南京

十八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雅重斯文士林仰慕丰采

為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終莫能繼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

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所著有兩

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默菴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以文貞為西楊文

敏為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鄒

望每者南郡
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 文廟英武舉
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之才凡大事必與東楊
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
至輒齊成事亦隨決焉 勅文武大臣密錄重囚自英

國公而下俱遜後三楊先生央之西楊訊之未嘗決

至不可下東楊一問即決有教人利物之仁而不忍

火之惠人以爲受錢或不正法乞校或在平未嘗必留

馬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正統六年天下休兵理之功在

文仁宗時亦有光在正統六年天下休兵理之功在

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

道則崇平未有聞也

瑣錄錄云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下戈甫定宗室未

養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

未密財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

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若時

福建僉事廖謀杖死驛丞東楊以知官欲生償命西楊

以卿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

進言二楊皆有私微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

同知 太后從之振自是振振內閣之過裁決一歸於

振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此皆三楊失節之所致也

故今論賢相 必曰三楊

雙溪雜錄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

能持公論楊榮寬厚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

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軍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

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愛亦未敢恣意行私蓋

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尚正也然於國家大

治體 以未諳習如北征之馬聚于馬房營造之兵移隨

匠籍 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元而不知悉滅入地

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个名字其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清服其

遣使齋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彰恩寵

監陵周怡用仁吉水益汝志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各出粟二千石佐官以備賑飢夫以一黃瓶而易二千石遂可以濟二千飢民所振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踰于此成化以後乃變而為生負納粟入監之令遂流于雷爵賣官祖宗良法美意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辛酉 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讀劉球上言曰

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散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賄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謚忠文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一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煇熙宣德至此番二紀方修竣仁宣二祖恭儉之德繼天威重民勞之意至矣

東 非此意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未制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固皆建都之地然論蓋善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漢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營都邑而時輝興作議者恨焉固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為上使懿文不蚤世遠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難會通漕運建都宜矣然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崖六詔殆萬里而遠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可

也荷邊圍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湖河川古北口一日可逐徙下且近日紫刺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漕起搶黃裏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祿無疆而胡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四疾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亦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盛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嬉之勢固倍蓰什百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疆場猶時時悉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為之晝閉昌平陵寢為之震驚居庸紫荆為虜坦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
把人都御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訥蘇州常熟人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聞其賢命致仕訥遂辭歸 仁宗命訥以窮途易所守還家聞訥者述所著有思慮前後集性理學書補註小學集解文

章壽禮

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先是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崖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焚柵，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為拒。驥等麾兵深入，破連環七岸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傷十餘萬。思任發遁去。王驥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其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

奔馳尤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八

十九

閏十一月，李時勉為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爰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誦讀，與寢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輔借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侯伯咸讓坐，惟英國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列坐，諸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迨暮乃散。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

士苗衷為考試官，取姚葵等一百五十人。

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

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璉、陞禮

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其為將能與士卒

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

無異，臨陣當先直衝于第及士卒如乘追隨，以死向敵

性往取勝，所恨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

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

威震邊夷，亦明之名將也。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蘇

州倉。

陳建曰：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

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

銀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

路不復行，船亦盡廢，文莊欲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

不虞，且習水戰以退倭。

夷海寇實為國遠慮也。

命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為憂，乃命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守將以下

庭參，翱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

軍股粟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

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珠連壁貫，

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餼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

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

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

臣嘗以

不可語目

一則一

不可

是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羅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山東武城人以子生積宣今職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語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袖語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語詞是王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三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語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問之雖悲強笑答而已。

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為教習後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屬署役繁事遂起

始置戶部太倉庫。

多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按枝山野記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事其一 建文君雖已滅會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 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 曰曆日行于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亂 之 太后頷之二方季孺已諫 文皇帝謂收其片言 隻字者論死乞死其禁又辭不係 國事者聽命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按 此記楊文貞于所對言議甚正第不謂當時果有此言 不稱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熙來即得若行改言聽計 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一仁宣二祖時言之何不一正 統初年言之直待太后臨崩而已亦老期倦齊乃言之 乎按山此記當出于傳聞然其詞則其確足為正論 亦職方氏文字久已免禁梓行第首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

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癸亥 正統八年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

按小校盧氏人初為馬順所迫后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為球所感而發焉其憤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大理少卿薛瑄欲除名爲民

初王振問下榻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非性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疑王山欲娶之妻排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大補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察還之郡御史王友怒請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慨然曰難免後答死何懼焉持別易論讀不廢至奏請次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

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册立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

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鏜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懷慶○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論死

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安慰之士奇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默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

可謂外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羨菜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陟清華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尚書楊著都察吳納檢討陳繼陳初教書儒生文貞初不相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一詩遂薦之亦今人所不能及者

文貞在閣時其婿朱京久之當歸念無囊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賈其婿數千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下獄其婿道當同理日遣一吏持金食至府云楊少師某知府送餽該道官遂親下獄釋某知府刑具候其後事一切聽令分寧遂得還職我朝

閣之職

三殿既成宴百官

四月大旱遣官詣雨于岳鎮海濱

五月以刑部右侍郎楊寧奏養雲南軍務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

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

由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

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

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

皇明從信錄卷十

鄉伯徐進爵有差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鑑等廉

能著稱治行超卓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

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實係循良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今日遂為

定例與者未必稱人凡復任者又通給勅諭無復殊別

命官清理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侵占無紀上聞賜內

官地一頃內使率軍五十餘悉還官歲差科道巡視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

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商輅浙江淳安人宋朝舉三元者凡三人而我朝取三

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揆一品事崇禎時名臣初文選

惟江西獨盛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平江西

之語此後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尚不及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

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上嗣位幼冲而議遂廢

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右侍郎兼

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

疾甚眾乃遣英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瘼英至紹興大

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塍沾足

皇明從信錄卷十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祭

感應記刻石于廟

丙寅 正統十一年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

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

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

省之民咸起鬪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庵傳入京議事未嘗有上物贈當路汁

人帝誦其詩曰手帕麻鞋與線音本資民州反為殃清

風雨補朝天去免得問問話短長以

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救國雜記云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白石首偽言所
通州縣官迎送無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聖源不為
海陽而與之後康知其賢自應安府再授其子布
政使或功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下
理閣澤幸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二公可謂兩賢李世
被使成風何處弄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黨和士
奇有相業策有相體
海有相度確論也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
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
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劉
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許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三

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鑑代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
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變端圖為入寇宜
預於直其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
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
三丁取一為兵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其虜
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離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
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
衣食未有所得其心者 詔從之

當時邊患惟劉公球羅公亨信誠于未然而懸
懸言之而惜于王振真然爾覺悍然弗顧也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

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養事畢還朝陛見
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
復○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叅將守萬全

亨伯父嚴克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
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功累陞
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
有功授大同衛指揮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
將守萬全彪亦陞
指揮使從亨參謀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下霸州知
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霸
州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
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備曉示之既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三

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
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親至京遂受旌異之
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
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
者譜之于振捕之下獄籌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
惜之而莫能救也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
為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

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羽劉吉李泰等二十人○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且隱几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吉允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

先是巡閱御史柳華微各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德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小甲嘗伺人而劫于輪租外悅用主薪米鷄鴨茂七始倡眾萃之及以輪租遠者冷回至自運船田至不其新千縣縣茂七不至乃皇明作傳錄 卷十

下巡檢司逆攝之拒殺引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兩白馬散血管眾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備稱王署官職入閩發動詔遣都督劉聚發總兵都督陳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部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

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決於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並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歸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徙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檀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東滙于梁山濬分為二派一入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始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縣上縣東許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淮而東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合于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避城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并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我朝治河視前代為尤急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稅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二孽復據孟養跳梁為患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官聚充總兵張軫田禮為副調土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眾據

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宜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

按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山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

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諫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眾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

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命瑛

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

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皇明從信錄卷十八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九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巳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 頒巳巳大統曆

岳正論曰：巳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數，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字，怪其故，退而求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間，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十分之一，之日來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其法常法，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至角，西至婁，為中夜，均古以曆差者，得其所矣。有知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夫曆口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擬之，能無疑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笑。

皇明從信錄 卷之十九

其本乎後果

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侯梁瑄，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復命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

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

人，王振怒其詐，滅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然不可，獨王振與王顯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遠，將士多死傷，大軍未功，而虛虛虛，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提貴州東路，閉矣。顯與都督官聚，乘執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乞，道道皆曰：吾征麓，冠不受命，殺苗地，去之前，前截後，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執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驍韋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世道陞降之機，無乃有數存焉？吾于是不能無感。

陞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戶部尚書。

天順日錄：周忱如謀慮，添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于附勢，其時王振極重之，官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

皇明從信錄 卷之十九 二

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于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吳縣人，才識聰敏，嚴明敢為，先巡按江西，有積吏民，泰留軍，按一年，回京，復擢僉都巡撫，時雍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禾稔然，恩威大著，凡屬奏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誣疎濇，設法最極，與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御史。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

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

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

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清理刑獄時春夏不雨，議會審

獄囚以消天變。上命太監金瑛同三法司堂上宥審之。

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審勸，張黃蓋騎道，于大理寺為三尺燈中坐的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璠率兵討之。○

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皆殺。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護身

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

下。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登見振畧不

備畏服，恐其甚且，詩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

聖朝從存錄 卷十九

民告于官不敢開，地動自毛偏生，泰之如常，又使

二處山崩，壓及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三村

數里不報詳奏，又黃河改徙東流于海，濟水入京，十

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繪時，一大而震，文南京

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三尺高

始下詔赦，蓋不可過，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來，饑

大舉犯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張楷撫平浙賊，班

師。

七月，倭惑入南斗。

時倭滿，徐理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

久之，不逞，舍，皆曰，爾不遠矣，遂命妻李南歸，皆重遷有

難色，遂怒，日，爾不急去，

直待作，于，始，耶，乃，行。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

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往，百官伏闕上

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太監金瑛輔，邸王居

守，文武大臣皆勿勿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

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

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

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

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勝

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

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

莽，誰執其咎？學士曹弼曰：臣子固不足惜，王上繫天下

聖朝從存錄 卷十九

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晉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

雲如緞管，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

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

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

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敕日師過雞鳴

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鷓兒嶺，虜

于山下兩翼遮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鄒野請車

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口爾堅儲安知兵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曠，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輟

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豹、草勅與和，遣二近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官侍虎賁，欠被體如蝟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陞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虜酋也先奉。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上乃下馬盤膝而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不執，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

此等奇心人
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且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眾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毳等物，駝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棣總萬機于午門南，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二十日。皇太后詔立。皇長子。御名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眾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郕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闕門眾，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且退。眾奮欲梓英，英懼，復傳旨言籍及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埏憤起。

掉馬順首曰。順平昔。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乘爭毆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按跪于庭。眾共唾罵之。是時眾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遂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經皇朝從作錄 卷十九

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驕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伊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為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也先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廊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

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生靈。盜在郡。積踰年。所財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

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獲利。奔
飯桶中。破脚越。繼而出。凡十九人。其黨。繼升以待。遂
遁入海。彌果。卒盜。旬日。則至。萬餘人。至是。大圍。郡。城。官
軍。禦之。賊。為。所。敗。城。中。死。者。如。委。積。雲。梯。呂。公。準。衝
城。幾。為。所。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
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避
若。避。賊。狀。官。軍。問。焉。委。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
清。盡。賊。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馬。賊。而
死。蕭。養。既。屢。勝。遂。借。號。稱。東。陽。王。紀。元。
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
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郝王即皇帝
位。進尊。上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
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

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
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招募。官
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
練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
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鍾銜。領等
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
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
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損弃。以資寇。宜令
在伍人員。悉請關支。作月糧之數。賞為兩得。帝皆嘉
納。施行之。○擢處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

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俞儼
遷。食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先
是。帝在邸。與吏部奉勅。擇儒官為官僚。人皆托故避之。
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為長史。綱及
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輿由訓導。為伴讀。皆不由科。
目。發身者。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
歷吏部侍郎。輿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
紫荆等關。○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
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始令各處招募民
壯。就命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命武清伯石亨
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而鉅。髮垂至膝。望之。疎然。先
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
退虜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
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
降也。先盡以中國虎賁告之。遂為鄉道奉。上皇自紫荆
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
人無固志。太監金珠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以占象倡言
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

宋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寢陵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是謙言宜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宋史不

陳建曰。水東日記云。已巳之變。徐元王最負有時名。太監金瑛趣問計。以南遷對。瑛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策京師外城濠爲大。益與安所。二事似皆未爲得也。粵流遠史曰。鑿與北將。在虜震城。一時文臣武將。見執之以解。不少爲浮議。所搖。屹然如山。不爲所動。惟軸共君以運。將練兵。委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神容。或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流。雖謂之朝廷。有定。以固帝心。于內。則雖外有干謙。數百萬。亦無如之何。

宋

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特相。形。有人。惟在帝左右。無英安匹。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不幸。於宋其機。只爭毫髮。嗚呼。是也。人。所。能。爲。也。哉。

大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塲草束。荳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口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于公此舉。監趙宋時。金人。斷亦揀年。駭聞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

項原字子

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闖。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闕。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狷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召宣府遼東兵。

項原字子

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恙。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標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項原字子

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項

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輟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章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為也先遜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哈錄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

聖明從信錄

卷一九

三

獻馬議和 朝廷卻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帥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饑

次發運未嘗愆期

名臣錄記時邊事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甲腰刀以數萬計其區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盛非歲凡不可數計以副急用又項錄錄記正統間盛非歲凡不可數計以副急用又請公遺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監察御史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謹天獎急先務正軍法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選羣吏疏上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

聖明從信錄

卷十九

十四

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天順日錄云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有操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歷將帥能用兵遇虜必講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宜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乘隙之類或偶或獲多不過百餘騎少或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及是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上木之閱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故後召至京師論虜寇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度嚴亦終不能大挫賊鋒導以疾卒然在邊按之諸將紀律嚴厲上率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水東日記云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滿然有愛重之如初為指揮社衛所誣而取衛廣西縱為驛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

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管不奔則六師何以陷土
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
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
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
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
遂弃其城眾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
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懼
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必以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按古今立國邊藩為急我朝建都幽燕迨近胡境大
寧既失所恃者宜府少為屏蔽耳正統之末當國者
惟知保京師而什宣府于度外殊弗思宣府苟不守則
山後皆淪寇壤陵寢之外而胡騎鳴鑼北門矣何以
為國幸而羅公忠義奮發誓以守不獨一城生聚家
福而京師實賴之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
同則郭登之績尤為著焉郭登者寧昌侯郭子興之孫初
為勳衛從征虜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會事協守大同
明年虜師屢窺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數沒之餘城門盡
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
天若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
形貌間傷親為痛撫于是晝夜警備城上兵以備後
患既而虜侯京師至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軍門入
援先以氣音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虜賊
連內地為患非輕欲逐起各處官軍民壯不絕之數且曰
兵事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官軍民壯不絕之數且曰
至賊已退優
郭襄谷焉

以威其賊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鄒伯孫誅之餘黨
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鄒茂七已敗死伯孫繼
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人
龍溪山中降其眾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聞自度
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為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謀佯若
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
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
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
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驥贊理軍務

皇朝從信錄

卷之六

十六

會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蒞武廟
者管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
宰羊近床進奉尋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
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
上配時譯使吳官前隨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
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
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
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侯他日為爾妹從嫁
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 聖德轅象每夜見 上皇
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殆

事雖繁
之以是
變之至

秀女子

亦是不
一段作

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傷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

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

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

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朝着

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

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

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洗濯

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盃來

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

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

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

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

無及矣○虜寇遠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

去○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驅人畜悉

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

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太子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輔

文廟功臣平交趾進封公 累朝皆優寵之天下倚取四

夷知名後殉于土木以永食葵焉補沉靜勇毅敬禮賢士

為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天順日錄記金濂淮安人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

之累陞刑部尚書濂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

上備之拜刑部尚書頗號刻深平閱冠歸加太子太保

後或不暇恤焉所舉亦正言論風采動人亦豪傑之士

也後卒追封沐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

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應寫 宜廟實錄除中書令

人改廊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為

異入閣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

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納糧分俵

取國神記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巳永樂

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

末京師有弊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

謂寄馬場採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

遂為故事每歲草生賄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

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賄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

敵此其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上皇在虜營為表祝天行十六

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

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吉有能識 太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繼納原奏事遂寢○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宜府尋召還○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鉉侍講學士劉鉉論德趙璣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

是時每講畢命宦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糞蝶

京師烈風晝晦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以副都御史軒輅鎮守浙江兼理塩課

進內閣學士苗夔兵部尚書尋致仕
給事林聰等疏單增罪下增干獄○都督汪全恃威晚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按此一草 景帝能聽言不私勳戚可謂明矣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月屢

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

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為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缺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斬捕虜

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眾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

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刃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

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為神云○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人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是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蹊隧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

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

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

趙檢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滌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千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千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敎武胄。皆切時務。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

一千人止。其上選舉例與歲貢同。
納粟入監之例。至此濫觴極矣。後來遂據此例。以廣餉。甚至據此。以接濟大工。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日人于玩愒廢弛。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崇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借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厥後其法寢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并。例。換次。擢歷。職。選。無復教養之實。彝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檢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大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歷世幾何。可勝慨。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
按球二千餘歲。大幹學。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首杜門。家。養。母。絕。意。仕。進。及。三。振。馬。願。死。珠。被。妻。贈。刑。部。侍郎。爲。寧。遠。撫。江西。召。二。于。應。之。口。失。公。忠。義。顯。白。子。以。此。而。仕。矣。乃。出。歷。舉。命。身。是。林。鄉。試。第。一。主。事。
皇明在作錄 卷十一
章兄弟並登進士。銜仕至左叅政。軒選爲。蘇。吉。士。改。歸。史。任。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固。忠。愍。云。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心。數教也。先。遣。遣。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不。有。期。也。寧。又。思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鞫。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麻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思信素

卒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
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
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
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
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
船河南十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
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軾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
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與帥官軍至大州頭與賊遇果大
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與後封海寧伯天
皇明後信錄 卷十七
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
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冀遣都指揮官
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縱使
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
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處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
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
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
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率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
金谿人平生直亮好規人過不為三楊所喜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
戰歿
按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
橋賊大至成摩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
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
贈左參政論祭匣亭越國公大海廟其子魯爲廣東
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
方授交趾典史以存守存爲累荐至今職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
機三十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撥
奏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
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
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十五員把
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
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
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
易○城固原○戮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
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爲
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安守備官軍于懷來
守備將永安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
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
洪懼禍奏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弃
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筆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

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三法司議罪斬于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參政完者脫欽齋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鞑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難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

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與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蒼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眾未荅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復命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請內閣白之遇與安與安曰汝奉黃紙幹

稟他何與焉實等遂借虜使北行

按水東日記與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聽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于以私惟于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荅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白領軍馬與我廝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眾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紆絲

四匹及糧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 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葦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糞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駕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悞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

腥膻克腹非天祿。神聖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
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幄南旋省建章。也先
幸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困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
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
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
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
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
四日。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秃同赴京。復遣人同羅
柯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遼人馬。○時虜主脫脫
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
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上皇道遇
李實。乃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
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卒
不習武備。况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
言。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
馬。中國今以鐵製橋。擬偏堅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
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
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鑿置礮火。中名
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情無用矣。虜使
曰。何惜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川之。虜皆以白其首。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
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為薄也。先問
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遇害。中
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
幣數。又使臣多自勉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金事。善
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
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及復辯論數
千百言。皆確中宵。○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
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實
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
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
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
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
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
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以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回去。還做否。善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
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

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大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口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上皇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干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十四日。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暑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

○癸巳。上宴瓦刺使人于奉天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刺使人有差。

點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十五日。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初日。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所請不允。○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蒙華滋內。而奸臣播弄。外面騷擾。愚故已。已中秋之變。巨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國鞏固。狼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巨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豈不留心于國。治保邦之良圖也耶。

王鑿曰。共廟北行。家慶。虜人悔禍。旋奉。當塔。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存以中。其機餘是時。却王監國不敏。志君。過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臂。而負不。天下所以汲汲。樓。蓋合。

公孫申

陳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為安揚聲遠治其功可為不細惟不敏奉逆 英廟

於此一事大不是然而不 欲其歸者乃所以迎其歸也

此意也 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

急于奉迎則使必以為我師重在此則必快留為質

以林中固如宋之徵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幸委

其抱空質而無用焉若喘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設

語所以謀敵而致大公之福是 英廟之復歸天也非

人謀之所及也雖然亦會途其適也值我國家氣運之

盛而胡虜之無入志也使遇五胡劉石阿滑打奇渥温

鞏爭中國為帝國豈如此但已乎

於此見其 朝萬萬無疆之休

高僧曰 英宗能之過遂至家屋幾亡宗社

被留虜所 念軍代飢令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

標後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降天命

有在亦事機不同翼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

不能絕身 景帝則兄弟之義與

父子也 此手謙恭所以立 景帝存微意故不加以

長君故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道使迫于尊議耳

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扣空質

耳向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有晏然已干然則

景帝難恩禮有失而繼統為正廟號今所宜

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忠而以冤死悲哉

聖明從作錄

卷十九

三

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
人劉宜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
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避之

王世貞曰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
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木富室或以為有私南畿老乃
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部中肯特詔南畿五
言曰仍應以此泰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此拆封其
文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儼初太平平氣

加開力辨遂覆試乃已後劉設有司議議亦以此事
日亦亦焉初高之請以于肅王都御史二子不聚乘
此為之地耳既而朝廷衛其意特命以二子益州時日
為欽賜舉人按于肅王有一子楚已為府庫主其
科陳芳洲王于之俱在內閣二子不得策上諫曰徐泰
事陳芳洲而高文毅奏請覆試且言陳王之非事始得
解今視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王而又移二公之請
於高文毅不過欲為外大父掩飾殺于肅王之惡耳孔
子惡利口之覆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
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
通城中食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璉自雲南
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
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薔城羊腸

聖明從作錄

卷十九

三

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帝嘉其功遂
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疾病大作
璉得疾昇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
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往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
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
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出富樞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
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
之永樂中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
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
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虜寇盜于謙奏遣其

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

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以禦虜功封宜府總兵都督朱謙為撫寧伯○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

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

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

已事安得善終

頤浙江嘉善人初舉鄉試為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

陞大常博士累遷至京官為人端重祇慎簡約勤廉居

官有聲望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 景泰二年 上皇在南宮○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

權貴中鹽者斂戢

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

死者相枕籍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

停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

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

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

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冢葬之

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

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

大飢 帝于樓橋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

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

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

曜為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為吏部

甚哉人情之僻也無論性骨模稜往往為佞所牽以

文肅之正直一時昵于文曜而不能絕况乎其他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

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于午門

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盡所

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

王振用事上下隔絕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

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

流向前說事止與敷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

膽而不宜泄于外時不能行

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朝有

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

蔽蒙蔽之由定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

君臣不相接見然後見而不相親雖見而不見也故

叶讓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後上皇復位授寬錦衣衛百戶

浙間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為兵部尚書撫鎮南省遂為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按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謙虛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粟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輸石五十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徵利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盡為修葺諸病一切取諸米人爭為立生祠設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屏盡括歸之於官於是撥需雜然通負自若人益思忱之功焉後二年

皇明從傳錄

卷十九

三十一

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猶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舉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為奏稱謂既証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關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

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入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它日身計乎玉心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衛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皇明從傳錄

卷十九

三十一

之後聞、帝以乘爲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干謙曰棄之則不但宜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荐安授以方略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罷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皇明從信錄 卷二

與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爲己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要議莫善于興復屯田之制事下所司議行

王崇曰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三費之利外有三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餘此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哉

五月一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

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廷臣俱兼官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

學士上

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瑄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庶兄黃玠欲奪嫡陰謀殺瑄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侯孫汝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衆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意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譏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皇明從信錄 卷二

大事乃出一縷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殺降黜棠致仕及 上皇復位玠飲藥死斷棺鞭口于政等皆伏誅○上旣册懷慈爲太子尚書楊翁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吳賀爲翁無以應○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記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陳建曰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羣臣林於利害無敢異辭於是即以宿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各官位之遷一至於此則賢者皆得而退不預一場之後人情憤然不平食其利者自以為榮幸不知謀者已責其非善後之計也而已而天道一還盡華無遺因而變辱相尋如此士之如身不亦不察也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于獄之飽易儲者舉益滋移臂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願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

恐亦不尚獨罪徐有貞也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廢官之不職者

按天順日錄謂洪英備雅君子洵往浙江考察為彼黜者去諫之且加諸罪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及觀其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懷不知此又何也恩謂考察廢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
廷寄君公道不明如
此又何用考察為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稅務

癸酉 景泰四年

正月 上皇在 南宮 ○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 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乃止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 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 天祐下民作之君矣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

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石 為刑部侍郎雖有深刻意以尚書汪之弗克遂人亦未 知之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 起之遂累擢家宰其於權用人下之際華議之述始 而若言路者不能容矣向使病去不世作郡清 必然傳後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可足羨哉

二月以王翱為吏部尚書時吏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 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 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擢 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翱為吏部尚書 翱嚴加考察公益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七月北虜也先弒其王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

八月增定各經試取上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 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 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 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 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論額數是以天下人才漸盛始 加增定馬順大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 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 五名雲南增十名 ○改各處鎮守侍郎為巡撫都御史時 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 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彭韶曰我朝初創設監御史巡按方隅或大憲
重憲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宜德
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偏置
巡撫

命兵科給事中鄧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
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其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
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
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
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其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
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
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
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
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備
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
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所以然也大將
居十玄武之位而非欲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也浙
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八馬多雜

踏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
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往治
張湫決河道卒安交吐人為入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
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
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
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
者

按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混於無迹正統
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得
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干若人之選矣稱謂是日
錄名臣者附阮安輩二三人以示內臣表儀風勸在前
而人益知所
以自勵矣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
日久人心驕逸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
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
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
壞正欲大典屯田以病召還
九月左都御史陳鑑致仕尋卒鑑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
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湫決河先
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非運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决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弗成底績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

按有貞先名程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恨因以玉帶獻于陳循循教之日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尤也乃更名至是遂舉治河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關以制水勢漕漕歷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 景泰五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

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濟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鄧廷瓚皆以功名顯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曰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展降詔書以大元皇帝鑾輿未復虜警未報為意皇上上之心即堯親九族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美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觀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上皇於東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建

奏中 奏此 奏公

臨伏望篤親觀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見宮或請明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考第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天下之大宗也皇上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無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屬天下之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研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不報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上疏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類今又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

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聰 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弒其主而併其眾浩請乘虜使去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繪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蓬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繪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罪大怒時已曠宮門閉乃傳旨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士選如
如子此

皇復位者，訂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鉄，帝怒黜為雲南經歷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鉄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按 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歲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眾文謂人曰此老囉強猶昔○齊庶人賸懾谷庶人賸懾移置南京六月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為一書

七月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鑑古錄上之

按天順日錄 景帝寬此疏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為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納之

請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為邠州判官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為盜網趨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脇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珪奏其縱盜營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長州練綱由解州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與務入條又上勤王急務疏帝命施行之綱為左都御史陳公鑑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詞尚苦俞公士悅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實無有也始怡其欲求薦而難於發言念綱數上時政疏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授御史景泰四年命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各輕責重乞陞命都御史庶可歷服人帝謂陞官豈可自乞然則此公之踈進有素其外補宜也

正月 上皇在南宮○命大監班祐鎮守兩廣○總督兩

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龍水徭賊破之時龍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江西狼

兵及豫人同官軍直抵豫巢斬獲甚眾陞左都御史按龍水羅徭徭賊自馬昂征後天順初葉成化元年韓雍再征之至今入十餘年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之地今此龍水羅徭一帶乃吾郡縣內地德慶州治隄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為兩廣往來咽喉南峽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腐其一草一木朝廷何用設此鎮衛為矣密結調羅徭水之賊為害深矣而自設此鎮衛徭賊欲以狼兵連合并官軍分為數道一四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日縱火盡燒其林木使無所藏蔽羅徭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昂奉

韓襄毅諱公何人哉

三月遠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實以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同知以廉直著聲擢為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華削任心無所吝承風選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階閣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禁示出為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壓推其餘解過客得其權心且為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緒鄂學下張九齡大度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有朝使領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擢實出朝使去至鄂部人為言南雄守且驛奏朝使橫索賂辱太守事朝使恨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擾劫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任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著書平生辛苦君子比之范丹李及云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諭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

帝朝 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毋喪至京聞給

勘合陞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禁錮詔不丙子 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與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公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

製之至輟尚膳膳善蔬菓之湯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灘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奪一個來換于某。某官默然而退。

陳建曰按菽園雜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竟奪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儀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恐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脊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開之。于公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與安金英諸人之力又按瑣錄景泰間川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少保內姻託爲之請至少保至文華殿屏左才諫之日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二五

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導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過而已。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艸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徵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下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太志失望。

按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則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日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

四月沙灣堤成

五月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因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官獨擬商輅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論德兼侍講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輅繕正輅退溥兼編修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二六

若誤筆然陳循欲改如初擬輅言溥既越眾陞二級則無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步循獨追送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輅豈可獨陞亦須從眾輅却不知至期手勅出輅仍舊兵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卿乃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開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任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王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鷄同邑林

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請如洪

武間罪劄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取

中試卷高毅懼儼等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

跪稱少保臣高毅有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

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

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

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暴才稱

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

癸酉吉安羅崇岳月試中順天府第一為京士許奏

充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玩倫後以

字行高王宗彙再坐累請成遠成化初遇有歸竟取道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又考其學士叙疏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

退舍後門官即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確政務益高

少保此舉正

遵舊制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

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寮

上遣大臣即訊劄奪王護衛罪諸官寮○是年福建僉事

致仕陳祚卒

丁丑 景泰八年

正月 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英宗睿皇帝

丁丑 天順元年

正月 午 上皇復位收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詔

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此

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

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

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虞

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閉之計旋易皇

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

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

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

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收景泰八年為天

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時景帝不豫致口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

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 上誠謀欲取襄王之孺子立

為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魏安瀾羣臣

請復立舊東宮金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上之意

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

錕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眾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眾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羣

臣集于左掖門會泰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

蕭維禎舉筆曰我更是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謂泰辭擇

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曉傳王文于謙遣人齎

金牌符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章

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軫、張軫、左都御史兼鴻臚卿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除結中官曹吉祥、劉瑾、白子。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馬十六日既暮，軫等會于。有貞宅時，遂報此。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非常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軫首肯之，有貞升屋，覽步。軫象逐下，日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亭，收諸門，開門納兵。近十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軫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昭明，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御等爲誰？各對某官某職，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以是日並入殿，景帝出視朝，而遂前議項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入賀。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十一
速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

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日陸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滋、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暉、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按石亨輩初爲迎復之謀，欲舉徐有貞之形，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第彬老矣，無能爲也。乃存存有貞，亨輩遂與有貞謀以成功。至是亨與有貞爲奸。
于上璋亦爲衆望所歸，故選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軫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軫爲文安侯，都

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軫、張、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暉免死，發口外銖嶺衛，永遠充軍。蕭滋、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軫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于肅愍行實曰：英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掩爲己。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朝廷。雖功不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若此，罪不容誅。則彼功不高，不大殺殿賊重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遂大獄，則權不專，乘機發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同勤得金門，有折見存禁中，則無。石亨等揚言謙

無罪，誅其意則有及。廷鞠徐有貞，令所司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辨謙，說首不辨，但言亨等意也。如此辨之，則法司不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罪。奏上，上怒謙良久，曰：元謙嘗存功象，未及對有貞直前日若不置謙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遂按御史蕭滋、商輅等所構，欲誅謙、文等，欲行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陳循、項文暉等爲知于謙等謀反，故縱者，律斬。嗚呼！亦酷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謀于謙等，未必知石亨輩不過因謙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享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机而除之。其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機。

納賂擅作威福，恣意妄爲。安。

議漢雜記曰：正統己巳，石亨、張軫、徐有貞、于謙、王文、范廣、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謀反，殺身之禍。故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對日之秋，故事机一變于公，於是乎難免矣。程皇帝謂于

公之受誣為王于禍臣之心和于言官
 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高宗曰英宗歸不復碎者無所置景帝也
 不起諸位無人焉有舍英宗而求非其情也
 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英宗非其情也
 慮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於英宗父子
 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景帝而立太子亦
 景帝不意當論於英宗英宗臨御可也或
 命意宗即位已仍稱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
 知英宗必欲不如此蓋其初主社稷為重若
 其心無非社稷之憂當時不棄英宗之得返
 之諫之失在景帝易諸而不以英宗惡得而
 或謂上廷狩時宜奉太子居攝借謙等見不
 若謂諫非見不及此益特以祖宗之社稷為
 居攝則唯父為重天下為輕天理至情必圖
 立太子是不以金法而以元注竟致社稷安
 之得必復臨春蓋實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一

言以救正之難免
 於責備者之議矣

以于戶虛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于
 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
 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
 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昌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令翰
 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科
 道劾司禮監太監與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王誠舒良
 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為向
 背乞象其首以戒權奸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
 勿令視事○奪郭登定義伯以為南京督僉○太子太傅

高毅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
 皆流放竄跡惟毅以忠謹故上嘗曰毅在內閣每議迎
 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毅無他腸可致仕

按毅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
 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
 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
 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
 既乘銓軸留意人才于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
 不為介意也廢于積為翰林院檢討○秩平易寬和廉
 靖寡欲自奉簡薄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
 為君子長者既去遺子長寧入謝授錦衣世鎮撫

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數
 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皇后汪
 氏始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一

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
 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贈故御史鍾同
 大理寺丞官子啓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
 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少監
 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
 諫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
 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九疇輅二人皆廉介
 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
 親初為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
 盡濕得一綿被自裹有司急為繫衣一集却之不周徐

待舊衣之乾。雖監察御史。獨振水集之聲。若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西時着。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寮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情忽。隔親表。次日。遂行。家屬有未及知者。九時。初為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衡。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時。何南虛氏人。軒視河。南鹿邑人。

老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崔銑曰。三代之禮。養老莫善於宴。養義莫善于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會試以薛瑄、呂原為考試官。取夏績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臣月定言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授徐有貞奉天瑯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詞林里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若也。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非軍功。非進封。爵。識者知其不終矣。械前給事中。謫戍鉄嶺。衛徐正。至京。傑誅之。

正在景泰中。嘗行。離間。故械。在京。驚破其膽。出。黃。溺。皆。青。遂。剛。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文淵。諱。景。泰。易。以。之。初。時。以。存。炫。于。人。及。上。復。復。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楊。稽。誦。官。家。居。與。文。淵。子。玉。事。新。精。然。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通。以。脫。喬。喬。新。亦。奏。稽。誦。撫。廣。東。時。嘗。荐。黃。達。及。代。文。淵。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鞠。之。述。涉。已。往。俱。釋。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致仕時富為石亨姪恭將石彪

奏。昭。自。大。同。速。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不。能。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陛。下。明。見。實。得。其。情。遣。官。體。勸。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玘。為。浙。江。參。政。尋。除。名。為。民。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翱。以

石亨所

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玘為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郝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

賢言

女無依。尤可憐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

賢言

按。如。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她。鞋。必。為。不。可。遣。廢。立。廟。在。東。宮。意。和。感。之。所。以。禮。之。甚。恭。她。與。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上。以。她。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令。護。持。令。她。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她。至。正。德。初。

賢言

山東民飢。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增減。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後上亦覺之。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賢言

其府星

得大休

大知之

賢言

賢言

賢言

賢言

賢言

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輒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耳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輒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雨金齒為民

臣而耳
小人無
之計

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輩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彜名以類類者持上之命逮秉彜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固詰有貞然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工信之遂遣官技捕有貞于途收上權等俱下獄去劑獄時亨等無所言乃摘武功伯溫券給與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詳作逆故出語不實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逆券券其逆語之理門道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詔赦刑部侍郎劉廣錫等劾奏之上以赦歸上推秦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數

授多與學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上權精林或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亨等固詰有貞然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地理兵法河陰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黃竟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以曜奸回屠戮忠熱金齒之行亦天道也人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只原岳正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構募之理且竟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實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

治其事緩則人情念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

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輅致仕輅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輅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輅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時正數為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為謗訕內批降遠

不復從
持之者

州一復謫尚書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銖嶺衛未至迨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守諸閣者悉放歸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為言上重違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譏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乃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嘗擁駕臨邊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逮岳

正繫詔徵詢成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鄒縣以母老留
關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希曹石意蒞選者以私事中之逮
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詢成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請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欺上思正
言乃放還為民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
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報
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

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
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

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
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擢監察御史林筠為

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上
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寮為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
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鈔為道里費

號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擅政舉仕至刑部侍郎為一
時名臣治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陞配寺及請
討也先弒主之罪者也後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十月遣行人曹隆賫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歸還其門客謝罪者從張景
教崇京招楊龜山故事以存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
事見李賢說山林遠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
之子累荐不起實漢賈誼書勸遵古禮亨慨然曰吾亦

及托賢代為奉奏即日之上數日。上召賢問之曰
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
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
行此一舉實本朝盛舉也從之

時虜酋李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
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
恐不可若寶璽泰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
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謙
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

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
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上怒甚

色變石亨等皆俯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
于謙等之歿。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
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

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對曰臣亦
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
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賜先名軌景泰初自貴州征南召還于謙劾其失稅負
罪不可用。景泰帝有之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亨
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
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遇耳

歸家發病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

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

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

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長

孫繼宗庶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

為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

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

如此物盛必衰 且有千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

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

政繼宗為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

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

但後不可為側耳 上曰然 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

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

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太子

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

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

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

之禁景泰間京師風俗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

又如期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况濫賢曰 陛下

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

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

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

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

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

居此托闕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

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為之一清

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關委靡昏鈍

之諸房孝儒揚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

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取自是厥後愈重進士

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林為孤卿非翰

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有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上非徐

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爰故以語袁彬既復位

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

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

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

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

今有司供給柴米罷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
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
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二月禮部郎中李和囑權近求為侍郎士論不平上問

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

王翺亦不甚許它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

此公論也上遂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

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上召李賢

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肆

三月從傳錄一

卷二十

三

士卒罷散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

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

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

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于是定議以太僕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

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翌在寧夏陝

西布政蒞劄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

右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

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守將顏頌自異是

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

調度則賊可平矣眾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
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
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葉與中巡撫兩廣台兵剿賊

屠廣東赤嶺未公英督察奸弊悉將范信以兵會剿大

賊黨屠戮殆盡又欲奔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奉議公

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

戮之慘貪功妄殺行兵大成當時所謂破若八百擒斬

數萬平民屠戮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葉文莊

當時頗被殺降之論始亦有由嗚呼火災昆岡玉石俱

焚天吏逸德猛于烈火今古師旅莫不皆然

是故聖人與之是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

聞上命致之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

三月從傳錄一

卷二十一

三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

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官

察次日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皆驚異與弼具疏固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

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上曰宮寮亦從容

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

辭賢叩其所以與弼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

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

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與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節

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荅 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請賢乞回賢為言于 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賞以銀幣叮嚀毋志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建曰按徵書玄纁聘起岩穴我 朝自 太祖後僅此一見誠帝王盛朝矣然考與弼之在當時始由未幾於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達叩與弼所以不就之故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賦授之故不愛

卷二十一

然則當時使即如傳說之愛立作相則與弼即儼然受之矣至他日跋石亭族譜則自稱為門下士嗚呼以春官論德為小而不屑為顧感權奸之一薦而其為其門下士亦憚矣乃若論與弼學術則觀其文集序諸作與夫疏傳等書皆枯淡寂寞草率粗畧無所發明有目所共睹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首即說夢見文王孔子與夫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者至再三嗚呼大儒如周程張朱進學錄矣何嘗孜孜假夢學賢附聖耶陳壽世所同贊然宗好必察吾誰毀譽春秋之義首簡賢者豈敢隨聲附和無所 皂白追隨象視揚之請於有識耶

漳州布衣陳真歲詣門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歲字刺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鈇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

是用伊川故事請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吳君與弼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真傳許魯齋吳艸廬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張延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吳康齋多矣雅一峰平生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後張樞憲書惟推章德懋陳判夫蓋與延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第奪其田被冠四首晚訟於府庭廷祥作書切責之未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時知撫州州番周張公瓚也廣州志張瓚傳亦載此事

尹審齋瑣綴錄謂康齋辭職歸終無復故態羅倫休官往見之辭批至再意符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投一詩訊之而去羅整齋欽順亦言其學未有得而謂瑣綴所載為非誣較公皆江西人其網評公論可擬矣嗚呼世俗多徇名而思此紀務循名而責實知我罪我君子向審之誠愚嘗因楊方震所錄理學名臣而并論之我

卷二十二

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為最胡敬齋居仁陳一峰倫章樞山懋亞之一峰楓山倫於退隱為高矣陳白沙獻章以味禪會罪定山果只是一個詩人與朱軒仲語之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識之陳利夫只是伯介之士其學識胡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屬于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叔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齋欽順皆當續入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不亨等于預察之罔非私意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

雲南總鎮沐璘卒，都同沐瓚代之。○李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綏綏慶陽諸路兵，時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字來入寇神木縣，欽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安邊管，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獲馬駝兵仗倍于柴溝。上褒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刺所殺，哈刺復爲字來所殺，諸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字來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其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一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已卯 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謀聞建州會
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護祭之信使自
在州知州修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
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
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
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
表貢馬謝罪○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

彪以石亨故累進封侯性凶暴貪婪包藏禍心謀謀大
同黨人奏保 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其罪遂逮
繫獄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幼之即有
漏洩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乃
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
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交通之弊始息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

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正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
官太學二十年學嚴好禮約束諸生時非監祭酒李時
勉亦以師道自立
時稱南陳北李云

八月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十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按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選
將以張其威子姪驕養勢焰燿燿天下莫不心而亨格不
知成上千星象華由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食益羸陰
國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警日指揮董先手出妖
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來事亨信之乃
與其黨盧旺彭敬付鼎謀曰大為人馬甲甲小我撫之
素厚今石彪在彼克遊擊將軍異日命虎代李文柱鎮
朔將軍印北塞崇剛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
京城可不戰而破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
寇延緩命亨帥師禦之重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
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為之未晚也童
童先私罵曰這屬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
彪事發罪連於亨 上曰初念其功累宥之誰謂其兵
糧命以不爾歸第未敢家人傳說然誘誘遂害
不獲之謀於是下亨獄卒侯甲其黨皆坐死
亨賢曰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與大同謀為可
罪在石法官後在亨門下而亨又與兵據天下精兵
且多金一 年二

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疑其禍可憐言成今辨之
於早除此大害非 英廟之明果爾 上曰此
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文武貪之遂後
以財賂之多寡為賢否風俗大壞 上亦知其非
復位之初備而從之明年遂自振作十從其四
月卜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向日齊旋
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
風之振在上人何如耳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
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人命
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
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
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罷 陛下
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

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
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
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為
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
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
擯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上曰然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朝覲官吏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
旌其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
鈔幣仍賜宴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蕭瑄為禮部尚書吏
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稅不
稱名對乃以銓為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
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上命李賢擇人賢以
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其眾謂賢曰上
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常
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賢上曰
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
之○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成化初穀為穀請謚上言高穀雖直不回端亮有年
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致政為國

恪特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
建備禮如迎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遂卒于家進退有
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
臣節得贈太保謚曰文義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
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
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
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
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

○德秀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
次秀王後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會試

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試官
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
弟李讓不中揣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較文顛倒
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
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
公 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
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一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其姓有耶願者廣東東莞人遂于學問廷對當為第一
云此榜得陳選張元順
張悅劉健周縉黃孔昭

起軒親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其廉正不易得故復召用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

八月虜酋李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眾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眾直抵雁門關代

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奔家走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于

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

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

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勑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

疇卒 上聞之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諡曰清惠

鄭曉曰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謁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懼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說隨好善嫉邪別白

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遠戍子裕亦為各臣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都

指揮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罪黜其畏避不趨事者

自是將士知所奮勵○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回陞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

雍精悍瀾達多智嘗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隍都署將校刑去奸黨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近塞其在

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請敬曾遊身至值房同飲欲坐朋黨罪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

亂國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

得從輕坐 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

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

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

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

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按該國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

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至逮二十四人充軍者欽許免於巡撫崔公或云巡撫與御史各領勅書行事許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許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倘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許之崔公果為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時公有一親試之與選者檢送入學其後多顯

者名

釋徐有貞歸田一日 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翱論人才
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
石亨張軌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

辛巳 天順五年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
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
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
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頷之

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
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鉄券誓以

永存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
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同可慮當徐為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逆黨盡誅之

按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
善戰結為恩惠收以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不
大職不亨事發其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
動不草莽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
異圖從子欽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
劾 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嚴督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
謀不軌欽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錦馬昂
鍾從兄弟都督繼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
機誘殺孫繼等就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是日

曹吉祥

就恭順侯吳璉及都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詣長安門
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
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但關直抵東西長安門縱
衣衛指揮建泉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廣
寧侯劉安統王翱於東朝房時禁門覺變不開欽黨縱
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樞密皆驚走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鐘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璉
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
自辰至午鏖戰走斬之璉為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
餘騎突陣縱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緝於是欽走匿其
家滿井中伯顏也先緹城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
門朝百官下吉祥等干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
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
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
辭不可及欽謀反凡戚
親謀竄殆盡三老獲免

旌死事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忠愍○
論滅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鏗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

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論曰蓋吉祥之亂也黨與不十數輩而家滿井
人而上恬下不察也其可乘之際欲以滅賊為名也
有能治者或三五輩謀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
為之內應也天祥 皇明諸兒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
大有損也其得孫鏗而獲事遂謂非天眷祐之不可
也乃吳克之孫也孫鏗之

計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賢
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曾在吉祥處通情

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
寬郵開言路○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

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掩其荐欽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虎撤哈刺雖諸勳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其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研精於卜公卿戚貴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神共術拜鴻臚序班進左簿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彩幣及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曰皇帝在南宮奚事他未刻期復辟與全盜占及徐有貞仰觀乾象合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景泰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被王嗣李賢時祺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公上則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那公勿忘父欽便首其兄鋒曰萬君言是欽乃元王李二公尚書事上聞甚壯之召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 秉真人寇京師時虜情反測人心洵洵時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趙公 二事忠義一時鮮儼
冬虜會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緩
按河套週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卷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建元

吳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陝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受其險虜始渡河來犯邊時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懸望城堡創絲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拘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便不時出沒遂為邊境 劍廣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斂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

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丘濬曰洪武永樂間取士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格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闕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國計不足立納粟授者多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于科貢之外別開選途致入才數倍于前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往往衰老于選用衰老之人昏耗消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

壬午 天順六年

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李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太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韃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天下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見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人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快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

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鶚奮然曰塑像非首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緩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云

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丘濬曰聖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祀吾孔聖何時而始爲像嗚呼姚姒比例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諫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向異教而爲之郡異縣殊長短肥瘠不一其狀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聖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今甲遠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 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瑄瑄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物選妃朝罷 上召李賢曰石瑄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因薦戶部侍郎張

唐代之賢即報瑄疏乞致仕 上見瑄疏不忍其去曰瑄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唐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

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純孝貌容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原不能歸喪權厝景州時時哭慕側景人為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不棄甚力學志不衰如府黃憲其文奇之召見衣破其賦之新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照編悉生驚異與之新衣不爰又以葺理費舍餘材授之又不受太守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感遺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正統七年也既而充講讀官

言制詰于東閣景泰中進講諸學士兼中允天順初文
通政左奉養禮待郎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
事知微原朝去青袍亨笑曰行將為公易緋原不答重
修大明一統志充德裁以母憂去道景州啓父定歸命
蔡奉載舟中終苦枕塊極哀竟病抵家尋卒得贈諡
公在閣六年端潔不苟取子性倫躬身無綺縠中惟
賜衣數襲子憲歷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
常卿有學行原與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辭原守正持
重故辭位
所至不同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太傅
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建曰按派樹哀談王抑庵遠政歸泰和自有歡花詩
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
此不用貽流起嘆嗟恩謂抑庵自登進士即入翰林為
侍從三十餘年為冢宰十六年無一日不在宦業之中
晚年請三孤位一品垂入表而後謝政五福極矣乃猶
有飄蕩委泥沙之歎然則必如三穆之幸于位乃為不
飄委耶抑致恨於西陽之不與共政內閣而出理部
事耶其意之如此其屈節於奸邪之專橫而末何觀
阿附之甚矣抑庵之義知止之節尚難望耶
私宰也嗚呼抑庵之義知止之節尚難望耶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
適陝飢忠以拯民為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
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
赴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項襄毅以刑部員外郎奉從征上木之賦
為勝所繫北去今忠何馬謀歸久之忠何使快二良馬
而南越四日馬鞍送奔馬步奔擊崖步翻此七書夜達
宜府視其足指膝藥刺者百數忠不知也考李文達
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尼從前以而還嗚呼土木
之變文武冠纓必于前者何限非諸公之數名事業有
命自天幾何不為
無定河是骨耶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災○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
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
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上
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
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
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
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悚同列亦為賢懼賢
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
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
忤也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颺言數奏者不同內
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
動而誠意潛孚閣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
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密言吉祥不亨罪惡二人語之
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成矣問之云何則曰
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誡甚至
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
地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于表暴而天下自鑒受
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
若宣廟委任楊李真可謂善世法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
太后既崩 錢皇后為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
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

下從事
實可謂
理

澤后

文端節
安特以
風俗
乃知
無缺之

又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之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八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謚忠安

按漢廉節家欲自奉滄溥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然為人淳謹之節身之志重云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按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據

據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採漆軍匠楊暄者憤然為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

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

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今達遠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伴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鞠我對眾言之彼無得辭

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黃瑜曰石亨初欲問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今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暄不屈而免世局嘗無義士哉王叔為有貞特天幸耳吾於二義士有感

王越為巡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論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拏遂用之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十月潘涇陽鄭白故渠 甲申 天順八年 正月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

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官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

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參政

按溥於江華亭人溥學博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若溥試著發露時大加稱賞特授

檢討累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輝者嘗受業事作遺一東官至是求謂溥文意必召已竟

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公言上不豫東官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道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

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聞乃下溥獄韓雍亦貶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

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祔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

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遂敗用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達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

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

彭教陸武羅暉等及第出身有差是榜共二百四十七人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輝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

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溥等討之溥與琛

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

分五路以並進追至駱駝山窮尔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

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復定襄伯爵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感

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寫之尤善於

集行于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

謚文清

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其

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倦於復

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

不然無異於買積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卷多名

言

陳建曰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罷內閣歸中途

換致其子溫見為鄉相而致歸途絕糧亦明時異事也

嗚呼有官居兩朝無地起樓臺晉人以為

美談今文清高風介節視之不更奇耶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

日為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牛玉

狗偏已私朕臆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位不稱德不得已

請命 母后察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皇

后明正牛玉之罪

調右僉都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卷之二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頃收租細糧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糧不在此數愚按我朝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

革太平侯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懋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

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懇者始息矣

按入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職者破城走回遇駕者及出使瓦剌乞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擒獲妖言陞者俱革不准陞職祖宗朝之馭武嚴而不濫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汪直用事殆冒濫不可勝言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官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按嘉靖初堯科通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較十年後占之數過於原額幾十倍莊田之

卷之二

擢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顯為邵武府知府

顯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言石亨請知東鹿邑豪奪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其擊為樞密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顯再任從之顯至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論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釋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語邑界真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紛然聚以成市邑人固稱清官也累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紀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彞于謙子冕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寃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王宗彞後第進士官至尚書 奏雪父寃復官 賜贈及諡

召王茲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茲掌都察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曰求調賢賢見章晒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茲為兵部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節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審注 會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 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成勸寧 行卒不往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

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
是時兩廣蠻候大猷亂其蔓延廣東高雷之境所至 及毀 上初即位銳意前討 韓雍為都督尚書王 峽賊稱亂其始由 巨失 以招撫 為 策 營諸驛子愈惜 井 而 不 止 今 計 大 兵 討 之 見 浙 江 泰 政 韓 雍 勇 人 材 兼 文武 屬 以 討 賊 可 經 南 顧 憂 而 諸 將 中 推 都 督 趙 輔 材 畧 可 任 乃 擢 雍 為 僉 都 督 韓 雍 為 征 夷 將 軍 帥 兵 討 之 右 都 督 和 勇 為 游 擊 大 監 盧 洪 陳 官 為 監 軍 戶 部 侍郎 薛 遠 督 餉 御 史 劉 慶 日 霖 紀 功 關 外 之 事 一 以 屬 雍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

知府時給事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俱遠濟寧偕論中
救又有忌正者偽為彈賢疏革賢並叩之會兵部請黃官
缺尚王竑合薦寧正賢乃假歷練之說票陞知府竑引疾
歸寧正抵任未幾皆引疾居家不復起時論不平○襄鄧

山中流民劉千斤等數十萬人作亂初錦衣千戶陽英奉
使河南憂之疏請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解散之策願占
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鄧本
端迫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

秋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請增營堡以護耕牧而所
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

谷縣境極于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乞選諸
營精兵九千分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

家安邊二堡巡歷應援又延安地處極邊鄜州定邊慶陽
俱在腹裡遇警難報宜以鄜慶防秋軍士二千出屯要害
以備調用從之○贈征兩廣流賊死事副使毛吉等官

軍中存餉銀若干委官余文密等督餉經紀是夜
吉憑僕婦呼請夏憲長至命以遺銀還官毋派我地下
丙戌 成化二年

兵部奏延綏巡撫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
邊民多驍勇習胡敢鬪若選練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
不待驅使者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行伍號為土兵

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子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子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盧祥廣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陳史曰剛初籍雲胡深嘗元未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而橫斂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常得精壯二千六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按此即寓兵于農之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半鑿鑿可行感于治安要設有制兵之條有因屯田制邊縣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命京官荐舉方面官員○重修關里孔廟成 上製

文紀之○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內使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天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就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

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有云先帝已知

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鎮守荆襄王信擊走流賊石和尚等陞都指揮同知

則久矣

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
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
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
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未陳宣遊擊將軍和
勇帥大軍至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游擊由廣
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
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閩外今兩廣
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
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泉可以
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干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
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于是搃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為
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擒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
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
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
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
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
懼兩廣浸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
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

韓雍征蠻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僉軍出入山林利用鑿鑿牌刀諸短兵不能

欲言以破
其所以破
其所短者

當明就故違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泰留調發月給
下程柴薪子冬夏衣襪子孫亦許承襲分撥兩廣
城及雷廉神電各南安都督官眷房什當田租至今其遺
聚聚莫不無懈悍難馴之患亦在平有司者若駕馭之
已而

論平變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權韓雍左副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廢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

置靖州○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球奏延綏慶陽二境
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

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
十餘自切狹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

海子葭州等民多山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
繼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

連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麟石海子回回基紅
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
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

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
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球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
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花馬池
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險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

德揚珺之策且曰曾銳幾于獲奪其
計蓋不出此權乎垂成而殺身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眾議欲令官員
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園子監乃

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別為處置 上從禮

部議勿許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
毋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毋復還哈

密舊地收其眾以衛邊塞詔可
五月李賢還京後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請

編修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
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請賢

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
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

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冀雖貶出而士論益
榮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

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
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

命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
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

震

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
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承
痊領兵搗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
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速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
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
譖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種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
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少保○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
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時復
大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紫紆二千餘里內多險
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舊城堡二
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
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
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
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
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
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
越今北虜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
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漠嶺響水

堡移出黑河山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
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管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
對直捷徑而水艸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
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
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
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
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
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
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
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
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
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按斯地營堡整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地虜人出入如履
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然
有請纒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言
之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固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剎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按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實實勞費優於
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採採顏三衛人從喜峰口
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人只
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特薄不平形於言通
事諭之殆悟上書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遂勅其毋混
別他夷使毋過四十人必
待駕極好
虜大攝服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初

請減逋官月奉新大學景泰中上正本十策謀禦房長

策上人君鑑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二十萬賑山東

飢民進免解江南北水災又所置善邊策薦用歐軒

王李程斌崔白許頰馮諸大吏文武皆稱大任雖初遭

曹氏之虹繼羅門達之讒然身未危而上亦旋悟之

陵初位請出官人簡近習及憂去上道中所見軍民利

不得妄費游有常所母起離官賜有常度毋啓倖途

種皆名言誠按時之弊相也但正弊幾漏終身奔置而

奪情起復遺賊羅倫則未免于相業未光云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謚恭敏

按莊心性坦直遇事敢為賑飢之使全陝校治復踏一疏大節凜然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亥 成化三年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示為遵守從之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二

漢兵討平之

先是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求幾諸軍又叛據大嶺山等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遣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甌池四川軍由成縣貴州軍由平遠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嶺大軍進至李于開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棧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拔寨上頓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嶺貴州軍已踰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會二十餘賊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窺幽暗不可入空洞圍守月餘賊死幾及九姓上登附賊乘還歸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嶺為平賊皆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嶺為平賊皆諸蠻分山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寺卿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劬勞于國出自特恩錄

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廢子一人以世其祿倫載于諸同職掌凡職官子孫廢敘正一品子千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千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成王事者乃得錄廢子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澤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台崇或善鑽刺即得京朝美職雖更白有所不論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或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

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璋璜或子瑋璠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

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二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雲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聞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止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庸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慈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 胤勳力戰死之○太子太保

豆。洋洋翼翼也。此夜入齋館。燈燭如白晝。伊吾之聲。猶然。遠時以二燈前導者。勸之。舉士爭奮。前後三年。章統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健筆之威。即與。不施也。教諸生一本。千理。學士風。辭。然時。痺。瘳。居。喪。吳。中。猶。務。宗。隆。明。選。至。戒。其。下。悉。屏。俄。衛。其。風。節。如。此。

戊子 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州○改府

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

按冕故兵部尚書謙之子以父功。應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成。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陞。文。職。上。從。之。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朝廷

差官校逮繫陳介任琦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按初。成。元。平。涼。萬。戶。把。升。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虜。酋。李。來。毛。里。孩。內。

侵。把。升。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劫。掠。橫。馮。復。還。索。各。土。遠。賄。物。各。土。遠。怨。之。滿。門。遂。糾。眾。

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上。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道。都。指。

揮。那。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那。端。通。歸。官。軍。大。清。遠。近。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都。

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琦。李。夏。總。兵。廣。茂。伯。吳。琮。吳。綏。都。御。史。王。銳。奉。將。胡。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死。

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緩。兵。至。虜。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為。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

傳旨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

一定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耐廟

禮部尚書姚夔 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

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為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

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

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

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

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

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

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

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

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

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耐葬耐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

婦之懿昭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

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

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

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毋后亦悟即傳旨宣諭

日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爾朕素

志但 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未即命允朕心終不自安再

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

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惟呼之聲動地

按此本禮樂失而卒正固彭時等固爭之力而

皇由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也皆可為萬世法矣

以早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粮子

粒

七月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宮官軍五萬討滿

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

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優

詔答之

先是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請習

善類反 上登極冊為貴妃 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

輩其百事父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校都督同知

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 萬喜萬達皆校官權寵素耀

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希進者羣趨其門彭

時因禁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臣固所當

先而宮中根本猶為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

亦眾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委其專其專者貴必過

生而之期後也伏望令其普而新是國務正各分均恩

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去而災異息矣又曰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疏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日正家

之法二曰馭官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

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 上納之

奏略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

拂台垣人心洶懼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

而參政者外間傳聞 陛下於中宮或有忝戴之者擬

變書以為言 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

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

甚近 程席雖微而懸象甚著 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

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

又言民困日急盜賊日盛刑罰流民所在劫殺人心

搖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

得請建醮修齋又賞資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

填寫佛經或為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

備場採辦悉宜停止 上曰所言有理官中事朕自處

置其餘所司 卽擬行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沮于眾議

奏曰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時大同其情叵測萬

一有變警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撤者三臣我邊方幾

也自恃強眾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騁不息

人馬疲勞二也此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

三五十里者撤逐水草兵力四分三屯為今之計宜選

將十餘騎兵一萬其官軍各人一萬三千人為一軍

意重伏夜行徑掃其營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

破突厥大軍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為之所欲戰則圖方

略欲守則飭兵力毋孤憑

辭應請日成代計開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開會鏡之計

各邊多事
之虞借哉。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表
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既引
咎宥之。○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
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上曰朕
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謫輅奏言臣嘗勸。陛下優
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
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遣將出師賊聞懼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
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

忠特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敗我
軍遂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眾少稍定遂近關毛
忠激益驍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李侯未定莫伯都
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閉陝益交章請
益兵赴援其月勢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
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
師直而壯兵法口禁祥去疑首李侯討朱泚矣志守歲
卒以成功今始預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
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擄之賊人馬無遺勢已
益困朝廷尚慮賊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
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來屢勝恐
劉玉等不足任請奏請遣朱李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
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
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禁軍裝待再行報駁行
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侯恩許安黃賜
手關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臣不可緩時曰前
者賊若四出攻城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
固不一兩月賊必困乏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
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言

然附和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威尤彭時困於輕
時日觀項忠據州折保無虞也眾猶不信時因馳輕
軍圍田日審出降者眾賊將有楊虎程者驍勇有謀
四向為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為夜潛出請軍門降也等
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未獻虎程計諾
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程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
兵陳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
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
而延緩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
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休云先
是忠日披髮于石城下督軍與賊先後二十餘陣雖失
石如雨累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
本命討賊久無成功所甘心願論偉之
而彭文憲之主議明執亦不思魏相。朝廷有人社稷
之憂也臣當時友達不珍而與虜連兵誠可憂懼京軍
之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嚴規嚴抄曰我。朝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其於用人
尤謹毋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
中官所敢專也按承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鼎傳奉
聖旨方宜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義
也宣德正統間三陽用事務方面有缺在宗三品以上
保舉崇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
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
具關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擬為中官意
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各題謂南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
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通舉若方面
自缺亦會同以上官保舉。上命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
中乃不從朕奉行何耶中。閣頗有積弊其究治之於是
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懼輿論乃知保舉良
法而極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播歸內閣吏部薦
舉能據按皆不過循資格耳。

修復運河壩閘

按正統初年運河壩閘經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為壩閘開伴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原壩開壩漸淤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漢出江者因迫海洋舟多覆溺且礙盜因之出沒天順乙卯巡撫崔恭泰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九閘至是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寬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

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千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藉以均賦役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妻黃氏貞節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避歸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始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復之行二婦附始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溪投水死越三日三尸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按我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給命書寫誥勅在朝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後來有由勳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復以白丁身居清秩而名器幾盡矣至是黃旺以為言上命吏部遵永樂宣德例定陞進之格科甲出身者陞員外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

加俸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

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乘剛介不阿嗜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焉者為上四有二焉者為中四有一焉者冠帶回家人益怒為大臣有忌之者喊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

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

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二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請於此添設一衛所以扼其要衝從之○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常寺卿兼侍讀

學士劉狂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閭等二百五十

人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八內閣預機務

按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而內深刻與同年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泰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予先為之我不慮不至故安得先入事緣泰暴疾死安在內閣所無學附惟以囑託貪賄為事緣萬貴親為同宗多結與安為內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滿四伏誅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六月詔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瑛為吏部尚書

有旨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鑑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鑿至始鑿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永樂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為變鑿

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鑿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霍箱奏議曰自陝西築為邊墻窪為溝渠寧秦漢故迹修復焉邊境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揚一清曰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饑饉自然饒裕九邊圖曰西河自陝州上至接德春初秋未嘗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改設本色水陸

帝旨節臣問所以備邊者轉作大瓦于符請于五原蓋武直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麗為長整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一 主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符奉 英宗。勅

論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議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權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

周或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裕經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伏

符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為業 上以所言良是待勸報區處○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

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文字通達對客揮毫運思一揮九劉傳注演說頗性奔放變化不窮正景間上時政十事敵儻十事又請遣使迎駕留法語欺欺節義不獨長于文已也卒年六十二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

周或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開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勅不能步田之罪韶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專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

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籍廣西之兵力廣西籍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

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

女直來朝人眾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

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到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

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

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贈故園子

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諡忠文

庚寅 歲次六年

本以太監陳瓊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兩

廣開督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

四川以水災免直隸深水深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

七縣糧稅○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

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

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海河之場也每歲霖

雨輒成災為害最烈今在古有轉輸之策馬察員于後嘉

靖給事中秦鯨言畿輔之地南抵梁州北距慶雲一帶

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沃腴宜一

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堤以環田仍乞嚴行古

幸亦如之有司果能勤深不吝超遷如此則三四

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審謂亦言臣嘗詢訪邊關地利

自真定至永平深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

不知水利及以馬善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

道早以灌溉濟以澆民治溝之堤過拓果木可以資用

戎馬遇之可以限隔不敵長驅此昔明王設險保國

之要道也二公非言而無徵試觀太學街義補所載朱

陳恕何承詎借四河作之事及元監脫離五分司農司

事可知矣今誠能因二公之言

推而行之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早曠夏秋無收百姓

嗷嗷待餉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

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

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

命亟已之

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于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妃紀

氏出先是己丑九月 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烈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落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 聖

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巡撫漕運都

御史陳濂等言蘇松常嘉湖五府輪運內府白熟粳糯米

并各府部運梗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

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兼過水涵守關又為運

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

日久困于負貸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

文漕運官令軍民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脚價以補其數。議上。詔可。○是年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瑄人由鄉貢歷宦大同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狩。瑄至城下守者戒嚴不敢啓。瑄出小竇下。都計出謀。叩馬鳴咽。進膳羞靴。絕等物。出府庫金幣。請瑄。遂山。西。參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令職。賜二品服。成化初。因嘗其屬何經。經計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乃乞休。至是卒。瑄貴朴少。又勤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熱于邊務。惜不能究其詳云。

辛卯 成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飢者獲濟。○定長運法。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選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充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充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充運。令官運赴江南州縣。水次充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充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與民。而致失農月。不若。勞軍也。為念也。蓋廢。與官軍。承平。驕惰。無所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勝自明之定長運。誠一代良法。不可復易矣。

遼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于之進。忠左都御史。

按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陷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檄入山。招諭。其負。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民。萬餘。斬首。四千餘。

設金華府湯溪縣。○設汀州歸化縣。

五月詔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其子。完。勿。動。擾。鄉。里。輕。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元。示。以。禮。書。從。之。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 皇子祐極為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謚曰悼恭太子。○濬通惠河舊道。上諭戶工二部。諸昌平縣踏勘。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跡。楊昂喬毅乃逐一查勘。及據元史。并各開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

謂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月間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

主

云萬歲開老

陳建曰閣臣初懼不得盡言故請不見及至見時不能盡言反貽誤請振極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報皆承頂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洵致憾欲判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如前人情始安開之尹直曰予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建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使得無取面對此豈中正有講之言而尹塞齋乃以為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為之以取諛一時而彭商輩不得已隨之豈其本心萬歲開老之訊萬實致之再至王直用事彭商去而萬安恩寵愈固據內閣重職二十年則以能阿順取容之效也成化之治大半為萬安所累云

命吏部侍郎葉盛性延緩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

天及

漢之所
漢口葉
非馬之
備也

西邊患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何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境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陳建曰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海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立朔方郡因河為固後赫連勃立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竈據河南之州尤昔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苗圃係記謂近時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皆耕牧套內益以推套開闢之利地方富庶稱雄焉此皆套上名論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何耶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

况中國宇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守反在其外焉亦危乎嗚呼唐張仁愿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南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開墜無窮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謹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上嘉納之○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表費以足財用上怒斥之

壬辰 咸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二月。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毋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王越覆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罷遣休息。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一

上乃召越與盛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沈馬。江朝宗。為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秦。築邊牆。設衛學。墾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楨鎮守。榆林。未城也。楨始築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咸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及罪。請將成子。餘不能前。屬土者。實榆林。不置。子俊。求種。教。自是。蔬。果。其。內地。等。比。內。邊。墾。地。皆。墾。焉。屯。田。歲。得。款。萬。石。又。相。度。邊。地。每。從。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莊。浪。三。邊。之。中。延。

慶為內地。國初。遂出北虜。遠通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延。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制。置。榆。林。諸。各。據。險。以。守。難。以。窺。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家。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額。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築。臺。空。處。築。堡。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或。築。築。或。挑。挑。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峒。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敵。月。狀。以。為。偵。敵。避。箭。之。所。九。為。堡。十。二。崖。若。入。百。有。奇。墩。九。十。五。元。兩。月。而。功。畢。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無。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子。俊。余。子。俊。建。議。從。榆。林。城。墾。山。涇。谷。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七。口。凡。于。餘。里。要。害。既。陳。內。地。遂。安。薛。應。旗。日。自。主。樓。空。之。策。王。越。沮。泥。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遠。築。實。未。嘗。有。惟。利。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遂。臣。屢。以。言。明。從。信。錄。卷。三。十。一。十一。

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木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騷擾。略無紀律。以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既而忠上疏力辨。且乞致仕。不允。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上

日經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為令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

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故屢辯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鞠訊達銀鍊以為反形已具泊會審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以滅族之罪達謂瑜欲出反者上不牙上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違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不得死瑜平恕寬厚類此

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章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

嶺虜至遇伏驚遁盡奔鞏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齊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李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癸巳 成化九年

二月以彭華為翰林學士

華江西安福人彭時之從弟同年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之用人賢與否亦不能知但見陛下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當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趨避自守者往往論弄

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特智者可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養名教于風類俗靡之際天知人固未易大抵淵介寡合者君子也趨易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按而用之不必親也必故也必識其面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應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候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執得執失人才之執賢執否知之素矣經進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余二子而能取法焉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于可不慎慮而亟圖之耶

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諡文敏

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資表山立議論河漢雄才偉岸遇事立斷奏誘後進振淹滯留意所交識不避親故立朝多名奏至 睿皇崩前 九王命夔謝前之議才為大節云

給事中韓文梁璵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蒙劾劾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為國 上怒解乃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

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

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

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答貴都吏令

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是也
日錄

作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夫
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
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珪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
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
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
書○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
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
不能推之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
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
義

按新會縣民劉錦榮術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
神與其弟金童等家避寇時身至新會止于錦家神遺
出錦工錦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得二人乃謀
與金童抽魚及縛之解其贖投江中時江濱民開道安
聞金童呼于錦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尸哭視之新
婦宛然得錦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切女于水
即自投水隨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錦門其時
李逢春買棺收葬錦夜潛發其尸并之大海吳神自外
歸得第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備生李際李蕃及開道安
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叩哭詞章上之錦狗吐伏刑
部員外馮俊特為具奏上令有司即誅錦狗在伏刑
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誠為義舉人
道發掘宜命有司即其處變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
以誌庶可垂
于永久詔可

六月延綏。鎮榆林。

七月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柱其肅規復哈密
城

時哈密既為土魯番所據可力所限累求救援兵部言
哈密入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奔而不救焉恐赤力家
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屬則
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邊防設使河套之虜不
退開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
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勸赤斤蒙古罕東等衛
論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日使照例力令亦遣使
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謀謀殺哈密
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衛之志臣等謹
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命乃勅文等往

十月 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
發連中 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
學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勅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
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
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
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
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稱名
事久而玩則又未免于官多民擾之弊

勅邊軍如會遇賊率眾對敵及眾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
其閉門坐視見賊及退者乃坐失機○命大學士彭時等
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 成化十年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遣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

盛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女盛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類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荒文正公自期享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云

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以旱災免

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上府成化九年

秋款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

辰州十一衛子粒○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前傾敏

家資進奉托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前何出身曰由承差

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

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對乃與南京通政使蓋 上不知

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間秋耳

秋刑部尚書王鏊卒

鏊字同華廬陵人敏達有才暢習吏事為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積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其德王

入朝為上自其寬選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陝西按察使活甚衆後遷大理釋出入十年凡兩法同與添無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

勅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子粒

十一月復邸王帝號 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尚輅等力贊之

輅舉手加額曰吾 皇上此舉竟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

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邸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

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

去 帝號 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

幸上賓未及舉王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成

先志其邸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諡云

崇泰廢易儲宮 憲廟不以為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莫不及也夫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

制專決一以法絕下不貸大吏威震百蠻百司悚懼于是

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

乞致仕歸

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

乃命賈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洵煎以進、巡撫等
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
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二十五
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
金應用、從之。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 終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東莞陳建輯

秀水陳元訂

乙未 成化十一年

利之日
無不借口
備述

春詔開河南宜陽等處銀洞兵科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
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詔命封閉○少保兵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奏議文憲

時辦事關中不南何坐扶闕號漁竿 慈謨斧矚抗疏
正宮閣展儲副正論固安公王及策宜疎文憲言劉永

誠不當封伯崇泰三年是朝政有感即引退也
成之不當封伯崇泰三年是朝政有感即引退也

初三十年木曾不在公公退未嘗語于姓以政事於于

何國不...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

取王蔡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珣王蔡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珣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凡所進明人皆于... 呼為東鄉先生特賜國書其文曰嘉猷佐明

四月欽天監天官董臺郎劉仲泰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

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

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

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
上君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餘二紀稽

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

兵等官因襲作弊乞嚴加追究 上命窮理之○上親定

皇子廢名書于玉牒遂令文武大臣謁見于文華門

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

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皇

子入昭顯宮次日從祀武氏子亦入昭顯宮中外臣僚皆

文武堂上官各以表奏請立太子... 皇太子與母同處鹿胎虎口則恐朝政未敢商輪困

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係天下... 昭德宮貴妃撫育... 賢德近代之無比也... 得見... 于... 之... 年... 具... 六月... 恭... 時... 矣... 亦... 七月... 十月...

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諡贈為

恭莊僖淑妃媿悉如禮

時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厚院使方賢治中

矣爾往治萬貴妃仰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天日病

亦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益不無疑云

七月采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福建都指揮楊舉家

先是舉以殿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 京師匪徒夫中書董與家與托錦衣百戶... 瑛正欲從西廠制事而無出即... 師之自孫家貴鉅萬造惡百端常納生人于... 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 下海謀不軌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 具妄供寄在其叔士偉所拷掠妻妾婢僕... 號徹天畢竟死厥獄復遣瑛馳至... 泰亦死于獄

三月罷西廠

商輅疏直十罪劉珣亦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 安危關係非小會兵部尚書項忠借九卿亦疏直及幸... 瑛過惡上怒即革去西廠瑛請成宜府後瑛復坐誣... 緝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

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而所行皆公不宜... 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廷辯恍惚詞頗剛直竟... 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部御史李寶致仕戶部尚書薛遠... 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

時項忠既去縉表于戶吳綬營求... 事乘勢放科道並排異已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 去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按言其有所... 齋載執而繫之鞠無實釋之○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同使安南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構其事

者執繫西廠獄○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

獄○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俞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

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充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

質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為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璫

璫王衡圖以木代之規製工巧所著有四書疑辨錄洪謨

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減場中解元減場者頭場止經書

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大學士商輅乞致任許之詔加少

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

品祿仍掌院事

三司從信錄 卷三三 八

遼東巡撫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鏡代之

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守金庫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

捷虜寇遠迹不敢犯遼東方無事時總鎮孫傑從時屬

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

誼者以軍法從事處極極慎息邊人德之自道歸鏡代為

巡撫功外夫遼方多 事氣非復昔時矣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孫冲代謀

昔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

家婦女有不從者用履壓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杖之

州有男子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不疑其偽者至晉

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八人者讓之

是年兵部郎中陸容奉命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

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盡廢矣
有司莫肯為理容為覈實呈于本部撥行各府縣如民間
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華主
以紓民患為忘者沮之時論恤焉○暹羅國遣臣坤祿恭
謝提奈英必美亞二人來貢
戊戌 咸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
為考試官取祭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揚守趾曾進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一歲官批改欽命時
兼補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真首選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
璽局郎單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
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
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殿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
祭軍務以至官署事務無不備悉而吉之口舌老矣女
整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是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
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王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
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
而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

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
端不以為然吉日尊師重禮當如此
按賈誼保傳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
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送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天子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
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知
簡內廷侍從之臣益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決其為言
易人祿得正人焉其視外廷益不善事乎而功能是故
孝宗惟得一單吉遂基命仁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
之 武宗在東宮所與異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入
黨卒蕩然無所檢制為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
忠吳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造次多
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明江西貴溪人自劾以老聞年十二母病甚明焚香齋
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歷進士為
御史有金 歷陞今職持正敢為以二親老懇乞終養起
征閩盜既平被留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款
徑歸後
數年卒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
倫徽概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為先救時行
道為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議
簿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為例御倫不受既辭疾
歸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于隴畝不受僉遣客晨至留
飯其妻語其子曰籠粟登矣之俯舍借之比舉火日已
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
四十八學者稱一峯
先生正德中謫文致
章振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鬼太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
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小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
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芹雲富貴之
意其說一生喚着不盡之語不啻免之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宣卒

瑄豐城人爲御史劾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宗怒下獄減死謫戍二兒敗復職上疏神改按察使振憲度奉公益勤年五十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知嘉興府有園卒饋熟鷄彘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擊鼓集察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吐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于歸惟留一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且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

繼宗居愛注直開揚公治郡名往平公表經于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揚繼宗名今親乃屬公曰繼宗貌陋但斷體辱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銀爲庶人王毋平氏妃周氏及

冒封郡主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

先是王有疾簡入問竊語王曰王病篤無後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疾者諸王來請疾候以託之王薨恂與七弟及妃謀殺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掩捕官中恂及弟謀殺其妻之女以私忿發其事上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索繼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賜自盡徵銀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春免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夏秋糧

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侍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

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鉞乘間劾致聲激直還奏文升禁建州女直諸虜交易農器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不敢爲異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鈇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陳建曰林聰之再起更爲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讓者疑其迹涉浮沉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命馳勅獎勵之既報捷人各一級時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參政姚

祖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下江南巡撫

牟俸侍講江朝宗獄謫戍調官陳鉞陷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謚畏毅

信河南人負才智以當世自任正統末上疏劾起從者失律廷斬首級爲後薄時命信督邊城備出

經略皆切實用景泰中陳中興固本十策及督漕運案破松藩夷寇成化初平山都掌蠻賊誠文武全才也

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

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

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

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謂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腹心復喉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並賜歸

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誥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

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屢廢而已不

深治也今其禽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戢守可也汪直不聽遂

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

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于廣寧

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

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耗費一空

命徒延綏安邊營于中山坡

余于後巡撫陝西時建議安邊營于嶺南宜守中
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而應按御史
李敏亦言此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
難守則安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倉夏
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為兵部尚書
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沐簪
等處水少昔苑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未嘗開
業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業乎詔可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平諡莊敏
恭寬平坦夷中無介帶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而
不亢柔而不蕪其在吏部慎惜人材獎拔後進廉諸自
居人知
嚴憚

勅魏國公徐備奉祀 孝陵例以 孝陵奉祀專敕皇親
故也

庚子 成化十六年

春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給衍聖公驛傳船馬之數
時衍聖公每歲上京朝賀給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
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至張真人在回水陸起上馬
站船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有
梁芳左道李汝省輩方用事故致隆于其所尊如此
方即中陸容聞之頗不平言于尚書余子俊後復厚之
公慨然曰是後奉也即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
得走上等馬回日
應信馬快船裝送

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夷以復仇為辭擁眾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
虜男婦皆法解以殉或擁春火蒸以洩其忿擄掠牛畜
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飲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
陳鉞恐沮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屯堡弗克
耕種
矣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權陳

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燹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實有差○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卽開僚屬考語開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一言衛嚴緝事旗按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按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按可信又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寔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

以劉昭爲工部尚書 ○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善言于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御史強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失機隱匿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峴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按雙槐歲抄謂其占女土爲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異幸小耳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宸遊成服男

錄以從上益愛之此其應也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鉞縱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燹審勘宗燹阿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

滿魯都寇榆林○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

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復逞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山東民穿窬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上作聲惟而破之識者云此寶甕也能照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出遼陽經廣寧

遇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速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
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
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
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
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
撫河南秦統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
崇奉比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
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
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
寧海瞭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虜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
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
史
以陳鉞代子俊為兵部尚書余子俊愛去也
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
怪相高濬不可遷濬考南京各府上凡怪詞險語皆
斥之然濬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詳諱為學者言之文
乃復譚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徵名

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越其中正其掌太學論十
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時人以爲過之是
時有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達而江南諸士文辭怪誕
傲視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去而夫子何作又
日腹中有長劍日幾回磨以此爲丘文莊所撰悅遂
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也
廣東左布政使 奏乞停罷市舶與夫韋春所請造辦
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墾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
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
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
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
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實貢有節今四
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
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
版行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
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
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
其何以善後哉
成化去國初未遠侈靡猶未至如今日之甚
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必當如何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
民田萬頃界接東宮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
家民甚冤之誅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管左密

漢書

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
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過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
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敵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
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 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為
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黃華黃琦張天瑞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應關
奏乞大臣迎接聯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
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駉服蓋無用之物不宜

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
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

級加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
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憂實無能為但我軍姦

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慰
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商畝之農無

漢書

所蓄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機杆纒停布緞何在求免饑
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

折衝德衛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登
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眾職焉

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眾職焉

漢書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變夷
亦信服之永順保二夷世相休信曉以威德不野
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遂面
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編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
稽顙曰累歲苦虐使僕索餼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
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故袍襪餐開居輒玩經史出入
省驛使人莫敢犯歷錄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
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于孫者我所遺
也總兵權者皆為子孫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九
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諺得來

工部左侍郎鄭食一品俸漸祥卒

祥蘇州人木工也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
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木作 裕陵自工
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及
父母痊其二子一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監生卒年八
十四木工麻壽
至此亦奇矣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
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

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風
陽南京皆 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繫尤重乞

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儲備省費用以
備歲凶漉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禁絲邊軍民出

境伐木捕獸時何喬泰邊人每潛出猝遇虜寇拘執其人
冀得免死遂用為嚮道侵犯邊境乞嚴立禁防凡守把關

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
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
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如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
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爲天下先尤織
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
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而民田
全免欠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
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調廣東左布政
使彭韶于貴州是時有錦衣衛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
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
老皆流涕如去父母焉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三

二十七

檢是時都察院何泰新與彭方伯書曰閣下轉調廣州
之士大夫往往往諱閣下爲好名僕切以爲不然君子愛
其所富爲初非爲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
送以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于三代
之上惟恐其好名未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
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趨前而行苟且之術
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鄭志完亦云願君無以此舉自
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
嫌力行其所當爲者爾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
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此書深得善輔仁之
道公所以屬人如此
其所自屬從可知矣

逮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

按臣初爲嘉善使按傷雁號王廟于凡物鑑其目即能
竊去或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貨物近作見
得爲盜衣千月命王磁等借王臣採藥于湖湘江所
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泣受其害
至蘇州命工鑄銅爲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
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岸諸生日錄妖書不

臣

伏實欲得勝諸生應完舉不勝念一由例誦盡欲舉之
致及臣走匿以曉通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
致致變乞許之謂差官按城二人至下銷承
獄致充爭電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
罷西廠時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似在可已閣
臣萬安亦以此爲非便宜革去之邀劉珝同上疏珝不從
安乃獨署各以奏。上從之。

都督馬儀劾陳鉞奸貪欺罔倚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陞
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
鉞輒陰謀報復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
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潛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
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開任潛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三

二十八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南
吳與陽講學往從之遊居牛戴歸遂絕意舉子業築
室名陽春曰杜門端坐其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而有得
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
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自靠
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于是
舍彼之煩末吾之新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
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
在德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靜端倪亦有商量
處未可便靠昔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此化
丙戌復遊太學祭酒刑謀今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諒
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
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果輩皆樂與之遊而獻
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
命吏部考其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明老想乞歸養
時大監梁芳素慕獻章之言于上特旨授翰林院檢
討俾親終養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
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心者內德
者外也
未可謂好

時陳白沙聲名頓動海內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以
善為操批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
生者耳目口鼻入也所以視聽言動者皆非人也至京
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
論陳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
大政既歸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
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輩皆北面焉至一
鼓動一世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榘山
若何叔丘喬新若周華渠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法
若羅整庵欽順若陳益庵顧皆有姻言皆其為禪惑于
學部通辨亦已辨之至審齋瑣綴錄則詆訾已甚誣實
尚論君子詳之

刑部尚書林聰卒謚莊敏

聰字德人居諫垣正色諫言劫王振單增不塚等奸罪
勸迎聖諫易儲大節尤著雖饑請盜多惠政及縮院庫
稍偷正直所以來評沉之謬云

命取古書被江網并慮岐僧院刻絲作觀音羅漢進用

賜勅戒諭晉王降慶成王府奇澗為庶人

奇澗抗父命占樂婦打死平人地方官奏聞晉王奉
教數慶成失教不啓不奏責奇澗前項罪過降為庶人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時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
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按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榮禮隆禮師傳誦恭仁孝
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請官跪請坐聽知禮
而不知所 決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

其誠然亦
學大勢

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
為戰守備喬新獲虜諜知小王子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奏
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
兵周璽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
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逼夏米莊中
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直虜營時賊乘勝銳甚璽大
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如是眾
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
鐵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為一營中
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
聖明從信錄 卷二十三

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

按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廟數寇大
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請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
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
書冀一往見大夏冀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
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卿中韓京堂固人所欲但吾
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
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 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
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
可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
也

陳建曰實有志士議起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
念此又按章榘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
外官只有知縣叫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榘山此
見與劉東山界同夫世俗世情每重內輕外至于府縣
尤不屑為之公乃欲為知府知縣而
職見卓趨古一矣宜其為一時名臣與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綸浙江樂清人好讀書賦性孤介遇事敢諫前後奏疏不下萬言俱扶世道濟時艱之急務至干請復汪后以正母儀復汪王以定國本忠節凜然為世傳誦

四月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右叅政比陝

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

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

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

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有梁芳者進諸淫巧以蕩上

心拔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為名貨緣傳旨與官

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起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

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

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

發也

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

汪直既敗文升寬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

文升與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

工部侍郎張顯致仕

八月復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除威寧伯王越

名追奪誥券安置安陸州韋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

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為民

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為民

直用事久有中官阿丑者善假託諭旨忠謀司莫能

及嘗于上前作院本有東方朔講諫之風心願直所為

弗當于理每干作劇時項

嘗扮儒士吟詩云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爭云八千兵

散五徐云汝不知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保國開之

撤工又一日扮作六部差遣狀得二人一名公論一名

公道主者曰公論無用公道難行後得一人姓胡名塗

主者曰如今儘去得蓋因是時刑政多頗族

廣西通志云汪直大藤峽徭種也成化中人皆稱儂思

之賢而不齒汪直考懷恩則宜德中直區山東戴倫族

父太僕卿希文子也古昔川人多論世類亦自有見

十月傳陞僧錄司繼曉為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詔主府選用乳婦止許于本府所隸軍較之家

揀擇不許外及從之○東垣王見瀆狎近吳安童謀害正

妃事覺上以有罪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

過安童律斬○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

典內降廩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貨緣而進伏乞一

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此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

卿屠狗販繪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

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上曰瑞等所言事朝

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十二月旱無雪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利道復交章論

芳乃命申官束縛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

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

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味所而人下稱快厥明大雪人謂納諫諫邪格天之應

宣大總督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蒸

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

戰。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屯戰車五百餘輛

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

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

齎若是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

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捨掠我則

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

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

其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

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擡椿繩營圖其具說甚

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按子俊為此車費用不貲而進重室礮不

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登鎮守內

官蔡新下獄會鞠去年失機之故降官有差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

儲確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曼白斌王勅誥進士家第出身有差○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院事尋加太子少保

其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死鉅餉乃

走散岩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兵以謀成

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詭用兵得成其私英

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綏務務安生

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洞現有借亂者

購首悉誘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後業凡一切征需供

饋之具盡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

餘如矢河荔浦潭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

供職貢土手勅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眾化

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

云。

陳建曰有國者之于夷狄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

無膺懲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持其施焉耳

先是蠻賊流劫廣東西無完歲故幹公痛不得其術

威武勦蕩懲創之非贊武也宜也否則緣寇毒吾民矣

可乎天武既震百蠻既懼雲霧之衆必有陽泰故朱公

英不得不反前政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爾

星明從信錄 卷之三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字汝心餘于人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

君與爾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于是

盡去舊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

本以力行為要因以微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

論其書者其向有以識此哉。

羅欽順曰胡敬齊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數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胡身存之故言之親切而存味也。

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罷尚銘時銘有罪宥之以準代其

職準為人平恕清儉滄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

非此則有司之事也。與馬絳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

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累日整衣冠

閉門自經準廣東順德人。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

歷張鞞獄竝謫遠州。

按僧繼曉者始以蔬食欺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負錄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美姝十餘金。

寶不可勝紀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

外折毀民居為僧寺大臣陳官皆下言于是林俊上

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

無輝人血流離散死填路野無從可為流滿而僧

曉乃欺罔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

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

願除根引罪耶徒推斥忠良數年之間何以進而

為名益。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

足多所在風播。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

徒亦皆痛心。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

言不以此言。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

州判官。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

福建莆田人。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臣等百有餘人。伏願聖鑒。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今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今被災

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

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

石免其赴部給錄惟進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

繳部。

按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而令生

員納粟考滿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否失之矣。萬安

一節屬林公。子然為朝陽鳴鳳。然非王三原及懷瑞之

加教幾乎不。先可勝歎哉。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尙

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衛之蔣琬等至大同出

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倅斬其哨馬十餘出臨大邊耀兵

而還上言虛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今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上令廷臣議

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

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

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凌下罔上苟具文

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

實庶臻成效從之。

冬南兵尙書王恕上疏其略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

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徽為林俊陳情亦蒙擊劄

臣當以二臣為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為天下國家慮耳。今

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
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
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獻言之今悉
寘之于法人皆以言為諱設再有奸人說謊陛下何緣
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真荒○繼曉乞
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
每有厥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內侍傳旨進吏部尚書
尹嬰為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革殿其濂凡加太
臣保傅皆賜勅授之其獨出傳奏又與杜昌文同受命前此
未也○萬全右衛百戶革瑛伏誅

按瑛先在錦承衛從西廠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
居萬全欲邀功以命大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
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等令人
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
以聞命官會審皆誣上曰革瑛罪當死朕已從其
請調而後惡不俊直必斬之仍與百戶被害處其惡多
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成瑛初輔直為惡直敗其黨多
寘死瑛獨不及人皆從之至是自致死地天道好還驗
哉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魏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
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撥淮安瓜州兌軍糧十萬石南京衛
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
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餘

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
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實銀送京
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
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乙丑 歲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
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
宜加斥絕進士教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亭
諫佛老當去各器當惜皆為攷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
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為
學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于事為初任主
事勅左道李汝省妖僧繼曉出列京來能申明請治上
官長及災民咸信化之後如梧州以聖賢之道詳論
生一時知所嚮何人
以為不有本不能也

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生職糾紛遂按御史楊守隨逮
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資錄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
常寺丞守隨請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刑廟日神
之祀命收上林苑監宋久權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
密命誘察百官賢否書小冊以

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時御史姜昂疏論李孜省奸罪 詔杖之
姜昂字恒顯太倉人為書強令清淨不擾已為御史以
言事被杖後還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

民傳相救國無敢化能乞近地就養得移孝於人其風不勞而治秩職不遜徑歸臥久之進奉政福津不赴疏請養殿年卒昂生平廉介子弟卑者勿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從未嘗特設有請寄一切無所似子龍舉進士依儀宏諒於以寬衍官按察所至肅連山澤謙接後進好讀書稱博雅慎慎管與交有文學名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傑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干政妖僧蠱惑愛庇壬愴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尙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官闕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復林俊張毅原職

守漢張詡謂初林俊之劫奪晚下獄也事且不瀾矣嘗懷恩叩頭諱曰不可自古未聞有被諫官者我上願宗皇明從有錄

夫三十三

明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朕不汝安知我官中事舉所用御碗撫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後復鎮撫司曰若等諸梁芳合謀傾使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附于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將解時是變出傳奉官御馬蓋太監王敏請于上此馬房傳奉不復動使前疏來請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康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心來凌之他日大官將擊汝首矣敏鬱鬱而死

理以寶石進鎮撫司命使恩傳旨恩曰鎮撫司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罪得之不肯傳上曰及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傳之

恩曰德引廷有諫者言尙可行也時尙書余子俊在兵部恩曰第就奏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尙書王恕上疏切直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

傳曰帝出
于震震
方北泰山
萬東林故
以震應

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極寢漸驚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九月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汝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

朝實鄙薄萬安安開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單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翊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宋書封字翊筆也視之謂劉翊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錄謀與復歸朝廷若不去翊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伴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御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

三月在在錄

回明且發出斯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翊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翊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為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類若此朝性至孝母及廬于墓側三年父樂及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隨其所居曰仁孝里是祠祀之賜諡文和至嘉靖初官閣于上賜額田旌賢

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庫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按解消李致省得用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為心腹以故肆譏投閣丞丞若無及而李秉曰怨得則馬文升奉結而譏祭酒陳鑑與其同鄉極宜羅舉蓋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國史累千百言皆極其醜詎云王守溪請為天下所輕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賞盡三人不出一語評救故時有紙劄三關老泥塑六尙書之語吏部文與劉翊皆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讒

之安以計排期去之。吳亦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建按當時內閣三人。惟劉翊為猶賢。蓋翊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國史正為翊辨。此語云。然翊自論。汪直後。數年實辭。開評。致至是始以仇。致省去。豈陽拔。之有待。而然與。呂端之所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或謂其備與。

是年僉都御史高明卒

高明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泄。究在。所議。職。條。多。著。為。今。臺。囚。盡。劫。獄。走。象。相。顧。駭。愕。公。從。容。持。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繫。成。化。初。擢。都。臺。嚴。南。曹。不。職。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初。清。巡。撫。從。法。狀。又。造。籌。亭。平。揚。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杭。寇。聚。同。凡。代。認。趙。明。解。文。風。節。才。幹。時。望。翕。然。受。知。于。英。廟。每。稱。之。曰。能。至。于。以。河。徙。無。常。不。欲。定。故。稅。之。額。民。大。便。焉。活。無。辜。之。衆。釋。有。從。之。民。陰。德。尤。匪。細。云。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儼。然。甲。午。歲。化。二。十。二。年。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賞綠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純獄。請思南通判。○罷大同巡撫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飭邊牆。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論者劾其糜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諡借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齊應旂曰。嘗視師延。統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級。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瘡。荒。廢。千。里。血。墟。孤。兒。寡。婦。哀。號。伏。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脫。緒。向。使。其。榜。鐵。河。遠。逼。逐。奪。與。此。大。役。猶。可。言。

也。願。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城。守。歲。費。萬。千。緡。德。謙。謙。竟。失。鎖。鑰。傍。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錄。此。觀。之。則。宜。人。之。役。當。同。交。章。非。無。自。也。

參預機務

接直江。泗。水。太。和。人。李。致。省。薦。之。也。舊。制。自。無。南。京。入。內。閣。者。自。直。於。也。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督。學。南。京。愛。士。有。聲。世。今。職。廣。民。表。困。為。除。偽。殺。和。買。備。賑。給。務。為。惠。養。計。提。督。市。船。章。泰。倚。進。貢。為。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販。私。貨。時。有。撤。馬。兒。卒。使。臣。伯。臣。春。利。其。貨。不。問。運。發。其。偽。時。又。有。撤。馬。兒。卒。使。臣。伯。子。選。言。此。西。域。貢。物。為。國。利。耳。使。臣。伯。其。謀。必。選。諸。番。之。笑。春。怒。選。每。事。阻。抑。乃。中。以。他。事。而。人。成。缺。選。及。誣。議。選。黨。比。高。稱。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受。鞠。之。行。同。受。鞠。春。不。敢。反。異。復。所。選。所。選。吏。張。乘。令。徑。從。選。選。不。從。行。等。柯。泰。張。乘。抄。掠。某。日。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恨。賊。公。義。信。正。人。也。行。等。緝。無。所。得。乃。誣。選。編。制。發。粟。竟。在。侵。欺。集。焚。燒。官。志。圖。報。論。罪。當。從。奏。入。常。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選。士。民。數。萬。入。營。並。遣。南。官。疾。卒。于。石。亭。時。年。五。十。八。張。乘。乃。上。言。陳。選。素。崇。正。學。風。抱。孤。忠。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市。舶。章。泰。通。番。販。賣。知。縣。高。瑞。按。法。持。之。陳。選。後。文。嘉。獎。以。激。貪。懦。因。聖。司。之。體。也。奈何。宋。吳。徐。明。勸。官。李。行。承。泰。願。指。銀。鍊。疾。病。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網。法。為。選。罷。到。奉。乃。安。意。臣。必。據。選。以。厚。賄。唱。臣。令。扶。同。陷。選。臣。等。遂。因。于。理。爾。日。榜。掠。身。無。完。膚。臣。不可。利。誘。以。囑。行。等。遂。因。于。理。爾。日。榜。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泰。致。其。詞。是。臣。民。慮。為。屬。郡。文。據。報。災。老。弱。張。口。特。請。南。地。震。水。溢。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贖。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不。念。民。極。阿。附。止。人。已。日。入。所。難。及。而。必。為。之。上。號。明。以。視。上。大。夫。不。察。一。言。臣。伏。公。道。與。行。等。之。多。方。推。擇。者。皆。聚。之。罪。八。也。

剛正不韙屈辱乃為功官波侮積慮成疾旬日而殞李
 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客以選死報泰以
 快其忿夫選死報泰公積權搆搆若門萬里致謀其死
 臣以罪人憤斥田野乘米自給百無所圖取死於報
 其心能獲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泰鎮守選立志切不
 聖賢自期待自奉甚檢操履誠懇其居此官必欲盡此
 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視去就為甚無志在干生
 靈國家餘不恤也官路所至無不感勵爾應者名重海
 內士大夫無不識與不識論一時正人必曰陳某可
 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與共濟者或共
 其入必曰此無哈除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
 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
 王廷相著凌川慎言或問陳克庵曰節行振世第一峰
 曰學術術道請折諸重錄士賢充之也仁為已任死而
 後已者平錄委正充之也行一不
 義後曰陳克庵父負郭亦為御史克庵既貴則惟服先
 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東亂喪還
 行裝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
 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想謂羅一峯為狀元而客

皇明從行錄 卷三十三
 至惜乘傍舍以為不愧與陳克庵為方伯而野嗔出都
 門皆同一高風今日為方伯為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從除名為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龍學之子旻錄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銜者二十有
 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同鄉相厚
 相伯與安城欲寄旻為湖所州劉同鄉等儲事為安所
 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關直允與旻有怨初禮部侍郎缺
 直特為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薦有薦久不允再入旻
 為之說旻而直亦愛起復補南宮禮部侍郎旻與直
 不可說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在李孜省請旻于
 上而復職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賂承其鄉
 人下龍龍命三法司錮衣衛廷勳之龍遂為民旻落
 太子太保令致仕連及旻旻里故舊皆降滿外推
 屬國編記尹公旻行事不測人意慮漸詳推陞部
 屬必先謂營宦之門又私其鄉人迹尤著又知洲文集
 龍學第進士權細修囑浮不道項計其必毀旻欲選項

美職堪辭接此則旻父子果有可議去之不為遺但
 惜乎安直豈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公耳大率當時
 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為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
 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江西
 人故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為右都御史
 擢新建謝一夔為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為吏部侍郎高安
 黃景為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羨肝江何喬新之介
 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高聚占恠不
 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
 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閉其為

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為也
 擢浙江參政馬寅為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兩
 京竝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
 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禍不少宜選大
 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
 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
 黨援自筮仕即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
 降志嘗靜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家曰何也曰此生不學
 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
 避席曰此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年

凡節孝忠
一事亦
足錄况公
事畢附錄
丁古而其
八層易及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

輅浙之洋安人甲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
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歸王即真大位抑南遷之說及
回鑾慮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琬易儲事多阻之已而曹
石用權輅數被執被擄論劾成化初復官首疏新設
八事及陳解盜七事功勞甚著禮部請復景皇帝位
婉詞引立陳宮疏止玉皇齋醮疏直十罪以罷西原
此其立廟之大致也若錄薄為禿特掃議之不與交
淳以易儲事上章專攻之輅相待無異平昔尤其量之
休休者輅輅方果好直言與文王陳循高穀彭時萬安
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
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焉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
第一揚文真李文達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侍郎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觀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汰
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三 四六

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
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
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按裕以附李裕者得大用故為此
以為婚象之術然人亦無譽之者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實入大學通問萬歲山架
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闕不知
也覆其買稱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鑿索銅項以待候有
官校宜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日爾言是也棕
棚架折御矣命吏部金選特與臣七品官歸闕
而大憲臣名遂播天下復授雲南碑如知縣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譜之
也○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按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妃上
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皇
后吳氏之廢實歸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
之妃警敏善迎令上如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
未養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嬪而
上之愛不絕凡彼以貢獻買辦料飲民財擅作威福弄
兵權禍皆歸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遷居于
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輒視朝七日以治初言者籍籍不絕
欲進廢妃號籍其家籍 孝宗仁厚置不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
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喻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如悍杖殺僮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
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三 四二

八月庚辰 上不豫命皇太子誓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
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上崩遺詔

諭文武羣臣
卿曉曰 帝仁慈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莊人
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至
而御之存法值虜寇數使邊惟遣將薄代不勤兵以竭
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掃海時有寇竊推數
之際戒勿妄殺或不刑命賞罰兼行崇上理學褒封儲
賢江淮大校嚴濬陳瞻星文示變簡身省過臣僚進諫
即賜採納時有干牴牾示遺誡施榮率復若乃尊禮字
莊道尊 景帝保護在厄衷恤于謀其于愛憎恩怨絕

皇太子至命早即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上崩遺詔

無介帝粹然于天理人委者也以故雖
屢有肆字之災而國家康靖有繇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為皇太后。冊妃張氏為皇后。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

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

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

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數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

者。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巳八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蛇

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

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

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

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

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

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

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官。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

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

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錄正心之功。未之講也。
疏上不報。

化得獨任
千古之意

智四川合川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于
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庵。貧無繼。學之給。則掃同業
著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數于言
立說。兩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皆上。口占曰。
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
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借道出三原。時尙書王恕致仕。家
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
位。草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
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
其庶幾乎。想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能。與萬安孫弘壁同年進士。安
欲引文祥附己。使弘壁延致于家。屬題書。鴻文祥即李
筆作詩。咏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
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置。惟與鄒智及御史湯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巳九

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納諫。廣言納諫。語
過切直。召諸論立。願門中。宿傳旨。詩中與再造等語。以為
不解。文祥從容對。對而出。安遂擊旨。令吏部選除文祥
着歷練。遂補咸寧。

葬 茂陵。詔集議祧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
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

部集羣臣議。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
德祖已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

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
當祧。 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

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禘祭

懷璋實以
人才之消
長為已任

之制。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懿祖神
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
以下皆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莫則
復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
禮。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
恩以直方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
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
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
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
于上。前度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
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上曰。
朕用寒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
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薦往南京。雖
性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若即位。如何令
喬新去。喬新然。

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
韶為禮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官
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立于奉先殿
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

美姬為帝譽。大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
姜姬而魯頌閔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
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
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令。孝穆神主
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
從之。
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錄。以復不共
戴天之仇。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浴中。吳備俱宜逮
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謂拘萬家親戚內眷。曾鍾出入
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親戚。好懼甚。私謂尹直
曰。我與萬家久不違。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與
大獄。株連。萬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
乃擬旨。以為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
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官時。誤報李為妣。又有以為實
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幸思不
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官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
安先是結萬貴妃兄。遂借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
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擢之。具已者。百計去之。東
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
與之為腹心。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亦中之術。
意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珠一小篋。皆芳中衛也。悉著日
安臣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大位所為。于安情
乎。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冷。懷。恩。後。以
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覺。泣。乞。哀。無。去。意。恩
今。稱。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初
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發。之。落。日。安。推。一。死。報。國。及
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真。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歸
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孫。弘。壁。為。編
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
為。妾。媵。子。弟。健。奴。僕。廣。散。無。餘。者。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所著大學衍義補。擢。齊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黃氏大學衍義有
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
門類輯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
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
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刊行

十二月尹直罷至正德中方卒諡文和○擢南京刑部員
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

記者稱滇俗崇釋信鬼禍慶玄化寺解有活佛慶時士
女會集動數萬人肆以金泥其面按按慶慶命焚之
先言犯之者能致電相殺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電即止
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
三百六

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
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
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
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公
寇耳雖公之與魯公埒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
聖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
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
子而尊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况異代之
師而可臣耶是後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
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

禮部

之至論也吳沅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
也生非王爵死而證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子路
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
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非而所以尊師
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
貴為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
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
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五十三

宗主不加以諡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于萬世之下惟
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
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
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滅去塑像易以木主盡
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

張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
所泄每發于詩文及草詩狂翰醉墨流落人間海內外
以直道作長部乃出知南安臺檣嶺之巖岩梁橫浦之
崩端定役道更番之例以
求息卒弼民立生祠祀之

兵部尚書王竣卒 正德中諡莊毅

號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給事中。值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及其守城。巡邊皆有成效。談策。賑荒。民多再造。香清。則好食。畏障。巡撫。則兵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調劑。蓋一代之偉人。

黃孔昭為南京工部右侍郎

黃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宋志。趨卓然。在文選十有五年。及。及。以。以。人。才。為。念。始。終。一。節。有。賞。勞。于。請。墜。却。之。謝。方。不。稱。云。見。其。音。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要。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至。言。也。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為遷葬。成都適蜀王府承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

成化間翰林陳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孝宗敬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以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其儒以講聖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真儒充任不宜苟以俗儒充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請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遠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黜罷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祭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廢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允辭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正公從祀

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召遼東巡撫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裸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賔亂 宸聽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為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其正色此朝之度

皇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初修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燿上疏薦舉諸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言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燿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弃之縉夷嶺南之間毒霧障氛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諡廟祀從之

按于謙巡河南時公廨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祠封及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詣故廨為位哭奠後因立祠解安祀之李夢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諸迷良岳飛為四忠祠嗚呼兩地專祀四忠並列于死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 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奏請 聖駕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闕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庶務之得失皆無眩滯矣

按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合 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諫之也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成諭羣臣修省

新

皇

按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處科道言之乃頗身阿結摺被放門所免劫彈建言欲起選科道言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一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廉子兼侍讀張昇上疏劾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何劉吉尚留察結科道香某放門家依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善依憑宮壺究婚黑灼吉與納烟請托公府賂人私門數吉卡罪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買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甫是人目吉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為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放寓然肅九載老幼遠道留之不忍捨去繼宗江按察使日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取辦于下鎮守之官供使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宦家庄田多佔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慎貴歛踪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繼宗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食事既而罷之
時李良用事典御殿為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出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相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偉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
洪謨常著經書疑辨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欲訂者為書未成而卒

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

容崑山人有志經濟球力經史百宋至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官職方時遠報旁午章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卓然具中肯綮事下三邊遇人驚服而沮征安南再沮典廉李良乞陞數事偉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平準法慎愛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柯國疑密使均平鈔法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議得出為叅政容蒞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容著述甚富其有式齋稿我園雜記等書冬餘序錄云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京考察皆得完璧時有盧濬不來天沒服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語聞者快之

乙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殉世耳目以泥事功初守西安轉擅發賑及引渠為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畧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餘里為固備且請置榆林衛聖曠土為屯田計虜卒必鳴南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灌溉南山道以便餉奉易南此更成收帳番之捷大畧在邊廣儲蓄有警輒厚賞下乃用命事功載在史冊多不可派者

皇明從存錄 卷三十四

謫御史湯鶴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鄒智廣東石城

千戶所吏目
按槩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裏而不從罷退閣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與槩往還論時政槩嘗遺書與槩言夢一人騎牛背上

人謂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第一義耶石子內閣者馬文升發其事御史魏璋則草疏著陳景隆等名劾槩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賊鄒智者劉吉因入智名

言謂欲智親身三本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由說經
官苦訊智智詞曰智與今陽氣等來性相會或論經
筵不宜以大意大暑無請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
塞責或論純網廢弛或論風俗淳泐或論生民憔悴無
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時當事者恨智
謂固為狂妄其惑衆罪死更謂尚書王恕上言繁之書
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此擬妖言論死使囚死
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有云劉傑造妖言引
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為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着
後難及繁竟發充軍劉智請廣東
石城所吏曰後二年卒僅二十六

大理寺評事夏銖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
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氣之禍則不足以彰其
有諫徒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
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人主
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
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調南
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為南京通
政司知事

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救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
奏其刀墜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等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恕復奏吉不聽利道交奏
以為老臣言宜聽紘等乃得收京職吉在內關專以報

韓鼎上言 陛下繼體未立不置妃嬪切惟古者天子一
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徵
福于神不已惑乎 上嘉納之

李葵陽曰 妾願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
者或謂之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后有夫人有世婦
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
儲之道也是故世傳不絕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詠疏畧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
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弊海鹽煎熬全
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
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
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
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
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
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搬逼辱舉家憂

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搬逼辱舉家憂

丘海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正行則屬之六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上不待遷若吾民將不攻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此類族黨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族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惠給之費而食自餉豈非制兵之得其道與建謂果能行以治列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第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朋合混編僱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與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后父張壽為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

皇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

先皇帝大恩

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邪踰嶺海察事機合眾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禽附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

上請 上嘉其誠命瀟受之瀟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瀟又懇辭曰臣不

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致

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翊奉贈祭葬諡文和

翊字叔溫壽州人景泰初議迎鑾天順初侍講東宮多所發明 憲皇時侍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悚在吏部致省左道亂政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治紀貴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

初 李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內使郭鑄問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內侍陸信者本姓李自說為太后親兒鑄心知其偽弗發信嘗托鎮守兩廣中使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信使婚幸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成曉目之各其里口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主鄧璋曰幸而月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偽會 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 聖老遂妄舉父貴兄弟名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眾父成豔之至京爭辨 上命郭鑄借陞位審驗乃兩為解令父成歸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

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湫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汎濫于蘭湯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役民溺死者眾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蔡陽武長堤以防張斌引中車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汴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本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泗決後。為吳狄都。忽徐有自治之有。捷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而開之。則使者至徐。出示二策。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四

泗之則五竅者。先泗使歸而議決。此山公之親得于見。問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自公既從疏議。于是倍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命有司廣積倉糧。每十里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 弘治四年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璫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曾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按雙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惟重玉如。毋不平。劉吉所行。古憾之。及得鄒魯劾。章遂從中。主其事。竟令致仕。魯後。論成爲仇家。殿辱暗其雙目。劉吉尋亦罷。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既壽寧侯于內。降冀滅其賊。且據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論之。不聽。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四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廉名。夙著文肅。公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善。則如賢者之得進。見其愛。則如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三原屢薦。公未及。而而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實。朝翰林皆史官。立班。班固。班超。班固。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總裁。測測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巖命。董

撰誥券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實欲稽遲以俟貽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

十月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忠惠利害勸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甚遠

凡所舉為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後僕今之人去

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

私乎或言有善請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請

書耳悅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十一月與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奉紘為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王怒極言紘清

忠不宜罷遂起用之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平謙以如

妻之天順初謙為權姦備害驥亦坐累請成道成化初

補送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事督官校

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

人真惠者為書以惑眾為避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

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遽滅

成過有南卒值其婦人傳子妖書者欲發其罪驥下錦

衣者所司厭以日廷加之以驥威嚴獨不 憲宗嘗命

捷許言者或請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請驥具以

對對幸不易弘治初遷運軍政兵部到驥解驥老成

待禮敦厚

賜字陳曰 因新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雄要其掌

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侍則然舉官邪民

訂列

封 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為崇善伯王濬為

安仁伯源尋進爵為侯

壬子 弘治五年

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守哈密○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廷瓚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鳴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

之符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

山中夷黎雜聚號為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

畫明從俗 宋三四

東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壘田不輸不入市不二價四

晏然爵如中州尋擢為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無苗

命斬首二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

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惡惡驍患

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屯于成守

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

衛與土官兼治

三月冊立 皇子 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

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

紹休 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之後往

其治諸
治諸
諸矣

往中微政事日趨于繁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首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羣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微之應其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五

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為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言丘壑此職人 聖心益加憐用然游時年已老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亦有之也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

體

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瀟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鑒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廢至元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追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其子為懷遠侯李岐陽之後其子為臨淮侯劉寧河之後其子為定遠侯湯東甌之後其子為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十六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十六

八月壽寧侯張縉卒其子鶴齡襲封○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鹽課課下各邊關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運運轉運本色以待關中故邊方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祖澤安人鹽商皆具疏議因與洪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例洪然之內閣徐溥洪同年故厚洪送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入以為利而不知其壞法也商人赴邊關中之法既廢道遠米豆無人買運價運愈難足矣

十二月廢荆王見濬

癸丑 弘治六年

正月貴州都勻清平夷叛。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師既集，責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乃進薄其巢穴，燔其寨，俘獲不可勝紀。瘴烟肅清，居民安堵。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誡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謫。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命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

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褒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巡撫徐格以聞。勅參政朱瑄董其事，隨宜濬通。置閘啟閉，凡王府屯官之奸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得以有備。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詔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乎王萌、苗通、高承之罪。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都御史林俊奏議請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爰而分命，亦亦並其共視。吳詢、譚文格、魏驥、譚文靖、葉盛、譚文實、是爾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十月勅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祖開基重地，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為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饒，唐人在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具思。祖宗

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瑛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協室無異財鄰元合肥人五世同居費元友弟讓不末異財朱勇快西安東所干戶五世同居徐梁陵川人自祖及梁元同居五世各族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雷雷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異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千苗合門雍睦各族之曰義門王玉泰州人世業醫曰始祖谷至五凡八世共費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衛大埋寺副親政妻夫亡哀毀鬻臂繼而己而自縊死潘氏睢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極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解州縣夏皇明從信錄 卷三四 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 自縊於各旌曰貞烈 甲寅 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湮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儲璿為吏部考功郎中璿留意人才考注賦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湫次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曰曰河性猛悍張湫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兩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

可工方興而張湫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壘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千餘丈壘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與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專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官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連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湫堤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買

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田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滑

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府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堤分土命丁五百而事竣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墟平曠夷衍無彭蠡洞庭以為之漚故河常橫潰為患甚多為之者以築堤為治而不知其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任而下體為二渠至十大陸壘為九河入于海而欲使一難以疏其勢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堤崩曹單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塗炭正古為尤甚莫若浚大營黃河使共水流使于道然後導入

新濟河為其半使北流以獲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
 瘳乎張元禎曰開今黃河以北多存黃流舊身但上下
 漚波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支可以遠平原及直沽等
 處一所以殺直秦安平之勢一所以引黃灌漑如法將
 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澇之災可免矣霍憲綬議處
 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
 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
 宜之第引河陰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
 河南北分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
 環運道亦不壯京師之形勢亦得通和而北不可增
 一運道引河近年始塞是河以必可以通衛也且黃
 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引河口及陽武上
 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南接附近
 糧船于此引運以濟

按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潞下二十里開濬舊黃
 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爾芳謂河南之民挽
 于魚鱉誠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北至
 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做
 此意後中潞河復淤自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今皆
 未遠其遺跡尚河尋也至嘉靖十年河溢南徙而入滸
 奔毫震驚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
 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容全河之委也按一統志
 黃河古道在大明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
 十里至滄州南及縣界州矣橋縣河開寧津縣界入海
 ○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
 南樂縣界由東郡下至于乘海口于有餘里歷代築以
 禦河患通謂之金堤鳴呼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
 道念諸賢之卓見踵承樂之茂功惟古驗今灼灼可行
 者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
 按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
 伊州魏朝回國驛處之國也其地設哈密都督府以通
 接火州焉諸河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都督府以通
 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為西域之駁襟以通
 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索羅帖木
 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卜答失里王鎖哈門一侵

母理國

一揆

黎美之
索獨
密一
是亦也

章
章

哈密王母金印以去其眾逃居肅州及嘉峪城朝
 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
 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其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
 外甥都督密其肅鎮巡而下皆以典復哈密受賞弘治
 使送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等遣
 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
 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
 蓋奸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二
 種頭目稟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
 西戎安定本難馴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上嘗
 番必不心朕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口
 人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
 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
 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願天遣歸巴久不報海等上
 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德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
 命修嘉峪關補通阿黑麻許回夷二十餘人俟發其
 參政讓往奉間任駕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關
 外
 廣開 上命嘉
 哈爾絕不與通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
 莊
 濬自 上登極建大學術養補即蒙眷注馴至入閣尤
 加倚任存言必聽必行然老期多病日庚戌以來無廉
 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辦事
 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項臺類稿世史正
 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濬
 平生好論議上下千古尤執國家典故政事可善可惡
 與大臣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辨博濟其
 說人莫能加論奏檄稱其于宋有再造功與虜和為
 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抵復皆怪說可駭者也
 其純元正統斥苛衡不當任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二揚
 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輊易位勅使勞午頓反西

洋曾無一語權歸帝侍遠征麓川兵
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
洪博王子充之醉正方幸獨之爾雅承德宣德間附
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嚴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
則有李文忠之茂茂劉文安之該該然皆麗澤豐腴未
有若立文莊之明體達用配古準今哀然為一代文宗
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開文莊之風而
興起焉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
者哉贊曰瓊海浩濶珠崖渺茫含靈鳩和誕生文莊
橋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繭絲日光玉潔衍義有補世史
有綱潤色皇猷俾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
粟有資

名臣錄曰丘文莊公頴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已之學
見于朱子學之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
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
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雙槐歲抄
曰丘公際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返作其介慎二也

名臣錄卷三十四

三十四

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
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靖三也為學以自得為本以
循理為要常面責陳主事嚴衣綉帛夾又當勸其門生
謝遠王恭二學士讀書循理毋得廢事至而檢毛修
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
多恨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擅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一
公之歸人皆疑文莊之探公素履于謫法

例得文正文清而僅得謫文莊其以此夫
按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惟劉健謝錦王瓊耳劉閣老
常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于文莊應之曰
劉希賢有一屋索于只欠散錢健默然其愧王晉溪指
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能約而併議及其西山西街義
謂其見已差嗚呼西山西街義一書為世人君之鏡蓋為
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闊
益大前是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相往取
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傳誦焉慶學士極贊其
明體適用潤色皇猷趙前轍后哀然
一代誠非過情矣嗚呼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

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父文詳以成籍隸金吾遂居京李
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賜置膝賜
上林珍果六歲入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
南十六歲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
編修累遷
至今官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

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

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

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宜明從存錄 卷三十四 三十四

躐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

經史培養本源源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疏末數語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

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 孝皇聽言納諫之美

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

八年之治厥有自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畧

哈密入其城而還

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兵
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併取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
夷數百乘密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春以奏事至京前
熟諸吏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以襲殺牙蘭之策謂從

公之後
有連六

軍東衛至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昔兵三千為先鋒
以漢兵三千為後援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
矣文升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素策進兵至肅州
駐師嘉峪關外候軍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
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眾進去惟餘
八百人登臺自保遂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示
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
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
陸閣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于事但軍士遠征勞苦
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開廣祿二千石寧陞
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
副都御史肅都督僉事

四月張敷華收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
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
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

水道

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木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請以主
事祝孝自隨率乘小舟往來究水源相地勢蓋杭嘉常
鎮為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
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淞長橋
一帶交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吳淞山湖水由吳淞以達
又開吳淞江太湖趙屯等浦洩入吳淞山湖水由吳淞以達
于海開斜隄七鋪鹽鐵等塘洩入吳淞山湖水由吳淞以達
港以達于湖下流疏濬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濠陸渡西
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
瀆洩入太湖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
復門濬是役也幸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數
十年後復壅塞亦以奉
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八月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瀾湘奸
民和之肆標掠為東南大患三司議為宜設巡撫憲臣置
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政令一而鄰

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 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

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太子大保吏部尚

書耿裕卒諡文恪

祿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
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場河南江西大震電先是南京陝西

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 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

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

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

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

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

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

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為憐危既而廣等果以賍敗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

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給事韓祐疏曰馬政近例計丁

牧馬當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

丁與糧請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

之而不
董不言

政者必
實有所
而後行
也。可避

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
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
本戶。賠償。強。豪。占。種。者。盡。令。還。官。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
祿。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
願。種。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按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眾。縣官逐之。乃
性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
典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口為二十四
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咬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
呪虎。密。路。不。能。去。有。雷。相。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
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
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典等拒捕。死
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皇明從信錄

卷二四

三

上命依律處決。以柑川知情不首。并家屬
械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勅。勝之。

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
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件。岷王。王。許。奏。之。逮。繫。錦。衣。衛。獄
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淳
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
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利。害
大。關。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
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
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
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擊于彼。正士既疎。則邪
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
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
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絳有言。憂先于事
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
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
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
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皇明從信錄

卷二四

三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疏草多出其筆。此疏
則切而簡。明辭核而意足。納牘不當如是耶。
麻峪山有銀鑛。守臣以中旨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
屠勳上疏極諫。乃寢。

勳老成。歷練。遇事。籌畫。周詳。時經。累。寇。備。於。分。州。建
昌。密。雲。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舍。城。設。險。居
守。又。于。黃。花。鎮。置。營。保。戍。兵。勇。聯。絲。終。勳。之。世。處。不。敢
犯。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保。諡。康
僖。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五

東莞陳 廷鞏

秀水流國元

丁巳 弘治十年

奉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

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賜茶而退。
李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三語。且日經筵罷。各詢群議。廟筭周詳。如此。非天贊明虛。毋觀此。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眾。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

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

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

稽往時糴買法。有米告換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轉賣邊上軍民。糴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存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三十年來。無此良法。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於廣東新會縣。二年。二十通。署。西。德。賊。流。劫。雷。廉。高。肇。將。及。新。會。

進府同知。據按察。命。事。平。治。盜。賊。尤。載。滿。道。副。使。守。白。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守。白。水。賊。置。新。寧。縣。後。平。廣。西。浮。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擄。斬。數。萬。皆。親。日。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通。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殺。賊。悉。遁。去。咸。稱。為。三。廣。公。云。

三廣公傳曰。魯為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塞。或。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日。戍。守。賊。預。為。之。備。或。通。兵。則。不。進。賊。恃。強。備。或。遠。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殘。骨。行。兵。兵。被。押。將。不。先。知。推。撤。而。累。日。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賊。警。征。賊。兩。能。通。常。安。客。擄。州。未。敵。賊。已。報。賊。坐。客。驚。惶。征。賊。兩。廣。賊。復。熾。民。室。虛。江。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弱。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乃。議。征。司。府。上。撫。按。撫。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在。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賊。功。

乃戮通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為汙
 祭無按官率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狽郡邑
 沿河之居民故通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四里已
 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茶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
 會之功由今
 乃益著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
 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 弘治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
 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 上嘉納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五

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
 諡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罷使從容委
 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亦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
 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稱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
 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
 溥常布范淹置義田以贖宗族命于朝 上優詔褒
 答復其征役以爲世勸其子不肖奪鄉
 入山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
 有修文詞者有攻衆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
 進而曲成之每試入府三邊學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
 遺其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咸 聖廟守法弗敢左右一
 願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發業雖無姑息又命
 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弦歌盈于西土

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海諸可以語上之士
 又按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故遐方之士咸得親炙
 尤明于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爲優或解舉四五人率不
 出七八人入人之外凡所取諸海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
 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
 卒如所言其所進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
 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魁雖極按
 籍紳不能掩謀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能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
 宜慎火同列莫曉末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
 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傲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
 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
 皇明從信錄 卷三五

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緝曰熊于字能火郡
 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
 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
 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李廣自殺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越
 濬縣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盡
 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援輿士論少之

已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從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也

按是時陝巴難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兵書作與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誇誇其美毅躍入哈密空城而竟不能守亦何益哉昔光武開玉門以謝西域不欲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倫文敘豐

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景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景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景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

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開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 多官廷鞫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

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

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汪循日錄曰程景敏若罷脫得勢利二字當為我朝第一

等入惜其不能可歎陳建曰程景敏平生著述論辨甚多他書不知何如只道一編率合朱陸顛倒大謬蓋朱于陸象山早歲猶

去短集長略取焉至晚年益相水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蓋敏政編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

顛倒變亂之遂率合二家以為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為早年誤較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

既成後人之志源失委其誤後學甚矣愚聞閩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者為學部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董敏不敢矯誣前賢誰誤天下後世學者

五月陞浙江右布政雍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初泰在浙江勢豪者斂賦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軍竊盜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于是羣盜悉平權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泰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

開于上檮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將下杖之三軍股栗已而稽謝泰于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奉曲別墅不涉城府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附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

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

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

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 東宮

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欽不得肆

八月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佐勘事還奏稱總兵李景監督任良都御史弘玉令總旗魯麟等

轉督錦州義州備禦官魯勳王璽計誘秦寧夷人入給鹽米因以醉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

崔鑑魯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景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

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上以勳等事無證。勳璽麟各降一級。景良玉降勅切責其陞賞事俱置不行。○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又多閑歇。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室。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筵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時。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謀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不然。今雖未能如古人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教師友之分。使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惟者斥逐之。不使邪

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惟者斥逐之。不使邪邪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按寧康王觀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觀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竄亂無禮。養疾士。為盜。江湖間。及劫鄱陽府庫財。萬計。衛士李自然。李自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論中朝事。聞諺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以罪削護衛。

庚申 弘治十三年

春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奏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曰。昂會九卿大臣。刪定頒行。○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廢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視朝。在黎明。

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選考視察。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吳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薦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上嘉納之。○夏陞邵竇為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菽士類勃興。○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為關切。俱允行。○撫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慈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除之。吏思結。舉。舉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飢盜竊發。廷瓚斬首惡。李景光。單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廉如莫。莫。其際。至所設施。勳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

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馮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徒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徒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傳之。洪武初。始置中書省。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每斷大事。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著天語尚溫也。永樂。洪熙。三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參議。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皆用。小票。置書。即各疏。而以進。謂之條旨。中。外。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中。外。每。依。違。皇。明。從。行。錄。卷。三。三。

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修。武。備。教。士。習。射。擊。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為。警。號。偏。架。弩。叛。神。世。衛。教。射。青。湖。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為。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根。伏。之。所。又。以。賊。特。藥。箭。中。者。必。死。厚。某。解。毒。藥。多。置。按。牌。重。賞。問。諜。賊。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倚。角。而。東。賊。據。標。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後。以。陞。遷。夫。任。後。來。者。莫。能。及。之。

秋命椒園公朱熹十一世孫學襲五經博士

冬。火。飾。入。河。奎。○。是。年。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按。陳。名。小。奴。年。十五。為。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採。薪。歸。至。門。雁。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奮。拳。之。虎。逸。去。陳。負。三。苟。歸。死。鄉。里。哀。而。瘞。之。陳。婦。居。鄉。豪。郭。子。素。逼。妻。之。陳。婦。後。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給。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美。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闈。于。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贊。馬。伏。桐。繼。為。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貫。因。知。縣。陳。釗。之。請。踰。于。朝。故。有。是。命。

辛酉 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斃。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窺。眼。湧。皇。明。從。行。錄。卷。三。三。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干。是。本。兵。之。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行。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祗畏
 災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
 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齎。雖暫免
 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穀之空虛。正傳奉無例之官。憫
 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
 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使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
 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
 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積
 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砲聲。遁殺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一

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
 節。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郵陣亡。
 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
 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
 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
 不諳弓馬。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鏞。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
 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里。困于恣睢。
 當孔道。支應為困。有土產。貢獻為困。下所司知之。
 四月。陞鴻臚卿王璟為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

大同中鹽餉。商人無應之者。蓋以近者王府遂食鹽之請。
 織造開賣鹽之端。此等假欵賜名色。附帶私鹽。橫行江湖。
 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故差重臣整理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關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時遭父喪。詔司
 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馬文升以尚膳品。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
 暉等整擗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埃。修戰具。既而虜引
 去。通。滅王府房價及開礦造墳價銀。
 按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
 營造。成化中。始定為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
 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
 將軍六百兩。郡王四百兩。奉國將軍三百兩。中尉二百兩。
 五百兩。縣主四百兩。郡君三百兩。縣君二百兩。中尉一百
 四十兩。至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
 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
 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
 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
 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
 開礦銀。實器銀。及齋糧。亦俱各有所給。至是以宗室
 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督稅守支。給至是。復奏
 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草
 免其郡主以上。縣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
 折鈔六分矣。

陳建曰考大明會典以前王府房表等價已屢經變減祿米中折去逾至嘉靖初此祿二三十年間而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親諸臣奏議可徵矣大學士桂萼進與地園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將軍中尉且至百萬矣戶部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將軍中尉儀府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八十七萬有奇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東一省而天下可知矣給事中秦釐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開支者山西因賑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府引祿謂宗支日廣邸王以上猶受享多祿將軍中尉而下祿者矣有假息違窩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沒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失所至于如此而尚忍言之凡臣民之困窮之為天下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之奈何忍使大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闖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歐傷吏卒無如

用從有錄

之何任于其上者懷懷卒歲不獨懼受辱且懼變生不測自古患民窮盜起而況天潢乎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親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制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易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為可久可繼之治論斯三言所以處之道思過半矣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遺舊伊帳肅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十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大明會典遼韓伊三王皆歲祿二十石帳王一千五百石肅王惟一十石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內仍為儀府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分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之內仍分折半之例焉其親王和免以下則從皇庶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凌滿所謂不逮嗣子見在而推定制下方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壯宗室之詳毋必如祖訓所著宜制出仕之女以盡宗室之本能夫然後可度幾維持于數世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數十年後愈不可為矣

又按今朝廷明知此弊已極而不亟變通者惟宗藩之怨重祖訓之違也愚于此有一說足以派宗藩之心使樂從而無怨誹焉我祖宗朝以來凡有皇子親藩者必手書與諸王同議示公地今此舉重大宜以手書諭告諸王通將廷臣論及祿米章疏如詹事府給事中秦釐所言之類錄示諸王使若知其勢窮難給不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戶部備查各省錢糧出入之數如山西則備開本省每歲所入秋夏稅糧幾何官軍俸糧幾何官稅幾何每歲所需上供幾何輸送幾何官軍俸糧幾何約幾何或征計盜賦費用幾何然後開具國初分封親藩幾何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晉代藩三府增封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幾何祿糧增加共幾何房喪等項支給幾何共幾何使宗藩一展卷閱然知賦入之有限費出之不敷再數十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何以支給令其一計議共圖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既薄親藩而盡祖訓矣薄親藩者試思之

聖明定告錄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曩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覘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應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為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淨然天下冗員之

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按我朝學校設官之衆遠過前代殷周逸夫漢至武
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開也唐制郡縣始
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詔
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州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余下州及縣
學惟養領于有司而已我朝天下府州縣及邊衛皆
建學設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
千餘員視宋治皆百倍况濫甚矣正文莊公曰禮曰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朝最重教官
之選往往取之舊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
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莫不謹身
勵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不用庸
庸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
之禮而乙榜舉人多不屑就者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
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薄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
慎重其選不必備員超擢一如國初以典起豪傑庶國
家收得人之效乎建諸司成之議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
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
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
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
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
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
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之惻
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
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
謂矣

九月南禮部郎中丁璣爲廣東學副端廉直節動師古人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

岳父諫太宗伯諱文禧謚北岳裔于神岳母夢精祠
神人入室寤而生因名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然爲
翰林進講諒切洪福人方之先祖焉
在吏部獎恬抑躁人不敢干以私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崇大體慎廉隅介然
不輕言笑足以表正臺端

壬戌己治十五年

正月都御史林俊平江西新昌盜遂改巡撫庶務一新
廷試賜康海孫清李珏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聖賜從信錄 卷之五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
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
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回衛團
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議往任其事乃有帖飛語于宮門
以譖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
此軍者所爲耳○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
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立命內閣傳
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以老驥位
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肯下彼將以不職周

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致付尚書張悅卒。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時哲所至。惟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董鎮守。怙勢凌侮。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賜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若數百人。翼日。兩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其。所。恐。者。懸。賞。守。欲。置。干。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怨。衆。亦。以。爲。疑。久。之。真。盜。得。始。皆。愧。服。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剛介寡與。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爲知已。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擬丘文乘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勳賢苑。珠集等書。後有司。請。證。謂。其。仕。也。有。功。有。列。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薛。造。者。述。之。多。實。可。配。于。丘。濬。故。特。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請內臣監寫。官員伏讀。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臣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官闈之防。建郡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伏望勅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其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差。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編。列。禮。典。亦。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建。按。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

載此蓋避時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請。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爲祖宗成法。當守孰爲後來弊政。當革。昭然。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大乎。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崇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可大用。上不答。再言之。上亦不答。○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擢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歿。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上黃冊。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存額止四

何能幸

百一十二萬頃有奇。減已強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得非冊籍欺隱。弊無紀極乎。再數百年。減少又不知何如也。今天下文。雖元增武職。視國初增數十倍。乞勅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戶口大數。宗藩職官。累朝增加。大數送館。稽察。俾司國計者。思田糧日減。費用日增。亟思所以處之也。文敏此疏。蓋有見于百年之計。故勤倦言之。而不置耳。退哉。

癸亥 弘治十六年
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

○空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險阻瘴癘。不避。不避之虞。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懸不。月。谷。有。象。一。卷。三。五。二。二。

○大行有奪人牛不還者。聞至。走。趨。之。望。其。狀。口。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請。瑩。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擊。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賊。爾。爾。不。去。當。直。請。其。渠。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飲。兵。退。其。為。養。夷。服。服。如。此。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其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任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管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甘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聲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古軍數。

○多。九。日。陞。賞。被。于。勢。要。十。日。禁。衛。苞。直。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狗。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答。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之。○刑部尚書閔珪。謝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勅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珪擬。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

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
名第一榮敢被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面
與泰決難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公亦不以告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

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晉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歿曾主州事

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延官不許且欲正其罪曾遂反

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

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

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

等上疏痛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為無

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

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

十月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誥命時學士劉

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

奉觀我 孝皇十八載之間謫言極諫之美照耀篇
冊成湯之從諫弗勞改過不吝我 孝皇何讓焉

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戶部覆奏鹽

課為邊儲救荒而設 祖宗時未嘗輕用從之

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闕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

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其疏曰臣方

十三歲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

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

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踈跣

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

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

家幽明感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

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深

以再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

解執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

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

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

草之忱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

涓埃之報于將來再効大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

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

扶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屬
志邁俗不與羣見伍置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
弱亟止之乃輟然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
聖人者莫如顏魯公顏之克已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與
乃作者克勤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起
信孚于民考績錄至淮以乏寒具凍死所知覆以散

表獲救為御史袍服簡朴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
繁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喪身自治姓者頭
給新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
流經書與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
夫詩文特
上直耳。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
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
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
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
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
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為委
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召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及 孝
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
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為釐正
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 上曰
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不識道理之人所為
上云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章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
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
太后居左今 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
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
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

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
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未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
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
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册立
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
起恐後來襍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
稱為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
奉 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
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
后九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
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
議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
重而 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
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
吳寬與會議眾推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閔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于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
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
之比惟宋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
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眾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

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仍

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于此建廟還

孝穆太后併祭于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

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

右一室上曰湏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

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于是中

外翁然稱得禮云

恭親 孝宗此舉抑至情遵禮制反覆詳慎務求至當

以昭一代之盛典而陋唐宋諸君于不居所謂惟聖盡

倫惟王盡制惟孝子為能享親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嗚呼 孝皇語無間然矣

南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疏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

法不分廉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

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

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

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

此則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

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七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殺墩軍延緩遊騎兵累調未

至乞增兵馬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

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赴行

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

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

輕亦須內顧家當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

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

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

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

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

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

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

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我太宗朝頻

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

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

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

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

已而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按嘉靖中北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

北關及通薊等州大掠而去果符諸臣所慮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

不

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且也。公同年好友也。愛知于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為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上語告珊。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恭親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世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蕭然。蓋于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與效以報而不散。

復言家也。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按寬字原博。長洲人。為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精方嚴。眾皆屬望。柄用而思者。祖之。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上謂劉健

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為。奈有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

府人不許用耳。

九月。上屢御後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劫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一

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召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

古德

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先生董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徒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竊恐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論益知。上意所嚮云。

乙丑 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二月禮部欽奉。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諫言。除祖。

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願典臣董玘謝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疏。

大綱以天下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又為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指士氣萎靡。二曰腹心之病。左右是也。三曰難勇之病。以爲心腹之病。夫倉庫錢穀之要也。一曰民食之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之病。重而占于威勳。草場受侵于官府。一曰鹽之病。既以兵連。又三則在千金。○身之三。○若浪費。一曰盜之漸。夫盜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曰壞名。器之漸。鑄利風行。無所不備。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指釋道六曰貴。○威駭恣之漸。指壽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進。還出遊。上獨召大張。臆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三前

上曰近外事若何太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
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事閣戚職且言
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嘗
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捷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
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
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
也○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
本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
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
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
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按此即仁廟書各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于奉天
門西序之意嘉靖中復用兵科官言增入貫址年歲及
魯經大臣官薦舉科劾及賢否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
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補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
淺深可按而知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
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
對曰昨所據已是切實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

三見

者如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話上
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徒等
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
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不多耳徒對曰
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
徒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蘄州時以潮
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言彼言卑誦大臣要剛正有氣
節若果有早語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徒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
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徒
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
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
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章意欲如何處置皆
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嘗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傳私寄書二册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傳為御史奈何寄
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
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
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為不奏徒曰

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爾已見姑令回話縱不察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此係本部承行事亦須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須會吏部耳。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價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望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聞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販

私茶。太祖皇帝曰我幾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須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廢革隨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對錄謂孝宗晚年明督國事嚴精圖治與韓臣議論層出天顏和暢問答詳悉講然有家人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矣。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茶。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承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

部舉行皆應日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
跪榻前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
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
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從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
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謂旨傳禮部行之○ 上崩○

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
下

六月 大行皇帝尊諡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太陵頒徽號詔于

天下咸使聞知

皇明紀有象

卷三十五

三十一

都曉曰帝仁恕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方
術絕倫憂勤惕厲始終不渝其修齊治平之效蓋有
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奉慈而秩分甚
嚴友愛謙皇而思禮愈篤博念聖德而保讓益至願
奉宗不亦宜乎即位之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
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
劉大夏周經戴珊張敷華黃綬何喬新彭韶楊守陳周
洪謨許進楊繼宗居攝奏疏御廷環謝鐸章懋張悅林
翰吳寬張元禎王整協廷和劉忠轄文林俊揚一清樊
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旬宣方略當是時朝多老俊
之臣野無廢縵之老士餘燭靜之龍人懷馳驟之壯使
鮮苛黜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豈已哉
漢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遺教再三處懷柔色勵精誠
治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再三處懷柔色勵精誠
治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再三處懷柔色勵精誠
刑以緩死為恩禮以隨時為大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
氣者矣內外安寧後至刑書商周甲戌成康之盛何以
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
喪考妣豈偶然哉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文正一品係太子太保
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名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健敢干任事東陽長
子為文選直亮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
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又曰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
升許進焦芳李鐸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
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
疑健曰此子瀟灑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
內閣不私籍故惟健一人

八月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母后張氏為 皇太后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太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皇莊皇
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皇莊曰七里

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按皇莊之設 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亦未甚
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邪臣用事皇莊始盛先後建
立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
畿內之民至是愈困矣

十二月修孝宗敬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璠卒贈太子
太保諡恭簡

璠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而詞達無城府素端守
法不為物撓而意嘗近厚祿任十餘年家無餘資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都御史
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至重一
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林瀚林俊章也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
紘字世魯軍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
有北伐則公卿所居僅蔽風雨贈少保諡襄毅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六

東莞臣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鹽州鹽課疏略曰楊一清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買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痛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鹽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

臣月之言

于狹矣又訪得葦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稟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額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永圖前項鹽池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葦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與販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上耕籍田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

以庸愚遭遇 先帝備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惟恐以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今夕改竄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為之奏擾查革舊弊則為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盲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

三月閏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介薦瀚學優才賤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二事。上幸太學謝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封略曰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陛下主不乘危不微倖今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

經自輕奈高崩太后何宋孝宗嘗親鞍馬其臣薛學宜諫曰德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御歷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等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册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籍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

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腰田為莊田○南京國子章懋三載

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懋平論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結由懇辭遂公後呈繼吏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而公卿多皇皇不能安其職業惟懋見幾而去後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遂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未卒懋躬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下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鳳山語錄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干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夏官眷一品而于孫乞得恩典大夏深陳乞今座陳何以崇慶運朝廷從之勸令已到大夏亦不以屑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德謝遷罷○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款飲泣使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戶科給事中劉龍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龍疏畧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聰明漸蔽弊政日滋臣思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餉之銀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泰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款益急希冀奢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及言地方錄守何必數數便換刻切綱時此數

刑科給事中呂柝上疏乞留劉德謝遷下詔獄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李

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滿桂罷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德謝與韓文謀劾朝政芳借爲阻由是德謝等相繼斥罷德謝與韓文謀劾朝政入閣肆意爲奸凡變奏成憲枉指臣工杜塞言路強准軍民皆芳主之暨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反足以快其忿

放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時連日靈霧交作源奏言宜謹

天戒以促治道被杖謫戍成肅州路○南御史薄彥徵等奏留大學士劉德謝遷論及時事遂至與呂柝劉龍戴鏡等俱下獄杖黜○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爲瑾所尼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除名文于高唐州知

州士聽刑部主事士奇亦皆坐爲民○加卒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西河塵談云西崖少入詞林暨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時士人厭其以一絕云才名直與半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鳴鶴啼于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通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彈于靛面國政聖學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丁卯 正德二年

星明從信錄 卷三十六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嘗有密解之者復救歸○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鏡下獄廷杖之請貴州龍場驛丞

疏言南科給事戴鏡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謫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小

而問之伏願宥鏡等仍舊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

癸酉滿龍場明年四月在途有人隨使將致之死至錢

子悲何極夜夜海深泣于骨之句游二司及抗守楊王

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通或謂

之日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釋

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真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

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恩築

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濟靖堡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境凡期完功會劉瑾憾

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按嘉靖戊子楊一清上疏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際無高山巨壑爲之阻阨至

成化初年非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墩寧夏都御史徐廷璋始

奏修之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濟靖堡因非虜始

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頽溝

擁衆我軍失利上厪宵旰之憂臣于 正德二年二月

興工日寧夏橫城起築邊墻約四十里奈權奸劉瑾

爲柄矯詔中止議者每以爲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

其多 正德十四年又復據築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

州殺戮之慘比前倍之禍并蕭條戶口凋耗使 正德

二年劉瑾不忌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

人民有耕牧之利官軍省征戍之苦矣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

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

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良等

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

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

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

為莊田承業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十餘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七蓋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兩弊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

泰陝西咸寧人風度峻峻由進士為知縣御史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致干以私廉憲山西時以事擢太原知府伊珍為珍所計奏察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訴于泰將劾奏之餘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棍撻之二十三軍股栗陳有與援泰遂以擢打將官劫能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之起為南京江蘇副都御史富事者所阻致仕仍謂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祿卒

元祿字伯金... 元祿前呂人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頗奧所著書多未脫儒學者稱東曰先生元祿入仕僅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諷其營求入閣資恨沒于京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慈晚節堅志不出為高云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翰林修撰康海... 故之乃得釋

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檀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人帖席○吏部尚書許進落職為民調兵部

尚書劉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

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于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眾論取呂柟為第一黃

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謀所以傾之改清等官

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八人俱為庶吉士數

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請戍邊未行

死于獄

禎江西新金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延長濫監課不從當事劾送餘鹽銀兩遂有此禍天下究之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七十二舉鄉試

云嘉靖初年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廣東順德人清介謙和為時所推去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

不寬請廣東揭陽縣丞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祭酒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榜行學古好學家極貧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嘗仰其財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也

已巳 正德四年

正月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請戍鴈門

廷舉初授順德知縣廉惠直節遭時挫抑以平盜陞參議至是又疏便宜事乃逮問戍雲南

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史邵寶

寶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開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做朱文公社舍立積散法行計日澆山法為備荒計提學江西致尚道義以身為教生平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于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惟思著書開拓古今名重海內後遭誅起為吏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至嘉靖初復起為禮部

五月 奉宗皇帝寶錄成○遣御史審臬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

固安永清文安等地方也軍糧居往往邀賂劫掠鳴琴欲取鳳鳴于徐淮詐携家眷責以減盜為期以風獲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道備月不絕奸人無所容性果與鼓皆為命都御史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以治未議復河套會 奉宗崩楊一清得罪去我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

廷瑞鄒本怨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眾至十萬侵湖廣鄖

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

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鑑指揮周

昂丁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偽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

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

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鐻○寧夏游擊將軍仇越襲執寘鐻父子賊黨悉平時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為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枷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地方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儼回不征等處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鄂本怒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倖寘鐻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劉瑾誅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鞠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二副

金鈞三千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樞穿官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二百六十束

按瑾陝之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鸞得陰殺有口辨嘗募王振之為人及上登極由鐘鼓司入司鐘鼓時上考親政且厭言者瑾極知上意巧為迎合乃變置大僚制削軍民使人

皆自教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

聖諭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於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黃中有罪竝除名為民天下快之

○論平寘鐻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

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

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珣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竝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廢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為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舍人○工部尚

書畢亨請毀劉景祥塋

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善公卿平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淫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後瑾敗之外密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于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因密與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爭然相繼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宥曹雄死謫海南戍

奪神英涇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復陳熊平江伯熊督漕幾為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戍至是復爵

九月以誅逆瑾詔天下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謂唐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畫為句。極工巧。

內侍谷大用。兩具疏。遵祖制。辭免西廠辦事。時上以

詭言一事。欲復設李東陽言。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人民驚疑。事體未便。臣等不敢不盡其愚。伏乞聖明採納。

十一月。以章懋為南京太常卿。辭不赴。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為南京刑部主事。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

經以廣吉士。御翰翰林者幾三十年。一旦界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諭今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 正德六年

正月。四川巡撫林俊調兵討江津亂賊。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為考試官。取鄉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學士。楊廷和子。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奉進士禮部高第。薦名。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列。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德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不肯試。大廷受。廕入官。宋制。殿試。宰執子弟。如。此。惟素檢。柄國。而于。孫。填。皆于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為士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至自訟。為弘治己丑科。正德辛未科。開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建按前此。成。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諸。翰林。故。是。科。不。得。不。爾。于。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為。稍。寬。而。公。卿。與。刑。不。建。宋。人。遠。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忠河南人性峻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命試出院後乞即歸省墓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間有諱之者矣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謚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

賊蜂起。賴賊犯新塗。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瑯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

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

忠宣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謙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徵農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因先民之遺教也白沙陳公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愛民如布疋地容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

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命事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及徽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剿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堪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今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聚糧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休山駐營廷瑞本怨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駢本怨來見回營藍廷瑞

星明在存錄 卷二十六

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壩劫虜民家計欲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許為已女姦與領兵士合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今廷瑞所親鮮于余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處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等衆捷聞故有是陞賞既而江津仁壽等處賊方四任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按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請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為都御史審案所逼遂聚眾拒捕劉七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敏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監之安肅縣劉七等凶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眾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

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

許之時見用事者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衆皆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星明在存錄 卷二十六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受官錢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逢易退之風用兵以救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 明比于宋張詠嘉靖初起為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敏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敏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敏不職遂改

敏而以鑑代之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 按風子名璉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那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攻掠文安璉借

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環怒奮往殺傷二
賊馬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父之劉六等欲分夥為
寇于是環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夥轉掠
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掠山東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
報○權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
仕壽登仕四十年多建明樹立而廉名為尤著○建總兵
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

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
書生欲效漢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禱之子
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逼催諸路傍是劉六等經過所
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所撫待以不死劉六等
開之所至不獲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圍駐
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日卒是
諸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平潛使人至京師探
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筆載至京饋權

幸未敢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
至故城賊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誘騰謂
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錫示官校捕中錫
及俸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有偉幸爵開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鉞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
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
內廷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
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恭谷永大同副總

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鎮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
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
蕭翀下獄除名為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機
著為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
達河南固始人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
勢熾達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隨月成又使民各起
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實如圭僅可容人家二壯者
執刀候于實內其餘人各入隊在令日守令日守令日守

鼓遠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
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
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起擢是職既而劉七楊
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眾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
是賊遠遁不敢犯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
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
不救按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
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各不聞二十四城見
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史州官
各亡命非梁白馬終日行路上黃旗錯相映不問開門
樂陵令配平原守辭旨淵蓋平原樂陵皆山東地魏

平原初年幸脫安祿山後來竟陷李希烈今許公初成
卻派賊之功而後幸不免于逆藩之變二人忠節古今
同略

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
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等奔棠

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等皆歸賊賊勢
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或徐州不下宿遷淮安
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解州
縱還遂渡河高郵指揮陳鵬攻靈壁知縣陳伯安出
城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
欲殺之與止得釋攻破永城復起虞城賊盡焚居民執處
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偕兵三百人邀賊至毫州
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穎兵營河上虎憤
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

死疑等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疑更名懷忠。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神策軍。待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置大旗。為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迎降者。杖。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偽稱唐府官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為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破寶豐縣。僉事孫警齋黃榜撫賊。疑復書曰。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六

九

令妻子者。疑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原。釋囚。唐王遣人謂疑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廢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莫定。康強縣知縣侯彖。與賊戰死。朝廷憫之。贈官賜廕。○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日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嘗聲

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眾去之。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其必陽。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嘗我耶。

擢吏部右侍郎。傳珪為禮部尚書。

珪直隸清苑人。性硬直。珪吏部尚書。揚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饋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督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稟。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告責。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計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竝。則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屢人。誠賢者。有寵。頗能。軒。蔡。辱人。縮。神。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致。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戰。壬申。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邪佞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清。聖人出。實嘉靖。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門噴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憐。然。不。豫。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太祖龍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聖天子能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按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眾自衛。高坐空城。銳帥師至。真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俱罷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先是內閣票旨從揚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二名類
者陞一級特劉六劉七齊名業舉推家數萬然多端
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遇千人官軍每
追及賊首驍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乘所掠財帛奔
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賊首級履報捷音降
劫獲萬餘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千民
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
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
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交日費廉潔自出師竊糧
實至費太倉銀二百餘
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
遣太監陸閻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內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令問統軍
命下多官議可否宋體作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
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日熾
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
惟將何待乎明日竟遣
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商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時陳金撤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寇帥兵進
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賊險賊
高發擣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漸從征見父被執羅
馬前救之命給事中黎奭往勸功罪金撤按察司王
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賊乃招賊首黃奇真
下有智略任用之人謂勦宜防不測勦益親信令宿帳
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勦乃令奇入賊寨就其黨多來降
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土寨誘其黨五百
既夜復與俱至山下勦令黃奇密入寨誘其黨五百
登山屋重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軍賊方解睡直
賊亦合勢夾攻賊舍卒不知所斬首三千餘條餘眾
奔山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
人華林遂平于是移兵擊馮寨東鄉賊皆平之

三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順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特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于爛泥舖
馬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按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延緩率夏官軍所敗轉寇至
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那老虎俱
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
為僧欲渡江投西江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
執之起授
成正千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各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
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探江官軍不敢逼至
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嘶趨淮安復還
山東為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七
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
按南京探江之備起自國初我太祖自淮西渡江
以舟師平江南遂定暴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嚴
前代尤嚴每操之日舳舻相銜旌旗蔽空所以備奸宄
禦亂無比夫以劉六輩奔敗殘寇素不識舟楫之備
既其謀送死之秋使我軍奮有備而掩之不啻如
擊其命也母勿靈淮東山東之民不又遭荼毒乎
高岱曰國家二百餘年盜賊何層未有甚于此寇者侵漕
兩歲蹂躪數省澤漢黃中何層未有甚于此寇者侵漕
慶澤天命之餘神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
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失策玩寇而

天此

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鏡等視中舉輩何彼此邪成映遂
速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足
為賞罰邪要之權馳騁者請邊卒之功而勒捕邊卒
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騁者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勤
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賦無奈傑遠局耳
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為犄角遂完等之所能制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第谷大寬為高平伯陸
閻弟陸水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鏡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
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陸子錦承
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
錦承都指揮指揮千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繇內
關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磨一子
錦承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

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授
武職廣請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法蓋據千鎮守官奏帶
數太多紀驗之失實武選之法蓋據千鎮守官奏帶
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
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
獲功其不在斬賊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槍
或曰齋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
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
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
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
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
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即欲行之遣司
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合
部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關促令擬票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陳等
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
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少師大學士李東
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
尊珍饌與見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汪循日錄曰今人貪位罔諫專為一身之謀他日退休
亦為名成身退夫諫諍豈惟張平陸詩云兒童不慣錦
衣榮見我歸來夫道迎不免屈高士笑天機盡盡得
虛名此詩好為今時公卿致仕者供狀按我朝惟
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矣正統而後曹
鼐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辂先後入閣凡二
十年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
年夫久任固長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
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奸賢賊能之奸與貪權固寵
之計而已如國家士民何
換日人主之職在論相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眾倡亂

初成化間劉千斤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
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棟重貫遁走至是其孫
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臥一深室內令其
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為文
武將佐某女當為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
各祥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
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
所獻金帛隨其貪富以為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
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輻重匪
積漸移他處所惟留糧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
先通走

虜亦不刺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為可汗
癸酉正德八年

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熾參政吳廷來往撫之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動每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議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為功焉廷舉蒼梧人先叅議廣東劾奏總鎮逮繫謫戍尋遇宥起為雲南副使轉江西叅憲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眾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瑞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陳金奏立東鄉為萬平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誠國者可不為隱憂乎自是邊兵日益驕悍不可控制馴至嘉靖遂生多變往往遂殺主帥而不忌都御史姚謙請征四川岑猛疏謂前調岑猛兵征勦江西雖稍有功然劫財擄家賣賊放路其害亦不為小猛自是益玩朝廷益輕視中國兵馬矣好雄日長構成厲階嗚呼觀此三事則思患預防振盪飭治今日君子焉可不喫緊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朱辭不允茂烈尋卒詔表其坊曰孝廉
林俊誌其墓曰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焉者謂廉躬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驕馬廟皇莊曰清苑孫閣莊社皇莊

按嘉靖初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幸勢要之官具奏建為皇莊居民田地被其混賴侵佔乞行查勘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順天等府地分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其天賜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止五處餘皆正德年間增立者查得各項莊田土地共計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一十九頃零零餘畝奸人欲盡規地以媚朝廷其流為厲之實實起于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使禁卒旁午出而郡縣被其控按其在動賊者則家奴悍僕恣行威讎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累朝弊政至于正德而極誠輔軍民推庸判儲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也 欽奉

勅旨各依擬給土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該設稅租照原定例每畝納銀三分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道係皇親功臣者赴關開領不許自行收受于先朝弊政一日盡革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按寧起自人備本姓錢有寵于上賜以國姓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璽卒
璽字靜夫太州人鄉會皆第一端默守重雅操不昨而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為考功太常巡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遺遺璽公卿俊首璽引去不為原籍蔡前且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所窮尤其精神所注云嘉靖癸未賜諡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六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按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尊武宗崇佛創梵宇升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巨細不下千百餘金因王臣議貯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推裂奇雜備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付之于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于古鼎快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臬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宣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按宸濠貪殘僭倭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嘗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謀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隆先爲江西按察使復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遣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頌以祖訓爲言時完誠賢有能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都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貨之籍司能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稱爲良之賢

弊及是乞復護衛華戴金器銀寶藏于城賢定分儲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太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知宏打點復護衛荷聽其所爲吾江西無難矣陸完進士內閣官與都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賜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超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爲金壇縣丞王廷相爲贛榆縣丞總制都御史彭澤計平四川郡盜澤號令嚴明賞罰公信

五月大學生費宏罷 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入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燬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勒令致仕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略略略略

先是上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峪密等遣使遺書并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賊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性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葵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送奏差澤性官往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征調三邊人總管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征調三邊人馬外遇番夷內逐連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獻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

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間閭之疾苦與其人之練達也我朝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伏乞議為定制永世遵行

四月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大雅仲伯之意特恩而驕橫不自制而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制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嬖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勇勳義命服輝煌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憂國小心至子姓滅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蕭然若慶陽不知其為外戚

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

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

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漢塞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

形非愚臣所能逆觀時陸完猶在兵部報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

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彭濟物此舉縱使幸成亦已失中國之體矣天朝之重况際慶召嗣不旋踵金帛徒棄飾而哈密城池不可

復贖貽四夷之笑為百世之羞乎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

川諸勅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

邪妄不經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時籍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

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陛下

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

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

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

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况京儲羨運與營建大木併在禮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川

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欲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况自天全招討司出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

國體
用奉
省

際時標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
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勅書
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番
供等物即令朝貢使臣賞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聽
○謫光祿寺少卿楊璋為瀘州知州上好養書畫每日
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看食璋言今天下民窮
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上怒命中涓詰責
令璋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裙跪午門外遂傳 旨降二級
調外任謫知瀘州
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

奇事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
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
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浙江左布政使
方良永劾奏朱寧濤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濤貨無厭
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
羣盜甫息瘡痍未復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而
電為災養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
忍不為 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
傷民心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
朱寧籍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

箭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
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
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
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吞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
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
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恬
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
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奇

良永字壽卿號松庄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士所至以
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肯屈節中使遂致仕後復
起累今官以劾錢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
良永以母年踰八十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
給米三石以旌孝廉舉起
為刑部尚書以終養辭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
濬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脅方面守宰
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
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劍害遍
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
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
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階寢邪于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

千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朝廷紆南顧之憂矣。于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按察詔獄。繫再經冬。拷掠備至。幾疲死。中外莫不冤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請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眾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堡頭。

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上下屢書命文盛勦之。別勦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

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華。進擣羅機寨。擒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既塞險阻。林菁蒙密。易鼓匿為寇。苗苗生長山谷。性悍得嗜殺。又守正。或時科擾。苗民多竄。綠為寇。利或諸苗。相煽為亂。

三月丙吉起。拔開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第獻于上。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瑞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門東。上嘗從數騎過飲。既醒。有

所召。忤旨。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歸。

四月時江彬與許奉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

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鈇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或親搏虎為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奉暉寧

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倭人賊賢表裡弄權為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竈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官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

南國王黎暉為其臣陳暉所弑。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譔。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暉子陳某。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按黎暉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其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為陳暉所弑。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權倖欲害一清。東陽力救

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

新貴就問之東陽以諡為憂一清等曰 國朝來文臣未
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莫美于文正彭韶正色立朝令各直節海內仰望乃不
得文正之臨而文正以惠安予之李西崖在內閣陪奉
浮沉賜膳件食首得上諡如天下後世公論何昔宋景
公卒仁宗特賜諡文正可馬光等之改諡文華宋朝監
朝不關此矣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
敗沒兵餉副使陳元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

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撤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
撫甘肅都御史李昱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
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質留虎都六及撤

者兒于茸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
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
斯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賊敗沒九

噶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奸細奔進貢頭目
拜失烟答及斬巴思等皆收繫捕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
外結瓦刺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按我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議微功諶
國非受或觀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城處西北極外
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實不足為我中國輕重
而自族化以來數十年間所歸以哈密城印為一奇貨
土魯番挾之以為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為俾
功取賞之具乎慎哉巴今秋去入哈密而來春已為土

魯番肌上肉矣與復哈密之賞方頗而本城池金印之
家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乘禦之師已抵于郊
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計而竟莫能制西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為西藩
邊寇嚮胎且今日邊境剝膚之患哈密棄守何如河套
何如大寧河套宿通關陝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于夷
境如虜巢穴議者舍此殆圖而顧汲汲于與復哈密不
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為長策
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解焉二
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而吾民以爭不毛之地
為國家慮誠遠也孰有如我朝諸臣之誤勞費無已
以圖荒遠無益之區以招裔戎之侮下逮嘉靖初王璠
謀故著沙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許氏
九邊圖論曰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萬狀議論無已
是以夷人觀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
今日索金幣明日來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營
之以東歸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與復
彼當何為乎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哈
密果敗之餘喪亡略盡書之番死之人身不自持立之

何益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為中國重輕其在所當緩也
明矣胡尚書世等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為
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為奸利故與伏哈密之事臣不願
朝廷之復蹈往失也觀于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
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
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
江
廖道南曰遂庵楊公生而隱慧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
為編修時值遂庵柄國見其美接善類練達事幾每奏
報廖情則微有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苑有書
援引布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云
李慶陽上揚遂庵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與辨給板門
生優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辭

俗之徒。寒。與。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非。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故。能。成。天。下。之。壺。壺。夫。日。有。中。是。時。有。季。孟。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不。亦。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存。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觀。空。同。之。論。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願清為考試

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群疑于是言官復劾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上幸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為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極命遣人請於十番番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勝邊釁故也澤累征賦賦有功及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封國家事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排疏職為民巡撫其肅都御史李崑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為民各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常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後屏過瓊瓊遂

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建按彭濟物固一時剛挺於為之才然經營略略密事則實不為無過王瓊黨附權臣深構澤罪株連九疇固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近胡尚書世崇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負經略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為無罪斯言確矣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厥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

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

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遂廷和居已上

嘉靖初楊一清在內閣薦起前大學士謝遷既至梁謂一清必遂謝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

之能

霍穎曰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儲假宸濠鐘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辨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朕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公終不辨幼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貴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若筆跡焉故不得誣發之他君子曰梁文康處楊不齊二事皆近原疏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泰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

許之兵部及科道文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濠土不可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

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秦濠恐貽後虞

執不草制則怖。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上震怒。內

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

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界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

毋聽奸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

其弗與事遂寢。○南頓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宜府等處遊獵。大學士楊廷

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其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英宗皇帝誤為奸偽欺蔽

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為明鑒，不聽。按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為西壯之行，既幸

宜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舉入或宣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饗焉。

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繼

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遂引去。○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燬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虜

從千餘流亡復業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

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

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答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

出城。丁亥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

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為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迎春，如常儀。○末旬，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

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肩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

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設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蓋為

治境度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上還京。

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

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

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等上言，詔

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

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

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

及今未之有也，適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

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

引祖訓指此為名，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

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

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純筆也，可謂痛切矣。除年果有寧藩之變，為撤正指此為言。

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

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而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

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勅，是以

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

君，臣死不取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劔而起，不復

促草勅，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

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滿朝臣各陰

有所主，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

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

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月，韃靼擁眾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滎澤日奉州等地

方殺掠而去。

詩氏曰：北虜自承樂陸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長

驅新近開平與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

師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

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蹙，絕無

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有存新，亦已甚難，蓋眾

寡之勢，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口

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輒內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

價失即快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欲。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點控。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通逃之。聚。如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敵之。豈能外。供饑之。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七月丙午。上復其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營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共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權。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為獻。遂為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樺楊後宅。置店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庚子。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輩。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

南贛巡撫王守仁。上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奸究。利歸于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利取于貧民。必。須仰給于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從之。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策。率納欽女。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勝。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已卯。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三月有吉南巡。時。上意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發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士高蓋。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涇。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高蓋。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

奉頌崇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泔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整發充軍。鞏、良、勝、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三月往信錄 卷三十一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衛軍之弊如此，故于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民壯，以儆兵于農之意。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衛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韋其護衛。先是，上巡遊無已，歸或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圖，於養盜賊亡命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與十三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財于寧王。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特寧等金饋。為巢穴，官師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達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蔡南康、府、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燧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復令南昌生徒頌以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

保奏乞 朝廷褒獎以固憲。差人職金寶干，誠賢處分，倘權要且，揭所差人日事在不可知。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梁宸俱與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魏方、陸又四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魏。魏等奉至忠，因請于上曰：朱寧、魏賢，交誼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讓。陛下不孝也。魏、朝勤政議，陛下不朝也。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鏡初和俱欲復華去，護衛已而後忠，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之大略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獎，幸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鏡、張忠、江彬共言于上，將淮奏令揚廷和、票旨謂：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輕行保奏，遂勅諭廷和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華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頤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知止華護衛，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真、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構以。其子為儀賓劉養正，夙談道學，婿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謀宸濠實致之。常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等且至，養正乃夜集劇賊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議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真，復遣數輩趨之。士真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真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重大言曰：汝可知大義乎？孫燧、魏不知，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則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達反復辯論，明其不可。據日許達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

紳送及遠曳出惠民門外斬之... 城中男女無不流涕... 于獄令參政李教... 元帥兵師尚書... 本船順流攻南康... 部尚書諡忠烈許達... 恩賜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 宸濠遠近震駭... 宸濠不出家心稍懈... 位然後敗元布... 其腹心宜春王... 取南京經安慶... 宸濠怒遂駐... 其家人持書... 遂乘... 被宸濠之敗... 其統以促其亡... 為不義之戒也

逮錢寧賊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按守漢長... 兩銀二千四百... 木七十扛... 劫守漢長... 兩銀二千四百... 木七十扛...

可勝計嗚呼胡椒八百斛... 劉璉朱守二逆家... 空百姓脂膏...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 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都陽湖守仁督兵與賊眾大敗

宸濠就擒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 縣顧秘奔報守仁... 與知府伍文定... 那琦各率兵至... 鼓兵薄城下... 自焚各哨兵... 甚守仁執十餘人... 八月下詔南征... 時王守仁... 張忠等見錢寧... 途梁備將見...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大恐議還救根本... 迎擊之遇于王家... 斬賊首吳十三... 及李士實劉養正... 七月二十六日也... 用婦言而亡天下...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杖殺坊司樂官...

衛籍其家

按賢以俗人得律于... 用事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岸結為內接禁中動靜莫... 不密報于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 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滅口云

九月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策○王守仁發

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

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

過王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

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

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脇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羣

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三月在信錄 卷二十七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黜輔

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

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

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

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

宸濠餘黨給事祝績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

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

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劉暉皆邊將賜姓也嘉靖張

忠及泰暉俱以罪廢斥霍文敏奏議曰南在諸臣罪人

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繁乃殺民奏捷豹虎徑過鄧

縣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先朝于過舉推恩是于

將危懼人成功掩焉已

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

為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

二閱月至是始登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

才辨擅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中官亂政以言事謫

歸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寇至是復倡義討

平寧藩之變勦業益隆 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

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 旨謂其不俟

命難職擅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偽學

遊者甚眾其學不宗程朱而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

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

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

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

來面目耳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

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未哉真

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非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矣

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

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住氣住神住

而德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按陽明講學

全宗德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善之言乃其肯綮要

妙固以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

明為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誣諸子亦獨何與

謂陽明文章功業儘足以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必

宗信佛老而誣書程朱反增一疵替而為文章功業之

累矣卒來偽學之核削爵之命惜夫愚于學部通辨辯

之顯詳志道

君子審之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

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侍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執黨逆畢。與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皇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二十七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瑤侍讀學士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見卽時。附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聖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

發出。毋致事務久積。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偽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譏于。上前謂守仁必反。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卽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上詣奉陵。受江西保送。旋蹕。祭龍江。壬寅。瀕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祭邪。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刪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樞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庚

戊癸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絲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璠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闡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上戊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七

三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脩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日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通濠商忠杜裕李英羅明秦用趙秀蕭敬錦衣指揮薛璽陳嘉御史張薰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策下錦衣獄
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請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按嘉靖中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益端敏公初極廉貧而天性廉約仕番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酒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儲廟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在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愛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說
奏議十卷可見云
辛巳正德十六年

正月。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由翰林編修累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

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行入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于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所以鑲定危疑添備非常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管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宜節得宜偶爾感風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受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候王事嘗奉藥膳止于闕門俯禮一疏恭問起居探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所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備念臣于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侍大臣經筵科道各一員朝夕請候所候問足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何法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中外關節脈絡通達明白

嘉靖中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益端敏公初極廉貧而天性廉約仕番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酒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儲廟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在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愛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說
奏議十卷可見云
辛巳正德十六年

了無瑕疵亦可以備外不測之變自古豈有人主
疾不及與臣相接獨與近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
之福哉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
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
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
誤非汝眾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
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典獻王長子年已
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
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
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典獻王長子來京嗣皇
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

谷大用韋霽張錦內閣大學士祭儲定閣公徐光祚駙馬
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
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自

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眾不答瓊
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
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管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
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
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
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軍各處皇店管店
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
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
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
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
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
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懿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兵
革時起而賦役不煩押美候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
大漸之際為天下得
人意開太平之治也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詹海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
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徒
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萬兩銀一十五
百兩銀二千二百兩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
十箱金銀湯鍋四百餘物不可勝數以此等錢財
使移之千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後之于餉軍則可以
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所
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抄沒權奸貨財府庫
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略見于記載而其富何啻
敵國况合奉好後與眾義士各鎮守諸逆黨宸濠賊賢
畢真慮明奉用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耶先年玩法之
人事敗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奉不
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其餘諸賊
不報本天數百件似此取贓可為寒心

史 1-468

戊寅司禮太監韋霽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帝迎國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帝嗚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

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

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早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齊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

支大綸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慶雲見翼軫分而上下于八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飭禮亭否再振

大祖之烈豈偶然哉
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 武宗○葬康陵○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諫言至居之恬然然家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便皆有籍記及涼誅問魏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兩廢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廢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

霍翰曰梁文康公在武宗朝時色溫言孫無所忤于奸滑濟谷圖難好亦不大肆追德大節則屹不可奪

咸武大將軍救書死不草止祭藩請地片言尼之復渾無跡度量含弘或誣公黨震濼假節兵公不辨收話者益鑿鑿甚者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會試取士也亦諷公曰汝公之貴河城天下租稅之半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諷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推鐸諷公甚讓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辨者言官演危重足僮僕乃思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曰死相權不中傷士惟公云

論尾從功以袁宗舉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即遣司禮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

二正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 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又以益

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願稱益王為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願

濮議最為得體與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璠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

非爲孝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
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
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與獻王廟。
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
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
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
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
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與獻皇帝。母
爲與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仲朕爲子之情。
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
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詔正德十四年各
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
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
鞫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
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
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
有八人。至我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
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權勢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
極。如先朝者。寘鑄悖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
他人。攘爲己功。既而有谷大用。馮永成。陸閻。魏彬等。並

後

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馮山。陸永。魏英。俱
各封伯。其他俱加陸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
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又凡正
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
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
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
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從朝
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
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與獻太皇帝。聖母稱與獻
皇太后。廷和言與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
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
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
母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
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與獻帝后皇字。朕
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
中熊治。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
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璉之議。上令禮部知之。○巡撫
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與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任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

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璫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除張璫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璫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璫曰：慎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德袂而去。

皇明徵信錄卷二十七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八

秀水沈國元訂

世宗肅皇帝

壬午 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

等上言。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

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

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與獻

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鄧繼曾王事

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孝宗為

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與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

稱皇而給事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揆厥咎徵典禮失中。

實為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

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感嘆

侍宮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特逢迎之私始敢于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釐弊焉不報。陝西

甘肅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按銘之死。擄兵李陸以私憾誅部卒殺之及揭

報兵部則稱銘船刻激變軍士朝論竟無憑焉。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

一言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二言當問賦額登耗官俸

增減之類。朝夕有記。以與惡權博節之恩。三言諸司吏

有弊處宜一一嚴覈而整飭之。至于其本。又在上下之

交昔。太祖臨諒。雖曰。君臣同遊。宣宗召尚書夏原

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英宗日召尚書。李賢。而夾攻

事。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諒詢密謀。陛下不必遠

法三代。第近觀。祖宗亦

可以得。輝。疾。誠。入。報。聞。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

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

夫謂近者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日知道了。有

日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亦行之意也。言有旨而不

言。是非。既。過。之。容。也。錫。謂。陛下。即位。以來。政令。既出

或。半。載。而。即。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即。如。通。者。內

府。薪。炭。及。官。軍。俸。銀。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

言。而。遂。失。認。書。不。信。中。外。傳。駭。疏。入。乃。悉。下。所。司。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

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剽。金

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人有。建。議。毀。京

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埴。一。夕。發。檄

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育。朕

兄。武。宗。廟。有。令。聞。皇。嫂。表。正。官。闈。毋。儀。有。年。聖。祖。母。貴

妣。事。我。憲。宗。澤。降。朕。佑。本。生。父。與。憲。王。聰。明。仁。孝。本。生

母。與。憲。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不。承。前。烈。謹。奉。冊。寶。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

聖。母。尊。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

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帝念翊戴功封廷和冕紀為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郭喜與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縷有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國漕歲四百萬石，領運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棧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悞大計。帝命總督漕運，嚴報四月，詔廣東看守珠池之使不許預地方事。○陝西巡按喻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速勘以聞。○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你秃厮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堡砦，住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囉眼班板丹之力，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紳、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糜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籍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為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為隋唐歷世患，况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

不細，疏下本兵。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上不允。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主事霍韜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劫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晉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皇上肇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廕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訓也。宜聽辭免。上從之。各廕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華，守仁父，才識宏遠，操持堅定，力逆瑾，獨柄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會守仁劾之，瑾怒，逐守仁，而素敬慕華，不敢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潛心大業，居常不為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據經援古，確乎不移，百凡嗜好，毫不入其心。家居二十年，論薦無虛日，自筮仕九轉，至入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陸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優卹。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

注：珊疏十漸下所司。疏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藉後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親諸陰而心

遺逸。一漸也。初罷不。經滄祠。今乃稍稍。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司得以新聲。巧伎。選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五漸也。初元。費初。謂。今。勇士。不。是。謂。元。食。實。數。不。稽。是。謂。元。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給。衣。世。襲。七。漸也。初。近。幸。有。罪。一。切。悉。以。正。法。今。犯。法。者。率。皆。死。而。罰。金。後。稍。何。懲。八。漸也。初。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鑰。守。守。備。稍。替。換。伴。門。復。恐。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日。不。准。有。司。上。所。罪。未。正。直。答。曰。有。旨。所。謂。說。說。拒。人。十。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溢官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歿勅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勅兵部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

言為中軍都督府同知后母翼氏封夫人給誥命。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鏢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為異學者以陸九淵為簡捷而以朱熹為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

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論之。

給事中張原請去蕭敬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 陛下奉天法初揔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宜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

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

原缺第六葉

又奏請于朝觀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 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請塞傳乞之門以消災變不報

論從龍功廕已故太監趙山之養子各趙雲者以為錦衣指揮太監楊璉丘清死復援山例廕養子楊倫丘麒南京

守備戴義以復廕其從子戴錦戴俊太監張欽請廕養子李賢以為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

安榮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而今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

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

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何為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鞠明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

溫旨慰之。○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

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

遺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史冊。從之。○謫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閔爲蒙自縣丞。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斥逐僧道。停羅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興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邊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詠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諍不報。

六月。叛人宋素卿等伏誅。素卿假充日本貢使。率其黨竄慈蘇。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具獄論死。

七月。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凌人。主事羅洪戴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笞。洪戴以爲實。畏已。竟笞之。瑾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卽逮訊。科臣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四各求退。上慰留之。

九月。林俊致仕。
前後以李陽事被詰。已有去志。及就奏九皇不聽。乃稱疾乞休。允之。酒解實鈔以行。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孫觀奏請廣聽納。

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過糶。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十月。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卜以是月。于歸蔡震。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子志憲。以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問閭小民有新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昂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其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傅士元

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十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

十三年可無修改以今天度乎不報

支大給日按時屬法難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開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九元之半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九十九元四百八十元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元在元後惟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午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躡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一度一分故冬至日躡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一分故冬至日躡箕五度九十六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法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考者日輪大月鬼小故在下望之相離南井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皇明律例卷之三十一

日食推步入分六十七秒而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井地勢然矣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為虐入秋來霖雨不止飢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保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 嘉靖三年
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 皇上非為人後而為人繼之王當考典獻帝母與獻

后併錄都御史屠青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

先是上建司禮監諭廷和加稱典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已而廷和御平臺召廷和見廷和入見授以手勅諭加皇號廷和言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皆不聽至等語入帝心益堅
科臣毛玉震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著為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與聰議合帝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萼併從里中起請請京集議○與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宴賚倍常○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餓養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齎毋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勦操江伍文定擒捕
一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尋行竊權希寵以至于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

恐大器之不安也。職入。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災歉不宴。修撰唐阜言。祭祀禮重。知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為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勸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虛易。浮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瀍。其大也。宜令瀨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游。畝。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為沃壤矣。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八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瀚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一日。典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允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况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給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

以盡朕歲時迫切之儀。禮官即誣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鏊。吳縣人。鄉會第一。廷試第三。幼穎悟。不羣。學問。博。為文。春實。爾雅。當時式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且士大夫多惜。未究其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司。

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典獻皇帝神主。○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

璵。璵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親親耳。魯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八

奏

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為後哉。帝怒。謫為潞州判官。六月。以張璵。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土魯番。滿速兒。寇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詔旌遺忠。劉蒞。賜祭。葬。復其家。追念首倡誅瑾之諫也。○員外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訊。○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于進。不宜驟加清秩。帝怒。其排妬。忠良。逮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旦。顏願壽。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璵。萼。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

乞加優卹 上俱下其疎於所司而命見匪部時大同
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道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
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
文昌城門盡閉持兵呼代王浚社都御史蔡謙不敵
請再降明旨撫諭竟者通諸叛卒稱亂反制迄今未定
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勅鎮守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
諳練兵務大臣總制宣大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
是兵部奏廷臣議言往者其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
以叛亂類與今若專為撫處則勢成根柢加邊紀綱難
兵三千勤集精兵三千併發宜府統卒進營近地宜勅
曉諭鎮人歸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營
無赦戶部仍遣官賞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
及官吏士民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
不利于國家况此寇顧慮妻于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
認柄實事左會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曾綱克總兵官
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族無勦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五百
兩餘二級餘助惡者賞銀三百兩陞二級先是勅原任
鎮守太監王親及幸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謀叛軍首
惡姓名製賊五人桓陳賊入人兵部言桓陳等在行間
所見首宜其確請勅瑋棟各擒捕即行梟示上然之
心動搖乞且留瑋聽其與鎮守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
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奉事推延且
勅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瑋等相機前進
王官協同贊決毋得抵疑視望已而天祐疎言總兵桂
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停止重兵
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親筆所疏不同兵部乃言
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所報首惡尚未撤論該
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說以
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數等所報首惡尚未撤論該
鎮天祐固未知也上命瑋瑋密檄計擒郭瑋等十一名
招標千戶苗登王紳等奉瑋密檄計擒郭瑋等十一名
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慶勇家屬燈登紳等家於是瑋請
率兵臨境設法擒獲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
願仍令瑋暫駐宣府候事平即日班師召桂勇還以朱
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瑋等四人瑋等遂

卷

約師還京復獲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
為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上責瑋班師不
俟命有功人員命侯嚴實陸賞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
首逆郭于巴等四名勦逆焦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
開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
決仍劾瑋梟示文錦鄭典廷臣屢為言之上皆不許
廷臣江西都御史陳洪諫言文錦邊圍重上致茲大
患誠宜加議以為什謀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
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德之傳之四方羣
小籍口復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
加優卹庶各分全而紀綱可振上
謂洪諫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璵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
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璵等言當于
是書募璵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
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為子不宜
皇明律例錄 朱子入
更立 皇上為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 皇伯
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
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詔諭天下
陳建曰定此大禮似不消多言只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一語決之矣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補其祖名實參矣
故不得不以正名為先今 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道 皇祖也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
敘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人為之也夫
後者為之子之說及宋司馬華嚴國之議以謂之哉
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
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子 武宗為
之子其不同也宋仁宗嘗有子 孝宗也其不同也宋濮王
子今 皇上未嘗有子 孝宗也其不同也宋濮王

後寢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不與 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 成祖廟獨尊之禮避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廟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言與奉慈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弗安况外有世廟可勿更書亦言大工相繼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大學士費宏宏請勅該部十日興建○壬寅世廟垂成 上自製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按更議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冲和撤饌曰太和還宮曰章和

辛卯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帝諭輔臣曰

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 帝以問璵璵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璵璵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 帝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

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璵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 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璵等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于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具議上 帝書等不能難乃請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勅建處士吳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禮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笠楚非仁厚之道也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聞

支大綸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說 隨尤好引掖後進庶幾君子歸乎

楊一清請勦西虜 上慮啓彙命具制勝方略以聞

時清已起致仕為兵部尚書兼 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命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為宏啟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為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為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為處決無冤可辯者或加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明律條錄

卷二十八

三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為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其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為實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竄民以寬抑致效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瓚請罷玉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與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孫木侍郎王軌來京

十一月先是其肅之捷諸臣恩蔭有差而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為過濫及查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而張忠諸人等反至九十員名科臣鄭自璧奏之不報○命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為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臯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 上竟不許

丙戌 嘉靖五年

正月 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戶科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為正課破何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皇明律條錄

卷二十八

三

二月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河入套提督王憲總兵杭雄却之○御史雷應龍請罷允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文幸贈太傅諡忠定

按文清心寡慾薄俸養廉又奮勵克養誠量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運籌之死不憚卒年八十八所著

有質卷奏
議歸田錄

畿內饑。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御史鄭洛言。據張璠劾費宏受玉納賂。是宏為貪夫。

不可以司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也。

以聽導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與之者。恐其脾

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知足之義。戒聽導暴

橫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五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衛道之心。宥豐熙余寬

張漢卿郭楠呂枏等而敘用之。推黜。崔文之心。退王堂谷

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特科道衛道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崔文以擅權斥罷故引此為言

大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曰。聖孝。二曰。聖政。三曰。聽

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上優詔褒答。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享太廟。

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奪俸

三月。○時。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間與大學士費宏討

論。詹事桂萼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

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

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

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入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樽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樽節得宜。請著為令。

八月。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

頒示羣臣。

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

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為法戒。

者。彙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一月。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渺茫。田廬淹沒。請徵求。泗河。溇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楊相言。充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壩。關通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過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時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毫。領等州。地方。清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開溝。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隊。失。業。通。年。租。稅。無。從。典。攤。官。民。船。隻。通。無。牽。挽。之。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沙。壅。塞。隨。漲。隨。淤。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必。至。泗。塞。京。師。歲。數。百。萬。之。銀。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者。為。今。之。計。必。須。濬。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得。免。干。漂。沒。之。患。直。隸。戴。金。又。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戴。金。又。言。黃。河。一。自。開。封。府。至。葛。溝。小。橋。丁。家。道。口。馬。物。集。戴。金。又。言。

集口至滄州出小洋橋日汴河一自小衛經歸得城南
飲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
變遷過河白河二道同源年久票塞而徐州衛受其害
若自宿遷小河一帶拖置魯河舊營口文家集陸運之
莫遂一挑濬使之疏通則越淮之水不止一宜而徐州
水運可少微矣巡按劉亦以爲言御議旨宜案支河
以相黃河水勢向背開河
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

十二月左都御史時源條陳邊務三事實邊軍以禦外侮
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 上從之

丁亥 嘉靖六年

二月降錦衣百戶王邦奇爲鎮撫

時王邦奇已陞千戶遇詔制級邦奇以詔出賜廷和于
深然之及後復舊職又爲彭澤所執乃上疏陳邊事遂
澤與廷和請誅此兩人疏下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瑾俱
陽廷和奸黨得奏欲爲滿擬而廷和于兵部主事韓獻

臣善讀令前後奏辭皆不得發彭澤弟彭冲又爲交通
請托 上命下憚等獄令廷臣會鞠科臣楊言奏邦奇
心懷怨望誣辱大臣 帝怒其爲大臣遊說即朝中逮
繫下鎮撫司鎮遠候任 除委邦奇所奏皆虛妄 上謂
任查狗情曲護切責之 以楊情隱匿卷宗疏職編
張揚言輕率妄言調外任 邦奇陳言并州降之

石瑾致仕以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贈太傅謚文
襄○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南京禮部尚書邵寶

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寶無錫人質性純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莫善後進應
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

三月贈處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詹一子
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繕集民兵以備濠賊
至不爲禮徵素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

濠反誠以方至舟中 以方罵濠不屈 壯
水賊至是 濠德陳洪謨上其事得贈廕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
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
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獨項者有司怠玩漫不檢覈
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至于
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地應天府屬
覈種其地亡馬有者即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昔有今
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
議行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鏞請討田州叛賊岑猛

接 猛者田州指揮也其先日伯顏以歸降世田州府
猛承襲後與恩州仇殺降爲千戶正德中略得
同知州事兵威復振每殘虐鄰郡地方擾亂都御史
盛應期奏猛反未報姚鏞代之再請得旨乃分兵討之
歸順知州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吾師通作以
姻故遣兵助猛長于守隘實爲內應吾師因得深入斬
其長子邦彥猛急欲逃璋誘走歸德可達安南再圖興
復使馳軍門上之猛三子一敗二出亡諸惡且俱被擒
斬惟盧蘇王梭未授首捷聞賞功有差已而蘇梭復反
藩臬諸司素與鏞相者因倡言猛未死鏞爲歸德所欺
又言猛糾安南入寇于是時江諸宗室復流言約云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

務

盧蘇王殺既反，御史石金遂劾，輕信寡謀，廣表無策。田州不得并恩，恩失之。上怒，落職。先是，軍興錢穀，命支廣東司府，帑庫不敷，不得自給。我至是，兵部議奏，謂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乃安。上乃命王守仁代之。此一應主客官軍主副將校三司官屬悉聽調遣，節制公同計議，行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等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

七月總理河道章極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榮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圍，寢為患。臣測惟零陵縣北全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支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處，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

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殺而圍寢無患，乃為圖說以聞。上然之，命即舉工。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著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璠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囚李福達獄釋之，諭御史馬錄等罪。

按福建山西代州時縣人，初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山丹衛，還改名李五，請軍御史勾察山海復，逃寓陝西涇州縣，倡爾勸佛教，煽誘愚民，縣患甚。都進祿從之，福達用是賞日起，乃誣進祿等聚眾相俟，獨揭發還山西而進祿等事，露因捕急送與眾為名，久之捕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廣，往來大同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費入京，竄入匠籍，輪乘為燒煉丹藥，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任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逃入京，官司捕得其二子宗繁之福達

罪乃自請獄置對，先后鞠訊者代州知州杜憲、胡傑、魏之者李景全等，凡三千人具獄。上海政使李章按察使徐文舉等復為仇家証，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屬等為政坐良罪，擬口外為民，餓未竟，船乞待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愛書如前訊，勛為胎書，熾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于錄，坐其罪，重辟而郭勛交御史蕭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賄，法宜並坐，得旨如奏，勛請正罪，勛亦自訴，且以讓禮觸眾怒為言。上置不問，已而錄與廷撫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等復各疏論勛，請如律。尚書顧爾壽于午門外會訊，符告者薛良眾証，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前，畢引証薛良之証者，咸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史訊，安得此言，願壽等以其詞上。上怒壽等偏徇，欲鞠勛，揚一清諫止，仍屬諸勳。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在。上怒，責壽等仍械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一時論救諸臣俱遭逮繫于廷，願壽等更議出福達，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上怒，甚遂并逮願壽等，下獄。是月命學士曹詠御史張英、郭勛、燭書、凡入禁誅書，別有所賜，英等願及福達等事。上責對狀，引罪致任，問仲等英等願連及侍郎孟春、先達、為等，又實罪，後得白反，李良為民，既而錄以按劾至郭勛，致善求解，錄素憾勛，乃窮沈領事指為福達，今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等，附錄所犯問官，何意乘指遂成大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薛良証告論死，石文舉等証証有政使，按都御史李璋發察使，今陞大理寺卿徐文舉附陞陞殺入編，成檢發極處，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際允、盧履、扶、同、委、奏、俱、為、民、刑、部、尚、書、顧、爾、壽、待、漢、鄭、一、鵬、程、格、扶、同、委、奏、俱、為、民、刑、部、尚、書、顧、爾、壽、待、即、劉、玉、王、路、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卿、張、少、才、還、汪、淵、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胡、傑、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職、職、開、作、知、州、杜、憲、胡、傑、下、巡、按

管都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宇
 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
 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
 承平兵務漸弛正統已巳秋北狄侵侮危宗社景泰
 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
 營訓練是為國營禮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
 不致者退河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
 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管分佈益廣我武益張于時一有
 警報大軍一出四方響應嗣後因循廢弛垂四十年而
 戎馬日狃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辦而其名徒存貪黷
 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求粟襁褓氣息奄奄平居且
 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勇哉每遇有警欲
 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
 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國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民
 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
 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
 血之餘地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
 為之寒心哉至于月放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
 不知將運使日放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

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糶也中外
 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賊羣盜縱橫
 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
 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
 兵不可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輕視中原
 之心不可謂于四夷不可謂于後世補後之思禁侵削之
 害嚴役占之條備華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
 也

按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瞭然歲費百萬糧芻而
 緩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愚嘗謂有兵若
 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焉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
 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廷徵亦非
 思甚矣親近時事益可徵近浙西寇作制廷徵亦非
 兵計之而置中外四十五衛兵于不齒惟議調湖廣之
 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
 新兵而已嗚呼衛兵無用焉若去之奈何猶廢民守
 以養此無用之物焉耶故愚以為不若罷軍伍清弊
 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歸農而後從事于農國里旬清弊
 以儉為兵于農於衛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治國猶

治家也治家者必畜衛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也今人
 家苟畜狗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思步之矣嗚呼
 謀國者察此
 思過半矣

張聰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南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
 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獄平賜恩二品服金
 束帶及入閣賜玉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
 楊一清曰者德中正曰繩愆糾繆霍鑾曰清謹學士繩愆
 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各銀圖書○詹事霍韜
 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粟今六軍萬姓仰食
 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與治北方水
 利勸課農民栽種桑粟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
 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覈兵伴招集游
 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
 衣食之源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陂塘湖堰
 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利水以灌農私且亦可分
 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今陞授
 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織子第年至二
 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
 軍制雖世襲最嚴考選乃今悉罷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
 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間
 陞賞孰便夏原吉日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

賜

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資。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誦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非京種田，則邊方可，因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詔下所司。○命議鹽法。錢法，戶部尚書鄒文盛，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限制，曰：添刷引，錢法二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上納之。奪武侯勛督府團營。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地多為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有請乞，絕勿復許。上令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勘。

吳瑞登曰：世廟因一清之疏，清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然，彼近臣帝親親不讓然守法乎。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夏夏竦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劾，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

握重權，人心惶惑。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永者，誠不為得乞賜起用。上乃起永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清。

戊子 嘉靖七年

正月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時哈密弗靖，璉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帝從之。瓊因論九疇誣罔，謂滿速兒實不死。帝命逮繫詔獄，璉能遷阿執政意，拷掠備至，坐誣罔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宥。滿成邊彭澤金獻民，奪官廷和獲免。

二月，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籍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一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殫殫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儲戶，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耳。必自今永為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

儲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做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迺徵其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首告官豪估種者論令吐還管屯之官貪婪侵尅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勅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增築邊牆時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為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為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牆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眾深入正德初楊一清摠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澗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可知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

三月南頓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土賜鉉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日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管人有言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上嘉之○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其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其肅撫臣酌處本拆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延和為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按五元功皆不利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謀勦成祖成祖難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共徑敗役制爵全家議海南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謫儂天順復辟元功武臣中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

兩廣諸寨賊平

時斷蕪峽牛勝六寺磨力等處匪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剛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崗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累請兵誅剿不果而各賊愈肆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正任班師之際守仁因令承順保靖二司宣慰官領告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及約盧蘇王梭等兵相為衛護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

七月 上追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諡。聖皇太后尊號。○史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格物通。又百卷。詔留覽。

九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初郎中柯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議罷。役應期請緩。一目毋停止。保其終事。惟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按應期勤得沛縣。迤北河道地形。障下泥沙易集。以故眾淤。累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非進注家口。南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非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有設通水門。及減水壩。

夫時節縮較之挑流。備河勢遠。其且可為永利。計丁夫。孫家渡。南。北。湖。溝。等。處。挑。流。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長。堤。以。防。北。潰。至。是。工。半。而。止。人。皆。惜。之。應。期。罷。以。工。部。待。郎。濟。希。曾。代。之。上。治。河。隴。略。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備。趙。淮。入。海。一。趙。州。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趙。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趙。州。河。流。水。茫。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為。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木。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勅。都。御。史。潘。垣。亟。為。疏。

十月丁未皇太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真之。惟。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尚。書。胡。世。寧。因。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諡。文。恪。

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為皇后。十一月。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等。于文華殿。諭曰。

碑賴卿等。添潤。茲特。酬勞。賜一清。翟雲鶴。衣各三襲。玉帶一。張。璵。麒麟衣。玉帶。如一。清。翟雲鶴。衣。各三襲。金花一。各上疏謝。○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是年石瑤卒。年六十。有四。諡。文。隱。更。諡。文。介。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八 三十八
理。庇。嘿。不。妄。言。失。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潔。邪。進。退。讓。義。主。敬。南。雍。以。師。道。自。繩。諸。生。不。敢。犯。屢。主。文。衡。如。去。應。格。文。體。為。之。一。變。云。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秀水沈國元訂

乙丑 嘉靖八年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

建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

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

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上嘉納之○河南

巡撫渣填罷

河南連歲早荒民多飢餓凡郡縣請賑濟者填駁勘不

發河南知府范德不待報開倉賑之民極誣誦填以是

父子夫妻相食流鬻中者上切責戶部填惟際上

疏乃歸罪于總以自解于是給事中

中蔡經等劾之詔罷填永不敘用

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道守仁方岳離任不暇奏請吏部

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

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

知衆論之不與則若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

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賣天聽

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

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支大綸曰文成鞠躬盡瘁病劇而歸歿于道路爲國死

忠亦可已矣而言禁以擅離重鎮終之世之思功如

此也

按文成建大勳擒宸濠靖田州平八寨勦節凌霄肅功

蓋世嗚呼懋哉至隆慶間而得贈伯爵謚文成一時公論

竟何

在耶

命行義倉社會法

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樹旬日

待糶非政之善者惟宜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

爲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文申

以同盟之約舉家中善惡獎成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

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能善事會計

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先與中者後及上戶

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

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

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

教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甲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

不應自咎說示廷臣

三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

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爲奸利者悉行逮治○僉事林希

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

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

曰番歛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

既死貧民急瘞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

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

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自

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

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

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為冠而續
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更

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執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勲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
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為裁

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

勲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上留覽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
多殷實海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

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戶
優免止宜如故報可

九月禁豪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璉復入內閣萼復散

官致仕

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科臣孫應奎
陸榮勳等請憲不法帝下勅其罪狀曰張總自

用自恣負國負民桂萼尤而效之論法當置刑典特從
寬貸璉還家悔悟以需後用萼等散官致仕孫應奎等
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為舉奏應奎首論可
原王準之法司訊之璉既行霍船乃疏列楊一清二十
四罪帝從之立召璉還時有宋繼宗者以他事下獄
一清理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
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追理輔臣璉疏請從
寬姑令自引一
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引
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

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蘇舒霍逾汝寧
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

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獲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繅刺二種
子可為麵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

之盤口溢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
題資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十二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藏朵其等羌受官入貢世為藩籬成化後稍稍
為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隴
右騷動王瓊議欲候被入境即以兵持其東羌人畏

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乘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討之瓊
計欲撫于開必勦先零少遊擊彭威都督劉文舉
兵自固原至洮岷公孫要害且撫且勦凡相定六十五
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

鄭曉曰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欲于洮岷河
諸間繕城堡遠斥候嚴儲蓄謹修汛勿使得連西番即

有使... 兵駐... 兆華

頌大學衍義于廷臣。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

壇謝。方獻大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

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

中外。

庚寅 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

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

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視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

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

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

毋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

附和降邊方雜職。

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大禮論曰。合祭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

之謂道。帝祀祖宗。宗遠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

之配。川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

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

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

岳。麗于下。倫類齊矣。是故渾灑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

化。明奠類象。合禮之典。顯且著焉。非皇祖聖智

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神官監中使楊賓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言。此

輩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

先朝勘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况今差

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繁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

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北郊

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

南為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

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

及缺官薪。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文定卒。

文定。字汝霖。號石菴。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次。而不

動。文定。火燒鬚。而面不驚。以故保全。

六月。禮官李時與璵。講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

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

興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登正

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

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停元樂。復古樂

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

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家。十二律圖。各有

說。下禮部詳議。上曰。音樂即為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為西北第

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境從之○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境圍復河套及勦逐海西通虜皆儘有成策寧多未竟張永之謀到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為言者所忌已而德夢以大禮議合力為薦引清亦盡心贊

十月桂夢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

下部議以夢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間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暨

教女習但警矇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不得記誦淫詞婚嫁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改奉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蓬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

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蓬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段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璪議也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璪

辛卯 嘉靖十年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璪曰二聖配帝之典夾不可

為帝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法止奉太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園丘視大報少殺者為定典○諭張

惠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給禮

季冬中旬擇日大飴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

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助之璪如診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幣如丸廟狀舉

太祖南向而羣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桂夢乞歸尋卒贈太傅謚文襄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頌頌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辛寅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與大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于敬而立朝殊與抵牾至建廟留都新河及開闢以奔哈密二議尤為諍劾石璫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觀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乎敬。因命廣和以憲徽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務。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孜孜為國。無不為甚。稱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徐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飾武備。以靖江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三千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為累。乞勅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衛。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聲勢相接。以備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雷譴延平悖婦。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勝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語。持口。當然相勝。我姑飲粥。不給。每欲自盡。一日。自畫中。轟雷一聲。一不觀者如。則一牛一犬一不觀者如。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夥。曰忠敬安慎。○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 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 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

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達並。願與亡繼絕。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于敬澤以議禮故。結驩于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

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伎罔。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為民。

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鉉同觀。收獲復論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

日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詔籍沒已故谷大用家產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褒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平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王子求貢帝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瓚賚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

兵二千及保定兵二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

疏至為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為目前計

尋以得利引去○以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篆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燕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憲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憲徭役比各處煩重河

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各色為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為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

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上從之

吳瑞登曰洪武冊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役派編戶口者有禁變亂冊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責富輸役者不得過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于江南兩面所引

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巳一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亡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難差顧無休息亦困也南顧名色多而徭役重其難差之故耳近者條鞭法行樂業丁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瀋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耶陽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俟二麥將登多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為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為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宜府

以為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為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選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矣報可○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希曾金華人始為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創籍黜陟復職提督南憲屢劾巨寇居太常凡六年貳卿且三年不以留滯介意有大臣風度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遂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為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為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敵實惟所召孚敬疏羅秦鰲復劾孚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鰲言出忠謹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

時戶書邊貢卒

貢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方道古作一變至雅能文士爭向慕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吏部非坐贓盜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殿降調上令從寔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

下時可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鋐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之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球上以宗明即主使之

尤者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鋐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

時鋐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備任其各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繫符獄及朝審汪鋐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關晚鋐今番卒搜之西向乃麗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厲見殺汝鋐曰吾且殺汝矣為厲未聽也且而自謂節獄中受諸麗道何節地恩曰恩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因豈有官爵人而妾其貨乎汝受果金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次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後得作捕帝微聞此語是處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冤子行可請以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自縊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賜以金幣。○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賜坐講畢。論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時白鹿鵲兔疊至。重出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鉉作詩美。上謙冲之德。褒答之。○總兵張梈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爲四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挖穿坑。從之。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手敬。時獻夫俟重華殿。已而令人環碧。賜茗。共閱馬。命至嘉樂館觀花。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手敬等。于左室賜酒。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手敬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揚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同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實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勒令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勒報。一曰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爲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

上嘉納之

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扶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

今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瓚撫定之

時虜自秋渡河往大同塞外璽議于天城左後濼四十里以通虜騎而撫楚甚急殺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瓚於撫藩故疏鎮官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

人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囚故証之耳做乃更捕八十八人既久諸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洗遺僉事孫允中擒二十人餘稍解散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亂少頃部兵至亂兵迎敵殺死參將一人做馳往諭乃以江拒總兵樊繼祖既至總祖請假金牌入城論之蓋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通攻之源清今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永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部永崇之不刊諸卒鼓譟應成引首入成指代府為酌虜留精騎將角我師而分掠應朝諸州諸路戒嚴夏言曰叛卒謀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部永源清食功奪殺妄傳屠城以致劫四通虜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必欲破人滅絕使成何由與復今罪無二人別遣人臣備虜密擒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發代為總制自下令母攻城卒登明懸日吾等以張發代為總制自下夜即斬倡亂三十人級軍門繼祖乃入駐節撫諭賊

亦至晉城中大定房開之引去事開源清創籍永明

差有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

十二月冊封諸王○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

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按是年虜首皆囊裏西海虜首一兒孩并其土地

部落勢益強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建寧尉嚴問矣

甲午 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澗河口

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 皇陵及 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 祖陵夫 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 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涂沒

今宜于 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 壽春王陵砌石岸以

預防衝決上下令部覆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四月詔理廣平獄

時按李新芳按廣平門卒殺敵新芳嘗憐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乘機殺兵驍擒騰霄遂放經歷吳尚質擄掠備至今吐騰霄叛狀不從極之死復收知縣周繼下獄推官楊經勳之經承旨証謀殺部使律斬遂以

通訴謫枉經懼匿考者勞携經走周金
劫芳舉措率達播霧妄報下都察院議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
四胡馬克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
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
敢耕也官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根則照丁賠補請令
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墾
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
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
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
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

本取贏難也下場挾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
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
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
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
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
電兩利而國課克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盤壇繭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
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
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謚莊
敏

結冥實人即前案幸送之子博學能文所
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身諸書傳于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
及實錄

八月御史李漢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
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為甚且
陳寢高墻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
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一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
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麒奸計之
罪

先是內官童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計永墳建
造違制及撥皇城龍脈詔下所同勘報永墳與風水
無碍第修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
郭麒為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
脈容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窀穸致哀犯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麒陳襟錦衣帶帶指揮閭閻紀為之
轉奏紀麗妃闕氏父也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
命定自天刑積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
有是理耶朝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競為浮
辭嚇詐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
受郭麒告詞為之轉奏其為郭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
長未克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郭麒
挾詐害人主使聞紀瀆奏其令法司建訊重問報紀貸
之祿計窮乃復其奏許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
令妻陳氏衣男子服儀儀關入午門前為獻聲充詔填
據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祿麒及
諸朋謀奸首俱發邊衛克軍詔如擬初郭助以張永故
有憾于揚一清乃乘霍輜劫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
容為私犯語流禁中容于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

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

曰奉制紀樂賦。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

篇。鉉請命名刊布。上欽定為御作詩。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賚藥及手札諭之。曰古。

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

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初送歸里。月廩與

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

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

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

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

革嘉靖三年。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

命。集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如。見。難。法。如。風。而。及。至。官。軍。知。而。捕。其。海。洋。駕。使。則。未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之。每馬一。給牧用

按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之。每馬一。給牧用

按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之。每馬一。給牧用

怒告者。將告之。乘益。照。爭。起。殿。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

皇。鐘。鉞。糾。眾。毆。送。入。長。之。械。乃。盡。開。諸。城。門。出。故。遊。擊。將

軍。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為。王。尋。聞。龍。馬。未。得。開。兵。部。請

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

今。廷。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

入。其。宣。布。恩。威。令。眾。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發。禍

估。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華。職。監。候。所。勸。經。政

多。著。偷。生。最。輸。宜。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按。御。史。曾

統。按。御。史。全。復。聞。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

措。置。為。眾。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戢。約。束。城。門

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統。送。按。遼。陽。分。部。將。士。令。守

廷。警。如。故。乃。參。奏。尚。德。等。遂。迎。經。失。撫。字。狀。而。為。軍。士

乞。恩。跪。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

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

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

爭。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

小。不。道。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

統。言。為。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端。端。者。不。過。數。人。豈

必。按。御。史。查。實。速。聞。上。從。部。議。尋。臣。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

裝。中。軍。都。指。揮。袁。燾。者。素。諳。事。務。按。和。諸。軍。月。糧。俾。價

為。飾。裝。具。悍。卒。於。蠻。兒。等。徂。遼。陽。前。事。復。鼓。眾。倡。亂。出

獄。囚。四。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捕。獲。因。恨。經。遂

率。眾。持。棍。搥。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汝。我。餘。丁。微

馬立重賞募勇敢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為間謀布之為聲援何虜間隙為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撰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三月王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論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晉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上令勸議以聞

四月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行大禘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吳瑞登曰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繪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廓清點虜擒服兇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仿佛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交借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今川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在宣帝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過殷然自以為不稱者我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恐至矣

癸丑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晏百官奉天殿賜勛時言艾庸牙扇等物頃之上遊龍舟命勛等

各登舟給酒餼復賜晏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八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實効

疏言中國長技輕車彊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墻濬水頭是已蓋從速益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火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德制素佐改造隻輪小車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入輜略規制宜做製造可擬列邊墻以遏虜入據扼險要鐵神鎗及三百步宜做漢歐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做漢歐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墻挑挖壕塹以防虜入興武營南有缺柱桌方可百步

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此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木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謚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上御門受朝賀○議征安南○冬至節上大祀于園丘

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醫○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為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賴
闢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簡，禋祠天位，君臨四
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興長慨。奈何
經傳所傳，亦多襍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
郊祀變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
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
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園丘，方澤
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瀆，續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太祖爲當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
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
皇明後信錄 卷十九 三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
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
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禘之典，李
冬仍修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禰
之嫌。奉安既成，將舉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
璇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
慈仁康靜貞吉皇太后，慶禮既備，恭蒙宣頒。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秀水 沈國元訂

丁酉 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為 穆宗莊皇帝○徽王嫺得白

兔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

羣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按嘉靖十年間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其意伯劉基備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英欲進其立功之廟英

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言

乃疏乞罷英廟庶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于永樂年間

以故不廟祀而不知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而論

定矣將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賢疏爭言廟祀

諸臣位上下且不可以况有無之類敢輒增損乎勅

言往年進基廟英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

祀英武臣乃於然恩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

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謹身殿賜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

招致論劾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

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湍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葺南夷刁辭為

詞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偽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篡立偽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刁鮮等授

以官爵○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

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

汝壁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誣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僊

清先為編修守正不阿 疏惡之落職理敗復官

戊戌 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

經語詔可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為景雲賦又

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令付史館○大旱 帝躬禱雨

御製祝文藝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未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

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宗不為過情。嵩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胥疏諫。黜為民。

八月庚會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于是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上請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請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諡。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援議。禮讀成諸臣。令廷杖。編籍邊氓。○山西巡按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為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則宜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謀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候感陳輻重。強弩烽火相接。才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督勦將領。量頒恤賞。振作

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薶禽稱。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上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略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第三子為景王。○啓蟄節。將行所教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真。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干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上親按謚法。以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

許文簡曰。字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過特。非時俗庸淺所能接測。及當事。蒞政。法以從。剛廉不阿。遠遇。聖明。建明大禮。乃知殿宗。思慮。夢帝資傳。周宜中興。嶽降生中。有山然也。鄭端簡曰。字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機才俊。謝苞。其。欲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戰戰兢兢。要亦存心矣。

嘉靖十八年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靜。

王世貞曰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字蓋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耳。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鐸

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避遠莫知所避。錦

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閣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

行次。元林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

獄。有司繫以示儆。○逮駙馬鄧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

羊祜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

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

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蘇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闕

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

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

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天子祀載。今乘輿

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效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

選官寮。不愜人望。密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

年諭劄。繳進。毋匿。革其勳。陟少師。令致仕。詔召還。為少傅。

復入內閣。○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

皇帝之陵。上諭禮部。口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

然峪地空。凄豈如終山。完美。決奉慈駕。南。五月初二日

又奉。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月。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

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

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

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

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

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

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二

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勅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禮。禮。享。禮。成。上表奉慰。

○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

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

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聽聲色保復元

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熱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璉繫榜死璉諫贈秩歷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按自五堡之後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繼壽又殺總兵李璉鎮巡每耳言照之稍不如意即反唇豎目或飛章詆語相控據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統來日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至令具在我不敢破續快歸其家丁時向鎮兵語曰璉不殺王將者待來耳見即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不待用其衆鎮兵稍銳縮乃燒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護震益身先之與同其苦五堡復廢不敢近焉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諡文簡。

暉字聖人平倭大勳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重之及卒以有諱諡於典有加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思請加禮

以示風勸。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

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速繫新城知縣吳瑗請京杖

于關廷世戍邊。

按瑗為德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術軍餘唐剛者惡後妻言列其于德不孝瑗收斂極之幾死縛至京命屠金江道朱雲支解之身首手足異處錢弟亮走訴御史金清據保定府狀瑗置對因得唐剛惡後妻言瑗非真不孝考清寫奏聞上謂瑗專擅殺罪當死乃逮繫至京廷杖一百發邊世戍下命誅之江道朱雲亦各論戍庚子嘉靖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為皇貴妃。

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為紅赤色暴風忽起

壞文德坊等處。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

會議邊事以聞。○命修興邸宮殿。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

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按胡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惡少張柄十徐璉等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始惡時時切諫始及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極按上其事詔所在為立祠名哀烈賜祭一壇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良秦璠。

時良等聚眾馬駝涉為寇是月丹陽道於漕舟由孟廣渡江良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甚捕官葉德等射殺之遠近震動南科劾該府官不潔罪以致冒賊遇寇乞置于理。帝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奪俸置理有差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

手敕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諡榮襄。

賢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欺人服其操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助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術後術卒不驗

八月以乘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為太常寺丞孫良疇及
壻吳游俱食博士俸○叙逐虜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

大剛版字以劉原清故述入虜中如李天章高煥皆等
皆為首領餘皆偽作僧道流丐狀為虜偵伺親我虛實
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
阻崎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岢嵐懷德交
城汾州至平虜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
掠遺之撫德苟幸無事而宣府亦觀望不為應援山西
巡撫陳謙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禍且不測而本
兵張瑄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開
虜將入營諸將以矢劍响既而守陴者酒酒不戒虜登
陴入大營固原乃召醉飽立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
千趨營而敵延緩軍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雨虜
引解馬變變渾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衝
五百虜大走捷聞 帝告廟策勳燕于

十月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聖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上親賢愛民保護聖躬 上覽之悲悼

禮部尚書崔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前南潯人，以議大和稱在陞事，主會試，充大明會
典編修，及官歸，直好古，行諸高潔，當嘉靖初，張居正
倡繼統之議，韜與諸君子，皆持為奸，初，居正為
是屢獻議，取之不究，人謂韜慎其久，上以其才可任
公，知不次擢用，一歲中，起拜入，原籍，自以家知，道
知無不，無後，願思，每制，有大有政，願經，建，繁，數，十
言，多見，採，用，然，性，剛，直，不，能，容，物，論，奸，尚，不，能，違，時，宜
初，原，手，職，議，深，與，後，更，相，忤，更，言，以，論，事，不，合，並，相
文，許，如，他，儲，久，之，上，亦，頗，厭
之，其，才，自，餘，而，器，不，足，者，矣

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工成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謙進嬰童百問 上令禮部校刻之

○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華
殿受羣臣朝賀 上怒罷官黜為民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科臣李文進請禁入
覲諸臣以書幣問遣權貴者 詔可

二月 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 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
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

建州從信錄 卷三十一 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
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恭奉成仁

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
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暫議○漕運都御史周

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厰倉乞速議修補
以圖寄圍戶工二部覆言此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

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
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登亦言寄圍

之便 上曰寄圍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
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時英繼祖以兵書兼右都總督直人... 石天爵乃青切款大同塞求... 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便請... 上乃命繼祖... 越送遺天爵... 馳驟數百里... 擊遊擊周守... 堅壁自衛... 史傳鎮等... 上命紀功... 職道與保定... 問尋遣侍... 與巡按御史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
襲時嚴高受賂為請得旨遷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
各戍邊既而承青庶子惟德與嫡孫懷煊爭立高復受金
亦為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因劾高奸貪狀 帝曰表
相惟德葉贊行所司勘之高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

八月起程鵬為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車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 臣疏北虜孔棘... 選調中... 衙門議... 順五年... 河西之役... 請行此... 劉天和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
敬皇后○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誠賢劾郭勛假威逞權... 六科李鳳來等... 論都察院... 有臣奸何事... 郭勛語甚不遜... 郭勛坐殺人...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一月詔禁革餘鹽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
互為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託始附勢以圖利終尾敗而
脫禍此小人之尤也流... 帝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
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打蔽復索富
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惡諫連疏入
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
飢歉從之

三月尚書顧璘輯輿都志進呈 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刪
訂

安空王
非所以
非所以
非所以

五月論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徐景
保○詔革周府將軍安瀆等五百人譁推行臺門凌逼撫臣
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瀆等五百人譁推行臺門凌逼撫臣
魏有本奏聞遂革瀆爵

電報曰洪武初年封周王子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
一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
軍增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
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
稅入不能多而宗藩子弟日
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

品從學
中錄出

七月革大學士夏言職閒任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
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
柟高陵人性穎敏諳確力學墓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
聞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理以柟同鄉欲引附已

○楊英等伏誅
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等以組經帝頭謀弒有
張金蓮者走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
常綱
妃寬

運何不
死白之

兵部尚書張瓚卒
瓚屢被論劾上不為動
而卿與益隆海內具之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首禁措克命刊布中外
八月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邇來將官以退縮自全

其言息不

為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周宇張
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
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
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
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上嘉歎曰得人一
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

十二月科臣王燁言虜患驛驛邊儲空乏欲為久遠之計
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為業永不起
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
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上曰屯
田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勅督撫巡按榜
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
起科○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整正祀典正位

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龍
貨季天師岐伯伯高魁鬼區俞跗少俞小師相若太乙
雷公馬師皇十人外增伊呂秦越人存于意張機華陀
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芳孫思邈李德裕朱玉錢乙
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果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柱
用太牢器用蓬豆薑菹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
禮若
為今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宣大督臣奏言邇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
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

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宜府所留
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于客兵
銀內動支永為定例從之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
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
在有司馬匹之餉養在國僕是以瘦死有誣歲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
之

六月科臣周怡劾聖駕嚴嵩憑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
違言失色見 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
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雪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感雨
詩以示羣臣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謚文定

塘懷慶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
泰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

十一月初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 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

部謂

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
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緩遊兵二
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兵部尚書秦金卒謚端敏

金無錫人歷事三朝
老成練達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江南斗米二錢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七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法詳宜
得使人
然任事

○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
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秦襄因縱
入虜中或刺其名酋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
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

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
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
仍以大軍掩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內外

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
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文廢

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
急召用之 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

字由及
辨

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禮部員外
錢宜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
閣翟鸞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
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暎以汝儉舊師故
賜書經律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
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
鸞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千汝
璧奇勳清鳳暎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燦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

十一月詔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
保如故

鄭曉曰我朝開國靖難動威內閣三楊更宰三王皆
未有兼總二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躋宗伯領二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諡宜著為畫一之法
禮部議以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
實以為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
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
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如言侍臣者必嘗
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
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例

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典故亦
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
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
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
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
祭二壇被劾開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
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
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
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開
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

發不盡
不願不仁
力不思

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
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湖貴苗久叛萬鐘遣人誘苗帥龍來以一千戶為賞龍至
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稿諸土日以牛酒魚
鹽粟米官其魁能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倔強如故鐘遂奏
苗平班師功賞遷叙有加

乙巳 嘉靖二十四年

行自述
中式
存之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
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
嚴禁後靡○叙禦虜斬賊功加仇鸞太子太保庶一子巡

撫張珩陟一階。

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

侵皆復，拔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

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為重多囊，鐵刀賄虜自媚，虜入既

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

期，千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

事。科臣陳棻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京廟祀

碑文，俱從之。○大計京官。

皇明從信錄 卷三一

先是南科王煒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尚寶丞諸傑賂

書南考功，薛應旂之應旂執事，亦在所黜。嵩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

以私怨黜本。郡守滿福外。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

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

問及是閏卒。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

新，不宜遣官代祭。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

撫延綏，張子立謫戍，總兵吳瑛、參將楊銳論死。

時虜深入，殺掠甚衆，而珩習于欺誣，猶以捷奏。巡按曹

邦輔言其狀，科臣鮑道往勘實，遂置重典，人咸快之。

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詔命

蔭其孫敏為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大同中路

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鴛鴦峪，參將

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

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遠、總兵周尚

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

聞。上嘉萬遠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陞亡總兵

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

三邪直者，蘇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

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邪直應詔，錫之戰，虜衆

寡，風等慮不敵，守者從之，且敵邪直曰：若素以勇聞，奈

何見賊不殺邪直，而使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

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邪直奮勇

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按監于邸

次。○夏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諡恭簡

校崑山人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醉如也
六書精
魏校簡重言動以禮世稱為儒宗所著有大學推歸
諸等書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諡莊襄

天和麻城人字度弘亮有文應才始為御史以法裁大
鑑慶堂詔獄論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造輕車強弩總
理河道手製乘沙壘水
都器後人多遵用之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
皇明律例錄 卷三十一

宜復京秩從之

三月下御史包節于獄戍邊

時在內應城提督巡按包節欲緹以法而語先泄定乃
候節請陵嚴勝使撤去詭稱節磨出之奏上詔下節
獄戍

四月倭寇浙東

自麗市而凡番貨至輒除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
余不于千金轉展不肯僅方投債官家又時百不肯償
余及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遺人坐索真不肯償番人
云食出汲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誣去配以危言甚官
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
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滿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
且復賒我番人大恨後王諸貴官家我貨不後王必殺我
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食餉苦於
徃既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倭以徒逃囚罪吏點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皆為倭奸細為之鄉
導於是汪仲瀛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
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車縱四遇文武官發憤研殺
而其妻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部御史兼領福興泉軍大
塚至是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本東大
兵捕賊統任忽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
副使林喬都司盧鏞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禁止令
行遣旗牌督決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
以失利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
論劾即訊其心燬煉統憤悶卒喬鏞皆論死下獄自是
羣盜益無忌憚矣

命工部製碑書 睿宗過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官建亭貯

奉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為吏部主
事絕請托稱人多怨之後嘉隆三年始白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
是增至三十名遂為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九年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都督馬昂獻
既婚女弟抗疏請昂還其女久之得還駭歷中外勞
績甚著至是卒
年七十有四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訊有跡

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
斬首示眾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 上甚壯之
本部不決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

卷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沈國元訂

丁未 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吏部尚書周用卒謚恭肅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晉掌銓漕船神望其丰采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為各儒宗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

取九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

詔各奪俸

先是虜十萬象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虜遁去上以銑有擒巢功命賞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果御史艾朴受鹽司賄命與中余繼收銀色不足上怒下果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廉得

張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補某竟死戍所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刺所屬有舉無効科臣鄭大同

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

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

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閑住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

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誌果卒

支大給曰爵循介清苦忠直性秉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某官按以漏按臣乃故以好過後適爵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方飯介交飲一盃一盃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畢官按人禁之爵即與借行諸官謂曰蓋亦一內刑乎爵曰去矣勿復顧官按吐舌云楊君慷慨

乃爾其磊落壯辭之致世罕其匹

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

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機宜

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

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

曰息詭言曰寬文法曰處羣畜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

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令本兵議行○曾銑劾鸞十罪令逮

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綱目

卷二八

欽定四庫全書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珪代

之沿邊諸鎮惟遠東易沿虜寡亦弱又糜我官賞交市且

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赦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

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

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濂

皆罷聽劾○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

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宗都御史

屠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追命奪言師傅以餘官致

仕逮銑請京即訊○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

寧上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

諱重賈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醇厚不佞嘗以兩世掌錢大懼盈滿云

因許銑赴取軍糧俾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

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于

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其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

里銑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究之○逮夏言至京上

疏自理為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竟

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

大同女年十七化為男○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

并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意

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

室有誘誦者故茲效尤彼勤獻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

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

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

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

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成大獄

友大倫曰夏言蒙過辨博果于有為曾銑慷慨任事不

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巨捷

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不念救援內固鷹犬外列

側目伸喙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

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刺等舊為土魯番所迫款

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

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州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恐

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參

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烟墩城堡凡

四

五

六

七

八

七建墩臺一十有三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糶諸番
稽首奉命總住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
十年番害頓除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東請
贈以封爵 上怒東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震澤長語云 祖宗時歲用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
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
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幘局
缺內侍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
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
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一

按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
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紱宗以中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

殺人事坐絞子策走京師以長至日暇朝衣隨班奏續宗

以私隙故入人罪迹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湘竹

英皇淚不磨爲呪咀 上怒逮訊已命刑部尚書劉詠會

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死囚誣妄續宗詩詞

頌美無訪詆語嵩謂詠以同里故黨續宗 上怒曰既頌

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續宗廷杖與詠俱削籍僑良材奪

俸司官詔獄嵩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

庚戌 嘉靖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湖苗平張岳奉使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
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

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詔責岳岳
知撫無益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討叅將石

邦憲屢破苗寇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

十人擒獲龍許保并其母女妻妾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
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

聞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蹙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廕子賜謚

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俊血戰功

二子同庶併繫總督郭宗臬巡撫陳耀各廷杖耀死宗臬

蕭成邊○釋漳州紆知府盧璧等干獄

璧先奉命祀朱統命查決所執通番諸囚已而副使柯
喬都指揮盧鏡被逮論死執璧必欲同生而人人立誅
與璧無與科臣謝汝論改調詔令釋之盧璧仍守漢陽初
璧在漢平白葉洞賊築堡寨與屯田用罪人唐弘臣賊
巨賊李大大用船石賊自謂不世奇功而爲人所
獲止以平賊督餉受獎賞爲不稱其功云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荅脫脫子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
擁眾窺大同仇繼爲套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京師乃移
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
三萬六千分佈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州塞攻古北口都

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詳督眾殺我師
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黃榆溝
掠懷柔順義圍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經按王行先
期駐通州收濟州縣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
平諸州縣子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
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
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
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沈營以大洞兵二萬三千至
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游擊徐仁以延緩兵三千至已
而宣府山西遠邊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為平
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啟封
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啟奏以守謙為兵部侍郎
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
將嚴倫歐陽安從戎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各附間
京兵見敵驅之出皆泣不辭時勤王兵皆輕騎不備後
人總得款餉既發粟而釜盡委棄一無所積士卒飢疲
甚陸炳疏之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
罷服視事辛巳虜自北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其

皇朝在行錄 卷三十一

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就御殿大臣八人去見
德首跪求入貢上召嵩本階入便殿示以書書授割
令各書所見重臣曰嵩其敢發引軍還京否嵩曰臣不
必謂恐後生懼夫聞於事屬大處心實憂宮闈乃謂之
竟何異城下盟不可也嵩語然中實人業已斷上矣
議奏入時已暮上權疑嵩召至西苑賜酒食令降
奏負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認認速獎故都
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東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
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萬千金捐十萬金虜且立誓
乃即詔權貞吉恭御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
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
出御奉天殿勅青連擊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
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開
城固守會化營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魏超遂欲擊
大譚為御史所劾遂至以惟性不嚴忽遇變本兵束手
無措報復遣一卒亦復歸出數十報城中數十歸于
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歸出數十報城中數十歸于

是大同軍故為推警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謂曰
遼東軍蓋朵顏諸部虜謀云導之人寇者也為方蒙龍
眷人不敵作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為諸道先即掠
食足裕焉亦自私其軍不從以法汝等無可奈何輒令
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誘
蔣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等受計於嵩令諸
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汝等曰汝等有
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為率兵故遠屯郊喇薄城
揚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驚遠
避無從驗自謂擊虜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發中
貴庄墅中貴遂誘汝等守謙於虜帝乃命執汝等
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速守謙即訊丙戌刑部彭鰲都察
院屠僑大理沈良才會訊汝等守謙罪斬具爰書少緩
帝坐齋宮起其獄不至怒點等比周故獲獄以觀俾免
亦遠獄廷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弃二臣于
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技劄三覆奏帝亦杖之削籍仍
追理貞吉廷議多辭辭謂其在誕中理周向文流東而
齋全不能得首功杖九七請誅浦典史已丑虜將金帛
人畜比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我
會焉率諸鎮兵尾之既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

皇朝在行錄 卷三十一

行至昌平猝與虜軍遇驍騎擊虜軍制獲萬得裨
將力捷免虜備古北口故道出塞焉先後得二百餘自
効無功帝認進太保賞奇甚淫汝等雖被逮未至統
軍中驍虜獲首功比故率後巧未滅成虜九月辛卯虜
盡出塞遣侍郎駱駝率衆來虜都縣掩殺埋骨
李士翱先以乏餉疏職仍命削籍即中皆成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會異常縱子世蕃擅執文政
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煇陳增謝瑜童漢臣今安
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
門戶禦寇不干門戶而格闕于室奧可乎帝命宣大二
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
十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請各訓練十

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候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俟軍興。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為三輔。置經畧各大臣。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隊長及授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况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

事明後信錄 卷三十一

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官。飢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柰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 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禮部尚書徐階言。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上問

嚴嵩。嵩亦以為言。上竟不行。○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為中書。亦擬黜。奏上。帝知其枉。中旨留之。

二月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事中劉體乾乃上言。近日北虜陸梁。陛下赫怒。欲大舉伐而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為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華冗員。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成化五

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計。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敕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從中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

事明後信錄 卷三十一

易悉數。乞敕部酌議。著為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濫冗免除。所省不資。民計不極。國用不乏。

三月虜酋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趙錦會仇鸞等議。暫為許允。帝以問嵩云。

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為準。帝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夫仇

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大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情。誓死決戰。和則反

其效用之心。五日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日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日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日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日墮胡虜狡僂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籍于和。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眾。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聖朝後集卷三十一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開邊馬市。蓋將薄遂雀鼠之欲。以飭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馬耳乃兵部侍郎史道銜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開。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蘇州紫荆關等處。形勢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土。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

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救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守官軍為仇鸞分調。住劄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斃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為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楨。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貲。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聖明從集卷三十一 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朵顏。諸夷影克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以方畧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赤。哈赤。乃朵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啟夷蒙。況朵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

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彘類北虜，勢且馮為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上從棟議。

○俺酋執蕭斤等來獻，詔釋于市。

時虜發市，旋於詰之，則詰其等以自解其實，其明鏡在虜，皆不足為有，而首惡喬源丘富為虜腹心，爪牙者則妄然。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彘顏，叛逆哈丹兒，陳通事，訊鞠禮部，請告謝震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危，宣府宜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

眾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

遼東巡撫許魯道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

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而從心違營，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羸糜非策。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

嚴通虜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梁山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時與翁萬遠別，尚文皆稱一時之選。虜懼之而不敢入，道禁去大同，遂意南虜。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把

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

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四月，倭寇浙東，倭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

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賓為分守參將。

自朱統死，巡視官不復設。日本自近年兩度中經祖國，往來內地，日人習知中國虛實，乃糾亡命寇以如前。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收民田，為己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

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瘧，請與疾出本兵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全暫掌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謀國。上太驚。

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

首身示九邊妻于家丁皆斬沒其貲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科臣凌汝志劾蔣應奎竄子繼詔名于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為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

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家附權納賄請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請成邊起翁萬達為

兵部尚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險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御史喻

卷三十一

時言者臣條對不為不多討虜擒胡不為不盡而不見有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為熟計以依阿奉佞為盡節欺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母之困踣而莫為之出力人視天地之慧孳而不為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教責成面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癸丑 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顯政誤國十罪畧曰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居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于世蕃傳言千人歸功于已足為美也嵩之擬旨皆于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襲勿戰及皇上逮治汝襲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賸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左右比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謀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 嵩賊之鷹犬奸一懼緹騎緝訪即與厥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爪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餽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二王使之

震因原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荆鳳玉夾擊虜之前哨馳去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思以騎兵綴我分道遁去○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淫海東遁

八月師尚詔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譎矣開關納之劫庫獄柵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珪媚娘詔既出攻城而柘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淫其姬娘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柘城索之不

得乃破城獲剛之因掠公私帑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縶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上允之復曰我思必有弊請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舖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

飢民人給一升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汝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汝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輔朝弼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二子尚幼以優給候襲而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襲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踰冬

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誤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倭犯松江殺縣丞

劉東陽詔革克寬鳳職戴罪立功而以解明道盧鏗代之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

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覆言直本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上以國楨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倭薄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而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薦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滑浙人恃之倖去而禍慘矣
八月俞大猷收倭于吳淞所部指揮任錦敗倭于長礁○命駙馬鄒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誅律姑止革爵
九月南京太僕卿章洪條海防四事一築城堡二預軍需

三練土兵四收豪奸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牆管報皆至上遣嚴校往察其代見楊博授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土將士守禦甚力上大

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倭寇分掠嘉湖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本兵聶豹年衰不勝重任惟秋未類舉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上方

以南北多事責成甚切遂令閑住○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

將各自爲進止探洶港窰塋之戰許國劉恩皆以背約銳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

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籍藉以玩寇爲經罪矣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蔡等禦之敗死○工部

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賊之斬首百餘級

文華爲高私人金銀等物上所需用既出馬龍自恣所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
 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兩餘令軍門
 獎賞○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
 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
 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很兵方應調至副總
 兵俞大猷道游擊白汝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
 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鏗等死之文華
 固急督戰黃掩敗為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
 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卸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
 鐘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
 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承順宣慰使彭蓋南邀擊之賊
 奔王江涇承順兵出湖湖攻其前鐘及保靖兵躡其後共
 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埔○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及
 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倭寇
 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為
 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
 子錦衣百戶 祀死所

張經有倭寇用其策而未有功之說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關知縣錢錚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
 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錚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錚光祿
 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參政任環及俞大猷
 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環遇
 親喪巡按周如斗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時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爵宗支舊無冊
 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貼黃
 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
 并立功者的瓜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
 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著為令詔可○

倭駕舟從三丈浦出海大猷遮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
 百三十級○任環大猷敗倭于鴛豆湖俘斬百人○副使
 于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
 縣蕪湖縣丞為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
 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滄墅關賊殊死格開殺指揮
 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
 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鐵
 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叩甚已而欲俸剪

蔡孽自將四千人約那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術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那輔那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那政于總督遼問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

同秀水人孝友夙著官刑曹職未明允稍遷湖廣金事督下江防令行甚年暮盜屏息會海寇弗靖聞為禍首同受命巡海總督之任簡卒伍遂降賊控險要積糧備賦知有備雖屢寇既會吳越間而關終得無恙所著有征苗備後二集遺稿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

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嵩父

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

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

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白難掩通應解獻闕庭顯戮市曹

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

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嵩

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

執稱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

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

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

法司法司以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未減法司亦

不敢僉名嵩父子喞然不應竟稟旨云汪直背華勾夷罪

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死徐邊衛充軍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人屯

謝浦殺指揮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

清殺指揮童乾震○裕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獻京城大辟囚詔決九人張經李天龍以失機律

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請朝審口吟云風吹柳

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

見 若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齋生來

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

氏跪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按忠愍在獄中有史氏生者願為別婦尚苦屢禁之不為動又欲具草中殺此一異人也遇害時王世貞徐中行與因倫王十思等被手決成經紀其喪事而王

遂以女許配其次子應其而全其後嗣尤人所難

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邀擊賊于周浦斬首一百三十餘級

○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鶴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塢○

科臣孫濟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致久無成功本兵覆奏

督察主場忠討賊覆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

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

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閏四月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一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一

有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十二月山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沈國元訂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福貪汚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祀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諛訕 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蒼擬子罵父律絞竟

歿于獄
支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百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銓部大通賄路及文華以策問構獄則近于反唇腹誦之法矣故人遂借默而罪文華

三月顯陵宮殿成○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鏞歿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歿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祝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譏罪于人而又計李默之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員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材往而嵩爲文華保全計言于

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間之使人賂賊首

徐海其黨陳東蔴葉漸與海爲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蔴等

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遁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道盡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友

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園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

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歿文明別擊賊于

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

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瘞子有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八月徵王載垚以罪廢自殺

按王國衡州初衡州州衛命筆死巡按劾之帝謂得史私其屬官逮係廷杖王乃益橫日殺占士民田園殺女子端麗者強昇入宮之小有忤者或生啖虎豹或生蓋棺中又私其伶人凌轢縉紳無敢言者又挾諸客徵行留都風陽有歌人言東女笑爲錦云服之延年知帝好方術乃請以獻帝問問散人徵王何似散人曰王求鉛王不與術之帝問問散人徵王何似散人曰王日者遊留都帝愕然州民歌安女爲王笞死遂上變告詔削王爲庶人入鳳陽王聞當從令妃妾麗奴自經王亦經歿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

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退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

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

遂亡

十一月獻倭倂。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磨一子。錫衣千。○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懋官死之。贈卹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臯落職。○賜嚴嵩免朝。仍服與入直。○設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命道忝將等官操練備倭。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立孝子夏陽祠。陽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饒使至。召見。自傷違養。親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為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毗祠之。

嚴冬侍父病。溫湯。花懷中。後用醴。死奉主。如生。存大小。專浴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雲夜。毋忽。思。越。城。叩。市。憐。寒。無。慮。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為。弟。念。嚴。至。幾。恐。傷。母。心。言。泣。不。言。是。此。皆。火。之。所。難。者。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唐天祿等。殘毀村堡三十二所。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賴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總兵俞大猷勦盡舟山餘賊。

○吏部推鄭曉為南吏部尚書。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命王用賓往。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六月止陝西採礦。○工部尚書趙文華罷。特三殿事屬工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諱。文華以興工在即。不得已具疏觸上怒。罷之。○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

按俺答子辛愛。委桃松寨。與後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人關。楊順納之以開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有朝廷歸之。猶預問。給歸。叛人丘富易之。于是遣還。辛愛召諸婦環視。錄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納六十萬。寇至。輒安。無兵。桃松寨一適。於。婦。耳。失。策。納。之。又自誇盛德。勇。首。來。索。又。張。呈。惘。惘。及。為。虜。所。同。而。逆。路。楷。受。賄。隱。匿。本。兵。許。論。比。周。為。如。乞。罪。之。遂。命。速。順。楷。詔。獄。與。許。論。俱。削。籍。方。純。改。前。先。是。虜。犯。邵。門。錦。衣。經。歷。沈。鍊。抗。言。當。父。子。納。將。帥。斷。誤。因。大。計。以。在。賊。大。臣。編。保。安。州。宜。大。總。督。楊。順。承。高。首。會。有。自。運。州。虜。者。托。巡。按。路。楷。錄。名。下。籍。以。按。開。本。兵。許。論。附。和。楷。將。錄。斬。首。宜。府。市。籍。其。家。至。是。昔。以。罪。廢。天。下。快。之。

叙胡宗憲擒獲海危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初。將。洲。之。再。往。入。倭。也。補。歷。諸。島。披。城。勸。諭。倭。眾。唯。其。言。是。從。又。聞。徐。海。謀。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稱。與。直。舟。同。來。洲。至。而。前。木。至。人。疑。其。詐。遂。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文。華。准。部。力。言。洲。無。能。而。禮。部。會。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建。陣。後。始。未。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阻。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初。洲。方。對。理。以。觀。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方。對。理。疑。賊。望。不。遣。遣。于。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特。質。請。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靖。海。中。自。劫。宗。憲。慰。籍。之。使。居。閩。館。候。命。陰。求。縛。之。既有。首。直。象。斬。直。義。子。毛。臣。聞。直。死。後。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塗。漆。直。功。宗。憲。加。官。輔。夏。正。蔭。子。指。揮。蔣。洲。僅。釋。罪。出。獄。竟。窮。死。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二月命楊博暫撤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攝之。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剿之尋削籍

鏡宗紀曰鶚先督學浙江通倭通會者守臣閩門棄外
之民鶚率性從落武渡門納之登活百萬故起再巡撫
時總督胡宗憲克于世著建議撫賊世番鹿之而鶚力
主剿乃移鎮閩關創立巡撫兵費稠亂鴉過賦于福寧
大戰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破之
面世番令御史宋儀望劾鶚久徵客兵奏發民間騷恣
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斥章下兵部
世蕃使後於事中劉祐劾之乃臨陣建歸京師鶚立論
不屈且先有敵容兵竭賦善后疏上以鶚屢立奇功
前建勳議允令辭斷察其無罪乃免歸田然破倭之功
鶚力為多宗憲攘其成而

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逸臣冠軍餉以
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
貸而詭為賄郵土汝孝以二千而侍得遣戍蔡克廉以三
千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庵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

庵三遷遂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
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
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
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顯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
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
選職方祁祥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 帝怒各逮繫
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
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成○大同圍解時揚

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留博視鎮事

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眾福興少寧

○大旱 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

地震

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仕僉事王

德等死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薊鎮兵馬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上堡墩臺接連左衛濬濠一

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大朝等門成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

一曰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宜府當
先振端弱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營賄以昌
寵榮請記以脫罪戾故不得巧肆侵漁劫掠三曰勤
巡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修裝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
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為罪而反以斬獲為功自今
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許自贖五日攻火器六曰法
耗倉七日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殘剩以為首功
甚有曠濬濬谷之中誘人以而撲之者宜下法司以嚴
平人律論八曰恤周廢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
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各為助公實歸
私索宜禁革之
章下法司嚴勸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

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比虜土番薄界嶺口副

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答墩諸處把總馬時

維城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斬共四十一人○命御史虞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歲用三十六萬上疑之

已未 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前軍都督府火○詔祔享瑞州知府宋以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瑄賊被害建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死之至是以防孫一范請祔享于旌忠○直隸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為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

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陽舍督守圖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報可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之下

獄論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行于世真然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中之刑部員外九叔祖遂以世真詩告嵩嵩喜極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真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世真云僅于全行有幅幅絕類重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真家有所求為世真斥之其人知世真所與世蕃者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虞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之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遂著錄衣

子死尸
二端天
鬼神

衛差官故去擊丁相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此照宜大總督督鄂陝西總督張斯等例充軍當復稟請將斬斬例軍令指極之誤出令的都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向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此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擒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弟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魏時亮蔡一槐蔡國熙會同司蔡悉皆理學名流官績甚著王世懋張貞吉舒化丁士美派岳醉德雅操不妄說隨霍與瑕剛直性俗郭孝恬退高向周弘祖建議議明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韶安漳浦者尤夥南畿廟灣倭合眾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眾捷聞廢子陞賞有

差○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卒將高鵬有家養卒八百人聚之無術諸卒遂謀殺鵬及遊擊安府縣盧麻劫回掠幣一郡大亂印乃督兵討之擊寇解散

○裕王長子薨○先是江北兵備劉景詔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皋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揚州景詔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蕭遼涉秋異常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破
江北倭于劉家庄。初江北軍士慮顯據其成功。噴有頌言。
李都憲檄江北軍悉屬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
城而北。經仁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
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備宮殿。甚宏麗。開

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入寇。製鈎杆
攻城具。時俺答徒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

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朱等五十三人
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隘。

為後繼。孟夏等羸糧疾馳。味爽鼓譟。奪擊斬首八十三級。
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寨。餘眾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

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
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

繡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
第。每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

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客兵糧餉
養贖。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

無便于此者。從之。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暨世襲五經博士。
○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瓊

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賊斬俘甚眾。尋擢叅政。矢志
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

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 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鄒應卿總理天下鹽政。鑿動海內。
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

上以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藍瑩等擬
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史大倫曰。郭公。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空
江。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成。就。不加點。泉。蓋天

才也。以直道忤時。動遭顛。晚年一疏。理確辭。雖有賈
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例。遂。故。君子。于是。思。制。乃
腹矣。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
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

犯蘄鎮。漢乘虛攻其巢。允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
事來。我兵積懦。虜嘗留巢。並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

為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徙。遠。其。幕。○
倭劫潮州等處。虜攻陷遠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

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瑄降之

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
按是年福建倭患最烈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為賊藪
倉廩懸罄田野蕭索諸食民無賴者咸窺入賊中為謀
導甚且掠行人發墳塚量其家資索賄持贖往來恬不
為怪諸將冒功飾敗賊滿叢歸者指為逐道阻風旋者
指為避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避復為功上
下相蒙遂成故事先由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
養之食縱欺誕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詆
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則孫賄嚴氏父子云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按舊例南營軍月水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
郎黃懋官嘗歎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馬用
是元金者為哉于是故為裁抑各月各衛送支冊必註
其逃以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
役月已既望而開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謀圍懋
官第懋官聞變踰牆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
門行有餘矣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逮繫詔獄竟
灰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地震屋廬皆燬如布帆

○命侍讀張春侍裕上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
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

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武進人博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筆時無
不精通嘗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有病乃曰死固吾
志今得良死舟中矣遂卒
于官詔賜葬祭立祠揚州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妻始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
八十餘歲遠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官請旌表故有是
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陞曾嫌人前奴節都御史受于孝友長厚燧死宸濠之
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為人作壽文事伯尤如父居官
被脫雅素口不談
過世稱罵行君子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

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
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
而爵級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

建官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

追奪從之

八月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上曰

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尊褻職

十月楊允繩棄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

報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

夜半中旨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蟾真蹟一幅○陶仲文卒

文習祀禱術以庫大使考滿寓京師事邵元節薦于帝得幸賜坐稱爲師官列爵五等或謚文惠以伯禮恭

十二月陸炳卒

炳以兩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雄點多智驟躡尊寵折節納六以籠聲譽故終身無發其奸狀者辛酉嘉靖四十年

二月以光祿寺卿孫植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爲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寺官勢益張皇特以植齊傳素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舊正裁古役絕司禮尚書之饋遺亦每爲內廷所問有太監取清嘗目之爲鐵人三廉植亦開于中外時從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數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鴻臚三轉不能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清乘久旱大水漕時所司議請處增浸夫植殿議日中原爲南井昭廣

京師不雨

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

三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降大理評事

時紀奏革黃花錄守備然以秋私索賄竟生論

旌孝子在復

復太舍人隨父諱者城外忽遇倭亂同父奔入城居中途相失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聞爲倭所執急趨憚亦父子俱害二首進地而驚欲復相繼不釋手蓋使

上開旌

異產

真定府屬城一婦人于右廂下產一男甚雄偉六歲而死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時鵬在吏部一切有司進退悉聽世蕃即邊方小吏亦無敢自專公道久溷人人鄙薄之至是給事中梁夢龍等劾之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按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以諫繼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開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

萬壽宮災

聖躬清廟調攝雖復猶疾時作因爲祈天永命計且與數萬壽宮爲齋房所文武大臣嘗五六員入並獲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宜近官閣乃御制陪傳論工部尚書雷禮與工部

虜犯延綏

時虜患猖獗而軍實日罄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臣卒恣意侵漁以供賄遺充私索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屯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國之數益浩繁極矣而

命修撰唐汝揖充 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蠲陳言五事

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每歲入觀多方科歛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宜禁革二簡督府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不久功罪不該職掌不明糧餉不充宜反此則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後濟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營軍以苦國威

六月詔賞歸附夷人衣幣有差

先是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為黃台吉以成逼屬凡用為導內訌承寧龍門間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淫虐史大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為所漁史大史恨之末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檄信史大史兄弟乃斬台吉頭日恩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索慶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御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胥吏

先是太原知府于惟一在郡潔已任事節財愛民歲就設法賑濟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人厲門總兵王漢那

率眾過入城軍士擄掠于市惟一執而梅之驅其家于城外及懷那以失事被劾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那罪當與巡撫都御史孟淮時奏免防秋民壯盡徵折價及虜人懷那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諭惟一令寬懷那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恨乃劾調惟一太原士民如失估持干是晉王上言惟一在郡得軍民心請留之上一不悅乃飛諭王母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速問長史承奉等官以聞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楊博言勸鎮宣大逼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種之資許之○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

星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一言邇來管錢糧者牟羨餘之利理刑名者徇出入之私開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則騷擾軍民諸司私家每用小事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乘輜多役官夫嚴酒社及樂戶耳聞日見殊步官常乞較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邇來御史惟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故貪吏日縱今後諸司治行不時奏聞不者回道以不職論三日縱御史巡歷供備饋遺之資動至百數甚或公受保舉謝儀私索地方上物今後舉過自奉毋得私交仍其舉守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賬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銀錢成獄假積殺之例計兵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輸穀數十比追發產有同沒籍今後宜坐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上命務實舉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李材周宗許崇遠徐用檢簡廷言皆以理學為時所推馬文煒巡撫江右廉仁徽骨陳有年位太宰清正有守林樟守建寧不懼備吏去後見思穆文熙博既好義有節依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致

精台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煙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鋼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叅議

六月知縣海瑞霍與瑕落職時鄧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熾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弄之令長膝行蒲伏有北書云鳥歸則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

三時從信錄 卷三二二
卿喉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 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燧條五事
一曰寬民力二曰懲廉吏三曰
糾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

景王薨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

考所見

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刑科陸原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即訊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先是 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官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齋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

大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齋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目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絕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閩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覓船泛海

六何見存頭

癸亥 嘉靖四十二年

二月昌平自權寅戍虜變停派寄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永停派

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詔修鳳陽 祖陵

四月詔重修典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
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戚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
弛謂繼光速來疲困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詔諸士
卒雜鳴鑼食晨壓賊營急攻之賊倉卒大亂自
相蹂躪遂獲備之無遺類此為時中戰功第一

五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
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為邊
儲郎所傾以巡撫吉潑薦命為總兵照淳盡忠報國于昔
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虜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一九

八

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起諸鎮兵入援時守
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疎劫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
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
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
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
總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楨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
廟因賜柏等祭品較芳等同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

一曰專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
罪動至經年徵發候候寂無一字禁刑例則潛行于昏夜

以售媚劫貪發則濫及于孤寡以惠責是主權未尊也
一日定國是臣竊觀士大夫以虛文巧飾為有求而誠懇
者則詆以為為拙以怯勢作威為風力而敏慎者則笑以
為儒以妄安泄洩者為得體而勤倦者則鄙以為俗流以
容奸庇惡為長厚而明作者則誇以為生事甚至以謀
國為過計以恤民為迂謬以持法為苛刻以奉公為偏
僻是國是未
定也嘉納之

十二月無雲 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 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丁各一
萬兩發劉籌給犒官軍徐階口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
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
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二〇

閏二月廢伊王典樸為庶人國除巡按顏鰲奏其陰蓄異
謀宜置重典 帝不忍廢為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
乾牌遂滅國

三月審熱法司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邊時沈東以
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
有老親年入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來無子為置一妾未
及抵京舍夫在獄同居旅舍妻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體
弱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且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今夫
送父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四月大雪所得雨表賀

實錄至
八下十
歌梅燕
夫人張
羅乞求
共言必
稍結情
又為嚴
置不

七月以論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曰出入僅足相常項。因水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徵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特國計當裕。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事。

一議將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威繼光。令其左右支吾。四面當寇。雖才勇力亦不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諸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資兵之費。集之會首。分爲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土兵。三議食言。瘡痍未起。無以資歸。而一旦督促數年之速。是國之盜也。請已發者。至

地方未發者。如免追賠。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惟禁設縣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
虜大入寇。三衛素與虜通。孛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爲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却回之。虜果窺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冷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論。以京城

有備須速回。截殺于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二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盡沒于虜。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論後與文龍乘軒衣蟒。員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策。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卽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潤復劾鄧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上不豫。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士興宗以直屢而歷布政使。請略彷彿。此意于維流。元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淑浦縣教諭。李珙爲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

按此東元善。由舉人。羅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於是科得士如趙應元、張湖、廣不送權相張居正喪、附正齊、臺臣第一、願養、謙開、消略、有古、俠士、風王、始、能、守、嘉興、王、象、坤、等、來、江、西、居、元、沐、宇、朝、陽、皆、清、苦、有、志、者、錄、道、諸、缺、溫、純、蕭、廉、特、正、飭、記、長、於、經、濟、陳、文、燭、歸、有、光、表、尊、尼、居、光、工、詩、文、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勸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四月敕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衛王厚燾奏辭麻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辭二千石救賜褒諭

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鉛藥命于王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得通意于趙樞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王遂許

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鞠得詐傳狀皆論斬樞斃于獄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宜府洗馬林突入持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

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獲之部眾致歎奪去我兵得其盈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

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

舶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陸光祖在

選司執法不撓外內多欲中之以不敬落職士論惜之○

山西巡撫張慎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殫殫乞宥過錄用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鞠○奉安睿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賑畿內饑民○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

本兵預防兵火○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

服氣階奏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一聖之心所用藥

品只須論撫按進取為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聖躬計二為國家計皇上自

聖明從作錄卷三十一

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

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母致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

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

以猜疑侈辱臣子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

為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

臣猶修齋脩醮相率進香天藥天合相繼表賀修建官室

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為陛下

之所不

之德焉

之德焉

之德焉

之德焉

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下言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時御實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呂孟等湖以防潰決。即盛應致所開故道也。術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慮致所壅壩之河口流汙河築馬家橋堤過河之出飛雲橋者使壺入赤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為開入城水開二十里。又有二壩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口導沙河入湖。湖為支河入以備旱。赤言。後入月間河功成實運。由宛山運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此。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五
河水通滿堤岸坦平無阻。臣于廷奉命乃息。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氣擾官心。焚之諭內臣慎火。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時衛卒以米需月糧。糧家入府門毆擊者吏知府。外文茂。廉得其為首者。執而擊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罵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守捕。嚴捕首惡。依律治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嚴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還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為一途。恐投邪鼓眾。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五

十月上不豫。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敞。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敞于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敞俱授翰林侍講。敞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脩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斂畏。無或千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即。

輿。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命出沈束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鄧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長于用兵。沉機秘算。出入意表。故隨試輒效。人服其戡亂之畧。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掬密。密器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恭將崔世榮戰死。核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人也。始分布邊兵。日防秋。已則乘間抵塞。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內。加急九邊。每風雲時作。輒行戒備。諸兵請餉。可與可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慮尤所請。無策耳。宜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諸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為修邊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二 五

以者宜府東自開平西至流馬林大何東自新平西至
了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禁垣乘塞延袤三千
及廣廣墻直下皆無結草之固有為築堡之說者使大
目為窮家自為守星羅棋布通滿州原然勇一添入望
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堡中重
蓋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堡中重
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守卒為罪而不度彼已
易於膏虜良將勁卒殆靡不遺凡此之計已見其困
矣勤遊總督楊選之言日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
傳加以撫表之扣除倉庫之不繼是致逃逃提解老弱
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故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
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率裸體殆居其半此
邊兵不振之故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校各軍應募不
定刑安守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復多欠缺安家無
銀可兵者每勸慰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
共此募兵不振之故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
監營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批撥沙土之糧和粉
歲動行不獲一飽乃又有開支折色或十餘日無支
矣此行糧不敷之故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該部所給
止支三分之一夷欲不遂則賊害軍國慮房謀邊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五

為所要廢乃至過軍林禁科款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
不異之故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而後
始有勇於心也其選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故也
陝西大營之兵初以秋訓冬還後因校房墾墾遂議每
秋前運糧兵一枝再防一年因厚寧夏一枝再備冬春
各兵在軍日少行路與戌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營費不
充馬死不償百數軍苦此久成疲勞之故也合茲二疏
觀之善處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括充功罪俱
清猶不與焉逆又係列邊事請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
探下實馬匹不壯皆因糧芻不充借小費而探大計節
費謂營伍逃缺則食宜贏餘何迺更稱不足蓋至是而
無策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啟請祔王
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
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
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
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即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
傷諸凡耐葬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
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即皇帝
位○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正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世廟有不世之奇謀六無世之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
獨行五正世及之大辨後四朝之大禮點明主廟祀奉
祭國節章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儀嚴追德之
選六奇談也華藩鎮之諸閩察畿甸之皇莊奪利賦之
世封抑可恨之乘用四俸烈也正嬪御之數內無女寵
放鳥獸之厥外無餘流不以親貴而廢刑誅不以令甲
而拘除權不以攝生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支六給日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愈
後情一之傳其為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為務
而御將必嚴去奸必果即勅責外戚凜然惟三尺是繩
晚雖雅尚玄修而趨取畢照幽隱舉察無一事不經臚
思其手探大臣或有子稱但端摩疏測乘間從史云爾
匪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鮮守諸君孰敢
望其後
吳瑞登曰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殫述夫要以嚴
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為繩以法律為軌以明作修內
治以安靜防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孝尤為謹慎而皆
祭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神定華裔翕然風化而皆
禮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獻后如一
日每遇時節節辰臣竊窺聖容條相享獻楮皮無不泣
下者嗚呼年雖不御殿而批大摺問用無停者雖深居淵
默而張弛操縱成福不穆升遐一詔艾博尤為真不世
出之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沈國元訂

穆宗莊皇帝

丁卯 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宜文廣武

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膺安莊相天

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

冊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

諸臣如樊深丘樛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

用岡怡沈束顧存仁趙執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

高黃正色方新張慎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

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許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

臣以建言茲者其等有二三戮茲者應復職贈祭若楊

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祭若

楊勛王思薛宇鏡何光裕張紹張原浦鉉曾紳葉經周天

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成邊斥茲肅下者應復職贈

官若唐胃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

紳張佩劉濟劉琦馬錄程祿元盧瓊陳讓蔡喬包節王宗

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

論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汝謙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羅祥

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

之○大學士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

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郭懋

卿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

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吏

科給事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躬臨聽納列聖相仍弗替

英宗以冲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早朝奏事例先

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為故事惟 孝宗接見

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札牘上下竟闕際違左右投

陳百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怒編氓等請

補外○上孝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

聖 皇太后弟杜繼宗為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

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 皇上初政甫及一

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為詞乎 先帝初年

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

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

奈何以初政而遽息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 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初胡應嘉

在 先朝論學士高拱曲庇鄉里拱頗銜之及吏部考察

胡庇嘉勳尚書楊博以私憤請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庶務繁護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教因論救應嘉誦便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尙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江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珪爲少保昔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椿郭文英贈謚諡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三

命。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華大工月濫諸臣時徐呆等以匠役月曠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三月內官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祿候皂隸從之者爲令○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八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

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獨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耐太廟千載後不免遜遷若祀軍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飲聲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按治以同鄉士朱德性鯁直每師事之懇于京邸謂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子借君今上以亮陰遂請廟祀君身關係鉅矣未可以言與帝然良久即令代草疏上竟不報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四

弄肅皇帝于永陵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五月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竊國併劾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膺犬搏噬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尚書高儀等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納之

誠 死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高翰保安州為民
萬父子深銜之會楊順總督宜大嵩屬順使殺鍊適房
犯大同順表殺被虜者冒報首功鍊為詩刺之有白草
黃沙風雨夜冤冤多少兒頭顱之何顧恨之遂與巡按
路楷謀以交通妖賊竟生鍊死後嚴氏敗鍊尋以巡詔
七千兩路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為父訟冤
更命速順及楷究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一月詔贈先朝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遠常泰清紀郎周
鉄惟少卿馬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故多撓之者郵典
遂不行

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錮高牆至是復
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瑋謚文定傅潮朱廷立俱
追奪原職

三川 卷之三
王都諫每聞朝政缺失即中夜籌畫具奏如議立之嚴
皇世廟諫止亮陰逆諫誠論矣至是言何瑋理學
純臣夏言曾銳究抑宜雪且以椒疎之罪歸之傅潮
朱廷立 朝廷立近故職慰忠竟詆奸鬼時論快之
戊辰 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
先是 上巳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禮官請 上親祭不
允于是 太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
時首禮 皇上必躬奉 祿將而後為孝為敬 祖宗列
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焉越而後來格來款且自宮
至廟其路不遠 雖非其恭者乎請 皇上親詣 太廟
雖勞且不常 避非其恭者乎請 皇上親詣 太廟
從之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
提點鑄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為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

不可

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嫌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
臣調煉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添註詹事府○太監
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
萬斤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
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
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 上從冲言○科臣

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
飲不可不節日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日勤視朝以
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日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

于內廷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矣軍機虜情呼吸立
變而禦至遠期臣願不時進覽日廣聽納周怡一膺忌諱
而請外陸鳳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
日察讒譏頃緣近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請以欺誑

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闕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部
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紳而身自
掖蔽星闈人共誓之文熙且誓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

疏救不報
支大綸曰自市道交與而下奔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
穆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

其人功
則保矣
可也

王稱登于袁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察卿于趙
文華雖得失五異要皆誠心為質不欺死友者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張居正張鹵各疏
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諳大體者
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為親賢成德之助
從之○上謁陵

三月册立 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

先生良苦翊贊輔臣頓首謝曰願 殿下勤學答曰方讀
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膚音清朗聽者悚悅○殿

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志舉張傑沈一貫皆以正直權奸
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為內閣有介直聲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孔教余慈學沈思孝陳某皆忤居正為時名臣徐大任
劉應麟廉介徹底顧梁才恬退無宦情李維楨劉紹楨
方流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謝外尤為士林所重推
元羅萬貫解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于其故內閣以
對子也二世殿

尚書馬森言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
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
令之意

五月陝西民李良甫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
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禦
虜策

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日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
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

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之眾
我一而禦寡強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
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
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日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
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吾則以車戰不過三萬
且此三萬人非有見在勢不得即募召募之兵與尺
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餼厚豐給優恤備
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又
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
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而司農告匱一舉也二日
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
卒萬二千人難教之舉必無成而時方疫其用之不可
北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總督光不可信也向能任之舉
哉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
師甚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驍勇忠
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處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
乃終身創矣弟慮思之不如始就訓練見兵謀求戰守之
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始就訓練見兵謀求戰守之策
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
列為三營營分為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仍付嚴儲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議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務近
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培以戰過之邊外此校
上粟萬一未辨漬入功厥少道罪誅臣等次一死戰校
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
掩取微功而圖利是為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
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
練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不防秋期近請
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隅之急 上從之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官以端治本 上曰
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
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關
雖之德樛木之賢脫簪待卷之規使 聖后仰體成疾已
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際違而暢者乎 上曰
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議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務近
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培以戰過之邊外此校
上粟萬一未辨漬入功厥少道罪誅臣等次一死戰校
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
掩取微功而圖利是為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
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
練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不防秋期近請
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隅之急 上從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議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務近
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培以戰過之邊外此校
上粟萬一未辨漬入功厥少道罪誅臣等次一死戰校
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
掩取微功而圖利是為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
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
練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不防秋期近請
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隅之急 上從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議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務近
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培以戰過之邊外此校
上粟萬一未辨漬入功厥少道罪誅臣等次一死戰校
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
掩取微功而圖利是為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
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
練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不防秋期近請
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隅之急 上從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議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務近
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培以戰過之邊外此校
上粟萬一未辨漬入功厥少道罪誅臣等次一死戰校
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
掩取微功而圖利是為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
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
練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不防秋期近請
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隅之急 上從之

海寧人董涓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

兩月而涓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中防護父母欲奪志女不

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刻夫像敬事之五十餘卒人參其

節○科臣張齊劾徐階 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

為欽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

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朝廷有朋

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

受邊商銀十餘萬引例謫戍監侯追贓發遣

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

婪弊過絕中外齊竟被劾仕階復清純編復振一時世

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始深原其枉直委曲之誠無庸過

論河地然其贊言拜離離與王且受金味隱天書之賜

適不相侔若以青排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非各不辭

也階本不願奉保而亦不致也吾官言阻言階即院

諸公乃疊疏其齊而法可復也其罪及涉兩語謀復之

跡則夫朝廷朋黨之

疑理勢所必然也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

詔令四嚴名寔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 上嘉其忠懇

命部院勘議以聞

吳瑞登曰臣讀居正一疏即賈誼之策何以加焉然不

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

故朝而執政夕而剛狠跡其所為擊踵商鞅商鞅先之

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居正亦何嘗不帝王哉商鞅

為公家而欲然居正為私室而招人為公家者且商鞅

而無所舍事變以論矣况為私室者適得以善後于

不足以為盡人也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九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

瞻即時召商收買凡貴近有力之家以伴富為商人買

送戶部估索高價買完復出循環取利近貴大驛六

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

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

誠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進令齋本吏領回

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論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

仕請所取買仍執不

行忽內降着開住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

眾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非

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十二月廢遼王

正月御史部永劾龐尚鵬心術狡狴行事乖謬吏部尚書

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專

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

用和疏言博自劾仕迄今餘四十年數歷中外民事邊情

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

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

展所長不聽○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通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烏銳千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上是之。○高儀疏請東官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上命祥查之。裁二千四百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以科臣言。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余員千把抵皆待。皇上別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謙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瑤

况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給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請遵祖制。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蓋皆云不經。磨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奉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銑。胡胥殺楊九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

皇明實錄 卷三十三

駙馬鄔景和卒

景和向永福長公主。性極雅好。交嘉靖九年侍衛。十八年。獲罪。幸承天。二十四年。奉勸問。楚懽情。二十八。年。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聖節。忤旨。奪職。為民。隆慶。改元。詔。從。原。職。侍。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為。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僞。者。既。召。用。時。時。為。上。引。稱。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駕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扶百。編氓。大學士李春坊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准楊徐大水。奏

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贖二
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贖二
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
之○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

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登為區處將來更有
難處者皆高皇帝建諸王皆據重兵據要地以為
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機盡
解朝廷無懸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
是而後人多疎察支用不敷乃有共違而居分餼而底
四十而未婚數載而不娶強者劫奪于通衢弱者竄入
干輿皂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總兵四十九
位女總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玉體者見存二萬八千
有可親國初不帶千倍即盡供之輪猶不能給其半
况于十年之後所增等後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
親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
親茶鹽等用亦復相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入不敷年而

皇明宗卷

卷三十三

三

威為萬石萬石不能給而于代肅遠慶諸王且歲給五
百石是萬石帝不能給而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
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通乎故借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
二議繼嗣三別疏房四議冒費五議推婚查得嘉靖中
議者請行限子之議謂用年不必限封則可限如親王
嫡長子例嫡親王次嫡親王次子計封其四郡王嫡長子
嫡長子例嫡親王次嫡親王次子計封其四郡王嫡長子
子計封其二無嫡子計封其一庶子一人請封嫡親奉國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
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
兩郡王之子年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
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二百兩如是則軍中
尉所之慮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繼
嗣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香火不派亦已矣不得使
親姪弟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十
早屬乃得祿及祖免以下不列置乎今奉國而下自親
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計止
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至五世而止其
費之議查得婚女子女年許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
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疾及

家貧無業者、樂論華恐不聊生自今以後所生之子
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婚之
議查得宗室婚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禮
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禮婚之子照例給
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計
賜各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

禮部嚴士儻乞類查禮婚濫妾子女違例請名略曰宗室

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例當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
配來歷部即收對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庶
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即得生子或係已生
多子而違例復妝或係所開娶妻年月之期及在生子年
月之後或係遮飾于即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先
生子女私擅之迹凡若此類悉詳情弊均之條例所謂擅

皇明宗卷

卷三十三

三

婚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請封槩行奏據
其各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覲從之○
大學士殷士儻曰伏望 皇上仰法刻聖俯採羣言以通
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
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
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
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掣肘非奏牘所能
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在事輿論共推者無問
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宣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
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織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輔臣面

賜商諮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
稅即獲護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
聞

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總理
河道翁大立上五惠十二圖

疏曰陛下念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蠲租之令更發
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官禁嚴遠而
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則口水次宛軍三
日逆河三堤三日黃河驟漲四日昏夜守堤五日糧船
日風雨異常十日海潮騰溢十一日災民避水十二日
根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陛下惠然省覽知大
官之勝節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
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之溢糧米不登輟運
難如徒殫人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關隘洪水衝激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吸壁頗頹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
若股賊稠霖而度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無策卒
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濱之閭閻風鼓
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
場鹹況盡衝圍窟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
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捕海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
變異者無為文具上以
圖留覽下其章于所司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
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
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
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奉依二月

是瑞登曰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
輕罪也請以法同論死今以特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
賄賂有窮而求為分解故忽有此詔耳然而此罪一縱
則邊將皆可逃重罪而朝廷賞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正

外廷銷內報
見亦遠矣哉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
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
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為地邦瑞遂
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
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刑邦寧越法
干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誥
命宜追奪讞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
憾植者科臣王楨承指劾植以訛報不詳竟罷免

進士正德已為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遣
不為請白即自為奉詔減田和之牛又賑民之餓者以
萬計武廟自巡淮揚等處以同知攝守於淮民賴安堵
泰州飢軍發粟賑之凡活三萬餘人楊民至今思之嘉
靖丙戌為屯田僉事時戚繼光近從奪民田日甚上
以兩御史往勘復收以寄鄭似不能制乃命遷播僉事
從勅之竟歸歸以復歸於民而核實戚中使之產歲輸公
帑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巡歷雲貴大同雲中所以
廉直稱持身執行
並方古人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塲老幼快觀稱慶時以為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略云時方多故百奸怨咨燕雲途代中原之脊也鼓鼓
一開則三關震動徐梁齊魯洪波蕩折而四顧無控荆
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樹惡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貨
之藪也奸宄剽寇而歸勢宗藩之坐窳無等中澤之哀

嗚尤慘物怪人妖天鳴也... 庚午 隆慶四年

正月陳以勤疏言臣因頽來多病乞骸骨歸但風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衮闕

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及商政止于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先帝勵精之政而

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謚恭肅賜祭葬如例... 關兵捕鼠者易猶以大然臣嘗講求防禦之法宜莫如調

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為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

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道謀購求并勦勿赦則

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種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懼

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之要使眾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治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三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開取
 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
 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
 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脫
 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
 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
 臣頻年受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
 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
 不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
 意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奏入 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熟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
 等認釋履淳為民芳等充南京淨軍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崔敏等故傳買金
 理科撥紛紜 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虜酋俺答
 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鄰于俺酋挾其妻闖入
 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
 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
 人趙全等還之乃優禮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

急則我因而不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
 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眾然後以居者谷蠡株
 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非構則以師助
 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
 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辱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
 來而擁十萬眾壓境崇古因諭以存郵恩而要其縛叛示
 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啣臂盟世服屬無
 貳奚有干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
 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為順義王
 諸虜皆解難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土谷有二
 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
 餽其欲于是利淡財從俺答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
 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
 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
 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典之猶恐
 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
 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
 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刀精強才氣超邁者除
 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比內地

之官加等陞遷有能裨惠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
略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
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
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
賞之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修職者多而邊
方有賴矣。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曰近
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
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
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
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為疏黜
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治毋得偏
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准詔允行。

卷三十三

三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播惡
流毒宜追戮炳尸逮治其子釋姪緒藉其家得旨姑削其
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為民資產如數籍入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
思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思等繫獄如故
始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眾始翕然
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綉煢裝封為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
綉煢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陳洪等私入其賄力主之
部議終不能奪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其虜封
貢事其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當其即
行之于是左右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 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
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開習
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三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竹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先朝大學士李
時所記召對錄始下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
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察而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
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
望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
軍餉皆入帥帑以嚼虜聞以遺京近邊卒餒瘠無復有生
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
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
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弃

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
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股正茂摠兵官俞大
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種賊之最點者韋銀豹其五千四出擄掠與
黃朝猛掠風風潮水二巢賊匪不可拔到是正茂與廷
講調思明等處土兵及陣兵共十萬今大猷統之直抵
詔泉合營進剿斬首獲獲萬計上嘉三臣首功乃有
是命於是時銀豹寔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見首已
者斬首以獻其後會事金柱踪跡之銀豹兄銀炳生致
之麾下至六日正茂具疏引罪被銀豹赴閣下得
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于西市傳壁夾號令焉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賜馳驛遣行人曹說獲行仍月給
原歲給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作孔子廟庭其神主序
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因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
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
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祭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
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
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摠練井衛兌井
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繳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
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運屯
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

戶部覆言遮洋一摠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
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摠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寢
稿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身關係甚大不可不
慎也今後陽初生正宜過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
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
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塞
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
皇明從儀錄 卷三十三

太子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疾有瘳○巡撫張

佳胤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邊曠崇山大江
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
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周聞太平軍民
呼籲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
鎮束之乎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

四月浙江黑昏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
光掣電水電隨之

其大甚薄示戒懲餘皆山陽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瀆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泐忍以隨時毋尊昏喻訛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干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奮譴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

皇明德信錄 卷三十三

二十九

漆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絲祿蔭于子孫顧不美與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

輔臣張居正請
上御 日講三日一出 視朝勿以寒暑小故廢罷疏曰
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一要務臣親受 先帝願託追惟 憑凡之言亦倦倦以講學親賢為囑用敢冒昧上讀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可近伏望

皇上亟賜舉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查得弘治十八年大學士劉健議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時已迫冬 殿庭高曠亦難 臨御合照弘治十八年例勅下禮部于八月中旬擇日先行 日講容臣等參酌累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 經筵會講俟明春首舉行庶 聖德日益 聖治日隆而臣等犬馬圖報之忱亦可少効于萬一矣
又請酌定 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 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愀今開講期近臣等伏念
皇上每日 視朝朝後又講似于 聖體太勞恐非節宣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 視朝又不如勤學之為定務也伏乞
皇上定以三六九日 視朝其餘日俱 御 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 視朝之日即免講讀之日即免 朝庶 聖體不致太勞而 聖德亦為有益矣
聖諭曰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寔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宜召大臣諮

皇明德信錄 卷三十三

三十

問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參以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之日。止于午門外行禮畢。即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祥之後。還照舊行禮。

日講儀注

一伏覲

皇上在 東宮講讀大學五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于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 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明後信錄

卷三十三

三十三

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將本中事情。一

一明白敷奏。庶

皇上肅明日閒。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

直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 講讀畢。或 聖心于書義有疑。乞即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 視朝之日。暫免 講讀。仍望

皇上于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情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

風雨。傳 吉暫免。

皇明後信錄

三十三

山陵禮成。閣臣張若正奉慰。疏曰。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

命。前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即恭叩。玄

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

及周視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

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寅時。奉選 梓

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本安于 獻殿。未時掩 玄宮。是

日。又喜天氣晴爽。人物昭融。祗役臣工。無不欽伏。仰惟

我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天人協佑。事事美

成。可以上慰。

兩宮聖母永慕之誠仰成

皇上慎重大事之孝矣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

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道古、為世名寶、

閣臣張居正等、上纂修事、宜疏曰、切惟事必專任、乃可以

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

開館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年、尚未脫藁、雖屢

屢、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摠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

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推、竟成廢闕、臣等日食大官

之餼、茫無一字之補、素餐曠職、實切兢慚、然揆厥所由、皆

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纂之事、必草創討論、修

飾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干

副總裁官、願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推經緯、則有

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條作

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兩朝並纂、二館

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程限、則因循推挾、其弊愈甚、擬

合責令原副總裁官、學士諸大綬、王希烈、則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諭德申特行、王錫爵、則專管纂修、穆

宗莊皇帝定錄、仍令兩臣刻日竣事、併力纂修、世宗肅

皇帝定錄、立為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

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進呈

一次、十月間、又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

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後成功、可

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

待講優閒、令其補奏、不必責以程限、各館纂修官、務以職

業為重、公家為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

別叙錄、但以効勞多寡、為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

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

亦得以追曠職、素殮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國家用

人之理、綜覈各定之、道實寓于斯也、

閣臣張居正疏曰、竊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故其官

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主言則閣臣

為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

不過百餘字、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

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繁、及比之考績、不同故

以、賚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詞

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為誦美、或事涉幽

隱、極力宣揚、且往往不候進呈、文稿輒已傳示、臣等方

欲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

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

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大學士張孚敬參論。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擬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閣臣看詳。輒便進。呈因奉旨提問。比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為釐正伏乞。

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成各換述官。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疏口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資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逐非。後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殷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

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鴆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効。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効啓沃者。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略倣伊尹之言。考

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于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借名曰。帝鑑圖說。上皇上。睿覽。晉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熾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雖

條目僅止百條。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贊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巍于堯舜。治將埒于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爲模範者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

皇明後信錄

卷五十三

三十三

圖冊留覽。還宜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安置黔國公沐朝弼于南京。時遣錦衣衛。逮至京師。

廷鞠之。楊答備至。元輔張居正奏。念其先世勲勞。乞寬

其罪。得減死安置。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沈

國元述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劾俸半年尋降謫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

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

輔臣張江陵隨票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

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廠隨有一辛儒者與

朝夕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閩老高洪所來欲陰行刺

上而殿校設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

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

不憚大僕卿李勿滋者荆人也方病注門籍強起詣江陵

曰 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

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飾

說以對刑科衆給諫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

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方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

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甚罪之乃票

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威符衆口時令錦衣朱希岸

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

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

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

稜時乃會問故例嚴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

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

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岸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老

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

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訖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

有申言者出紀

二月

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鳥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

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黃

世喬等得嘯聚其中秦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紈胃

頓至 皇考時藍一清賴元爵益為梟傑而曾廷鳳江漢

王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為寇寨所從來遠

矣時督撫殷石汀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

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以奏報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

恐不大舉將為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

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為者也自非望風

解散已列為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揭

其巢倅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溺歿者不可悉數捷聞賞賜有差出紀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

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

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

詰問責令對狀報可出太岳文集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去驪陽二百里方修築十

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

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

請聽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猪鹽無馬匹他違禁

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詔

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驛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

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

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

順遵漢法出三大征考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撫湖每

最

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剝巨者沉江干俟其去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傍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生死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出小品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四

甲戌 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流戎也。白漢遣唐蒙通巴笮。開捷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純皇帝時。程尚書李襄城。至煩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變人也。聚其中。出沒爲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慶改元。獨當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確。卷請干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略。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歛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言官有以闕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闕事。逮治之。于是言者意始解。而顯竟會不願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釋。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刪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演進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鑑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後以名位著者。李化龍及李三才。孫鑑等。

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會極門。面加獎賞。

詔禮部具簡便儀注進覽。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道。閣臣等進獻。

上以獻。

聖母太后。甚爲嘉悅。

聖考實錄。成纂修史官。申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放。而獨已土蠻連。

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蹠。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

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

堡。是外。秋。七月。寇缺墩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

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

劊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

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

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

論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群臣姓名。

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申文定公為史官時有祛倦鬼文是年御筆改魔字

攷其文作于丙辰歲已十九載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洒筆而公亦以此受眷且大拜矣出小

上事龔錫爵為其子方升補五代祖龔弘之蔭張江陵

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為期出小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會稽人大臨貌

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為講官諱詳以正心室欲敬天法祖

為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法留多得其當持已寅畏罔失

而尤嚴于取子卒之日橐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

進上從于望齡已丑會元

時陶與諸同里世姻諸自禮侍為史侍元年卒陶二年

卒其銜位贈官皆同亦一奇也

乙亥 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中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

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

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

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

昔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日日每有左史右史之

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

但木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曠廢

之由實在臣下即如邇者纂修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祇

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

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

入與夫裨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

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一聖之嘉

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

致也矧我

皇上聰明天授淵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

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

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忝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

條詳列于後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起居爲重顧
宮禁遠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晰非真則何以據事直
書傳信番後看得日講官客避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
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卽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宜
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兼錄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
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
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
曹俱着在館供事不許營求差假致妨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
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卽古竊頭載筆之意洪武
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卽古
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陛殿例用史
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卽輪該日記注起居
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
會極門列于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
耕籍幸學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
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
侍班但令人對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
詮次其經筵日講則講官卽記注起居亦不必另

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
閣題稿并所藏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
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到部卽全
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
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
用常行白紙客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
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
直書天語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
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
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
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
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已意及輕信傳
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爲史臣編校之所密邇
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
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錄人後隨同供
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
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做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册。一册為起居。六册為六曹事蹟。仍于册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騰錄掌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騰錄典守官吏。見今纂修。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騰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擇善書。貼寫辦事。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十一

一議補修記注。伏睹 聖明踐祚之始。即 召見輔臣于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而賜獎諭。滿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銓選。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縷數。茲者曠典修復。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 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

科照月類抄一册。送內閣轉發 奉

聖旨都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賓援 世宗朝章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翰。乞恩造墳事。例題擬折銀二萬兩。

上嫌其薄。下部覆議。閣臣張居正等疏略曰。臣等犬馬微情。敢不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為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 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遍歷所部郡邑。所至與廉舉孝。謹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舉士。即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者。詔准其官。設有群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反以突梯脂韋。事人者。輒罪之。博士弟子。務崇孝

第廉議較本。尚實。帶得勳。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識時好計。不務成事。市語道諛。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

輔臣張居正論邊事疏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于星火。至于上廩。聖慮而論。臣等。旁寇猖獗。深以為憂。比時臣等已即。而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

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責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

貴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

切愛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

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遂爾倉皇失措。至上動

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

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

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

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

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願犯不

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

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

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趨避公積。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論該部。語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前途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以上俱文。忠奏記。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備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闕麗爽壇。遂密祭。視舊制不啻三倍。

首輔張江陵有記。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

六卿與講帷臣。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疏曰。茲者恭遇

皇上肇舉。郊禮大典。臣等謹輯。郊禮新舊圖考。進

呈。睿覽舊禮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

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

一。然大率合祭者為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為便。願茲重典

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為禮書二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

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概。竊附于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 明禋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况 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虔誠悃。乃可孚格于重玄。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 大禮。雖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間。尤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 上帝之降臨左右。可也。

郊禮新舊考附 卷三十四

國初建 圓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澤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 天地壇 大祀殿未成。暫于 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大祀殿。仍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 圓丘于 大祀殿之南。

每歲冬至祀 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宗之配。其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祭。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蟄日。行 祈穀禮于 圓丘。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詔舉明堂大享禮于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玄極寶殿。即舊 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尊號。十八年春。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拆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命禮部歲用季秋。奉

皇明復舊考附 卷三十四

請卜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暫行于 玄極寶殿。隆慶元年。詔罷 祈穀 大享二祭。復 玄極寶殿。仍名 欽安殿。而 天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定云。臣等謹按 國初 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聖祖乃定為合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 大祀殿。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帝。始接周禮古文。復分建 南郊。俱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郊焉。隆慶改元。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 祈穀 大享。復合祀 天地于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

便

改之義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
 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益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制宜
 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
 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為順故舉以歲首人之
 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為屋而祭
 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
 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霜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
 駕以時以義斯為戾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
 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干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園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 大
 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于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
 礙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竊謂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
 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
 斯于時義允協干人情為順願 郊禮重典今且未敢輕
 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 聖明從容裁
 斷焉

是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趙登厚市夷賞謀杲匿
 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偽以蟒掛紅甲
 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急購杲乃走素

梟

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濬宜諭台台向忠順
 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 詔磔杲加台
 龍虎將軍秩賤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
 市賞詭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覈杲 勅十八道中科勺
 即杲也當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
 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丙子 嘉靖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為屬夷俾障輔畿郡未幾

匪茹屢我 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為梗故

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于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

峯二舍矣印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遷安

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緝較其中以要貢路

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坵垣為截殺營即移鎮府所

艾也間有闕闕獨為城守且屯戍非上者兩防罷空營

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

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不足倚鎮守麾下

移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意禦侮也自嘉

靖來虜震 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

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

二營關閘日壯恐益誨盜為虜資帝鳩鎮之眾訓練於

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即位詔增節邊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闕師條便宜

制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武巡捕指揮及

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

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

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垣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

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為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

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

闕次之徂暑外完秋斃其裏上下有碑以為之防次年

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

臺下旁各開便門周垣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

埽列孔以備睥睨東闕場以積芟葦從衛五十丈其非

有聚星堂館東路諸將西則閱武之場旁陞關十丈長

二百丈以益之堂台故庫陋茲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

五至如歸矣前為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器具約費公

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因復勸城內外營房

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出戚公修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

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

准重修十五年 進呈禮部刊行其餘例大約出洛陽

餘姚之手出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出太岳集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未行不勤督賦益急間聞愁嘆盜賊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

民有窮餓或歲大稔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出太岳集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

粟終歲勤勩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閭閻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真兩利之道

上從之出太岳集

馮司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時以貴戚使涇陵市人

遇江陵相班隸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段姚曠曠即督生衣帶同赴朝房自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

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杖其侄四十奉革職得罪一年方得與朝列出太岳集

江陵子思修曰按此一事即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

護短之意作于言色而馮公信公之深竟制愛以義斷之可謂兩難矣出太岳集

丁丑 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蘇濬楊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二十八

人以掌詹汪鏗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

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未經國學作養故資以廩給以進學習事為將來用之

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驟復初制江陵議以所考上中卷

兩項內畧示釐正擬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縣學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

准會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着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縱回籍以

壞政體餘照例施行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謝舉廢令群臣噴有煩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諭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苦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獠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闖其藩者。國初。鄧申國用創業兵。甫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羅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皇明從信錄 卷三四

連吳平。事無論已。至世宗朝。諸獠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出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三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石汀。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者多掇棄舍之。見會石汀入爲大司農。首輔張江陵。推轂大司馬凌雲。請賜璽書。厲凌去。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江陵謂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五指非三八寨諸獠。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夷山。摧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上賜賚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大婚吉期。疏曰。臣等見欽天監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于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英宗皇帝九歲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元年八月成婚。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于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典。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卽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

利。况皇上爲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兩宮聖母。既已慎選賢淑。作配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

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

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大

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天之

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

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率遵乎累朝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

為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今此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之一言耳仰煩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

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諭下臣等傳示各衙

門遵行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勅加恩監修總裁等

官

上奉

聖母慈旨遣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

奏曰臣等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

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

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

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濟醮奉玄始有暫免不

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

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

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

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

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

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

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

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闖殿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

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

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濬亂曰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

如此若為政者不加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

氓城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夫文
 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
 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
 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彼所成害
 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實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
 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氣稜之變，下
 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
 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克惡，而反忍于無辜之
 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
 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輪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
 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
 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
 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閭防，又虧
 國計，其于文豈又大誤也。代頌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
 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請殺
 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
 姑牢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祭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上允仍命照例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計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襪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各上表謝恩。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奉

聖旨，與葬祭加祭五壇。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居，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

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上疏乞暫遵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

愁兵起，天下受怨。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

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為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為，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探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為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人，臣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若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

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經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人皆為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南鄉之上，且責之以訂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遜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譚巷議乎。夫輿情未愜，革面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彰下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為賢輔，解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統統守之，勿之有違。

焉耳。宰子短喪，孔子曰：「子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
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
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
守制二十七箇月，為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
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
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
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
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為贅辭，
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
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
婉迂避，不得已為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
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
所逃也。夫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
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
也。夫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
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
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
實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萬民之節。極于北
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社稷為生靈而
則謂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為社稷為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
家事，不以情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
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
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
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
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峻事趨
朝，暫往過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
舉兼得，萬世有辭矣。藝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
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
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為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
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
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聖意，必
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即為隱默，亦匪
瘴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雷霆哉。然昭是非，
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
孰若披陳于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
議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
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至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臣
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

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令。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羣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孳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視其大者也。臣情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上動天變，如此况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

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出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輒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為之歔歔飲泣，而尚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苦處，魂銜哀茹痛，而不能勉承於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衰症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

而有不得曲願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傲，有識者且為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飲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于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青奪情，固本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

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逃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于天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為責限，起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

者庶幾洩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遂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各行不至于大墮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墮其求賢之心亦願陛下擇而用之付如耳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三十一

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于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顯不愈于以愛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于此敢昧死爲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志親貪位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擦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族英英者何簡生氣追之琢之承成罷以贈中行鑄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默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命解發成爲更辛楚時鄒元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三十一

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跪上慰二日受杖謫

戊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為掌詹侍郎護持甚至出小

任袁萃曰國家自開創已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惟不

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

大有關係文字且以綱常二字為主而反覆發明之

親切確實若鄒南臯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

峯同出漫

戶科給事中李涑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

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浙中庶

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

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管

之蓋張方恣睢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

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

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

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權問故且

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感頌曰為馮子館事江陵憐

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出次日入朝

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塵所述陸平泉留館亦籍座

主張龍湖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復火不令會

元既入館復為他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

松綾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希罕窮措大一絲龍

湖具銀幣之說尤驚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干先而今

乃作謝儀耶出小

戊寅 萬曆六年

正月 禮官請舉 大婚 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爾一身為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祗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敘錄有加。先是黃台吉握勁兵。養家奴寨。強委會王台。王台涕泣

以女黃台吉子。一時言者謂王台陰陽不可知。朝廷

令邊將仍善遇王台。萬曆二年。王台生致王杲獻闕下。斬馘一千有奇。繼戰平虜。獲級二百。至是復犯遼河。劈山

我兵出邊二百餘里。追斬四百三十五級。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 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仁聖皇太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加

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勅中兩道請閱。擿遂吉服上坐。一用總

督軍門禮。花紅賞賚。累賜百金。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遞送。則惟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進為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為東閣大學士。

遼東報捷。斬馘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副總兵陶承譽。副使程繡裳。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本兵尚書方逢時。

侍郎曾省。吾部光先。柄臣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強。申時行。陞賞有差。

五月張居正奉 旨還 朝。召見于文華殿西室。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

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是。肅皇帝

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

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群臣議著為憲令昭示諸侯王今大宗伯潘晟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既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附閣臣疏曰竊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此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

卷三四

四

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為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為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侄方

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侄而繼封者此擬議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

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當視親疎以為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

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官軍等未有子

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壇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

卷三四

四

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追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

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
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
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
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
術使情法允協衰益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
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
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
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
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
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
皇朝律例卷三十四

皇朝律例卷三十四

宋三十四

聖三

聖三

為憲令然後關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今
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出太岳
去議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已卯 萬曆七年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
靖中河決窪鎮呂泗冲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
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楊諸那
悉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
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
河口白洋河挾禾壩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不
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漕臣請開草灣夫水以
海為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
數千里巨浸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為者也
皇朝律例卷三十四

皇朝律例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四

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膠萊河者有請開加河者有
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
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團浦導射
陽諸水入海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為 天子日
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為矣
上一日以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
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
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
金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更事

事者下詔獄鞠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官舍河上。腴腴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蛇蟻綿亘。始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兩決。其勢既不能及。陵寢又高。家堰既寒。淮不能奔黃浦。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下轉輸入大司農矣。

烏思藏僧鎮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卽闡化王。答賴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度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奏請切盡黃台古口。約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淫淫者。其教化可知矣。

詔更定時享祀文。時太常寺卿溫純等。送閣手本開稱。太廟時享。原設九帝后冠服。今祀文內稱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皇曾祖考睿宗敬皇帝。皇曾祖妣。孝康敬皇后。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皇曾祖妣。孝獻皇后。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皇伯祖妣。孝靜敬皇

后。皇祖考世宗肅皇帝。皇祖妣孝潔肅皇后。皇考穆宗莊皇帝。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憲廟而下。既備列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太祖成祖。英宗三廟。該祭而祀文則多稱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大禘東壁下配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帝系圖壽春王于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實應以下七王爲任自。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高伯祖。實應以下七王爲皇曾祖。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因改稱本爵。庶于名義爲協。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照時享之制。止于九廟。太祖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祧廟不與焉。查得先朝祀文弘治中自憲宗而上稱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孝宗而上稱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孝烈皇后升祔。仁宗奉祧始稱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世宗新升之主。卽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時享祀文自皇高祖憲宗皇帝至皇考穆宗皇帝已備六廟之數。而太祖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

成祖

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祖宗神靈陟降之時。帝后尊

稱。不宜徑從簡略。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

歲暮。大禘禮將。時享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以

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其大禘配享壽春

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妥。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命下。容

臣等另撰祝文。進呈御覽。發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

一體遵照改正。從之。

三月。戶部進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

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

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二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

前。歲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

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

之事。無匱乏之虞。况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

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願

皇上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時時省覽。

四月。詔停鑄時

上方以賞賚缺資。命主計鑄大錢。送用。京師小民。多

積嘉靖錢。詎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人情甚以為不

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鑄。

上命罷之。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

酌減織造段疋。

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

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

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

頃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訢訢。如獲更

生矣。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

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

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

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

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

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實則減新收也。

今歲之所減。卽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

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况頭緒

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

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弊壑之欲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寔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瀾與小民而使其皆戴土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祜具奏請蠲戶部以于係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臣等愚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間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于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于寰宇民心團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于此者奉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四元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休養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緇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媚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秦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褒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月溪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卮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人逸為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為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
琉球一差最為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

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巳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梳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廩餼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五六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出小

是年王兀堂數掠新莫永莫，寬莫諸堡，無慮數十輩。夷酋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候秋深，葉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蓋先是七月開市，寬莫

皇明在位錄

卷三十一

五十一

恭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強鬻參，毆市夷幾斃，以故諸夷忿，欲修郊，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戡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覲貢路，有違言譁張遼塞矣。

庚辰 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諤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品位最著者，李汝華、黃克纘、張鴻崗、衛一鳳、劉元霖、許弘綱、楊鎬，並尚書，而顧憲成、魏允中、柯廷樞、姜士昌、蕭良有，以文名。

首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

皇明在位錄

卷三十一

五十一

行耕藉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專在史館遵照勅諭事理，將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詔度民田。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編戶未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

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上田視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詔。荒度闕田。闕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議。請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撓法。若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五十四

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蒸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 謨烈以禪 聖學。疏曰。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

緊要事情。至 御前請解 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

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

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聰。卽恭侍 講讀

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

悃。欸之思。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由。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

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

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

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

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觀

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

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

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

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

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基。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神

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機周慎。

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闕。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

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

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

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

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實訓 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

欵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

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

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

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

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

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

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

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請 文華殿後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 而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

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于講後 而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

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尾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

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得無無間即 燕

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
分之一矣

朱平涵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

如捕賊者稍寤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

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朱步墻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

與人聲振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

逼朱心知妖術不為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濤中亦

爾蓋廣表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為捕兵遇一舟有人方

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靈陽寬莫已復入犯永莫堡我師

卻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

四捷聞會

上春祀併敘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

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子世伯爵已而兀堂復以千騎

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七級

爾後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

辛巳 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謙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

觀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屏去不

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

乃萬化從出之原亦眾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

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

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

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旨比之珍奇玩好馳

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

學之臣載筆探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

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

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

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于一榜進士中拔其英傑特

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樞機然文史

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

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

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八直每日

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祇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採錄鑒賞名筆欲有

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

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而賜質問令

其務掩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

擢本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

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

道亦默寓于中矣文忠奏草

武義孝子王世名乃父仇赴官請死當事欲全之孝子不

忍廢 朝廷法不食死世人悲之吳邑孝廉張鳳翼為之

立傳

傳

孝子諱世名娶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為族姪俊以爭

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輸田議和凡

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伴受之雖錙銖罔有不

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

一刃銘之報讐字毋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

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

之有傳
隨以驗
行之人
証而誌
孝子以
必檢父
死即誰
待而令
是而俱
恨。前

史

邑令

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後
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亦立碎其首。以報
讐。故號於眾。歸以白其毋。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餽值。及
宿購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歿之日。六
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
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
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
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
者。為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為。遂具呈懇
乞放歸故里。拜父辭屍。撫子囑妻。絕吮柩前。獻屍臺下。汪
其用從作錄。卷三十四。五十一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
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毋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
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
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
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
汪遂令昇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
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頭
觸。階石血噴。如雨。地為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
不忍視。為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昇其父棺
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棺。為一再慟。望
其用從作錄。卷三十四。五十二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
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毋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
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
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
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
汪遂令昇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
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頭
觸。階石血噴。如雨。地為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
不忍視。為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昇其父棺
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棺。為一再慟。望
其用從作錄。卷三十四。五十二

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議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官守法。雖愛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从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綬。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傳。

四月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張居正奏云。今江。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那。本。願。特。加。聖。心。

上 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雜色衣服。緊雜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者。碩以光。聖治。疏曰。臣等伏觀先年。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賈詠。皆八十。俱蒙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世宗時。承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先帝潛居藩邸。世廟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檢成祖之子。仁宗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舉。惟臣居正一人。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
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
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特從優厚以彰與

皇上俯念階爲先朝元輔當代舊人特勅該部查
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賞勅前去存問仍量加
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褒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
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碧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
間毛纖澤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蓋宣皇帝文武全
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
震鄧以讚八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
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

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真熙朝之盛事
也

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

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
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
相值不引避巡撫箠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
而走隨與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
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出小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之四

秀水

沈元述

壬午 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少保胡繼宗倚之起戰功餉賚至糜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管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為急而士大夫因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募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洵洵為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顧徐兩臺使之語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點魁曰馬文英楊廷川構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自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點魁與他點者自相圍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奴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請吳及兩臺使

者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匪刃待矣諸

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

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

帥帥或賤且異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決擊振而起顧

獨張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

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勒還里候勸

張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于蒼雲間無何而市民

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網

漸密日相厲以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散

諸土著尸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

受役諸受役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

聚夫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猗相結

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

管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猗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

茅靡且今跨福禧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

加拂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猗稍稍動而會仕卿坐他法臺

使者杖而囊諸三木諸大猗遂嗾眾奪之亡賴子冀得為

所欲為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

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

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滌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

者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匪刃待矣諸

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

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

帥帥或賤且異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決擊振而起顧

獨張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

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勒還里候勸

張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于蒼雲間無何而市民

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網

漸密日相厲以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散

諸土著尸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

兵哨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慘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庸聚益眾盡毀諸柵及他麗柵樵揭長竿裂所掠相衣幟之哀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眾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眾始散去眾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偏火光燭天其驚

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眾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眾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例為我盡力計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眾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點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為我倡眾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

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點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為中軍

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萊市橋火場又敗之楮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僇繫繫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為應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張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肢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

物情醞釀鴆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為之動稍稍厭悔標切言于上下張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異張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點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成帖然服獨二點魁者始鼓眾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眾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眾歛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索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張既已廉得

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各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請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馳食而驕于眾，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棘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為國禦圍，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懼呼，浙自是無警矣。當張疏

卷三十一

再上。上大悅，進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監司而下，遷齊有差，而禱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鳳洲筆記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計聞。

上大震悼。兩宮聖母。

上。路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諡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遣官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詔太僕少卿卜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上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歿，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碍新政，張蒲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穢，置遂無所不至矣。

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濱翰林，大僚爲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微侯緹帥，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遂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朱正色爲江陵縣令，朱侗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僂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僂，卽精靈也。從僂墮者，喪明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很敗類。出小

相傳。神廟宮中，自號禹齋，故巳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

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
 媒進何賤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品小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誌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
 禮延之上坐既別致書不荅考之江陵集中荅書甚詳
 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卽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
 殺楊雋山沈青霞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
 文華結構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擠出其報復者
 固多然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人皆推之分宜又如嘉
 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
 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
 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
 其風稍息而有亦不盡免者出小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
 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
 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
 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卽指僞疏爲士期筆
 容白操院胡標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卽寘
 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舍至食
 衣襪乃死宗武由是矚少衆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收臺
 省論宗武永成廉州時王大理麟臬請用姦黨律斬之

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謹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
 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
 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晚兩觀之誅今復
 遁三苗之窟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抵痔邪臣
 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
 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效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
 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鎚擊碎其首死
 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尸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
 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
 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也殺已
 子者殺人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
 正相當云出史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
 熟嚴養齋訥與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出史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股軍膏
 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
 金版六爻是其本業率不能句况于屈首受畫而練于
 當世之務乎不知此三者文武寔共之而文臣尤甚武
 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也出小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擄萬人大坑

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鬻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入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出小

是年王果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購會選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二奴勾北虜

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慌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脩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于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遣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鈐東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給采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自構亡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婿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寔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

按女直千古爲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卽今

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寢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護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而台介東西二乘間并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陲晏然耕牧三

十年台有力焉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華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

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八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庶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教

習之李廷機姜鏡劉應秋史夢麟周應賓鄒德溥姜應

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崧梅國楨王士琦梅守

峻徐應聘梅國樓梅鵬祚文聲最著而葉李方朱涂張

位至台柱出三元考

其用從有錄 卷三五

時申玄滋張首岑並舉南宮魏見泉條陳時事因言

廷試閣臣為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

不悅見泉貶外李修吾救之亦貶有請于文定者曰近

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率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摘

及者以此為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

比得 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疏固爭竊以

為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

真能優容願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

主裁吾不得而強也無何蒲州憂歸文定日以魏李二

君為念比係月峯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即日具疏見泉

轉南吏部。修吾轉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焉。而見泉
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爲言。諸吏部擢
山東僉憲。馴至大用。出錄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仁聖上加康靖。慈聖上加明
蕭。

六月。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爲職。
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
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懷
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能以養重處安。而懷

皇明從信錄 卷三五

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譴。蹈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
適幸而已。故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獎賞。而優待之。乃
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爲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
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
自保。

皇上憫其無罪。還之舊官。海內喁喁嚮風。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叙
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日御史曹一鵬
又請優擢。揆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
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

信缺官掌管。合無 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
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
坊印信。卽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
裁斷。繪屏
奏草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敬民。
懇減織造。以寬民力。邸疏

八月。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等。報稱隴川岳鳳。
勾引緬甸莽應裏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夏月瘴發。
難用。各存金。卷三五

上命彼處鎮巡官嚴謹隄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
宜着實舉行。邸報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愈多。則愈汜爛。而太倉
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 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
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
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
理財經 國之務。似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爲期太遠。本

史 1-602

色太虧。臣等仰體 聖意。請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議奏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備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

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

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

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一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出邊錄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

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

皇朝從信錄 卷三十五 五

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

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難在遼禍未息乃勒兵從撫順

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

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

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

阿台濟惡亦臬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

聲遠勘前後功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 郊廟錄督臣

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階加成梁祿米歲百石吳

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遠去一亟賊云初吳自恃點

慧剽悍精日者術度出亡未即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吳

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首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

也女直考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怵忽太等騎

可萬餘矚猛骨字羅并虎兒罕子及商日尋于關時遼鎮

已勅王呆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及商弱猛骨字

羅嗣立眾未附請加 敕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

奴仰加奴乘水堅復糾虜攻猛骨字羅大掠把吉諸寨巡

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忿挾請貢勅乃密與總兵

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

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

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幟為號案甲

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

餘劄鎮北關請賞領三百騎前請圍門頗橫恣日白虎赤

劍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

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

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字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鐵焉共

得級三百一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捷聞告 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龍服台子孫

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字羅

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及商數入威遠

靖安僊而那林孛羅尤狂諂挾索貢獻如二奴時海西女直考

甲申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
應建府第未見 題請於是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以昭 盛典

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
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酌

撫按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
意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

六月 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
休

上命擬溫旨慰留

八月 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 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
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衝邊大將難
以輕易

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
當不勝欽服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

為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祿已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在國家之體亦宜稍為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口矣

聖諭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祈給餉稍遲誠為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劫放入搖洞地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眾驕悍難馴餒餒之則易情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

散而歸以稽餉為名寔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于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祈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拏知府又拏守備共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西一省即今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督撫皆束手蹙頰恐生意外之變必務為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倒置趨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

慮哉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為邊疆計為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祈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將周祈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拏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為妥當也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官有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

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為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偽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開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

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
 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
 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
 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
 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
 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
 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敢稱好學矣。然
 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
 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
 王則廢宋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
 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知讎敵。今並祀學宮。朱
 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夫抵近世。儒臣喪
 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
 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粗于見聞。而無所體
 驗。習俗之沈痼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
 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
 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
 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
 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
 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

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
 閣。

皇明御製 卷三十五

乙酉 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恭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特賜停減。奏議。

時民間苦旱。

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

七月。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貪肆。已着重處。近聞賊吏濫受詞狀。多問罪名。贓罰之入者。

多半充私囊。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已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寧宮完美。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陞。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皋。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葉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爰。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鄒觀光。山東。兵科右給事。

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教。刑部員外。

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田疇。戶部主事蕭良譽。四川。兵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夢祖。貴州。工部員外周夢陽。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推官李繁。侵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旨。繁降級。同芳。

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魁。應天。周繼昌。浙江。馮煒。江西。熊尚文。福建。李光縉。河南。駱思驥。陝西。米劭。廣東。何豸。廣西。唐世堯。雲南。莫與京。貴州。蕭重望。後俱中進士。共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畚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兵部題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報。

當是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

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

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

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

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為未知能如願否耳

至日觀者擁道路更相傳曰若知海都堂今已來乎旋

以為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

墨為姦豈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

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

歸本于君身疏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

遷皆特簡也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

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尊重他吏治

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身且遷北矣即京中人從來

未知右都御史為誰氏况其行事乎瑞以為御史職刺

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為約

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

速訊叢職又有一御史為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

之曰爾等亦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

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

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為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

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

丞郎無不凜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為大宴

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屐頓絕往時城社豪猾

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

已忠介傳紀

房寰為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籍吳人號

為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寰故知瑞嫉貪不少

借疑將發摘者逆為疏劾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

供職寰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

辱國極其詆誣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

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為當

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

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

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籍私橐巨萬談者欲吐視同

臭穢聞海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

且天下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享貪饕之利而反笑瑞

為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

陛下幸察後寰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

海忠介被論李晉陽大武時為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聞之偕同年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為疏以上世說錄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為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為釐正使官民不相擾做清丈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恠占無或偏累為簡可照煩併以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閩人王用汲人餘金士大夫釀金為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雨泣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

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少保

加祭二壇論又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禔身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厥辟不為堯舜矢孤忠而叩關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登清之志迨起家于再廢乃決歲而三遷巖不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

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者金在治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特頒祭葬爰賁始終賜諡忠介遣行人許子偉葬瑞于瓊之濱涯山

黃秉石曰海公撫吳之德惠世以方周文襄公忱然周公在吳二十有二年蓋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孫矣乃海公僅九閱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清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顧太康佐然太康得君如此之專也總執北臺握天下權其謫遣御史二十人降九人黜三人皆奉行特旨莫之訝焉公豈有其勢哉公有

織塵不翳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真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設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知文襄太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矣

又曰余時初束髮歲歲讀書南京故能得其詳乃諸生羣謁公余尾其後見公頽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藹可掬而青紗織金服前後檐如乃知危冠敝袍世人傳之過也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為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小

說家傳宋包孝肅事多依托鬼神想此亦傳聞之類

介傳後記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紀錄彙編

皇朝通志

卷三十五

丙戌 萬曆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叅考成本進覽奉

聖旨着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惟考成之法所以稽查勘合催督未完自

皇上登極允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叅常一二百件摘叅常四五十件俱不過罰治節年奉過 明

旨歷歷可查近年以來伏觀

皇上治尚勦精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原廩奉法不敢怠荒今次六科本相類叅不過四十件摘叅止五件則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

盡完之故則請為

皇上畢陳之如催徵錢糧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糧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無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刁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糧不肯議蠲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捶楚則無辜就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酷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有如近日劉審問以逼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為國則務安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罪故錢糧非不徵當以漸而徵非不肯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糧不完重

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竄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每強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潛踪隱跡。無人識認。即使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况撫按專駐一方。豈能撻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司道。比較州縣。甚者即加參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惟憑應捕人役。將平民拷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彼冤。致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陞任遠處黜回。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例應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疎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既蒙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罰當其罪。彼亦輸服無辭。若推抑太過。則何面目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苟免參罰。將來政事龐雜。法紀隳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愚。以為

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若臣等姑息苟且壞

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對治。仍照節年。明旨為當。伏乞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給。原。奏。草。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

皇上受天眷命。續祖洪圖。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嗣。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為皇太子。時年六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為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冢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有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睿齡漸長。陽德方亨。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

皇上祇率祖宗之舊章。深惟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膚體克定。次第上請。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伏。原。奏。草。

輔臣申時行再乞 宸斷冊立 東宮疏曰先該臣等以

元子睿齡漸長宜早正 儲位具疏陳請伏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

此竊惟 冊建儲宮 國家大典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而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煩欲

從容而少待 聖謨周慎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

但臣等葵藿微忠竭蕘末慮尚有欲吐而不能自己者自

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

提有識而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

性胎誓自初不可不早建而預教也 本朝 列聖建儲

多以冲年寔取法成周遺意臣等前疏已備言之今 元

子方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 宣孝兩朝寔已過期矣

如欲修 講學之故事備 朝賀之盛儀則恐嬰弱之年

勤勞未習臣等豈不知仰承 聖意愛惜 睿體今但舉

行 冊立之禮在 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不過一受

朝儀不甚煩勞不甚久而名號既正則千萬世之統攸歸

典禮一行則億兆人之心斯慰此臣等所以不避煩賈而

再有懇祈者也伏望

皇上念主恩承祧之重為久安長治之圖先議 冊立以

正 儲位其 講學等儀遵奉 明旨少俟二三年舉行

則 詒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升儲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

處非為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

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

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升儲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克主

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道俱進士

有才名履道致道俱庚子舉人亦雋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實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

差先是內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實第三而宗

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

上不擇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為第三弘志

巡撫應龍子年少葉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

橫者大臣恤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啟美等廿二人先是言官請每科考選庶吉

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 肯如請故止二十二入

蓋少四之一矣薛三木王圖蕭雲舉袁宗道全叙俱以

文名而薛官至尚書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多風少雨

陰陽失調臣等寔切憂惶莫知所措伏蒙

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

天災之定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已之心也臣等淺見寡聞

不能奉宣德意仰贊下風乃茲欽承聖諭責臣等以

進言琴堂之衷敢不罄竭竊聞漢臣有云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

而不盡益言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順

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安民之要

亦不出此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

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輸納有成規催科

安可已也數年以來亦少急矣或見徵帶徵併督于一歲

或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參惟圖避免生息

休養之無術而鞭笞捶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竊以為

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為率帶徵次之以

起運為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

有撫字而民受一分之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夫國費

有經民力有限譬之負擔力任百斤者不能任一石也比

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已

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柴炭之類是已方今財計民窮

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為宜令各

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

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

刑獄繁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辯曲直理在伸冤已

耳近來問刑及查盤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

詞而被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瘦

死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

差恤刑官員必使冤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

務公平無以贓罰積殺為詞因而鍛鍊科罰如此而民命

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聚而衣食

之欲無飢寒不可得也况今十人作之一人用之作者愈

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乏其將能乎今貴臣大家爭為侈靡

眾庶倣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踰僭凌逼此耗財之尤者

也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獎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

望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

如我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

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

皇上德意必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

之事不可枚舉然皆言官所嘗敷奏該部所嘗題覆

肯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效卒未能睹者何哉蓋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詔令不行斯二者非獨民生之害且在國家矣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豈得不指陳時政條奏便宜然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為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請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書宛午郵傳紛紜政令無常觀聽滋惑有司勾較簿書醉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此議論不一之患也人主之令堅如金石迅若風霆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益言重也今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常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套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即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薄海內外不應而後志也不亦難乎此詔令不行之患也竊以為欲議論之一則題覆不可以不慎欲詔令之行則查參不可以不嚴伏望

皇上勅諭部科自今條陳章奏旨下部院或事在見行及難行者不妨停寢毋得遷就題覆諸凡奉旨嚴禁或令部科查參或令該科記着者如有故違即行參奏毋得徇情容隱則議論可免于煩多詔令不至于壅遏法度

日舉政事日修由是而民生可安天下可治矣臣等又惟天下之事有害在一時而利在萬世者有始若不便于民而終則大為民利者凡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惟在較其利害之輕重而致行之則今墾田之說是也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思所以生之則思所以節之今國家歲費無涯既不能節而戶口逃亡日衆田地荒蕪日多民無餘財地有遺利故莫若興地之利以助民之財此則建議者之初意也譬如富民之家苟有尺寸之地亦必使種蔬樹果以資日用之需况于畿輔之區荒閒彌望而顧棄之不耕廢之不用徒使勢力之家占為已有而不佐公家之急利不在國又不在民豈不深可惜哉但近水之處欲建堤岸欲疏河渠則必少用民力耳夫水利田土皆州縣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蕪田地有罪失時不修隄防有罪今以荒蕪不修謂之便民以墾田與利謂之害民不亦左乎然而為此說者其故有二非方之民游惰好開墾于力作水田則有耕耨之勞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費勢有力之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蘆葦薪蒿之利若開墾成田必歸民間必隸有司使坐失已成之業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管成化中議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為黑青之應遂命停止嘉靖

初始復開濬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礫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雇募。如濬沔等河。既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

明裁察。翰屏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真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兆慶陽平涼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于災報者在江

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此皆 國家與區邊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橫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邸報

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邸報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蓋蘇紫溪濬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公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建昌府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鷄距。見人

不噬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蠧。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巳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丁亥 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密謀期以舊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數賊一人出首當即擒拿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數未的先行揭報看得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南甘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盡心任事隨發隨捕未至猖獗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其日從信象 朱三五

然前 勅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

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為變

也臣等以為宜禁止過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各該地方聽商民從宜糴買河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官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過其糴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不至嗷嗷待斃洵洵思亂也若夫挽回和氣聯絡人心又有根本切要事宜容臣等深思極慮另行陳 請 奏

閣臣申時行等恭請 宸斷並舉 建儲 封王吉典疏 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 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為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 明旨昭然布告四方 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為此紛紛以故遂巡待 命踰年於茲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忍已于言者

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 儲闡封 王爵以

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常若父子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管我 太祖高皇帝三年四

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 聖謨其爲綱常典禮計至精至備真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嶷睿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 詔告寰區奏聞 郊廟今屆六齡矣天序旣已默定人心又皆翕從此 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 皇第三子祥徵良索序屬宗盟雖未及勝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河之重此 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 本朝故事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 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 世宗嘉靖十八年 東宮 二王俱在幼冲亦同日受冊載在寔錄歷歷可考臣等釋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 皇長子宜正位東宮 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言成周之盛也今七鬯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旣正本支之傳益隆在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喜 皇上春秋鼎盛而膝前 皇嗣一已升儲一已受爵子貴則父益尊後昌則福益大在 皇上聖衷豈不悅懌且使內而六宮外而百官遠而四海

九州六軍萬姓無不歡欣踴躍其以慰安人心斡旋天意豈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弼 國家休戚同之故綱常一日未明典禮一日未備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故敢不避煩瀆輒效其愚伏望 皇上俯察邇言蚤定大計將 冊立冊封吉典及時舉行不勝幸甚 奏錄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命擬勅加恩總裁纂修等官 八月 上視朝畢 召輔臣于 皇極門暖閣 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蠲賑但慮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干 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 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 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前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

糧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隄防踈弛，堤岸平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夫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衛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畫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衝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事，卽伏秋水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奏

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爲勞苦。爲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願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調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邊。故虜騎入犯，闖入城堡，晏然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送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

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請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異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而天威嚴重下，旨拏問科臣彭國光爲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嘗被兵，原無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遽將養謙議處，則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當營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疏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御夷，勦撫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爲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獻俘，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連結仰送二奴，爲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子，後仰送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送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願卽當撫，卽當勦，其理甚明。據王緘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達子，則緘亦已。

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放言勸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巡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皇上寬思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驅除兇孽為貪功。以斬馘夷眾為妄殺。則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而質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直偽始明。功罪始定。願臣等猶有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為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為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國之忠。為欺。則邊將噤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離。多生枝節。蓋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材至難。伏望皇上特賜體察。止責王緘。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聖

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嘗再。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二祖。則德茂業崇矣。

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頸下有白鬚。竟

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

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

極幾至山半流液成川。出小

李見羅林撫耶陽。改參將公署為書院。十月初二日起

工。是日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

十里之遠。河舖方有忿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

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

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

銀四千二百兩。克賞。次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

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

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鎖鑰。李隱忍從之。後閱操行賞

米。即諷軍士。告加月粮。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擁汝為主。帥米大怒。擁

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
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
仍杖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魏錄

是年那林李羅引西虜忱忽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
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
虎兒罕歿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
李羅及商甯立至是以讐虎兒罕故甘心及商為北關內
應因約及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及商擄資畜而猛骨李
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及商妻協謀誘殺開原
兵備使王緘乃檄參將李宗召會游擊黃應魁勒兵執溫
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囚康古陸胥
命而猛骨李羅竟為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及商因自焚
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
守恩奏革猛骨李羅勳爵劾緘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問奪職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六

戊子 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白唐太宗多有愍德唐臣魏

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

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君德以

裨治道奏

三月閣臣恭進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

命查取累朝寶訓定錄稿來進閣臣復

卷三十六

疏曰臣等查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寶訓定錄已

完正本于皇極殿恭進次日送皇史宬尊藏到本留

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

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旨查取

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寶訓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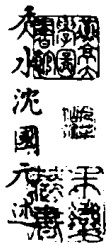
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皇史宬其原稿本則隆慶年

間曾聞先任閣臣云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

送入皇史宬如

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

者閣中副本每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究備閱時



有汗損一時未能整頓

皇上如欲朝披閱除武宗以前見有皇史宬原尤

舊本可以取進外其世宗穆宗兩朝訓錄容臣等查

取勝錄各官督令騰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御覽

伏候聖裁

初五日

上復諭前日說累朝寶訓定錄皇史宬打點不曾有

恐世宗請去西城萬壽宮被災今自太祖起及累

朝訓錄都騰寫裝演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閣臣再疏

曰臣等查得嘉靖十三年重書寶訓定錄降勅開館

卷三十六

及用較對勝錄等官生數多益皇祖世宗欲以祖宗

謨烈闕之金櫃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

皇上特命騰寫是欲以累朝典故置之法宮秘殿以備

乙夜之觀所重在于便覽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

今宜稍欹改從書冊舊本簡快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

其餘事宜容查照節年事例施行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景皇帝定錄

人劉首凡七十餘人擁入禁承季家搶掠事聞撫按斯州

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重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

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右車備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蹤跡次年正月燒燬前驛往來長溪山二即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焚撫約南樑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讓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策死事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尸身中三鎗踰旬餘而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志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四月直隸江浙大飢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人船餘千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補運即將衛

卷三十六

官圍擁倉官細射慈露縣生童二三百人擁入士夫之家迫脅借貸事聞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此平糶又及一見弛平糶之令禁遏糶之風以慰民困雜記

嚴嚴雲南冒功官員緬庵招徠已久近擒岳罕邊境始安此項功次原係鑿莫罕送拒敵之功乃劉天休冒其功李材又妄報其績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度扶同結勘科部參看已畢點治有差奏革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上時御講筵緝熙聖學雜記
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享起運無大木國享反參撫院

委商捨木先運
上怒巡撫于是閣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敕賞安國享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其本內列銜是宣慰使心竊疑之國享在先朝因抗殺官軍革去職事止稱土舍後因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知何年復官遽稱宣慰使意欲擬票詰問因彼時獻木輸誠已蒙

皇上傳諭給賞遂不深求今真辨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與原本不同則前之獻木為倉卒捏寫先具奏而後尋木昭然可知也及貴州三運木起解時驗無本商大木改巡

卷三十七

撫參論彼時伊果有木自可隨帶而進何至半年之後方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本無木而今始有木又昭然可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採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國享之人豈商人遽能捨木先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土官即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即參撫院委商何貴恃強凌抗逞辭裝誣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撫也非輕巡撫乃輕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天朝蔑視綱紀即不窮究已為大恩況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不可在乎且國享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定錄臣等所熟知其獻木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均見若又因其言并怪巡撫

是重失 朝廷之體漸生達人之心萬不可也雖是何貴
是否本商曾否與魏良海爭捨事在彼中難以懸斷今奉
明旨擬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 奏 奉

京省主考官順天庶子黃洪憲盛納

應天庶子劉元震洗馬劉楚先浙江修撰蕭良有兵科右
給事胡汝字江西侍講陸可敷刑科左給事陳懋福建修
撰楊起元吏部主事劉學曾湖廣侍讀馮琦禮科右給事
白希綉河南吏科給事中張養蒙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
左給事中邵庶刑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科給事中楊其
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東遠禮部主事向

卷三十六

五

東四川禮科給事中王士性戶部主事劉奕廣東禮科給
事中陸懋龍兵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緒
刑部主事朱照雲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諫工部主事陳所
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復兵部主事梁雲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稿止五篇李鴻
文理難通潘之愷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張毓塘噴有煩言
而王衛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
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
文理亦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
應天解元周應秋金壇人後中乙未進士胞弟廷侍奉時

維持俱中進士泰時子復中順天解元門第文名之盛甲
于江南是科各省解元後中進士者十一人王衛周應秋
江西劉文卿福建潘洙湖廣吳化陝西武之望宿有才名
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檢杖斤
為民胡廣潮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
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 詔從之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
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
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恭承 面諭不勝欣躍仰見

卷三十六

六

皇上一豫一遊莫不以國事為心民患為慮即免舜其咨
之憂俾父之命不是過也但臣等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
敢以河道利害為
皇上悉陳之按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
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汎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
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為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
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
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
其應淤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
限一瞬而成洪流其滿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 先

朝時決時塞皆命重臣經理然後成功然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為鳳泗祖陵則防其西浸為漕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為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南決其功力甚鉅其責任甚艱亦未有不得其人而能成治河之功者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臣等雖親奉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知德音臣等欲乞

皇上特降明旨宣示該部令其轉行河道諸臣則大小臣工皆曉然知聖主憂勤之意而有事于河渠者亦皆

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卷三十六 論麻 三十一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致疏曰昨見御史馬象

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即出閣自陳待罪此非矯飾

真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詔旨俱出臣等

票擬之手原非聖意則人情自定聖德有光矣今日

元輔時行忽傳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

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愧若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救外臣

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臣不同雖拔擢自天薦

舉由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定以先年張居正為奪情事起祖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頭訪讓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改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悔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之不才豈不能道揚主德維持國論何忍見朝

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臣外援并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沮眾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于地下明何以謝舉

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夫微臣一身輕于一羽使萬萬靈話而有益于一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言官之名而又并累

皇上有為臣等涕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朝而且一日不可為人矣連日以來因哭泣女成疾正思乞骸偶

見人情洵詭勉出閣思為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之時也伏

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宸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實趨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出之日耳

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文獻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為民印報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旨召用印報

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甚窳止存一木桶出貨
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
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
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
見飯責其欺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
涕而告以寔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

卷三十六

九

至此吾家尚有玉斗殺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
有生理奈何遽自殞為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數以
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債
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
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
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
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出

錄案

宣武門外多四夷聚居世以宰牛為業是年巡城御史

楊四知榜禁之眾皆鼓譟譖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蓋

禁殺是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冬邊亦當然出小

甘肅撫臣秦麟九月內石炭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

犬形者屢吠有聲古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

為兵兆未知是否出漫

從聞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中軍令無
殺降卜寨奔其師入那林李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搗城
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輟洞胸二
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
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虛議請并釋康古陸存歹商謂欲
職諸酋立商則康首溫姐首當誅欲和諸酋存商則康首

卷三十七

溫姐首當釋叛而縛之窮而釋之為均 勅分寨給牛種
與北關建州共藩東北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歹商弱
多疑即職諸酋立之不能有其眾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
商諸酋見康首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歹商歹商以諸
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首再死再生德英厚焉刑莫
威焉且歹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 中國而外以姻
重寢北關謀此定建陸長策遂釋康古陸因論之曰 中
國立歹商以王台因汝以助北關使歹商也汝亦台子終
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
古陸唯唯因今歹商以故事康首以祖母事溫姐刑性盟

且進卜寨那林字羅使者謂曰往若初順開原 關廷金

有實江上遠吏以貂參之屬至必藉爾通若布帛米鹽農器仰給漢耕田圍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為利大矣今貢市絕而江吏道塞藉兵恍惚太以守虜以千騎盛氣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吏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兩商頭來立為長可無煩兵誅也漢今實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為均兩關勅益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吏初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商領之脈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

卷三十六

十一

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諸商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威不殺恩將瞑屬溫姐猛骨字羅無負 國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使成避因令北關卜寨那林字羅南關猛骨字羅歹商而相結釋憾並請

貢女直考

己丑 嘉慶十七年

履歷

正印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為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是不才耶而臣為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但行覆試為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為不深矣然臣顧反而

卷三十六

十二

思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皇上冲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可以頭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祇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願誠冀少立身名繼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為累也世語悠悠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典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之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騰仕當世不以為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下謂老成決賤于少年委卷決公子 朝論此豈太平景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滌慮專思反復再四而後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章隨之士風靡千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後為無弊此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舍

卷三十六

豈雖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免矣臣又竊苦之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 國體壞盡有志之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恥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聞臣與考官將來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盜賊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誤膺 國爵臣男自是乳下未離之模不合誤投臣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臣亦何顏可以取取項項苟恬榮利重使書生弄其文墨妻子嗤其苟賤不亦辱乎伏惟 皇上先策本以行誼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起

此覆試未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摠當率之見先臣于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慎毋再為臣體面計而不為臣生平計也臣不勝顛天泣血愧苦銜控之至

奏文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真才居解首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奸疏瀆 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數之難記

卷三十六

應天巡按御史喬璧星疏為輔臣屢辦傷激懇乞 聖恩

宣諭以全 國體大意言錫爵近日為科場波及之謗三疏自明嫌于使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璧星既稱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會試以建極殿太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掌詹事府史却侍郎王家屏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八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考選庶吉士王曾堂劉曰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

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傅新德周如砥朱國禎喬胤唐倣純林堯俞孫羽侯徐彥登包見捷羅棟吳鴻功馮從

吾郭士吉共廿二人命學士沈一貫田一儻教習之得人
最盛而王宥堂劉曰寧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董輝馮有
經周如砥朱國禎文望尤表著而吳道南位至東閣

視朝建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 視朝建儲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

起蒿萊而廁丞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姑嫜之

場

皇上矜之祭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真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為報哉

卷三十六

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

明保 皇躬于康固使百神無怒惻四海無流言而臣庶

幾耐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餘

常朝日期盡行傳免 經筵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

日因散本近侍得以剽聞 音旨恭虞萬安若外庭百司

緬想 清光于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則

訖言生焉晝居却事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却疾或曰

不如勿葉之喜燕燒當御或曰不如前殿後丞之嚴玩好

克陳或曰不知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

測望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時

禮之 天顏輝照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

天下幸甚其或以天氣漸暑 聖躬宜于靜攝則 宮居

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省 慈闈二時

看閱章奏罷曲晏稍細談專精神滌煩懣使羣下曉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逸樂也則天下亦幸

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則深惟社稷之安

定根本之計 升儲出閣 登吉自中然後委諸事于閣

部付煩言于朝狗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犬馬愚

忠以為苟效其一則

卷三十六

皇上有辭于天下而臣等亦有辭于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 毋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

猶盛氣持將順之說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

孤因竊以身自警臣之么庸何等人也而近日瞻昧之請

尚苦自明忿悃之言屢瀆 高聽何况

皇上配天周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忍使纖芥疑端不

白萬世賢士未履克虧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匡救一分之助而臣垂老

遭際以來止博得定全體膚保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

此亦尚何顏何而情悻乎世上之毀譽是非為哉又聞臣職親地通密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等徒值其地食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面揚揚冒榮於寵立羣臣之上為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者者蓋替我 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獨飯軒衣手不操奇贏之算躬不狎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嗇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動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寶訓寶錄觀之當時

邊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手批

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為如此則不必

亟見羣臣血脈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

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莞筆無私御

臣以為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夫法祖不師其

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於迹外信心者此臣之

所以為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

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

皇上以聖人之明昧爽思憂何所不懼以聖人之勇旰食

思政何所不勤矧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待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有一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立故子孫得出入其間若我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為私臣等即有

承望無恥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為市今 皇長子倫序有

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冊立之舉去

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潞王尚未之圖也

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御堂

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

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靈志臣固

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母子衰殘之命朝露不圖報恩負恩決在今

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款激衷冒昧頽越之至 文編

七月間臣申時行等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莫大于

馭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

凶無志故也况根本之地尤係觀瞻史傷之年尤難撫戢

臣等竊慮 國計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來自南京

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禾苗枯死軍情洶
洶眾口駭駭蓋連數千里之地數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
可危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嗚呼易起先
年振武營之事可為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
激變雖稍懲一二魁宿未能擊服其心臣等以為節制貴
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
猶于制逆節誅之可也竄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
彼方敢死不瞻而安能使之帖然無譁故今日所當亟處
南京倉糧者則南京倉糧是已臣等訪聞彼中軍糧不敷二年又版
座低窪米多泥爛尚有不堪故支者今歲江南重災南糧

多不能辦若舊廩既已空虛新糧不能接續當此之際可
為寒心宜勅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糧盤
驗明白要見足數幾年放支是否俱堪食用如有不堪作
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
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
然非明旨丁寧亦無以見朝廷子惠困窮憐憫災傷
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謹擬傳帖進
覽伏乞聖明裁斷發下遵行

新河道工部題稱黃河初漲隈岸遠衝工科覆奏請旨申飭河
道等衙門用心堤防

進士薛敷教諭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
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
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
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
藩臣不送揭帖于取定向定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為
阻塞言路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專論
時來黨護定向朝廷以新進小臣從輕處分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御殿受賀 允行
行於禮部十二月禮官請舉 裕祭
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播州楊應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世臣
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義
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
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
勳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 朝議
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縵歷屬牂牁郡唐貞觀
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
詔寇陷太原楊應龍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

略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

整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蒙茸鏡削居然奧區嶺黃平草塘二安撫其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為流族多入播張亦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姪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

宋三十六

三一

水烟天旺地聽運葬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刺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臙乃卻敵捕虜亡算從征楊柳溝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 賜金幣楊楊意得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寒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闕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尼所乘醉封才取張并母首屬其妾是歲萬曆十五

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有小睚眦即殘害人入喘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噬應龍疑眾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已上出 征播考

是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城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丈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

宋三十六

三一

奴造船挑兵傾圍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死者甚眾出紀錄 案編八月二十二日曠時山東臨邑縣蜻蟻蔽空勢如颶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己丑歲

上玉體違和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應代之能醫者附焉出山元子初出關定請官六人癸未焦弱度坡率直認真

則郭明龍丙戌唐柳所表玉蟠蕭主圖全玄洲已丑則
焦弱侯太倉王荆石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著精
神故到今杆格乃爾諸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
易晚者勒一書進覽方荆石以養親釋相位諸公不復
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養正圖說一冊郭聞
之不平曰當眾為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
且此書進後倘發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今
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
歸刻南中送之寓所正在塗而中使陳矩適至取去數
部達

卷三十六

上覽諸老大志謂由他塗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出小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簾閣第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
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 皇貴妃弟鄭國泰見
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馬眾大諱弱侯以此
諱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容亦不復設及偶與友人述此
且戒之曰惟認真故及此切無然友人曰不認真乃認
假耶然養正圖不商之眾畢竟自家有不是處出小
許文穆公典己且試朱平涵登榻約日聚射所戒勵之
既至拜謁平涵初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
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

不以欲為
利難其而
且有恩復
何人哉

善善此效
者

海善不來
人知然人
自看知之

即如我轡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
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無奇平
涵曰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
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
獨挈出俟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聞座主有一役
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出小
孫一謙溫麻人已丑間為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為利
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車為獄卒盜去飯以
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囚初入
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

卷三十六

而官因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
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見
囚衣弊為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
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嘗即視獄問
囚有苦欲言者手皆對曰幸甚孫居夜食我是時少司
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樞
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貞皆加款異欵為之
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轉靈山吏日去矣王司寇贈以詩
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虛方款
地緒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定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

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謀竟不之官徑歸歸
至春湖舟中恍然見有精為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
駭之不數日遂卒出三司

建州吏苗奴兒哈赤以姻互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
十乞陞賞是年克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
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為嚮導死兵火奴兒哈赤
方幼李成梁直雜視之後稍整食張海色失諸苗及與互
商爭張海因約番罷兵且職叛夷想祖父殉國狀以都督
揮靈躋榮階與南關塔心因已騰踊焉張矣建州

卷三十六

二十五

庚寅 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元二日見

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

于西室 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旦新春仰

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

上以維于仁疏手授時行 天語諄諄辨析其妄謬時行

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 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

久不瞻觀 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 面陳今日

卷三十六

二十六

辛亥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如席臣等

亦不敢數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

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視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

時行等又云 無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孺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繞放心時行

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也天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唐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闈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進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

卷三十六

三十七

內立待良久

上今內臣規視中闈老等聞召長哥亦喜皆甚時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唐容便如親景星慶雲真是不能勝之喜

內臣入奏

上微哂頷之久之不能言司禮內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其父 皇三子備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

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

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

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卷三十六

三十八

皇上早定大計 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升

六月虜入陝西沈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

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為熟番封貢後虜常抄

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于是虜

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驁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

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

便掠奎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鞭自白奎輒

拔刀斫之虜大譟射奎創甚運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

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沈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為虜

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為七邊經界使切責順義
趣之東歸而聲火齒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暖閣 面諭
陝西邊事恹恹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言且切責督
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
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
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
舉將材念九邊忘備故 諭本兵申飭各鎮 天語從容
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召見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卷三十六

二十九

上御經筵日講

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疏曰臣于前月

臥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

觀火臣輩替餘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

其愚慮為

皇上一言益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寔異同之間與
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
山濤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敗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敵戈朽晏然無復守
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
牢亦猶未晚而舉一朝震怖惶憂止辨收收進兵故尤首事此
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
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
之今則不然武官在可差下求安專籍款關之制文吏在隙
中觀門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
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三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
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
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遇

卷三十六

三十

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使分爾我如批商一人在宣
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犯邊一事在西
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
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秦有專遣臺
諛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直復讀 明聽
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 廟堂擇之不可
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
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己知禽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
者不在矯情舍卒贖墜清設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

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日前跳梁之虜惟大酋一技顯
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
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骸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
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于今
日察彼己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
憂者獨恐將更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
招撫使驢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
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死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
毋怵惕于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
約戰而後議撫重懲實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

卷三十六

三十一

吏策其便宜履責推接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
課其功定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西
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
更將吏盡絕諸吏盡掃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
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咳而保借前箸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敵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
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
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出于歲
餘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
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持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

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性其違為強豈自擾之
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控則
廟堂但當德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鹿當愈
取虜去則我之段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責則我之拒捍當
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日
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
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
權適足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衆人以
知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北
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

卷三十六

三十二

然不同况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
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稔精誠克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
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
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
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致死而不
欲逐隨軍實仗文武相使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不勝幸甚
文廟
九月 詔停刑
閣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致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因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內雖皇貴妃嘗贊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聽教耳豈有搖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百十四軍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蓋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不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于此時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離間父

卷三十六

三十三

子之天性以成己責直圖報之逆志耳其安心甚遠其立志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孰理乎孰不乎而為臣者以言激之其為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舉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漬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朝威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而國泰出位妄奏朕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漬徒費紙筆卿等可安心贊襄協獻共

閣達

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事虛文塞責欽此
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漬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漬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雷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上自八月以來久未視 朝羣臣請于十九日恭遇

聖母萬壽之辰幸 出臨受賀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鄭元標調文選司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上意欲遠處邊臣閣臣覆奏曰臣等查得萬曆十四年該

卷三十六

三十四

科臣顧九思為河西失事參究始事之臣已奉 旨將先任已故督撫董世彥等追奪誥命又將總兵官降級罰俸今年七月內又該御史周孔教參論邊臣誤事又奉 旨將先任已故總督部光先追奪誥命九月內又該科臣張棟奏論又將部光先蔭子革去見任督撫梅友松趙可際總兵劉承嗣及司道官俱各為民間住革任去訖則先年借路之失近日誤事之罪已經 嚴旨處治法無可加惟自今日以後務要力整前非永杜後患使庶眾不敢入邊行走則莊永甘涼之間易于備禦矣 奉 御史荆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

直素有時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
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宜降 旨令
照舊供職

李馴取河道右都御史潘李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本官熟
諳河事前以蒙 恩再起感激圖報奔走河道以船為家
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病臥床不起河道事務
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使人誤事宜降 旨准致
仕

公疏于肅愍改謚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慎行題
易其說則於于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褒忠功于是

卷三十六
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升都督先是
傅公疏未入黃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
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出山
乳源前江多蛇劉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
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紀錄

其楊州府大旱下河災野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
隨野田食根至盡野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
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真是事物之
最異者出山

辛卯萬曆十九年

廟享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解復克閣臣恭進寫完 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餘
官如故仍蔭一子中書舍人次輔國少師錫爵少傅衣屏
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其
餘題敘効勞人員奉 旨依擬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論降調熊瑞辦本內訐稱御史崔
景榮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他在外邊聞了聲息却

卷三十六

三十六

便規避反着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他該查盤
反擊來私自饋送罪尤重于祝大舟該重處他欽此
二月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講有 旨暫緩

聖旨禮部尚書于慎行教習庶吉士

侍郎田一尚上疏告病

以釋學研三月御史周盤產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功閣臣疏曰
臣等看得李材事情先該言官屢請法司題覆已該臣等
乘擬與同劉天俸既饒死克軍前乘未蒙批發今劉天俸
以火器試驗特荷 聖恩准遣立功李材之事定與劉天

體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猖獗鄧子龍以會拒緬有功見奉 欽依提問亦蒙矜宥李材先曾出兵攻緬亦與鄧子龍事體相同該部擬請釋放立功蓋緊急用人之際為地方計非獨為李材乞恩也伏乞 聖裁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臣即日離 闕廷南矣感頽在望首長路以跼蹐 眷渥猶新積感誠為涕淚此臣兒女之私非所宜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辟容屢到 密問則又見

卷三十六

三七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逮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大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祝喬松無所遺慮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真父子忍遂以其身之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蓋臣聞孝子操業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夫操業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替孔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外充者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為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懷懷以此為第一義臣聞教

管雖不可廢于寂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指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么庸至小之事豈直得為之發怒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言雖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磔灰斷蛇不入臥內豈有 皇居清闕之中而 至尊乃日耳呼魯之聲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懷

卷三十六

三八

憐以此為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古帝王以為徇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瘁體為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王廟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脈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賚壘可接者

皇上頃于孟夏 親臨 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
決言以次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 聖躬果不耐勞
則當權衡于尊親繁簡之間 郊禮姑暫違攝以待來年
而 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典此
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
為家不以家為家也今大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
子私藏無他私也適者 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
不敢輕議蠲服無非為

皇上求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願進之外又有加進
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令典况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

卷三十六

三九

際尚曰權宜况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過猶
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憂貧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

幸

皇上思之臣聞古管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

凡皆以廣聽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聞有聞見不
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譴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
豈遽既往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同競
伸高桂等始庶亦知芻蕘取非責君嚴而恕己寬大公
之道行眾正之途開矣至于李材幽囚日久罪不赦律臣
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匆匆條此數事以當去後千
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縫綵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臣言以保
萬萬年之聖躬以光萬萬年之聖治是即臣常在 膝前

卷三十六

四十

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吁嗟懇之至

文廟奏草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
胡汝寧署正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故歸十三日
奉 旨云卿 肅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
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
人妄言紛紛求去即今四方多事正賴卿與朕分憂今屢
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藉調攝痊
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
知道

馮仰芹于履 大索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前那吉入

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射虜射利
近密移遠其侯公連射皆中箭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
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
曰好太師天朝有人宋編

歲星見民間說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眾空城
走即中項德棧過公署策曰民方洞疑未可驟止閩門
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九錄

是時牙商死先是卜寨亦以女許牙商那林李羅妻則牙
商姊也而牙商酒好殺眾稍貳牙商往卜寨受室因過
時姊中塗那卜二首陰令部吏擺思哈射商種乃歸罪擺

卷三十六

四十一

白二夷執擺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杰疏謂牙商與那卜有
風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臬擺夷示法牙商
子驤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吏並勅百三
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猛酋請補雙貢其那卜二
酋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字羅修貢
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構怨奴商漸從
此收漁人之利矣女直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曹朝節馮琦

應天諭德陸可敷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
給事中梅國樓江西修撰朱國祚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

福建禮科右給事中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
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
懋遜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科給事中劉為楫吏部主
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梅守峻
陝西吏部主事麻容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部給事中
陳尚賢工部主事吳鴻汝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堯刑部主
事葉修廣西兵部主事胡桂芳工部主事吳宗憲雲南刑
部員外莫睿戶部主事李開藻貴州刑部主事王命爵評
事蔡芳

卷三十六

四十二

禮部尚書趙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 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呼拜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賜為會長劉東賜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眾積輕十八日東賜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眾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董馨急匿水洞大索克劫至書院石繼芳同繼芳石繼芳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道並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倣遣標下張雲却寵諭降二十三日

卷三十六

四十三

李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先並至心疑之嘆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繼東賜遂于翌日拔總兵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呼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黃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賜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灌關也承恩狗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徇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望風靡性土文秀徇于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遣黨王虎等隨掠鳴沙

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

呼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致功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鈐東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于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免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危台吉等入市夷二十八枝會撫吏游擊鄭錫及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父本

中呼王
為台吉

卷三十六

四十四

降切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于承恩襲並懌悍沿邊皆惴伏之後二年辛卯沈河告急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尚賈正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于總呼雲等頃之亮譽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乎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 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起喜自負而無臣譽每加裁抑且發覈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會呼雲文秀亦怨譽以常許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遷游擊弗優禮故也譽御將卒嚴刻銖錫

之奸繩以軍法眾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
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送乘間激眾作亂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陸掌翰林院詹事府詹
事盛納克主試官取吳熙等三百人

三月副總兵李昫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進勦統游
擊吳顯趨靈州副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

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軍攝兩河
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

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昫
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去

十七矣翼日進兵橫城獲棄城守備張水勳而趙武兵亦
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舢舨十八艘賊鋒少

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
執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酋以拒我師當

是時榆林識明安台吉虜切齒套商卜失允傳調東西台
吉着力免莊禿禿等議暫封賊納悶那顏不令出邊稍俟

五六月馬肥大舉詢問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
切盡地吉止勿往着力免唱賊金帛與打正先引眾盜邊

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克復各營堡
廣武偽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廣武偽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乘圍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搆中衛勦捕王處來獻石空寺
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于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

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
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

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
日着力允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貢堡二十七日移鎮

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士媚虜至奉河東兩地
圍虜聲言已與呼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辦髮胡服糾虜

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允攻平虜堡參將蕭如
業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教孺虜

遁走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
虜圍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地吉論

無助逆急檄李昫赴援圍始解駒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德
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

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開金二十萬兩
備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黃為

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黃非
衛邊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黃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

昫等既抵鎮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
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

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

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
蓋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荷慶土及穆
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
南城遂謂我軍中郎司李鯤曰吾父出舊死爲 捍

一總有款并
主意

蒙恩至上將撫臣陵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
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賊
亂吾寧保此完城結劍奴自全耳因投諸城下賊既其
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
初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兎于十四日據三十三新從

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率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懲令能擒
呼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呼雲土文秀劉東賜許朝世
指揮使賞五千全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
順義王方禽史前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固金五萬兩佐軍資而
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
楨監軍事國楨上疏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駢軍
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
討賊 詔嘉慶熊慷慨令同督撫并力先是總督已微蘭
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梓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

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
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謂下馬關距
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度
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存移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
河南各撫臣備潼關

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謀都司蕭如蕙甘州原
任總兵張傑各軍並某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
進兵復抵城下整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
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熱葛交浮河掠秦壩等堡東賜偵延
綏榆林兵調征益密賄商婦黃台吉妻縱男捨達文佐火

落赤鐵雷掠慈安邊磚井堡以圍牽掣二十七日麻貴率
衷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為四
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
千執旗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
恩與東賜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擄我糧餉二百餘車
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鎮獲至得解二十九
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
木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戰我餉道時巡撫朱
正色與總兵董一奎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
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微採柳梢蒲草及土修整

馬道覺牛乘志右股中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營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還休執信登而呼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責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說請降以張傑曹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充既擊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總督檄參政楊時亨同麻中使進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慮與日落好謂著力充日幸為我力美請主招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頗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向虜衝恣近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

卷三十六

四十九

司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商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呼父子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賜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烟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應購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劾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琬奏總兵李昫上募府功非定賊劫我糧草二百輛 詔逮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剽期職賊矣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峻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十八人王象節李名芳劉孔富沈淮劉生中

李騰芳何熊祥楊繼禮高克正姚文蔚韓燿鄧廷彥陳維春馬文卿趙之翰張成德林應元陳懿典以禮尚羅萬化左侍郎趙用賢教習之後韓廣史繼偕沈淮入閣

朝鮮五月命朝鮮師朝鮮接朝鮮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師古高麗與連接壤修貢謹與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儒不習戰其王李吟涵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朝鮮本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聞朝鮮地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坎僧玄蘇宗遠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

卷三十六

五十一

逼金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舍卒奔望京今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一勢也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高練則整且中于遼請援之不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揭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高練援之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肅神炮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

糗糧自辦 詔嘉居敬忠義調赴軍夏于是分為五軍董
一套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
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
逼城下呼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
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
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
夜從者商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
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
遼東宣大山西兵廣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
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

卷三十六

十一

梯暗上南城城上砲林梯墜翌日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
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
食絕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
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樓
樓火過早南大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
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卸鎗承先去欽亟跳
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偃同事戚卿等許朝因
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
多以矢石狙擊更說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
消耗矣

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套啟語命事隨府
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緹執府繫獄翌日總督
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
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
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克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
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東賜承恩竟與着商奉
黃金蟒繡致卜失克曰事急幸佐我徇靈州先止壁下馬
關阻樓道也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克合部落三萬先
使土味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商別遣董一元

卷三十六

五十二

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窮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
州總督因令游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渚沙湃口東趨定
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稱土味巢斬虜三十餘級
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
大清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矣
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措地利馬奔
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
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闖說
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

報石大感之

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員外郎劉黃震主事袁黃為督

石呈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

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

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

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

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劾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

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過補堤我師多斬復城中飢民

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禎檄賊以飢民報為治錢

殺撤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版竟不應虜亦數圍入李剛

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

詔罷秩以夢熊代 賜劔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

益肅時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

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免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

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

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

至張亮堡逼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劔斬縮胸二

人會麻責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墜二虜

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

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從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

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

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

後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慶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

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援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

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進張傑下城懸貸

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闕民

李登執原給劄潛諭李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

賜頌足數曰遂至是即伴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頭毋

令他人攻之已承恩與畢和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

萬鍾已畢和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

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責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

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

一而李如松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呼氏

以賜劔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

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呼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

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跟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

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却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

傳拜中子承寵義子喙洪大文秀弟士文德及何應時陳
當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
城問慈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述前總督學會得免為民已優與致水
恩等感傳

十一月大司寇雷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
下及四夷居長 詔諭慶王復寧夏今年組王妃方氏不
受汚蔑逝土窖中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右都
御史廢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
太僕少卿各廢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廢一子

卷三十六

五十五

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蕭如薰署都
督同知廢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
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
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
守平虜時妻楊力贊 制勅旌賞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
成封爵後廷議不一 詔免行侯後有勘亂大功與封典
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如之意給事中
曹大成等劾務來輔隨府依違縱驕速問竟通違贈死事
冀子敬都督僉事廢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
之虜者力死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教霸等請市宰

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數戰厚薪收養寧鎮為甚而
喙父子與士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
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
以喙氏為鑒先是拜任游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
先以降夷結之此可謂有徒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喙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說劉許以為
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下亦足制劉許死命
不失仇讎之功此寔其本謀方賊志時久稱喙帝劉王
追劉許已就誅喙氏乃揚揚謂上實我將士誤信權飲
其家抑已陳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

卷三十六

五十六

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
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喙氏遂無難類而得算
乃在絕句虜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
不諸偉哉

神廟在御久遠境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
播州海內蕭然頌賞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喙氏父子始
十二月

上憫東征將士勞苦特發回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
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微闕未集而大將軍李
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廉倭西向前所羽

徽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急趨遼陽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

遼楊應龍詣重慶對簿擊論法雷斬請以二萬全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徽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啓行尋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詰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關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剿尋得旨

卷三十六

五十九

戒以貪功妄殺

是歲顯烏集陵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泉人面四目而

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操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

酷暑無雨田禾盡枯考之山經云顯烏見大旱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香水沈國元述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漢大化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
古兵竄三郡餘倭三十一人同通事張大勝來安
沈惟敬遣李將軍擊李寧生縛之倭將格爾
止獲吉首三李將軍接軍中令一軍股粟六日抵平壤
度地形東南垣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壯丹臺商營最
最要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兩兵試其鋒倭退是夜倭擊
李如柏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勅諸將論無割級攻圍止

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壯丹僻陰取西面以倭易麗兵
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
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聲震天倭方
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盈甲倭急分兵拒堵
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隨從大西
門入大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
股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擊其
端出火虜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賀首後勁已踵
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避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酋宗
遠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反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

里真弁捷也恭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
僻路復獲給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
如柏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
京畿汝源四道生復王歸平壤惟威鏡道為倭酋清正拒
守開關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
燕海南全隴東慶尚成鏡忠清為之將角頭據有大險而
我師既運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
引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
督將士殊死戰從已至千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顧指
揮李有昇以死獲刃數倭竟中鉤墜為倭支解李如柏李

等等乃益遮擁夾擊李如柏箭中金甲倭壁馬會場元援
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兩近王京平
地俱陷陸水解泥深騎不得騎倭首岳山而漢水連珠布
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
城在東

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疏曰方今 國
事莫大于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
臣激貽改選 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惟
已幸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
激貽再改于是群臣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恭與之信而
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成命之去
止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再
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禮擊之春坊而
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
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
定十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
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至指延日期過此春令
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駭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
非輝起道路喧嘩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為

援 成命以 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

皇上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

謝苦 朝第一苦心一面對眾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

密請以實漢汗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缺早
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 主之忱而不欲使
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故此疏手自

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起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 降諭

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

則臣見曉曉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

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奉

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赴京

可嘉朕心欣慰欲出一卿與見朕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令早覽卿密奉揭帖悉見卿忠君為國之

誠朕雖去歲有旨令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

卷三十七

四

東宮乎封王乎啟封王是昔違 祖訓啟立東宮是二東

官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委來朕令啟將三皇子俱暫一

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昔違 祖

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朕作一諭旨來行

關臣王錫爵復並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

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攬越倫序致啓爭端

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符嫡之

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為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為易處

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為子唐
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宋真宗劉皇后
取李宸妃之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于嫡母
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上與此同與其曠歷久以
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準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
臣之愚見以為必如此行萬安萬富且 皇長子既以
中宮為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為嫌下則使 皇貴妃
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為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視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

卷三十七

五

矣臣謹遵 諭旨擬傳西二道以憑擇採然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者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

耳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
他人之假借以偽亂真哉朕今擇卿所擬前諭正合朕意
朕已批發卿為朕家事贊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却致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為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封 聖諭疏曰昨者

臣歸至寓所忽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 元子封
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素
思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為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石之過舉將來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

臣紛紛上疏將來恐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必以

宗祧社計不欲在名改是日

皇上所諭不傳一人令物議明與 聖心愈昭不得不略

露前 諭于所云皆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謀之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為如此事

卷三十七

六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之期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期于先定

尚有一分指望甚而抑疑

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據于眾人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庭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

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

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也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眾口安

能遽服三則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跡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

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安萬富蓋誠有慮于此也
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勅即行略無
爭執臣既以赤心為 主終取漢漏一字自述謬言但
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傷亂真何故自處于展轉可曉之
地既以 祖訓為必可守何聽反上以隆王瑞厚無據之言
既聘許臣公看正宜欲委託 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朱殿
燈而使臣先蒙眾口之譏必不可一日立 朝臣固自怨

卷三十七

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去卑臣位亦不認見風波之再起感美之弗彰
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波置者已

二十八日奉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此原是朕去歲
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
皇子暫爾封隨該卿再引滿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
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儀亂真非光明
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

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為疑阻不肯擔當
倘後有悔將何以處朕為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
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俱出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聖各疏請 冊立
上怒甚革職議成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政有 旨免戍
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綏黃平潯潭入副總曹希彬一軍

軍川北綏永寧緝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綏按程松
坎入三道並進前詣晏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伴令黨穆
始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開衝殺萬芳齊發之輸軍覆餘殺
一版于白
石

卷三十七

傷大書會繼先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進師協助

和定局

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族主撫應龍因上書向白也而蜀
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首朝廷原無意必謀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
今御史報與本首奏情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郭成
等奉任立功務須新撫臣譚希思呈馳赴任與劉承嗣同
責州撫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
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即張國璽主事劉
一相資畫會應龍屬携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奏何恩執
詣燕江縣出在

二月間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而陳冊儀事體不
報出即

閣臣王錫爵疏為自省答 諭失諱聞言愧服懇乞 天
恩容令認罪改正奉

聖鑒抑卿懇請召對具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
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為欲何朕為人君恥
為臣下揆制訪祖蔑訓因體何在以此未敢見卿今卿又
有此奏若是認錯置朕何也朕正卿為舍忍欲高擢別處
之法不可黨眾激揚以辜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以後
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疏曰 廷封之 諭
臣所以不敢與群辨而直引為己過亦自有說蓋連日
繕閣祖訓悉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
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悉難通融止有 穆廟
在世祖 朝嘗封為王然封王之時歷于莊教太子之下
廷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
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遞遠之期而在今日未
定之事機恐難悉于萬人疑訕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
則將來自不妨夫吾曲處今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
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至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為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
所稱祇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

禮待之矣又稱夫婦有年然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
嫡之意矣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夫人變之人皆知
而到今十二年之久而 反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

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
將誣反 官闈之隱情將慮及于萬世之流禍雖堯舜

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子景象
故臣復苦勸

皇上自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
豫教一旦竝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
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答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年深處之
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皇不恚卿亦何安已將各

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取卿其

知之所述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得中言有出無
出希親軍恩蓋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偏庶之分且去歲
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矣其母立已有旨了御不
必附求疑阻出文肅

或言竝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一晴大闕而止太
倉身被攻擊詭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諒少宰非有心
作弄吾不信也出文肅

閣臣再請定冊典以息群疑疏略曰先是冊儲儀典
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取以恭妃歷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

卷三十七

十一

故臣直任以為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反茲待嫡命下
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儲宮一日不定聖心一日不

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為

皇上千思萬慮不如亟行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

之何人復敢為疑侮敢為索附至于覃恩之典請一切

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為希冀敢為惑感者至于皇

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此

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論禮官從隆具儀上請庶可以

少安人心矣奉

上諭云豫教還候旨行出文肅
時謀者言王京儀二十萬且聲關白楊帆入犯經略急檄

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

等以萬眾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

如栢等軍實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

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打數十萬密令查

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東征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曹巖薛敷教于孔兼餉元

成張納陞降三級調外任皆以改訐輔臣故也出文肅

卷三十七

十二

東師議欲切我師提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

羅震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反若踴躍助氣大索久頓師

絕域海氣蒸濕瘟疫作威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缺議

始用而後芻糧並燼眾生惡瘡聞我師發虎蹲等砲及戰

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懋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

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

既得請于朝故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

周弘謀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

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

尚四萬餘包藁草稱是因以火兵臨漢江尾倭後討乘間

擊情歸而僅步步為營用分番休送注以退列將劉繼帥
兵五千趨高州為嶺高嶺廣七十餘里懸崖鏡削中通
一)道如錢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後尚拒險而列將查大
受祖承訓等歸間道踰硯山出島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
浦築居屯種為久計我帥乃張殿兵分道劉祖承訓
等屯大丘忠州撤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將倭
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料
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 河警為屬國動輒遣之師以
力爭平壤以推王京擊而都 披之存亡 倭之存亡 倭之存亡
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卷三十七

十三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來東整師自守我 各鎮兵久疲海外
以次撤歸略疏稱釜山雖瀕海海狹朝鮮境有如後規
我羅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與國朝鮮輻輳
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
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
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
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朝鮮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
以有朝鮮也闕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
鄰門比朝鮮固則東保遼遼並無虞京師軍于泰山矣今
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

留防成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
盡撤如前議

卷三十七

閣臣王錫爵疏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 朝事 聖
明之主以至人無得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
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顯太深
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
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
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
之論奏如霄壤之爭言因一人而取眾人目一而疑眾
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實論亦將
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域有對則爭與爭與則實立則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 朝中議於已分兩
岐恐因水火之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
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
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
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
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
敵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

卷三十七

十四

留防成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
盡撤如前議

文

譬之石然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燥彌速此又臣之憂也木抵數年議論始于相楛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楛而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賭其效人數更而難謀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舉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返既不當激之過類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英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則宜密向者

皇上嘗嚴出臣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不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者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者心假借

使天下議論德修實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專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題覆以惠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實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點陟之權而何必干

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氏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 朝聞俞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

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得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後簡其不賢且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眾心愧服論自平乃臣又見

近來淹濫諸臣之中蓋多素心則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尋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之愈瀾不

若盡揭前許以次持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歸卷之三十七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前合多憑舉勸任

已則耳目不廢任眾則毀譽易消比年以來幾于 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維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任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

猶有不自之寃若其事果實則既聞于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繇此請 論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勸勸宜密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亦敢聞于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歲福還 朝廷
政事還六却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
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
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
有所問何以為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
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刑病當亦
不妨高推我臣所見未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
必盡以狗臣就部院所見聞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拘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

卷三十七

異言過即休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
葛亮為相集眾思慮忠義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
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
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
臣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
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
如苦竊計以為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
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目又仇
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痛臣誠不忍以臣等之
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 君

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謀自明
愈議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
議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
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己以
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撓
特政大感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
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
惟籍

卷三十七

皇上之知過故其體隆藉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皇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
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墮與石無異若使 宮禁隔
于遠嚴 威顏遠于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
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
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
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
則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
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

此段據
所以

東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故過不給安
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裁伏望
皇上勤批答以明 聖斷平喜怒以調群臣時 御朝議
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先奉 隆旨以盡款
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
其慢惟

皇上少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
屏息俟報而持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
取周易泰交之義 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文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畢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

以一政休者也 出文廟 奏事

關臣請 廷講 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出卹 報

西飛捷 慶原如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
本一人 正稱小 慶原如 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
李將軍計全羅饒汝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
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宇移南陽劉繼移陝川已倭果分犯
我師並有新獲藥料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倭
退誘 中原撤兵無故請貢非人情今辨北晉州

見略

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遠鎮都御史趙耀亦報款貢不可
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階臣
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竊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
高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護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
曰二南此倭犯必經之路為該國門戶以脈王京平壤則
重矣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則遼寧安釜山遙接對
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
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副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
慶尚大之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峰諸路仍咨國王募武
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邑產反賊宜救演火砲併及時築壘

卷三十七

海濱扼險其世子光海 石瑄願美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
劉綎特加御倭總兵 銜吳惟忠等並聽調度各兵計餉月
五萬全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
貢緩朝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謂留
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策劉綎已備倭副總兵量加府銜即
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責以供辦或慮行
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侍行長歸議撤邊
鎮簡卒三千統以游擊二員于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
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致議撤兵省餉二
經畧以師者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免担國謬依違其間也

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畫徵狀陰事欺而諱言欺局奏揭前

後異同終無堅決考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考

上出御朝請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為居于地為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

上于視 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于 宮闈緩督責于左

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為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出印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 宸翰元口傳疏曰臣等前因雨後

新涼特請

卷三十七

三一

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觀 天顏以慰犬馬戀 主之願

茲聞 聖躬偶爾感者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

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 玉體康強自有親

炙 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文則

萬物生上下文則萬事成臣等深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群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

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間常頌出然所頌者不十二三是 上意

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數陳然所陳者十無六

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從中口傳願

皇上親臨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

奏以俟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最語便達 御前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

出以便遵行此以聯屬奏文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 天語精當出口成章 宸翰

道勁信手稱妙中間 即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

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

之臣下瞻清不惟累矜 手札御批斷使外廷之

卷三十七

三一

臣盡以為臣等之溺色與左 右之詳傳以致 州皆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書數百言比時近臣

即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真若家人父子是以

官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繇然矣方今 朝事紛紜人情

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顏因感 聖諭倦倦養

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文肅奏

皇帝教諭內外羣臣頃者 皇天垂戒災異海陸孽火飛

流河水橫溢漕舟損于颶風禾稼傷于霖雨至于彗星之

變尤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

反已責躬兼勸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窮屋之下邊方荒微之外耳目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兩等朕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經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贖錢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積逋之稅已滿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為精未以刻勵為風裁獲猾者市直以文益闡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為民害而編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捷給鑽刺者登于薦書悃愾無著者列為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能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為推官

表三十七

臣盡以為臣等之潤色與左右者即時議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參奏拿問如有真心定政德惠及民者即定據持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謀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政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思咸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為利各兵借以為名違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著督撫等官痛瀆風弊立科條銀給餉定為時日不得

頃刻那移公禮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為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慎意顛倒使將官不知自愛以墮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吳邦三伏交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惻惻前經畧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著該部記着俟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否數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勘以聞爾等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車馬公侯用備良斥逆等事

措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辭亂真才無以虛文先定政務為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天圖治至意欽哉故諭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我師克渡江歸各鎮已得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掣肘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十一月十九日上御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皇上左右欽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致趣至京又蒙

飲賜銀兩服色等物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天霽 獨賜臣對臣仰光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
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
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對曰臣今
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
三

頭緒苦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再立一事不定
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為人言動搖臣對 聖
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
胡言亂壞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此事數
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十三歲待到何時况

臣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
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
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惠臣言將此事作速早圖不必待冬至
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
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臣對

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
如今日 聖駕一出無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
茂齋殊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御面見苦請豫
教冊立朕已親允况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御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

併行出閣禮運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恐中旨不出羣疑又與方與同官至志卑臣位商量表白 聖心又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與盟手叩頭禮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為主疼熱無他奇見可以安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為慨許教少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 真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聒

卷三十七

二十七

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為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卜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啟最長請建為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為身之老疾而遽為不可知之慮乎蓋起聞起早起 宮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為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

解眾心之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竝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皇三子之年

卷三十七

二十八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為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竝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亦斷以為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容候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

御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初
論御可撰擬來看論御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初論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
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
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
初奉行不許又來教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兩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籍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
以便接見講官其題 請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

卷三十七

二十七

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
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
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
請伏乞 聖裁奉

聖諭昨覽御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
冠禮着善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申中詢于御等今
御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宸冕皮弁
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欲意
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遑諭御等知欵

此文處
奏奉

閣臣王錫爵備請出閣 傳諭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札

諭臣等曰朕覽御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
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
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
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論
御等知欵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
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
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
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卷三十七

三十

皇上之深惟恐却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于下午出
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
房商量此事在却臣則謂兩日查編舊案並不見有出閣
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故為內臣開寫之誤此
以事言者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
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藉而先講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責與外家寒儉不
同即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為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為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為

皇上傾吐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

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

浮費以虧 國皆 聖明應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

近日出關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

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為

血噴于口鼓衝于冠以為人臣疑謗君父至此當墮阿

鼻後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免

卷三十七

三十一

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算破此臣等之所以為

皇上不甘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議之

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幾禮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官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

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言甚詞旁引黨激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

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譚一召安希范著錦衣衛

差的當官嚴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

知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言伸

切即此四言顯是為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所以致寬

群臣者乃專是致安輔臣所以致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渎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為是今 蘇然動

雷霆之怒既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譚一召

等 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為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

卷三十七

三十二

召侮絲臣激怒絲臣 朝廷之上與大獄絲臣萬世之下

以為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絲臣等且益危益苦益寤

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扭

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賊邊臣失事之甚始

間一行之今忽為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速

之怒即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

如此魂飛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

宴樂也目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

當免冠徒跣而待罪豈敢為更外人伸解但念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科臣亦憐憫于臣等之去留今不使之矣而反速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皮言之意矣伏望聖鑒嚴威將譴一等名先行拿問抽離有照舊降處其業繼美述

中立原係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度無觸犯並乞 聖恩免其罰治則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謹言容而妄言之氣自沮矣大朝奏

自沮矣大朝奏

是年鄒南阜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阜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城署爰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南阜懼舟野泊欲亟得夫歸簿尉

卷三十七

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阜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刑至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手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俾人恐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宰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度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

人所

家僅有善心者何異高年自記

樵李有沈敬川公者善讀書以父母春秋高每誦季路樹欲靜而風不息之句黯焉神傷遂棄章句留心盈縮之計以為甘旨地而所儲饒乏偏隨念立券以故日就豐盈而二人色養之隆尤藉屠吳兩閩政更佐以大暢其志亡何兩親歿哀慕一如生時壯年兩閩連喪萬念俱備題其居曰厲貞窩不再娶之意已決然矣郡邑旌之曰孝義當己公天性高明好施濟累著奇節有久負金之人一旦墮子母來債大異之間所從來得之鬻婦乃亟以金還完其偶變昔暮後生數子像祝公西晉友

卷三十七

管大田
全其法
如我遊觀
不字千古

人携重賞至禾恐旅中有失全賴公家卒盜發掠無遺物客亦自謂寄金安得獨留己先出所寄還之遠近風誦又晉人某舟中被劫疑操舟人知情訟而窮治公委曲開諭曰金失尚可復究死不再生客旋意平得全者六人至于持厚金脫威人于縲絏激公憤全秦客于虎口彭彭在人耳目何可泯也有子自省以文學補中翰賢勞夙著兩奉 勅書發賑江右公速其行饒民色起運餉山海公勸其駕餞以履克 溫旨有急公好義良可嘉尚之褒公真不可朽也夫戴未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剝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痼瘼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官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拙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難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日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搆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

卷三十七

三注

職業費用侈于公廩追呼徧于閭里為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械練兵戡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文吏又習為飾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為劣處以強力幹事之臣為廢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最能誤

事者須安民得人為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敗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敘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于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參劾以失職連坐你部裏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即便議更議期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著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為撫按

卷三十七

三注

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秦記

出文肅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執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海郭正域全大叙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恆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舉張位出報故事議必已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

時

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講閣
臣一人入直看講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
銅鶴下轉東西而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臨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眾
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劉幼安當直既數衍畢從容進曰請問 殿下
何以謂之亂德爾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
渠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為真天縱不可及也

玉牒成加恩纂修總裁官
直隸兵備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不盡處登何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腐糞
閣臣勸請賑濟尋復蒙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
是何圖畫著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
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
皮的有人相食的效上此圖效上知民饑荒亂運行蠲賑
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
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
妃已進助銀賑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
出今見御等所奏著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被賑用其中

官等朕傳著各出所積之費以助一時賑用又御等欲捐
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為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列
再作區處今諭御等知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享疏曰臣等先因 聖躬久
在靜攝臣子之心以愛君為重不敢以 常朝日講數有
煩瀆惟是孟春在邇例該舉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
期又行傳達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蓋先是臣
之請假歸也密調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為規夫 郊廟
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瞻儀乃臣芹曝愚忠願以 親
郊為後者以為 天地雖尊猶為眾生之公共父母人人

可以致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間一遣代臣下
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
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一統昇平
之基是誰為之開創奕世綿長之祚是誰為之啓佑而使
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燕嘗于前氣脈精神何所聯屬
層層懷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緩 神靈而近福祿也
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門數
里之外

皇上為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為辭若 廟禮止于須臾
封趙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
風露之苦且 廟廷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有警蹕清
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而
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令主祭者非曾孫則使
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願忠而
言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先業之維艱上畏明神之有赫越今享期數日
之前預養精神斷在 親臨行禮庶幾 神以類歆祝史

卷三十七

三十九

可以致詞而祭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 奏記

四月閩臣王錫爵以病乞歸疏五上

帝以彼倭未妥東虜既梁遣官宣慰新慰留復疏謝其畧曰

皇上之所以留臣為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忘者亦此
事也也目前國事莫急于倭虜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

奴惟若自有定着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向化無絕理又非我孝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焉廉駕馭即此兩端而決若其
他盈庭之議勇至欲歲糜百萬之財而情不通通一介之
使則非臣之所解至更虜既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其費
皆歸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以溥枉掛議有罪者

或以蒙蔽違誅故闕革之極馴至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
之可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倭虜之大綱即留臣經年所守
只此數語至于羽書之絡繹夷情之細委必精明強幹者
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可移目無所見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

五月
上以閩臣王錫爵患病沉重特發銀五十兩命靈濟宮道
官白昭忻于葉王廟建保安醮場三日三夜爵上疏謝

恩出師

閩臣王錫爵救銓臣疏曰臣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

卷三十七

四十

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聞獨請添閣臣一事
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昨忽聞部疏發下以點用二
臣方慶 國家得人勝歡欣而隨聞有 旨切責吏部
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勝跼蹐即床前盈尺之
地有若不能自容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

皇上之意而寔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為部院等衙門也而該部誤以起
用為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為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舉以己任者並列此其愚暗之罪固無所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于部中後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呈世達即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于專擅也乃今竟為此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安新進閣臣爰立之 命與 威命竝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在告聞屬官為之得罪而有年不安

卷三十七

四十一

都御史孫丕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不揚不安文選司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至三而以後之為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因

身于天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此數不安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閣臣之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

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 雷霆之怒傷 國家之體貽搢紳之憂此其初心謂何而其不安又奚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病憤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夢卜盛典震蕩驚虞一至于此此臣誠去有餘懸死不塞責且夕出 國都不敢復望 溫綸請正臣始禍之罪盡將臣官

褫革而薄吏部司官之罰庶滿 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安矣 文肅 奏草

閣臣王錫爵八疏乞休

上御書特旨云朕之不逮有累于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選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文肅 奏記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曰臣即日且上辭朝疏咫尺 天光

以元下

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况臣之遇 主最奇蒙

卷三十七

四十二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占數條竊自附于烏死鳴哀之義仰請 九重倘禱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奉

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 聖體充腴 聖容睍睍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火生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亦然正恐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足狼狽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為重怒能制怒過不遷萬萬年

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于此臣不勝首願

親行即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簡而近來每遇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臣已屢疏上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聖情自有不可解者况須臾對越原不妨于頤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動政先自此始

一今進言者類以朝議並請臣獨以為

如期劫

卷三十七

四十三

皇上既安靜攝而講章又已進御非必鶴立竟日而後可以啓沃聖心惟是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人主

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勤百言此臣奏文疏

中第一義惟聖明勵精行之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蓋有上

憚于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且法禁視貴賤為寬嚴賞罰

視緩急為行止剛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主權不立

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莫能救挽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

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已去矣何

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苦勸者惟望

皇上稍損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或已用

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

名之路耳今一舉重與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

名也不可不深思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

除章

卷三十七

四十四

餉以虛實為是非以賞罰為虛實則道聽塗說者詘而老

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為用而不為病矣至于狂悖犯類之

論則所謂居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為職尤不

可造次加譴臣之福心所以屢聞諉而不怒者蓋實欲以

身悟主使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聖德

也

一章奏留中與御朝疎闊其害相為表裏以臣言之言

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

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

之而使人日相疑相伺于影暗之中也

臣等

一老成人乃 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四部乞休
皇上為之屢降 溫旨勉留其子維持元氣得矣然審
定其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
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杼用其身則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
去則必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因一人而累
眾人以援忤而益重前忤者此 雷霆之威間以為不測
難以為常常則玩犯則輕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
而臣下不勝其爭此欲止火而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
罰為今日之規

卷三十七

四十五

臣等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參半
畢竟節之一字較為穩着且先守穩着而徐求倍息可也
今縱未即發帑內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
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臣等

一今天下爭技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
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取之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
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勤惰賞罰之法
以必行必速為主而沿邊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

臣等

事知兵者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邊虜情既以通款在前今亦不必務求意氣責其為
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寧忍其求勿受其結且如東邊
貢而西邊搶其親恭而其情隔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
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可堅乃為長慮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
而論事者輕彈古悔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為邊臣非大數
大固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
畏議論也至于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取之
不可不嚴今惟其賞或踰時以至罰亦久廢使人人與反

卷三十七

四十六

臣等

心掉首苟避文周之思而邊事不可為已此當深戒
一臣竊歎災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者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
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

皇上所加意謂何耳今申飭吏治 旨雖屢下而慘礙趨
迎之風自如此非重獎循良緩督征斂而嚴為貪酷之罰
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
全在于此是在求其實而已臣言止此人所共知况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產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已去之人

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釋思則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第

文肅著復河套一議為昭代經濟名言附錄備考

河套本不可棄也夫
而事之難
即使事不
得之其費
無算不知
利又不足
以快其出
故當以東
機為高全
之是也
惟也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
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
略者是之不能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壞界以黃
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應費盜然
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
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

卷三十七

四十七

扼胡往跡具在哉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
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
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
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
心不動不奪所持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
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
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據袂者也先巡撫余肅
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
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為墟外之不足恃
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

賢豪固略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

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
任虜出入涉流履永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
中滋其蓄收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
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
不齊不可以不應也彼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
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
也請極言之以干 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
值弱佳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
霍不世之將也絕蕃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

卷三十七

四十八

詐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
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
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
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
生而得其遠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
不愛其親然負米以置其養與遇變而擇其惠緩急自
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
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輸
艘者必濟義兵誑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
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盡殲僅

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掩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廡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蹶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臭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傾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卿導全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畏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前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眾出塞亦足以數萬之眾援之否耶有騎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

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奴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即不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眾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道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

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強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眾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為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揚果之舉怕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

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于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固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環整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天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果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箭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

卷三十七

五十一

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漢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商各有分地套地為吉靈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十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邊墩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吾邊去河動

觀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蓋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運而輸之于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彈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微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觀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疫疾以先零之珍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

卷三十七

五十二

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撥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橫批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秋定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良有洗馬劉應秋應天論德李廷機中允周應賓浙江編修吳道南戶科左給事中吳中明江西編修黃汝良刑部主事彭應捷福建檢討王用兵部員外方應選湖廣刑科給事中葉繼美工部主事



莊懋華河南吏部主事劉文御兵部主事賈維翰山東工部員外王登才戶部主事韓邦城山西工部員外朱汝器戶部主事金時行陝西刑科左給事中王嘉謀工部主事葉應四川兵部主事江中信刑部主事袁英廣東兵部主事曾偉芳刑部主事劉毅廣西刑部主事劉宇奇評事汪治雲南戶部主事李徽猷刑部主事陸夢履貴州刑部主事朱思明評事實子佩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為例。○貴州增中額五名者為今
中式各省解元順天余應詔應天龔三益浙江譚昌言江

西張以化福建王畿湖廣秦繼宗河南趙三極山東洪良範山西張應徵陝西李子芳四川羅天錦廣東李粹中廣西傅登第雲南金本高貴州喻政
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代于寧遠宋應昌猶利刺大兵不可輒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通留廣寧叩謁為言請封及抵遼陽微聞闕首表文且至始主運旨撤兵止草諭文縱所俘倭吉兵歸諭行長并遣游擊周弘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膽畧已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

并議撤剿倭兵而總督疏請封貢茲許云沈惟敬初入倭即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解跡奔命後因中朝無意許貢還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輕略應昌嘗有終始請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說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釁而違缺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覓石司馬亦張

皇恐闕白不能就羈庶會九日朝鮮疏請許貢保國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擬御史郭寶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鑄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關詳定語加周覆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奉臨淮勅命李崇城克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東同沈惟敬往以上世